

武俠世界
第34年
4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控棋人」在今期刊出。一個眞正的軍火掮客霍傑，爲了不讓國際情報局抓到他非法販賣軍火的把柄，伙同與馬獅龍有深仇大恨的毒品商利城、黑社會龍頭老大、以及曹福全三人，佈下一個局，目的是報復和讓馬獅龍做代罪羔羊。馬獅龍憑着他的機智與勇敢，在電腦專才史蘭花的協助下，化裝赴會，並在范艮的帶領下，發現了冷藏庫的秘密……故事情節曲折複雜，引人入勝，打鬥場面驚心動魄，結局更是出人意料，不可不讀！

*　　　*　　　*

繼「豆腐大俠」之後，歐陽雲飛另一佳作「尼姑的女兒」由今期起刊載。歐陽雲飛之佳作向以文字精練、流暢，情節生動、活潑稱著，新作刊出，切勿失諸交臂！臥龍生先生所著「玉掌青苗」，也於今期開始連載。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撰著「鬼谷子傳奇故事」之「列國潛龍」。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81.5.28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4期
（總號170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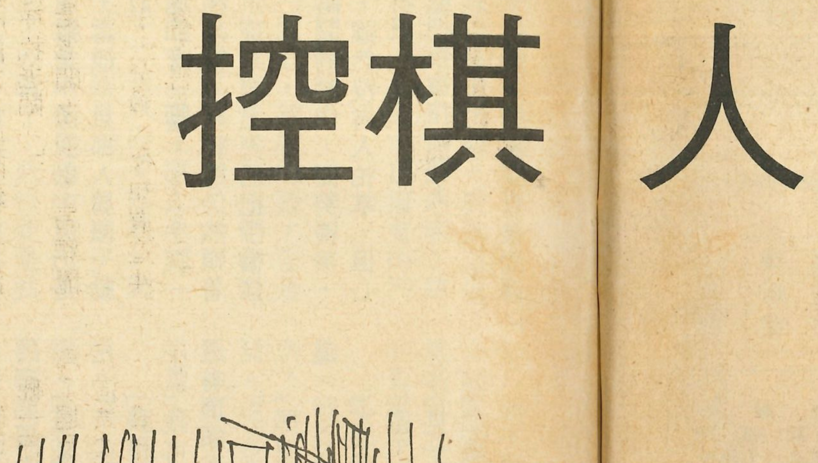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控棋人





誤中圈套　答應合作

夜深，馬獅龍正駕駛着汽車，在公路上奔馳。

他的汽車電話響了起來。

「誰？」

「馬先生？」

「是的，你是……」

「我是陸將！」

「啊，陸經理？你很少這時間找我！」

「是的，馬先生，我是迫不得已的。」他似乎欲言又止，陸經理是馬獅龍貿易公司的經理。

「快說。」

「我在貨櫃碼頭，正在看一批貨卸下，其中出了一些問題，工作人員說一定要找老闆。」

「你也是老闆之一！」馬獅龍道。

「是的……不過，我知道這件事，我實在拿不得主意，我……」

「你想怎樣？」

「請你立即來！」

馬獅龍看看手錶，時間已是接近凌晨一時。

陸經理一向是個十分負責任的人，十多年來，他把貿易公司做得非常好，業務蒸蒸日上，他不是一個無端要來麻煩馬獅龍的人。

馬獅龍道：「好的。」

陸經理道：「我在貨櫃碼頭二號收貨區。」

馬獅龍把車子掉頭，因爲一路上並沒有什麼車輛，二十分鐘之後，他已到達了貨櫃碼頭。

碼頭有部份地方，燈火輝煌，一輛一輛的貨櫃車在排隊，司機們爲了趕及時間送貨櫃下船，不得不在這裏通宵達旦的等候。

但卸貨區那邊，卻是水靜河飛。

馬獅龍已開始覺得奇怪……這不是卸貨的時刻。

不過，他爲人一向是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

汽車駛進了放置貨櫃的區域，他停了車，當他要關掉車頭燈的時候，他看見前面的一個貨櫃門開了。

兩個人上前。

其中一人問馬獅龍道：「馬先生？」

馬獅龍道：「是的！」

「陸經理在裏面，請你進去！」

馬獅龍看着兩人，普通人打扮，並不像是在貨櫃碼頭工作的人員。

不過，他並沒有猶豫，下了車，跟着二人往那開了門的貨櫃去。

「這是……」馬獅龍道。

「這是我們一個臨時辦公室。」

兩人直入貨櫃之內。

進門之處，相當黑暗，不過，再多走兩步，有一道小門，要矮身才能入內，卻是燈光明亮。

而且這裏面並不是一個貨櫃那麼小，而是足足有十個貨櫃那麼大，全打通的。

十來個工作人員，正在打開一些木箱。

馬獅龍的出現，使他們都停了下來，盯住了他。

其中一人道：「你是誰？」

馬獅龍道：「我是來找……」他回過頭來，卻不見帶他進來的兩人。

「找誰？」

「陸先生！」

「陸先生？你們之中，有沒有人姓陸？」

其餘的人都搖了搖頭。

馬獅龍看見情形有點不對，只好道：「我……我找錯了地點！」

「什麼？」那人上前，兇狠狠地道。

馬獅龍退後。

那人道：「你已知道我們在這裏做什麼？」

「我不知道！」馬獅龍說的是實話！

可是，有另外一個人上前，當他走了幾步，卻碰跌了其中一個木箱子。

木箱子散開，籐絲紙碎之間，赫然是一堆像手槍的東西散在地上。

「現在你已知道了！」那人道。

馬獅龍道：「對不起，我實在是找錯了地方！」他邊說邊退後。

他內心已明白，自己已走入了一個圈套之內。

沒有理由是陸經理設下的圈套。

他已沒有時間去想，因爲那些人已一步一步的走近，馬獅龍不期然的向後退。

他退不了兩步，後面已是冰冷的牆。

對付十個大漢並不是問題，問題是這裏地方狹小。

馬獅龍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場合，稍爲猶豫，吃虧的一定是自己。

因此，他先出手，他的對象是一個相當高大的人，不過，馬獅龍一早已看出，他的馬步虛浮。

一拳虛晃，再一拳直搗他的腰腹之間。

那人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倒了下來，這是先聲奪人的一招，衆人已提高了警惕。

另一個人撲上，這人手腳非常靈活，一連向馬獅龍打了幾拳，馬獅龍一一閃開，最後一拳，以臂護腹，中了他一記。

這一記力度非常强勁，馬獅龍只覺手臂之處，隱隱作痛。

不過，他趁這一個空隙，一脚

飛出。

那人「呀」的叫了一聲。

衆人却同時撲上。

馬獅龍並沒有七手八臂，被他們同時湧上，身上中了幾拳，幸好背後沒有受敵。

他硬接了幾拳，也打出了幾拳，有本有利。

然後，他大喝一聲。

身體沿牆聳身而上，再以牆爲力，身如大鵬撲出，再在半空來了一個大轉身，所有的人都被踢得七葷八素。

馬獅龍穩身落地。

那些人迅速爬起來，不過，他們不敢造次。

馬獅龍道：「我誤闖貴地……」

突然，其中一個人從懷內拿出手槍。

馬獅龍雖是一邊說話，但仍是眼觀四方，當他一見那人肩頭一動，他已趨前。

他迅速回身一脚，那人手腕一痛，槍已在半空，馬獅龍仍然順着旋身之力，聳身向上，已把手槍接在手。

這一瞬間的動作，姿勢優美，乾脆俐落，雖然沒有人拍掌，但心中都暗暗折服。

馬獅龍把手槍指向那人。

那人只有凝住不動。

「啪……」幾下的掌聲自後面傳出。

接着有一個人自後面出來，後面還有兩個人，他們手上都有一挺短機槍。

他們都是西裝畢挺。

「好身手！」那爲首的人道，拍掌的也是他。

馬獅龍把槍指向那人，不過，他立即把槍垂了下來，因爲他明白，無論自己手槍如何快，如何準，也不能敵過兩挺機關槍。

那倒不如大大方方的把槍垂下。

馬獅龍道：「恕在下……」

「馬先生，請原諒他們魯莽。」

「我誤闖貴地……」

「你想怎樣？」

「我在這裏什麼也沒有看過。」馬獅龍道。

「可是，你已發現了我們的秘密。」

「我什麼也看不到。」

「我可以相信你，不過，我們還有頂頭上司，他不會相信我們的話。」

「那使你們極爲爲難？」馬獅龍道。

「不，只要你留下。」

「留下作什麼？」

「見一見我的頂頭上司。」

「如果……」

他不讓馬獅龍再說下去，接口道：「還有這一柄槍，上面已滿印你的指模，我想……」

原來那柄槍也是一個陷阱，馬獅龍有點憤怒的感覺，想不到自己入了一個大圈套，再入一個小圈套。

「我不吃這一套！」馬獅龍道。

他轉身便要走。

「馬獅龍當眞是一位豪俠！」

馬獅龍回過頭來。

另一個人出現，這人氣派非凡，他一出現，本來那個西服畢挺的人已極有氣派，但相形之下，他只變成一頭忠心的狗一樣。

「我早已說過，我們不能用這個方法邀請馬先生的，馬先生，請原諒我們的無禮。」

對於一個用强的人，馬獅龍並不害怕，對於這一個禮貌週到，非常謙遜的人，他却不知如何一口拒絕他。

「閣下是……」

「我姓霍，單名一個傑字。」

霍傑，馬獅龍的記憶中並沒有這個名字。

「我來此地不久，我是一個商業顧問。」

「商業顧問？」

在現代繁盛的工商業社會中，產生了很多以前沒有的職業，商業顧問便是其中表表者。

這種職位所涉獵的範圍非常廣泛，可以是一個法律顧問，也可以是一個商業仲裁人，更可以是一個經紀。

霍傑道：「我們的公司，被僱用調查一宗軍火買賣，是非常龐大的交易，本市是一個轉運站。」

「我不明白……」馬獅龍道。

「如果你有興趣，我們可以詳細的談一下。」

一個商業顧問，並非一般生意人的氣派，而是一個龍頭大哥似的人。

再加上今夜的奇遇，有人設了一個圈套又一個圈套，叫馬獅龍入彀。

他是個極端好奇的人，他似乎無法抗拒這吸引力。

「好，我們可以談一下，不過……」

「不過，假若你感到乏味，你可以隨時退出，毫無條件的退出。」

馬獅龍道：「霍先生是個爽快的人。」

「請！」

他示意馬獅龍隨他從後面去。

其他在場的人都退到兩旁，送霍傑出去，那兩個挺着機關槍的人並沒有跟來。

霍傑一個人單獨面對馬獅龍，他對自己實在有信心，門外已有一輛車。

那是一輛美國的大房車。

馬獅龍一走近那車，便知道這並不是普通的車子，防彈玻璃，防彈車身，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的汽車。

霍傑親自駕駛。

車子一開動，錶版閃動，全是最尖端的電子裝置設備，他們好像坐在飛機的機艙之內。

馬獅龍道：「這車子……」

「這車子一共只出了五輛，其中一輛是美國總統自用，他送了一輛給戈比，還有兩輛運往中東，不知被什麼王子收購了，然後便是我這輛。」

「你是什麼王子？」

「不！」霍傑笑了起來，續道：「我只是一個打工的，不過，我的工作比較特殊。」

「我們往那裏去？」馬獅龍問。

「先去我的宿舍……因爲我並不是長駐此地，我並沒有房屋，宿舍在山頂。」

「好極，在這駕駛途中，你可以解釋一下你的身份，使我瞭解更多一些。」

「沒有問題！」霍傑道，汽車加速，但非常穩定，他頓了一頓，又道：「我們的公司，被委托調查一宗非常龐大的軍火交易，是違例的軍火交易。」

「違例的軍火交易？」

「是，我先要解釋一下……聯合國有一條協約，有些國家，寫在黑名單之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賣軍火給他們。」

馬獅龍道：「那麼，售賣軍火給一個黑名單上的國家，那便是違例？」

「可是，軍火是龐大的交易，正如毒品一樣，利之所在，有些國家是……」

「我明白！」

「不過，要找到這些國家的罪證，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例如，我們在這裏發現了這批走私槍械，也無能爲力！」

「你指的是指證他們？」

「是的，暫時我不想指證他們，以免打草驚蛇，得不償失。」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做？」

「我自小在外地讀書，我去過英國，也去過美國，因此歐美的情形，我也相當稔熟……不過，我是個中國人，却並不大了解東方的情形！」

這個回答跟馬獅龍的問題，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不過，馬獅龍仍然忍耐着。

霍傑續道：「因此，要認眞調查這件龐大的軍火案，我需要一個合作的人……」

他又停下來，似乎是觀察馬獅龍的反應。

馬獅龍仍然不作聲。

霍傑道：「這個人要身手敏捷，頭腦靈活……這一切都不用再說，我直接的說，那人是你。」

馬獅龍道：「你倒爽快。」

「是的，我這個工作是有報酬的。」

「數目？」馬獅龍問。

「整批軍火的百分之一。」

「天文數字！」

「對一般人是，對你也許並不是。」

馬獅龍道：「難得你這麼看重我，不過，我一向工作不講報酬，只講興趣。」

「這點我知道！」

「最近，聯合國有一個國際兒童基金會欠缺一筆經費，我想，如果你那筆報酬可以使他們爲天下兒童工作的話，我會……」

「沒有問題……我相信破獲了這一個走私的軍火集團，的確可以造福世界幾百萬兒童。」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霍傑那麼慷慨。

「我還有一個條件！」

「請說！」

「我一向都是喜歡獨行獨斷……當然，重要的事情與變化，我一定會與你商量。」

「馬先生，我便是喜歡你這樣的人……」

馬獅龍突然覺得，這話有因。

霍傑是一個長期在歐美的人，他那會知道馬獅龍這樣的東方人，顯而易見，他已經是調查過自己。

不過，爲國際兒童基金會籌一筆龐大的經費，也是值得的。

霍傑也發覺自己洩露了一些口風，道：「好了，我們進入正題。」

他按了桌上一個電鈕，整間房間的燈光暗了下來，那邊牆垂下一幅小小的銀幕。

霍傑再按另一個電鈕。

銀幕上出現一個人，是亞洲人的臉孔。

「這是菲律賓的山區游擊隊總司令。」

然後是另一個臉孔，仍是東方人的臉孔。

「這是柬埔寨的游擊隊首領。」

然後是另一個日本人。

「是山口組的人，日本的黑社會。」

霍傑道：「這些人都是活躍的軍火買家，他們需要武器，因此他們會不惜金錢，只要有貨，不過，大批而好的軍火並不多，他們要購買，是要透過一些軍火經紀。」

「我明白，世界上最著名的軍火經紀，爲中東地方購入了無數軍火，可惜他已鋃鐺入獄。」

「是的，不過，一鷄死一鷄鳴，現在又有很多人想進入這個圈子

，我心目之中，有三個人，是有資格成爲另一個軍火經紀。」

他又按了桌上電鈕。

馬獅龍一看到銀幕上的臉孔，便問道：「他？」

「是的，他是人人皆知的大富商，他名下的生意無數，他怎會做軍火經紀？」

「我明白，那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方法，有龐大的生意，有豐厚的家財，正好掩飾。」

「對，這是另外一個。」

「咦？」馬獅龍道。

「你認識這人？」

「認識，他名叫龍爺，見本地黑社會的龍頭大哥，不過，他已不再活躍的了。」

「可是，他這種人，會退休？」

「我相信他想，但實際上不能。」

「他沒有再做毒品的生意，賭生意並不見怎樣好，他要維持他的生活，他的聲望，軍火生意應該是一個理想的生意。」

馬獅龍道：「想不到這位龍爺，鄉音仍未改，竟然可以攀上國際性的大生意。」

「他有錢，供他使喚的人，大有人在。」

霍傑又再按電鈕。

銀幕上出現一個相當年輕的人，筆挺的西服，頭髮梳得非常齊整，第一眼望去，給人一種穩重而成熟的感覺，但他年紀不大，也不是老氣橫秋。

「誰？」

「我也不大知道他的底細，他本身是個軍械設計專家，對槍械的製造，瞭如指掌，不過，他也是我心目中最不值得懷疑的一個，就算他開始涉足這門生意，他仍沒有資格插手大買賣。」

「他叫什麼名字？」

「曹福全！」

「一個老土的名字，却是個尖端科技專家？」

「是的。」

馬獅龍想了一下，道：「你最大的目的是在找尋那個軍火經紀……」

「他們不會直接見你，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你自己想買。」

「這個容易，我做個買家也可以。」

霍傑道：「我不理你用什麼方法……我尊重你自己的方式。」

「我們怎樣聯絡？」

「這是我傳呼機的號碼。」

馬獅龍接過，道：「那我告辭了，我會與你保持聯絡。」

「請！」

霍傑指示他從另一個門出去，馬獅龍的汽車已放在門前，並沒有其他人，只有暗角處，有兩條人影。

馬獅龍上了車，開動了，慢慢向前離去，他一邊走，一邊注視兩旁的情形。

整個地區都是擺放貨櫃，本市地方寸金尺土，因此貨櫃高叠，有些是超過四層。

用這個地方來作辦事處，也實在是一個聰明選擇，不過，要在這裏打通所有關節，也並不是一件易事。

霍傑確實並非一個普通的人。

* * *

馬獅龍整個晚上都計劃着。

他習慣不斷的想，他從來不把任何計劃寫在紙上，最主要的原因，他不想給敵人留下任何線索。

翌日，他決定要接觸利城。

找這個商界重要的人物，去他的寫字樓，一定找不到他，因爲他有很多約會，秘書會爲他擋駕。

馬獅龍撥了一電話給他的貿易公司經理人，道：「陸先生，昨夜你找過我嗎？」

「沒有！」

「不過……」馬獅龍不想加以解釋，道：「以後若有人探測我行踪，請勿隨便告訴人。」

「我一向都沒有。」

「我知道，我只是順便說一句，是的，你知道利城這個人嗎？」

「本市沒有人不認識他。」

「是的，你知道他慣常在什麼地方出入？」

「很多人知道他每天都到鄉村俱樂部玩牌的。」

「什麼時候？」

「下午四時左右！」

「那地方是只許會員去的？」

「是的，不過，如果你想去，沒有問題，我們公司有一張公司會員證。」

「那好極，我駕車經過的時候上來拿。」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他首先化粧一下，如果以本來面目去見利城，恐怕他會認出，因爲馬獅龍的面目，已漸漸有很多人認得。

也許利城認不出，他的手下認得出。

馬獅龍化裝成一個中年男士的打扮，兩鬢有點斑白，極有氣度的紳士。

下午三時，他開始駕車離開家裏。

當他出門的時候，他已經非常小心的看過四周，並沒有人跟踪才駛往自己的公司。

一路上平安無事。

他到了公司，拿了那張鄉村俱樂部的會員卡。

當他再離開公司的時候，他開始發現似有人跟踪他，不過，跟踪的人並不是十分明顯。

馬獅龍注意到有兩輛車子。

一輛是法國的雷諾牌，另一輛是日本的豐田。

他們似乎是輪流交替着跟踪馬獅龍，這是一個聰明的方法，不過，那並不能瞞騙得過馬獅龍。

馬獅龍仍能依照自己的路程，直往鄉村俱樂部。

這日風和日麗，是個郊遊的好日子，忽然，他看見前面有一輛大房車，是輛勞斯萊斯，一看車牌，已知是利城那輛，因爲他爲了買這車牌，已花了百萬。

後面的兩部車子，突然加速。

馬獅龍故意慢駛。

兩輛車子都從他身旁而過，可惜的是，兩輛車子都是有顏色玻璃，看不見裏面是什麼人。

那兩輛汽車過了馬獅龍之後，又再加速。

馬獅龍心想：「難道我誤會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跟踪我？而是……」

他把車子加快了一點。

轉了一個彎，前面竟沒有了車輛，三部車輛不見了，那實在奇怪。

馬獅龍以爲自己車子太慢，追不上他們，他加速，走了五分鐘，前面仍然沒有那些車子的踪影。

那實在沒有可能。

忽然，他聽見了一聲槍响，這地方非常寂靜，來自剛才走過的道路那邊，馬獅龍立即把車子駛回去。

他看見了，原來路旁有一處被草叢遮蔽了的地方，那地方是一條小小的路。

槍聲似乎是來自那邊。

馬獅龍迅速把車子駛進那路口，可是，當他走了一半，迎面一輛車子駛出來。這一條只能容一輛車子駛過的小路。

因爲出來那部車子相當快，馬獅龍故意停了下來，阻住那車子前進。

那車子竟然直駛向他。

這時，反而嚇得馬獅龍不知所措，不過，那輛車子的司機，駕駛技術非常高明。

那人按了一下响號。

馬獅龍沒有把車子開動。

突然，那車子右邊，有一人下車，是個年輕人，手持着槍，一躍便上馬獅龍的車上玻璃處。

那人沒有說話，只是把手槍按在玻璃上，槍口對正馬獅龍的頭。

雖然是隔着那塊車前擋風玻璃，不過，只要那人一開槍，馬獅龍的頭也得開花。

馬獅龍只好高舉雙手。

那人示意他退後。

馬獅龍只好退後。

那人迅速上回自己的車子，車子又立刻開動，幾乎是衝出去。

馬獅龍還未看清楚，另一部車子也衝出來。

一時之間，馬獅龍不知如何，他突然決定，追上去。

他把車子駛向那兩部車子的方向。

當他剛追出去，「砰」的一聲，他的車前擋風玻璃碎裂，馬獅龍伏下，把車子停了。

他等了一會，再往上望，只見整塊玻璃仍在，不過，已變成蜘蛛網一般，全都裂了。

馬獅龍慢慢的下車，然後伏在汽車旁邊，看了附近一會，沒有什麼動靜，他才起來。

這時，小徑上面有人走下來，是個司機模樣的人。

馬獅龍走出去。

那人似是十分愕然，也有點恐懼。

馬獅龍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人打量了馬獅龍一會，才道：「我們被劫！」

「被劫？劫去什麼？」

「我不知道。」

「有人受傷嗎？」

「沒有，利先生已用無線電話通知了家人。」

「爲什麼不報警？」

「因爲……」

「我上去看看他！」

「你……」

「我是路過的，聽見了槍聲，才走來看看，那兩輛車子上的人，也向我開槍。」

那司機看着馬獅龍的車子。

「我也間接的認識利先生，我上去幫幫他。」

那司機無可無不可。

馬獅龍走上去，司機跟着。

利城坐在車子後面，閉目養神，看來他並沒有受傷，只是有些不安。

馬獅龍上前，道：「利先生！」

利城睜開了眼睛，臉露驚慌。

馬獅龍連忙道：「利先生，我姓馬，我經過這裏，聽見槍聲，所以來看一看，我自己的車子，也給那些賊人開了一槍。」

利城道：「馬先生，多謝你！」

「不用……爲什麼不報警，聽說那些賊人搶走了一些東西？」

「是的，那只是個手錶，沒有什麼。」

「爲什麼不報警？」

「我損失並不大，麻煩警察，又會引來很多記者，以後又有一大堆謠言。」

「我可以幫助你嗎？」

「我已用電話通知了我公司的

人。」

馬獅龍道：「其實我也須要你的幫忙。」

「爲什麼？」

「我的車子被匪徒打碎了擋風玻璃，我無法離開這裏，你既然不想報警，如果我報警，也一定麻煩你。」

「那麼，你想……」

「我希望坐你的車子離開？」

利城想了一想，道：「你是……」

馬獅龍遞上了一張卡片，上面只有公司的名字，道：「這是我的公司！」

利城接了，因爲上面有地址電話，他比較放心，道：「這也好……亞全，開車！」

亞全道：「不等他們？」

「不用等了，也許在路上遇上他們。」

亞全道：「回家？」

馬獅龍道：「利先生，你是想去鄉村俱樂部？」

「是的。」

「我也是……既然如此，你沒有損傷，也不想報警，爲什麼不依照你的原來計劃？」

利城想了一下。

馬獅龍又道：「其實我也是往鄉村俱樂部的。」

「那好極，我們同往，有伴，好極！」

利城又道：「亞全，去鄉村俱樂部。」

然後，他撥了一個電話，道：「你們不用來了，我仍然往鄉村俱樂部。」

想不到利城也是一個十分爽快的人，此人並不是馬獅龍心中所想的那種怕事的人。

利城道：「馬先生，我是差不多每天都到鄉村俱樂部，但我似乎沒有見過你？」

「是的，我很少到，不過，今天剛巧有空……對，利先生，你被人襲擊，問題也出現在這裏。」

「什麼？」

「因爲你太準時，所以人們可以襲擊你，你與他們有仇？」

利城冷笑一下，道：「不用再提他們，不過，你的忠告也有道理……他們是逃不過我的……」

馬獅龍道：「他們想標參？」

利城想了一想，才道：「我看他們沒有這麼大的膽子，其實我也認識很多江湖朋友。」

「過去的江湖朋友，倒還有一點義氣可言，但而今這些人，見錢開眼，什麼也敢做。」

利城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這時，鄉村俱樂部已在望，利城道：「馬先生，你約了朋友？」

「是的。」

「不過，無論如何，你要先與我喝一杯茶，才去見你的朋友，算是我多謝你。」

馬獅龍並沒有拒絕。

他們進入了那美侖美奐的鄉村俱樂部。

利城是一位熟客，也是一位大客人，因此，由入門開始，到他進入了一間貴賓房內，都有人招呼。

亞全並沒有跟入，他只坐在門口。

原來亞全算是利城的心腹，而這個人的表現，也是忠心耿耿的。

他們剛坐下，便有人送上茶，並不是普通的茶，而是潮洲人用的「功夫茶」。

馬獅龍飲功夫茶也有相當經驗，但這麼芳香撲鼻，濃郁怡人，却從未試過。

那侍者並沒有停下來侍候他們。

利城親自倒茶，他的手勢熟練。

馬獅龍看着他，也看到前面另一個客廳之內，桌上擺着一副國際象棋。

並不是一套普通的國際象棋，而是一副用水晶造成的國際象棋。

燈光掩映之下，這水晶棋子發出璀璨的光輝。

利城把一杯茶遞給了馬獅龍，然後，自己拿了一杯舉杯道：「飲勝！」

馬獅龍也道：「飲勝！」

利城放下了那小杯，又再遞另外一杯，如是者他們每人各飲了三杯。

利城道：「馬先生，我實在不知怎樣謝你。」

馬獅龍道：「你不是說過，不用再提這事？」

「我說過，但事實上，你是救了我。」

「那只是舉手之勞。」

馬獅龍的眼睛仍然盯着那副已擺在棋盤之上的水晶棋子。

利城不知馬獅龍在看些什麼，回頭一看，笑道：「你喜歡這棋子？」

馬獅龍道：「我只覺很精緻。」

「你懂得怎樣下？」

「你是說國際象棋？」

利城點了點頭，臉露微笑。

「略懂！」馬獅龍道。

「那好極了！」利城站了起來，走往那水晶國際象棋處，並且從袋內拿出了一張紙。

馬獅龍跟着走上去。

利城在那紙上寫了一個名字，然後遞與馬獅龍。

馬獅龍看着，那只是一張白紙，他不知利城的意思，他隨手接過。

利城道：「我們來下一盤，好

嗎？」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贏了我，這便是你的獎品。」

「獎品？我輸了又如何？」

「你不用給我什麼……」利城微笑，他的笑容充滿了挑釁。

馬獅龍雖然並不是一個國際象棋高手，但這種動腦筋的遊戲，是難不倒他的。

利城道：「國際象棋，以前的人都叫這是聰明人的運動，是腦筋的運動。」

利城似乎對這個國際象棋充滿了驕傲，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自信，似乎在表示：他是必贏的！

馬獅龍毫不相信，道：「好，我們來一盤。」

這時，有人敲門。

「進來！」利城道。

出現在門口的是司機亞全，他說道：「龍先生來了。」

「我找到了對手，叫他等一下！」

亞全想再說，利城已一口阻止他，道：「叫他等！」然後，他也不再理會亞全，對馬獅龍道：「你先收好這白紙，然後我們開始。」

馬獅龍把白紙收入恤衫口袋。

利城道：「請開始！」

馬獅龍開了棋，利城立即走了一步。

利城行棋，並不是猶豫不決那種，他每走一步，似乎是胸有成竹。

馬獅龍道：「利先生，你每天都下？」

利城道：「當然，否則我來這裏作什麼？」

「我以爲你來打哥爾夫！」

「哥爾夫只是散步的運動，而國際象棋才是眞正的運動，只不過是要找到好對手。」

「平日什麼人和你下？」

「一些高手！」

「你贏的機會多？」

「也不少！」

「那麼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將！」馬獅龍道。

利城第一次出現猶豫的局面。

不過，他立即想到了解救之道，隨即，他的棋風變得沉着穩重，因爲他知道找到了對手。

一會，利城有了機會，只是輕聲道：「將！」

馬獅龍被他將得措手不及，他決定「棄車保帥」，利城依然冷靜地吃了馬獅龍的一子。

他並沒有表示歡欣，也沒有表示緊張。

利城是一個冷靜的傢伙。

馬獅龍對於國際象棋有相當研究，而且當他往蘇聯之時，曾經看過幾個一級棋手搏弈，因此，他多多少少也偷到了一些師。

經過半小時的激戰，馬獅龍終於把握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道：「將！」

利城想了足足有三分鐘，然後才道：「我輸了！」

馬獅龍道：「利先生承讓！」

利城道：「不，千萬不要這樣說，棋場上永無承讓這回事！」他看看手錶，續道：「本來我們可以再來一盤，不過，來日方長，我約了朋友。」

「等有機會再來。」馬獅龍站了起來告辭。

利城也站了起來，道：「剛才我輸你的那張紙，便是你贏得的報酬！」

「什麼？」馬獅龍並不明白。

「那張紙上有我的簽名，只要你填上銀碼，到任何銀行去，都可兌現。」

馬獅龍聽了，十分詫異。

利城又道：「很多人都得過我這張白紙，不過，從來沒有人去兌現過……不是我銀行沒有錢，而是他們贏不了我，把白紙還給我。」

馬獅龍道：「我並不是與你……」

「我明白，不過，這張紙而今是屬於你的，你愛怎樣處理便怎樣處理。」

「那麼多謝了，利先生！」

有人敲門。

利城道：「好，再見了。」

馬獅龍往門處，門開了，外面已有一個人站着，這人高大威猛，雖然頭髮灰白，但仍有一股威嚴之氣。

那人望了馬獅龍一眼。

馬獅龍也回望了他一眼，那人目光烱烱，向他輕輕的點了一下頭，看來是因爲他是利城的朋友，因此禮貌上打個招呼。

馬獅龍覺得這人面善，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到是在什麼地方見過。

當他出了門口，猛然才想起：「龍爺！」

是的，是霍傑給他看過的幻燈片中的龍爺，不過，那些資料可能是過了期，幻燈片中的龍爺，是滿頭黑髮，而今這一個龍爺，却是滿頭白髮。

利城與龍爺一起，表示什麼？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無法理出一個頭緒來。

因爲他只顧着想，突然與一個人撞個滿懷，馬獅龍連忙道：「對不起！」

那人也道：「對不起！」

馬獅龍抬頭一看，他呆了一呆。

那人道：「對不起，撞到你！」

「不……」

那人稍欠身便向利城的房間而去。

馬獅龍之所以這麼愕然，因為與他碰過滿懷的，也是一個他所熟悉的人。

他是曹福全，也是霍傑所介紹的資料人物，曹福全與幻燈片中所見的一模一樣。

霍傑向馬獅龍提供三人的資料，並沒有示意三人是合而為一。

霍傑對三人有懷疑，他從沒有想到三人是互有關連，馬獅龍覺得，這是一個突破。

三個不同階層的人，走在一起，為的是什麼？

只有一個答案：利！

利之所在，什麼人都可以合在一起。

馬獅龍感覺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果可以入內聽他們的對話，相信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可是，要進入這個貴賓房，實在不易。

不過，他心裏已有數。

馬獅龍直入一間小房，那是餐廳放置枱布或是工衣服的房間。

裏面有一個亞嬸在收拾。

馬獅龍入內，道：「我想要一套員工的制服。」

那個亞嬸橫了他一眼，正想說話，馬獅龍把一張金牛遞在她的眼前。

亞嬸並沒有說話。

馬獅龍再道：「我要一套員工制服。」

亞嬸收了金牛，一句話也沒有說，便把一套白色的制服恭敬的交給馬獅龍。

她並且指一指裏面，表示可以往裏面換。

馬獅龍迅速的換過了衣服，也換了一個假髮，臉上塗了一些東西，整個人已不同了。

要混入利城的房間並不易，因為亞全一直在守着，這人非常盡忠職守，寸步不離。

馬獅龍走近。

亞全已一手攔着。

馬獅龍放沉了聲音：「那輛勞斯萊斯是你們的？」

亞全點了點頭。

馬獅龍道：「我看見車內電話閃動，而且閃了很久，我看是一個緊急的電話。」

亞全道：「我去看看！」

馬獅龍立即閃身進門，輕輕敲了一下，他不等裏面的人回答，便入內。

利城道：「你來作什麼？」

馬獅龍道：「我進來收拾一下功夫茶……你們還要嗎？」

利城道：「也好！」

馬獅龍在收拾，利城並沒有特別注意他，換句話說，他的化粧是十分成功的。

他走近桌前，只見在曹福全面前，是一大叠好像貨物目錄似的文件。

龍爺並沒有什麼。

利城也只是拿着其中一張目錄在看着。

馬獅龍看到了幾個字：DC25；FBC69，那是貨物的密碼。

利城道：「你們餓嗎？」

龍爺與曹福全都沒有什麼表示。

利城道：「給我們每人一盅魚翅。」

馬獅龍道：「好極！」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可以再來一次。

他出去之後，又再用「金牛」的魔力，使那位亞嬸為他往廚房落單，並且吩咐由他送入利城房內。

有錢使得鬼推磨。

不一會，魚翅已預備好，馬獅龍送入內，亞全見是送東西的，也沒有阻止。

利城道：「你可以出去！」

這一次卻完全無所獲，因為連那些貨物目錄也收好了，想多看一眼也沒有。

馬獅龍只好退出。

可是，他內心仍是不甘，三人聚首，一些線索也得不到，是不是太浪費了這時機？

經過剛才的情形，如果要找一些資料，曹福全才是理想的對象，因為只有他才有東西可看。

利城與龍爺兩人，不愧是老行尊，什麼東西也沒有，要記的東西都在腦袋之內。

馬獅龍只想知道，曹福全手上的貨物目錄，是否眞是槍械，如果是槍械，整件事便急轉直下。

為了更快一步獲得線索，馬獅龍決定不放棄這難得的機會，他換回了自己的衣服。

那個亞嬸見了馬獅龍，便道：「下次你要再扮侍應生，記得找我！」

馬獅龍只好對她笑了一笑。

他不再浪費時間，走到外面，找了一個有利的位置，監視停車場上的汽車。

不一會，曹福全最先出來。

馬獅龍想了一想，決定先截一部的士來跟踪他。

曹福全的汽車慢慢的駛離了鄉村俱樂部，駕駛的士那位司機也是個聰明人，依着馬獅龍的吩咐一直跟踪着曹福全的汽車。

曹福全雖然是個青年人，駕駛的也是一輛名牌的歐洲車，而那時路面情況並不擠塞，但他並沒有開快車，從這一點來看，曹福全是個頗為穩重的青年人。

對付這一類人，並不容易。

馬獅龍摸摸自己的恤衫領，通常他都在衣領之內藏有幾枝小飛鏢，以備不時之需。

他的衣領之內，仍有五支小飛鏢。

汽車已轉入了市區，交通相當繁忙。

司機道：「先生，我並沒有把握能跟踪他。」

馬獅龍道：「盡你所能！」

司機不負馬獅龍所托，一直與曹福全保持一段距離。

曹福全的車子終於停在一座商業大廈的停車場內，馬獅龍迅速下了車。

他對附近環境相當熟悉，這一間大廈，並不是純商業大廈，有人既用來作商業用，也有人作住家用。

曹福全提着他的公事包進入大廈，馬獅龍為了避免打草驚蛇，只是遠遠的監視他。

他進入了電梯。

那時來往的人並不多，因為樓下有閉路電視，馬獅龍可以看到曹福全他一直上到頂樓。

馬獅龍立即乘電梯上去。

當他到了頂樓，上面只有兩戶人家，左邊的一家門口放了一些雜物，看來是剛剛搬走或者是搬入。

馬獅龍看看另外一間，門口收拾整齊，那鐵閘設計非常獨特，而且是發亮的，顯而易見是曹福全的住所。

怎樣進入曹福全的住宅？

這樣的情形下，無論使用什麼詭計，也無法瞞騙得過他。

馬獅龍突然心生一計。

曹福全是個槍械專家，何不就以這點為題？

馬獅龍決定上前敲門。

開門的便是曹福全，他問道：「找誰？」

馬獅龍道：「曹先生，我是軍械雜誌的記者，可以讓我進來嗎？」

曹福全有點猶豫，不過，他仍開了門。

馬獅龍道：「我知道你是城中最了解槍械的人，因此我冒昧前來訪問。」

曹福全聽了，因為是他所長，所以極為感到興趣，道：「請進來！」

馬獅龍探着內袋，可是他却拿不出什麼來。

曹福全道：「找什麼？」

「我想給你一張卡片，但可能是剛派完了。」

「沒關係。」

他們走入客廳，這裏佈置非常簡單，看來他並不是一個着重家居享受的人。

「你們是出版這一本軍械雜誌的？」

城中出版軍械雜誌有兩家，一家是濫竽充數，另外一家有相當高水準。

曹福全出示的那本，是濫竽充數的。

馬獅龍道：「不，當然不是這本。」

「當然，當然不是他們，他們這樣低格調，怎會派人上門訪問。」

他拿出另外一本。

他的雜誌架上，放滿了外國出版的軍事雜誌，馬獅龍實在覺得奇怪，為什麼這麼一個現代人，對槍械軍事那麼着迷？

「你們的雜誌，仍然是追不上潮流。」

「什麼？我們用的全部是最新的資料。」

「你們出的是月刋，當月頭出版時，在月尾已過時了……」他看着馬獅龍，道：「你不相信？」

「曹先生似乎有點誇張。」

「不，」曹福全打開了雜誌，指着其中一款小型手槍道：「這是最新款的小手槍？」

「是，我們還是在最後截稿時才收到的資料。」

「不，另外一支已經面世了。」他打開另外一本，是本外國雜誌的。「這是我今早收到的，不過，我看這一款依然落後。」

「什麼，你還有更新的資料？」

「當然有！」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你不明白？」

馬獅龍搖了搖頭，表示實在不明白。

「你跟我來！」曹福全站了起來，走向裏面，那是一條小走廊，兩面有兩間房間。

他推開了其中一間。

當中是一張大書桌，桌上放着一部電腦，終端機兩旁，有很多配件。

「請坐！」

曹福全開了電腦，按了幾個電鍵。

「你看……」

螢幕出現了一段文字，然後是幾幅小型手槍的照片。

曹福全道：「這才是最新的類型。」

「原來你可以從電腦網絡中找到最新的資料。」

「是的，現代的電腦，已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人聯繫，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

「看來我們出版社也要安裝一部。」

「有時安裝了也並不一定有用，因為你們找不到網絡的聯絡人，舉個例來說，對於這些槍械，你們

並不知道誰是頂尖的設計專家，誰是出產的國家。」

他口沫橫飛的講着，不過，他突然醒覺，對着一個陌生人，應該有所保留。

馬獅龍道：「是的，你是專家，才有這種關係，看來我們的雜誌也應請你作顧問。」

曹福全笑道：「這個可擔當不起！」他的話是謙虛，但馬獅龍可以看得出，他是滿心歡喜的。

馬獅龍知道，只要再在這方面下功夫，一定可以探聽到更多口風。

馬獅龍道：「曹先生，你也收藏很多槍械？」

曹福全眼中一亮，道：「你怎知道？」

「如果你不收藏槍械，誰有此資格？」

這話也聽得曹福全異常的開心。

「你跟我來。」

曹福全帶了馬獅龍走出房間，往後面的客廳去，書房的後面有另外一個客廳，已是出乎馬獅龍意料之外，但想不到這客廳，還有一部小型電梯。

馬獅龍道：「這是你私人電梯？」

「是的，只是上一層樓……你眞幸運，我從來沒有帶過人上去。」

「多謝曹先生！」

「我也多謝你光臨，而今要找一個人來一齊欣賞槍械，研究槍械，實在不容易。」

馬獅龍聽他語氣，知他實在是迷戀槍械，對於自己有所成就的東西，一定是希望有知音人共賞。

馬獅龍道：「其實也有很多人喜歡槍械。」

「是的，我也知道，不過，我却遇不到，今日遇到你，倒是一件賞心樂事。」

他們出了電梯。

面前是一個大房間，完全沒有間格。

這個房間很大，沒有窗，四週都放滿了高大的玻璃櫃，櫃內全是手槍。

曹福全道：「在這房間，滿佈了一些小玩意，如果行差踏錯，便會惹來麻煩。」

馬獅龍笑道：「什麼麻煩？」

「你試試大力踏一下。」

馬獅龍依言。

突然，整個房間都充滿了閃光燈，一閃一閃，使馬獅龍無法睜開眼睛。

「怎麼樣？」曹福全得意地問。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仍然看不見什麼，過了一會，才看到前面的曹福全，他早已戴上了黑眼鏡，怪不得他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馬獅龍道：「好厲害！」

「這些都是最簡單的防盜設備。」

「還有更複雜的？」

「當然有……我們先來看我所收藏的古董左輪。」

收集古董手錶是城市人的時尚，但曹福全收集古董左輪槍，實在是別具一格。

「這是一八〇〇年的，你看這東西外表古老笨拙，其實威力過人，這是一八三二年，過了三十年，設計師已邁進一大步，外型縮小了，但威力更加增大。」

曹福全在馬獅龍面前，如數家珍。

馬獅龍是個不喜歡用槍的人，不過，而今看見這些大大小小的槍，有如欣賞藝術品一樣，倒有另一番的情趣。

看完了左輪，曹福全又帶馬獅龍到另外一櫃，是一排一排的航空曲尺，駁殼。

馬獅龍道：「眞可惜，我沒有帶相機來！」

「不用，就算你帶了相機來，我也不能讓你拍照，不過，我可以提供一些照片給你。」

「好極！」

曹福全又再帶馬獅龍看另外一邊的玻璃櫃，表面只放了一支或兩支的機械槍。

突然，他用力拉開了一個玻璃櫃，兩個櫃子分開，露出後面另外一個木架，上面放滿了機關槍。

馬獅龍抽了一口涼氣，如果把這些機關槍拿了出去，相信可以裝配一連士兵。

他又再一一介紹，由最古老的機關槍，直到如今可以收藏在懷內的輕機槍也有，曹福全對這些槍的性能、特性，都講得非常清楚。

馬獅龍道：「這些槍都有子彈？」

「放在這裏的，沒有子彈，因爲我很多時候，要拿出來抹油清理，因此沒有上膛。」

「你沒有子彈的？」馬獅龍問。

「有槍沒有子彈，那有何用？」

「子彈呢？」

曹福全想了想一下，才道：「你是我最忠實的聽衆，好，讓你再開開眼界。」

他走到室內一角，在牆上一個像溫度調節的東西，按了幾下，出現一個地洞。

洞內滿是鐵箱。

曹福全抽了一個出來，打開鐵蓋，是一列一列的子彈，金光閃閃，十分好看。

曹福全道：「這是不同類型的子彈，這裏任何一柄槍，都有子彈，可能有些已失效，因爲部份已是

年代久遠。」

馬獅龍輕輕撫摸其中一顆，拿了出來，憑經驗馬獅龍知道，這些都是實彈。

一個商業大廈的頂樓，竟是一個槍械收藏家的天地，實在使人難以相信。

其實，這不僅是個收藏槍械之所，其實也是一個槍械庫，假若讓一些兇徒入內，把這些槍械拿走，那實在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可怕局面。

曹福全道：「好了，我們下去再談！」

馬獅龍看看手錶，想不到這一看，竟看了兩個鐘頭，而這一段時間，馬獅龍也全無悶意。

他們再下樓，回到大廳。

馬獅龍道：「曹先生，這是你的辦公室，爲什麼你完全沒有文件？」

「啊，現代的辦公室，不再需要紙張作文件，剛才我已示範給你看，我可以用電腦與世界各地通訊，我也可以利用電腦磁碟記錄一切。」

馬獅龍讚道：「我在雜誌上也看過未來辦公室的趨勢，想不到你早已實行。」

「是的，這樣既不用費時費地收藏，也合乎保護環境的措施。」

「對，曹先生是我們未來世界的典範。」

曹福全十分開心。

馬獅龍忽道：「曹先生，我有一個問題，我想是有點唐突，不知應否問？」

其實這是迫曹福全接受這問題。

「請問！」

「你愛槍，收藏槍械，你不用找錢生活？」

「當然要！而且保存這些槍械，所費不菲！」

「那麼你怎樣賺錢？」

「靠槍！」

「什麼？靠槍？打劫？」

曹福全聽了，大笑起來，道：「你看我像嗎？」

馬獅龍沒有表示意見。

「我與世界各地收藏家聯絡，交換買賣槍械，我又替世界軍事雜誌提供資料文章，這都是賺大錢的東西。」

曹福全是個軍械專家，他的提供當然值錢。

不過，馬獅龍心底內懷疑，這些工作，眞的能賺大錢嗎？一般日常生活當然是無缺，但曹福全這人，一定不是只求溫飽的人。

到了這時候，馬獅龍知道，再要探出曹福全的虛實，不能再靠他，一定要靠自己。

「我走了！多謝你提供這麼多寶貴資料！」

「不用客氣，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假若你把這些資料刋出，一不能提我名字，二要我看過資料，才可印行！」

「沒問題！」

曹福全送馬獅龍出門。

馬獅龍內心也高興，因爲想不到即興之舉，會有如此大的收穫。

他立刻回到家裏，立即進入他自己的黑房，把一筒超小型菲林沖晒了，那是他在曹福全家中所拍，那筒菲林是馬獅龍手上的手錶攝影機所拍攝的。

曹福全家中燈光充足，效果非常好，連他用電腦時所用的密碼也拍得到。

然後，他撥了一個電話給霍傑。

霍傑聽了馬獅龍的話，立即便趕來。

一個鐘頭之後，霍傑已到了馬獅龍的家裏。

霍傑心急地道：「想不到我以爲他們三人各自爲政，原來竟成一夥……那麼，他們的勢力更大，所做的作奸犯科，比我想像中更大了。」

馬獅龍道：「是的，他們這一幫人之中，曹福全對槍械最熟，我想他是整個買賣中，最重要的人。」

「是的，要向他下手。」

「我已拍得一卷微型菲林，我可以再進入他家內，相信可以搜集到一些犯罪資料。」

「好極！」

「但我要一個人幫手。」

「什麼人？」

「一個電腦專家。」

「做什麼？」

「曹福全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而且他家內設備十分先進，佈下的機關陷阱，全是電腦化，沒有一個專家陪我入內，我恐怕不能出來。」

「是的，這實在是一個難題。」

「還有，我進入他屋內，不能把他的東西偷走，否則一定會被他發覺，他一有提防，我們這條線索再難追踪下去，因此，我要一個人，擅於使用電腦，把他電腦內重要資料，抄了過來。」

霍傑想了一下，道：「有，我明天帶那人來。」

「什麼人？」

「明天你便知道……你要再進入曹福全的家，一定要引開他才可以，我會爲你引開他，兩個鐘頭可以嗎？」

「越長越好！」

「好，明天上午來，明天下午他們三人又會在鄉村俱樂部會面，你便在下午開始工作。」

「你說那電腦專家，可靠嗎？」

「當然可靠，你不用擔心。」

馬獅龍希望他眞的能派一個手、腦靈活的人來協助。

喜獲内幕　化裝赴會

翌日一早，馬獅龍便接到霍傑的電話。

霍傑道：「這位電腦專家名叫史蘭花，她畢業於……」

「史蘭花？是個女人？」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馬獅龍心中有些嘀咕，他並不是有什麼性別歧視，而是害怕工作上有點妨礙。

霍傑雖然在電話的另一邊，但他也感覺到馬獅龍的感覺，他道：「你不用擔心，她雖然是個女人，不過，她是合乎你的要求。」

「什麼要求？」

「身手靈活，她是空手道黑帶，頭腦靈活，她是電腦專家，對先進的電子產品，極有研究。」

「那好極！我怎樣與她會面。」

「在鱷魚潭餐廳。」

「她怎樣找我？」

「她早已見過你的廬山眞面目，因此，只要你依時往餐廳，她一定可以找到你，時間已近，從你家出來，也差不多了。」

霍傑已放下了電話，馬獅龍想多問一句也不能。

馬獅龍臨出門之前，心中似乎有點異樣的感覺，這種感覺已很久沒有出現過。

因此，他小心檢查一下自己的裝備，他向來不帶槍，但衣領上的飛鏢却是不可少，這次，他更多帶了兩支，這兩支與別不同。

他飛車到了那個鱷魚潭餐廳。

這是一間上流餐廳，很多生意人都在這裏約會，因此，雖不是繁忙時間，仍然有很多客人。

馬獅龍找了個近門的座位坐下，他看看手錶，時間已是差不多。

這時，有兩個女人進入餐廳，她們一前一後。

前面是個嬌滴滴的小姐，十分漂亮。

她向馬獅龍望了一眼，似乎要直行而來，馬獅龍心中想：「這個蠻不錯，只可惜太嬌小……」

那知道，這位嬌滴滴的小姐並非向他而來，站在他桌前的是另一人。

這人身材高大，十分健碩，短短的頭髮，像個男人！

馬獅龍心內道：「希望不是這一個！」

那女人已經開口道：「馬先生？」

「史蘭花小姐！」

她點了點頭，友善地笑道：「你果然是個名不虛傳的人物……我一直非常仰慕你！」

馬獅龍有些尷尬，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史蘭花坐下，嚴肅地道：「我只是仰慕你的破案能力，沒有其他。」

馬獅龍道：「那最好了！」

史蘭花道：「我聽霍先生說你要一個電腦專家作爲助手？」

「是的。」

「我畢業於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也曾在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進修……」

馬獅龍插口道：「我知道你一定是一個專材，否則霍先生也不會推薦你！」

史蘭花道：「對不起，馬先生……」

「沒問題，我一向急着工作，你要吃一些甚麼？」

「不，我也喜歡工作，甚麼時候開始？」

馬獅龍看看手錶，道：「吃完已是差不多。」

史蘭花道：「好極，不過，我已吃過，不用再吃了！」

「那地方有一些電子機關，你要小心，否則我們會有危險！」

「電子機關？」

「是的，破了電子機關之後，我希望你能爲我把電腦內的資料抄下來。」

「這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大問題……如果一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我希望我還有能力保護你！」

「你不用擔心，我有足夠的能力。」

史蘭花身材高大，肌肉結實，却不似一個身手靈活的人，馬獅龍最擔心的是這一點。

時間終於到了，馬獅龍與史蘭花到達了曹福全的大厦，馬獅龍知道，曹福全住的是頂樓兩層，保安人員一定會特別注意，因此，他並不直接乘電梯上去。

他在五樓出了電梯。

史蘭花無言，跟着他上了五層樓梯，本來，他是想試一下她的身手。

本以爲她這麼健碩豐滿的人，走五層樓梯，並非易事，可是，上了五層，她仍是脚步輕快，氣也不喘。

到了門口，馬獅龍道：「你等一下！」

他拿出了百合匙，弄了差不多五分鐘，門鎖紋風不動，馬獅龍實在不明白，外表看來，這鎖與一般的鎖一模一樣，但這百合匙對這鎖完全不適用。

史蘭花道：「讓我試試！」

馬獅龍沒有說話。

史蘭花上前，她拿出了一張卡片似的東西，她把卡片插入了近門隙之處，然後又再拿了一個好像計算機的東西，按在鎖上。

馬獅龍望着那計算機模樣的東西，只見上面有數字跳動，不一會，門便開了。

「怎麼……」

「這是電子鎖，最先進的，幸好我這東西，也是最先進的！」史蘭花道。

他們推門而進。

史蘭花一手拉着他，輕聲道：「小心，鐳射電眼！」

馬獅龍實在看不出甚麼。

史蘭花又再把那計算機模樣的東西，按在牆上，然後又再按了一會，只見數字在上面飛躍着。

不過，這次却要弄了一段時間。

然後，史蘭花才道：「可以走過了！」

馬獅龍忍不住的問道：「這是個甚麼傢伙？」

史蘭花道：「可以說是個電子百搭！」

「甚麼電子百搭！」

「譬如開鎖，這傢伙可算是一個電子鎖的百合匙，好像你那工具，是機械鎖的百合匙！」

「那又怎能關掉鐳射光線？」

「那是解碼的作用，這些光線的射出，其實是一組數字的組合運作，我把這數字的組合拆開，它們自然是停止工作！」

「啊，原來如此，這種高科技產品還未面世？」

「沒有！」

「那麼你怎會擁有？」

「是我自己做的！」

馬獅龍望着她，史蘭花並不是一個以外貌取勝的人，霍的推薦並沒有錯誤。

馬獅龍道：「這裏有兩層，上面一層是一個收藏不同手槍的地方，這一層最重要的是那電腦……」

他們慢慢走近那桌子。

忽然，他們都聽見一些「嘶嘶」的聲音，那並不像是電子工具發出的聲音，不過，他們停了下來，等了一下，却又再沒有甚麼聲音。

馬獅龍續道：「我懷疑電腦之內，儲藏了他們買賣軍火的資料，我希望可以抄下那資料。」

史蘭花道：「盡我所能！」

「好極！」

他們走近。

「嘶嘶」的聲音又再起來。

馬獅龍已看見，史蘭花已驚叫起來……

「冷靜些！」馬獅龍道。

「那是甚麼……」她的聲音充滿恐懼。

那東西像一只小恐龍，電腦掩遮了牠身體大部份，只看見一個頭，一個像恐龍的頭。

那個頭上有兩只精光閃閃的眼睛，突然，牠張口，並且吐舌。

那動作非常快，也非常恐怖，史蘭花也因此緊緊的抓住馬獅龍的手臂。

她越抓越緊，馬獅龍有點吃不消，輕輕的甩開她，那知道那怪物又吐舌，史蘭花又再用力。

馬獅龍道：「讓我上前看清楚，這究竟是甚麼怪物！」

馬獅龍上前，只見是一條有一呎長的蜥蜴，普通的蜥蜴是黑青色的，但這一條却是全白色。

一條白色的蜥蜴！

馬獅龍記得，這是一種罕有品種的蜥蜴，而且非常毒，如果被牠咬一口，不用七步，便會死亡。

想不到曹福全不用甚麼電子機關把守這電腦，而用一條稀有品種的白蜥蜴。

史蘭花也上前來，她的手仍緊抓馬獅龍的手臂，而且雙手發抖。

馬獅龍道：「聽說你是柔道空手道黑帶，竟會怕這小東西？」

「你不怕？」史蘭花反問。

馬獅龍道：「讓我引開牠！」

可是！應該用甚麼東西引牠？

他實在不知道，那白蜥蜴在電腦旁邊一動也不動，有時吐舌。

史蘭花道：「我想去廁所！」

「你自己去！」

「不，我想至少你要陪我到門口！」

馬獅龍無奈，只好陪她。

當她關了門，突然又退了出來。

馬獅龍問道：「又爲了甚麼？」

「裏面有很多小鷄！」

「小鷄？」他推開了門，果然，聽到了一些小鷄吱吱的叫聲。

「你連小鷄也怕？」馬獅龍問。

「不……」她遲疑道。

馬獅龍道：「你快點，讓我想辦法去引開牠！」

史蘭花道：「你暫時站在這裡，我害怕牠會走來！」

馬獅龍只好站着。

那白蜥蜴依然一動也不動的伏在電腦旁邊。

「小雞，爲甚麼曹福全會養白蜥蜴，又養小鷄，難道小雞是白蜥蜴的糧食？」

廁所門開了，史蘭花出來。

馬獅龍道：「把那些小鷄拿出來！」

「你自己去拿吧！」

馬獅龍入內，把那一籠小鷄拿了出來，那個籠子十分精緻，不像普通的鷄籠。

他把鷄籠帶來客廳，當那白蜥蜴聽到那些鷄叫聲音，昂起了頭。

馬獅龍並沒有猜測錯誤，這些

小鷄是白蜥蜴的食物。他把一隻小鷄放了出來。

那白蜥蜴立即有所行動，一閃身，已近那小雞，口一張，小鷄已入了牠的口內。

史蘭花見了，叫道：「非常殘忍！」

「動物本能而已！」

馬獅龍又道：「你可以開始電腦工作了！」

那知道，話未說完，白蜥蜴已經噬了那小鷄，而牠也隨即回到電腦的旁邊。

這東西倒是盡忠職守。

史蘭花道：「這傢伙！」

馬獅龍又再試一次，白蜥蜴依然是這樣，吃了小鷄之後，又回到電腦旁邊。

那實在無奈牠何。

馬獅龍突然把鷄籠拿入厠所，關上了門，又再把那小鷄拿出來。

他打開了鷄籠的門，裏面還有一隻小鷄。

白蜥蜴昂起了頭，牠吃了兩隻小鷄之後，似是飽了。不過，牠仍然抵受不了誘惑，又再撲出，直入了鷄籠之內。

馬獅龍立即把鷄籠之門關上。

白蜥蜴被困在裏面，一時之間，牠猛向籠的四週發出一些十分古怪的聲音。

馬獅龍道：「你快開始工作！」

史蘭花坐下，開始按鍵，馬獅龍站在她身旁，希望盡快可以看到想看的資料。

可是，史蘭花按了一會，仍然沒有甚麼結果。

馬獅龍知道，這樣站在她的身旁，只是增加了她的壓力，不能有甚麼協助。

馬獅龍道：「我到處看看，你盡快！」

史蘭花點了點頭。

馬獅龍往後面的電梯而去，他認得上面是收藏槍械的地方，因爲曹福全的自信，好像是沒有設甚麼防衛。

電梯果然是半開着。

馬獅龍試試關門，非常順利，他心中想：「既然史蘭花要一段時間才有收穫，何不再去看一看曹福全的槍械收藏，也許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他按動了電梯。

電梯上了頂層，又自動的開門，他走了出去，前面是漆黑的一片。

馬獅龍記得在左邊的牆壁上，有一個電掣。

他摸索了一會，電掣摸到了，立刻按下去，可是室內仍是非常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馬獅龍已覺得不對，可是，他又覺得沒有理由，可能是這一層的電掣早已關掉。

他再又按兩下，仍是漆黑如故。

他想轉身下去，可是，他還未轉身，已感到一陣勁風撲面，他連忙矮身。

他看不見甚麼，只覺是有一樣東西襲擊。

這麼漆黑的地方，會有甚麼？

馬獅龍是靠近一面牆，他矮身之後，照理那襲來的東西，應該是撞向牆的。

可是，那東西並沒有，似乎是在碰到牆之前，便已轉了一個彎，飛了出去。

是的，那「東西」是會飛的！

馬獅龍感到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甚麼東西竟會在這漆黑之中飛翔，而竟會避開撞往牆上？

他想立即離開，但仍要慢慢的站起來。

當他還未站穩，他又再感到那勁風撲面而來，而這次來勢更勁。

馬獅龍又再矮身。

可是，這次矮身也避不了，因爲那「東西」也隨着馬獅龍的矮身而向下。

一陣腥風，那東西直撲馬獅龍的喉間。

馬獅龍本能地雙手揮開。

那「東西」竟已抓住了馬獅龍的手臂，他拚力揮開，可是，那東西似有吸力般，附着馬獅龍的手臂，並且感到一陣寒意。

他用盡全身力量一甩。

那東西是甩開了，却並沒有離開他，反是又再撲向馬獅龍的喉嚨處。

這一撲既快且準。

馬獅龍只覺喉間一痛，他雙手同時抓住那「東西」。那「東西」似是毛茸茸的，似有翅膀。

那「東西」被抓，發出「吱吱」極爲難聽的聲音，這聲音使人毛骨悚然，馬獅龍不自覺的放開了雙手。

那是一隻鳥？甚麼鳥？

馬獅龍沒有更多時間考慮，因爲那「東西」，那像鳥的東西又再撲來。

這次又是撲向馬獅龍的喉間！

一連兩次，都是撲向喉間，馬獅龍知道，這東西目的在吸他的血！

難道是隻吸血鬼？

不，吸血鬼不可能會飛，他念頭一轉，矮身之後，再在地上一滾。

他的心中已有了一個想法，能在漆黑之中飛行的動物只有一種，蝙蝠！

一隻吸血的蝙蝠！

那「東西」又再襲來，馬獅龍已有了主意，他撮唇一吹，發生尖銳的聲音，好像哨子一般，然後，他

又一滾，滾向另一邊牆。

「砰」的一聲，那東西撞向那邊牆上。

這時，馬獅龍已完全可以肯定，那東西一定是一隻蝙蝠，因爲只有蝙蝠才可以在漆黑中飛行，而牠有能力飛行的原因，是靠牠本身發出的聲音而辨別前面有否障礙。

這次馬獅龍現在滾動之前，撮唇發出尖銳的聲音，擾亂了蝙蝠的感覺，因此，牠才會撞向牆上。

不過，那東西撞向牆上之後，並沒有受傷，又再飛回來，馬獅龍再無他法，又再撮唇，發出尖銳的嘯聲。

這哨聲維持着，而他已滾向了他上來的地方。

下面似有史蘭花的聲音。

馬獅龍不再猶豫，讓過了一面牆，已看到了電梯之門，用力一撞，門是開了，並且亮了燈。

燈雖然不算很亮，但比起剛才漆黑一片，却又算是非常耀眼，馬獅龍滾進了電梯。

那東西並沒有飛來，可能是牠害怕光亮。

馬獅龍接了電鈕，電梯往下沉。

史蘭花已站在電梯門口，道：「上面發生了甚麼事情？碰碰撞撞，馬先生，你撞倒甚麼？」

馬獅龍實在不知如何解釋，只道：「你找到了資料？」

「找到了！」

「有關那些？」

「我不知道，我已把所有資料抄在磁碟之上，回到我的辦公室，我們可以分析！」

「那好極了，走吧！」

「上面……」

「我想上面有吸血的蝙蝠，我們不能再上！」

「甚麼？吸血的蝙蝠？」

「是的，我一會再解釋，你去關門，我把那白蜥蜴放回原處……」

「不，那白蜥蜴在籠內翻動，我不知道，放了牠出來，會否……」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只好快走！」

史蘭花往電腦處拿回磁碟。

兩人迅速的離開了曹福全的住所。

史蘭花道：「他回來之時，一定會發覺有人來過！」

「是的，我想我們此舉已是打草驚蛇，不過，他有這樣的設備，實在是出乎我們的意料，抄到他電腦內一些資料，也算不負此行。」

史蘭花道：「我希望沒有抄錯！」

兩人離開了大厦，馬獅龍心內忐忑，因爲既驚動了曹福全，不知以後自己或史蘭花會有甚麼遭遇！

事已至此，多想也無益。

馬獅龍對史蘭花道：「你先回辦公室，把這些抄來的資料好好分析一下，我最想知道的是，這裏面有沒有提到訂貨，是槍械的訂貨！」

「好極！」

馬獅龍道：「曹福全回到家裏，一定發覺有人來過，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可能想到是我，也可能憑我們遺下的線索而找到我們，你要小心！」

史蘭花點頭。

馬獅龍道：「這電話是我公司的，你有甚麼特別的事情，可以留下口訊！」

史蘭花道：「我一解開密碼，我便找你！」

馬獅龍與史蘭花別了之後，他立即打了一個電話給霍傑，霍傑仍然約了他在貨櫃碼頭的秘密辦公室內，他立即飛車而去。

到了貨櫃碼頭，時間其實並不太晚，但那天天色十分陰暗，當馬獅龍駛入貨櫃當中，他似乎已感到有點不對，他把汽車泊了。

因爲這是霍傑的地方，根本沒有保安把守。

他以前來的時候，他剛下車，便有人來招呼，可是，今次却完全沒有。

馬獅龍上前，試推那貨櫃門，竟是應聲而開。

裏面有些燈光透出。

馬獅龍入內，輕聲道：「有人嗎？」

沒有人回應。

他再往裏面走，依然是上次來的模樣，最奇怪的是並沒有人。

他再叫了一聲：「霍先生！」

燈光頓時熄了，馬獅龍知道，這一句話是證實自己的身份，是找霍傑的人，話一出，他立時退向一邊牆去，人未站穩，黑暗之中，已有人影晃動，馬獅龍不敢動，身體緊貼着牆壁。

他已感覺得前面不只一人。

突然，燈光大亮。

馬獅龍想找個地方躲，但前面是全沒有遮擋的，一盞燈射在馬獅龍的臉上。

他迅速走向左邊。

但射燈仍射着他。

「不要再動！」

馬獅龍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個人在說話。

他不再動，過了一會，已習慣了黑暗。

那說話的人的前面，有差不多十個人，每人都挾着一挺輕機槍。

只要馬獅龍再動，他的身上便馬上變成黃蜂窩。

那人說道：「我看你還是安靜

下來……」

「你們是誰？」

「在這裏，你只有回答的權利……」

馬獅龍依然堅持，道：「你們是誰？」

他的話未說完，那盞燈又再射向馬獅龍，而且光亮增强，使馬獅龍不能睁大眼睛。

「你只有回答的權利！」那人重覆這話。

馬獅龍知道已落入了他們陷阱，他們人多勢衆，自己只是孤單的一人，如果再拖延下去，將是萬劫不復。

他迅速地從衣領處拿出了一支小飛鏢，射向那燈，馬獅龍手力强勁，燈應聲綻開，並且熄滅。

馬獅龍早已是有備而擲。

燈光一熄，他已縱身前去，其他的人並沒有這個準備，因此是毫無防備。

馬獅龍早已看準一個最近的人，當燈光一滅，他已撲近那人，並且搶了那人的輕機槍。

馬獅龍把輕機槍向面前掃射。

那些人爲了性命，都躲了下去，馬獅龍趁這機會，直衝大門。

他臨推開大門，還從衣領處，把一個有烟霧彈的飛鏢擲出。

瞬間，整個貨櫃之內，煙霧瀰漫。

馬獅龍已飛身出了外面。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慶幸自己逃出了這個陷阱，可是，他的慶幸顯然是太早了。

因爲外面站着另一批人！

馬獅龍實在估不到，然而，他手上有輕機槍，他仍然可以突圍而出。

不過，他感到額頭上一冷。

「放下機槍！」

那額前的冰冷，來自槍管，這樣近，無論馬獅龍的手脚多快，也不及那槍管的主人。

他唯一可以做的，是拋下輕機槍。

「老大說得沒錯，你的確是個難以對付的人！」

馬獅龍抬起頭來。

說話的並不是握着手槍的人，而是在不遠處，坐在一輛吉甫車上的人。

馬獅龍道：「你們是誰？」

「你在這裏並沒有發問權！」又是這一句話。

「押他上來！」

那握着槍的人道：「站起來！」

馬獅龍慢慢的站起來，他突然又矮身，躲開了那槍管，攔腰一抱，把那人甩開。

那人像隻貓，一落地又再彈起，那速度令馬獅龍也感到意外！

有人想開槍。

但那首領已喝道：「不要開槍，讓他們拚！」

那人一彈再彈，又回到了馬獅龍的身邊，他手中已沒有了槍，他人一近，右拳已出。

馬獅龍矮身一閃。

那知道那只是一個虛招，右手才是致命的招數，不過馬獅龍身經百戰，不會這麼容易中招。

他再昂身一閃，他左右雙拳同時揮出。

那人兩拳都落空，這時只有招架。

兩人在十來個持槍的人面前，互相毆鬥起來。

那首領又高聲道：「活捉！」

那人聽了，發招更狠，似乎非要把馬獅龍活捉不可，馬獅龍幾次想突圍，但總逃不過他的雙手。

馬獅龍自出道以來，也不知和多少人交過手，然而，遇到這樣勢均力敵，旗鼓相當的對手，也算是第一次。

喜愛武術的人，也是最喜歡找到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對手，因此，兩人似乎是越打越精神。

在旁觀看的人，也沉浸在他們的招式與快速的變化之中。

馬獅龍奮起了精神。

那人也是奮起了精神。

五十招之後，他們仍是未分軒輊，不過，馬獅龍已回到現實，他知道這樣鬥下去，就是贏了也逃不過這麼多人的機槍。

如果是輸了，更是不堪設想。

因此，他不能讓他再纏下去。

那人一掌打出，馬獅龍閃身，然後故意一個跟蹌倒地，那人得勢不饒人，又再攻上。

馬獅龍一個蜈蚣彈，雙手併指如戟，插向那人的雙眼，這招並不漂亮，但非常有效。

那人閃開。

馬獅龍早預計到這些變化，他便在這一個空檔，縱身向上，到了一個貨櫃之上。

那人反應實在快，幾乎追及馬獅龍的上了那個貨櫃，馬獅龍已無心戀戰，他又再像猿猴般攀上另一個貨櫃。

這地方因爲寸金尺土，因此這一排的貨櫃有十層高，並不是每一疊都有十層，而是有高有低，最高的有十層，馬獅龍再向上攀。

那人絕不放鬆的追來。

而下面的人，似乎已接到了命令，也追上來。

然而，攀上這一層一層的貨櫃，並非易事。

不一會，馬獅龍已遠離了人聲，但那人仍然是尾隨不捨。

馬獅龍這時只想擺脫他。

可是，那人實在是盡忠職守，似乎是一定要追到馬獅龍，那怕是

天涯海角。

這人實在難纏。

馬獅龍見前面有一高疊的貨櫃，他奮力而上，用最快的速度上去。

當他上到了頂層，已感到氣喘如牛。

一望下去，足有十層樓那麼高，他喘着氣，不見那人追來的影踪，略爲寬心。

可是，這寬心維持不了幾秒，那人又在左邊出現，他也並不好過，上了這貨櫃頂，也是氣喘如牛的坐着。

這時，夜空如洗，雖是沒有月亮，但遠處星辰閃現，實在有另一番景象。

馬獅龍道：「老友，你爲甚麼一定要追來！」

「職責所在！」那人的答話極其簡單。

「以你的身手，根本不用爲這種人盡忠職守！」

那人無言，似是向天長嘆一聲，嘆息之後，但又再度站了起來。

馬獅龍已作好了準備，道：「你一定要抓我回去？」

那人無言，只是聳了聳肩。

然後，他又衝撲過來，向馬獅龍要害襲去。

馬獅龍當然不會害怕，兩人又再在這十多層高的貨櫃之上打鬥起來。

一時之間，馬獅龍並沒有必勝的把握，不過，對方越來越急躁，也是給予馬獅龍一個好機會。

有道是欲速則不達。

馬獅龍已看出那人的弱點，那人出招，狠毒快捷，但內力已不足，馬步已經不穩。

這是體力透支的現象。

如果他這樣捱下去，就算兩人功力悉敵，那人始終也要落敗，不過，這樣是需要時間。

馬獅龍而今只求脫身。

既然他已看到了那人弱點，他便決定攻其無備。

馬獅龍竟然一個翻身。

那人撲上，雙腿倒抽，滿以爲可以狠狠踢中馬獅龍，那知道馬獅龍竟能在半空之中，借力使力，又再翻高一尺多！

那人雙腿落空，因爲是勁力已出，又無着力之處，整個人像斷線的風箏，拋物線般墜下。

他人已到了貨櫃的邊緣。

下面是完全沒有貨櫃的一條行人道，如果他這樣墜下去，任憑他武功如何厲害，也是無用。

不過，那人臨危不亂。

他右手一抓，抓着貨櫃邊緣，迅速把自己掛在貨櫃旁邊，穩住了身子。

他知道自己幾乎進了鬼門關。

他抬頭，馬獅龍已近。

馬獅龍一脚踏着他的手，道：「我說過你何必苦苦相逼！」

馬獅龍並沒有用力，只要他一用力，他一定不能再支持下去。

那人沒有說話，只見狂吼一聲。

馬獅龍向來佩服硬漢，道：「你向我求饒，我會考慮！」

那人又再狂吼一聲。

馬獅龍用力踏着那人手指。

那人臉上額上，汗珠有如珍珠般綴在臉上。

馬獅龍道：「你不懂求饒？」

那人依然是以狂吼作答。

馬獅龍突然放開了脚，彎腰遞手，那人用力聳身，上了貨櫃上，伏在上面，動也不動。

馬獅龍坐在旁邊。

良久，那人才轉身過來，向馬獅龍道：「爲甚麼要救我？」

馬獅龍道：「我不知道。」

那人嘆了一口氣。

馬獅龍道：「以你的身手，你根本不需要作一個賣命的殺手！」

那人又嘆一口氣。

馬獅龍見他不欲多言，便站了起來，長長的吸入了一口新鮮的空氣，然後慢慢的走向貨櫃的另一邊。

「你要去那裏？」那人道。

「當然是離開這裏！」

「你沒有辦法離開！」

馬獅龍奇怪道：「爲甚麼？」

「因爲這所有地方，幾乎是他們勢力所在，他只不過是沒有發出命令，否則，你絕對逃不過。」

「他的勢力眞是這麼大？」

他凝重地道：「是的。」他站了起來，道：「如果你相信我，請跟我來！」

馬獅龍無可無不可。

那人走向另一邊。

這時，遠處已有人聲傳來，看來是搜索馬獅龍的人，他只好跟着那人走。

那人沿着貨櫃走，一直向西北方，那地方越來越少貨櫃，而且越近山邊。

漸漸，左一堆右一堆都是霉爛的貨櫃。

週圍傳來一些狗吠聲。

那人突然爬上了一個箱櫃，在上面，竟有一個天窗，他躍了進去。

馬獅龍稍爲猶豫一下，也躍了進去。

這貨櫃裏面，並不像外面那麼霉霉爛爛，而是相當光亮，也佈置得不錯，總算像一個寢室。

那人道：「請隨便坐，坐在床上也沒有關係！」

其實，除了坐在那狹小的床上，也再沒有其他地方。

「馬先生……」

「你知我是誰？」

那人點了點頭，道：「是的，我叫范艮，馬先生，你並沒有辜負你的稱號『現代俠客』！」

馬獅龍聽了，有些靦覥。

「以前，我也以爲你是那些職業的偵探，你爲錢而甘冒一切兇險，你以武力爲人賣命！」

「你怎知我不是？」

「你救了我，是一個證據，你隻身犯險，是另一個……我老實告訴你，我已捲入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漩渦。」

「那麼嚴重？」

「是的，但我沒有辦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你是自取其辱！」

「不，」他頓了一頓，道：「你也明知這是一個黑軍火集團，是國際性的集團，我並沒有選擇！」

「我仍不明白！」

「以前有人說，入了黑社會，便一世受害，而今也有政府爲黑社會的人洗底，可是，入了這些國際性的軍械集團，你是永無翻身的一日！」

「你既然知道，爲甚麼又會加入？」

「我沒有選擇！」依然是這麼回答。

「爲甚麼？」

「我父親落在他們的手裏！」

「令尊？」

「說來話長，我父親以前也是個龍頭大哥，他一早送我出國，本來這是我一個最好的出路！」

「結果？」

「我選錯了科！」

「你到外國讀書與你的而今的遭遇也有關？」

「有想不到的關連，我學的是槍械物理學！」

「冷門科目！」

「非常冷門，冷門到那國家都要我入籍，不讓我離開那國家！」

「爲甚麼？」

「因爲我知道得太多，全世界最先進的槍械全是由我工作的部門所創製出來，而我接觸的人，全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軍火商！」

「你的宿命是軍火！」馬獅龍道。

「本來安心在辦公室設計研究，也可以渡餘生，但我父親却在年老之際上了毒癮！」

「你父親是以前的龍頭大哥，啜一兩口鴉片這類毒品，無傷大雅！」

「如果是，我也不會淪落成爲他們的殺手！」

「一種還沒有面世的毒品？」

范艮道：「你的觸覺眞是敏銳。」

「我也只是猜！」

「這一種毒物，聽我父親說，服用之時，比死去還要舒服，但沒有這種藥物時，比死還要難受！」

「服用也死，沒有也死，究竟是甚麼？」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范艮道：「我也難以解釋，那是我父親的感受，他對我說過，服用之後，那種想永不再起來的感覺，只有死這一境界才可比擬！」

「不服呢？」

「也是死的境界，痛苦得難以比擬。」

「我們不討論這些，他們以你父親作爲要脅？」

「是的。」

「你大可不必理會他們！」

「我想過，我實在不能！」

「你天生孝順。」

「不，我並不算是一個孝順的人，但假如一個普通人對你有恩也難以忘懷，何況是父親？」

「因此你受他們威脅！」

范艮並沒有甚麼表示，不過，沉默已表示了認同。

馬獅龍道：「你說過當地國家連你離開也不准，你又怎能……」

「這是他們法力無邊，我這個比擬，似乎是不倫不類，不過，這的確是他們的所爲！」

「你不斷的提及『他們』，他們是誰？」

范艮似不欲言。

「就是這個軍火集團，利城？龍爺？曹福全？」

「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馬獅龍道：「好極，你先說他們怎樣控制你？」

范艮道：「我本來是因爲擁有國家機密資料，因而不許離境，爲了使我投入他們的集團，他們竟然對症下葯！」

「怎麼樣，我實在不明！」

「他們揑造了一連串的事實，說我洩露國家資料，這個罪名足以使我死，不過，那些人道國家，沒有死刑，我只是被囚禁着，在那國家我是個有成就的科學家，我常常有重要的理論在科學刋物上發表，他們不敢動我分毫，加上他們派出秘密的外交人員交涉。」

「這件事牽涉了國家高層？」

「那便是事情複雜的原因！我們設計製造那種先進的槍械，並沒有完全成功，不過，距離成功也不遠，本來不許我離開半步的國家，害怕我再度洩漏機密，在權衡過利害之後，決定放了我！」

「那是否值得恭喜？」

「在我來說，並不是值得恭喜，因爲我從一個囚牢之內走了出來，却進入了另一個囚籠之內！」

「他們？」

「是的，他們表面是救了我，

是恩；也照顧着我那差不多已進入墳墓的父親，是義；因此，我在毫無辦法之下，投向他們！」

「你是科學人員，却成了一個殺手？」

「那只是一種考驗，他們仍未相信我！」

馬獅龍聽到了這裏，才明白個中眞相。

范艮是利城（或者還有其他幕後人）的一隻重要棋子，因爲范艮在軍火世界上的地位，他們無法不利用他，而范艮本身，因爲各種客觀的條件，使他無法不與他們虛以委蛇。

「你是他們心目中一個勁敵，派我出來殺你，一則除去大患，二則考驗我的功夫！」

馬獅龍沒有甚麼表示。

范艮似是自言自語地道：「我失敗，非常失敗！」

「不，你幾乎殺了我！」

「假若不是你仁慈心腸，我早已死了！」

他頓了一頓，昂起頭來，以非常誠懇的目光望着馬獅龍，道：「我知你是一個施恩不望報之人，不過，我而今唯一可以回報你的，只有一個消息……」

「消息？甚麼消息？」

「有幾個買家，日內會到本地，與利城他們進行交易，這是一個砸破利城這個集團的好機會！」

「看來這些買賣生意，似乎已非非法商業集團之間的交易，而是升格至秘密外交那個階層！」

「是的，至於怎樣去砸破他們，只有見機行事！」

馬獅龍想了一下，才道：「范艮，你與我算是一場朋友，你究竟想要怎樣？」

「我只是感激你放過了我一次，因爲我父仍在他們手中，我不能再作進一步的背叛他們……」

「那你永遠在他們這個深淵之內！」

「在這一刻，我仍然沒有辦法！」

「其實，你要脫離他們，單憑個人力量，相信成功機會不大，但假如我們合作，裏應外合……」

范艮猶豫。

馬獅龍道：「你仍記掛着你父親？」

他點了點頭。

「那我無法勉强你，無論如何，我還是多謝你提供的消息，相信將來……」

范艮接口道：「將來，將來的事情，誰會知道？」

「我相信將來一定可以助你脫出這痛苦深淵！」

范艮苦笑，道：「馬先生，我並不純是爲我或我父親設想，我也

想你搗毀這個集團，因爲這個集團爲禍實在太大！」

馬獅龍想追問：「怎……」

范艮已不理會他說甚麼，續道：「一有正確的消息，我會通知你！」

馬獅龍把他公司的電話說了出來，但范艮並沒有抄下來，馬獅龍感到奇怪。

范艮道：「我不能用筆記下來，一切都裝在這裏！」他指指自己的腦袋。

「你不會忘記，因爲事關重大！」

「就是因爲事關重大，才不會忘記！」他頓了一頓，又道：「也許我通知你的方法，並不是一定用電話，我也不知道，到時會用甚麼！」

「那沒關係，我一向是隨遇而安！」

范艮道：「你躲在這裏很久，你也該離開了，我害怕他們始終會搜到這裏！」

「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這仍然是貨櫃收集站的範圍，有一輛公司的巡邏車，每日都來這裏……」他看看手錶，續道：「那司機和我相當不錯，我會與他聊天，你趁機上了他的車，才可以安全離開！」

「那人甚麼時候來？」

「接近天亮，也差不多了！」范艮望出貨櫃，外面一片漆黑，不一會，范艮道：「來了！」

馬獅龍走近門處，只見微熹之中，一輛客貨車正向這邊駛來。

范艮道：「馬先生，你想辦法從後面上去，我會引開他的注意力！」

馬獅龍點了點頭。

再等一會，范艮下了貨櫃，走了出去，馬獅龍也從貨櫃的另一邊爬了下去。

范艮走上前去，那客貨車也停了下來。

那司機下了車，與范艮聊了幾句，看來他們相當熟稔，兩人互遞香煙，司機吸完了香煙，才上車去。

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讓馬獅龍上車。

馬獅龍亦早已趁他們閒聊之際，上了車，這車廂內十分骯髒，擺滿了雜貨，不過，這也正好給馬獅龍一個藏身的地方。

車子開行，馬獅龍從後窗往外望，發現車子駛向海邊處，這個貨櫃處理站，十分龐大。

司機忽然自言自語地道：「爲甚麼今天會多了這麼多巡警？難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馬獅龍也發覺，似是很多人在四處巡查，看來利城那些手下，因失去了自己的踪影，多派人手查截。

馬獅龍心想：「這客貨車也會受到搜查？」

這時，車已停了下來。

馬獅龍保持了高度戒備。

只聽到那司機道：「老李，發生甚麼事？」

「昨晚有人在附近打架，因此多派人手巡查，你有沒有見過生面人？」

司機道：「沒有……」

馬獅龍從車廂外望，發覺外面近海，有一個小碼頭，不遠之處的海面，有一隻汽船正駛來，好像是接載工人似的。

馬獅龍覺得由水路離開這貨櫃碼頭似乎較爲安全，因爲附近的巡查人員，大多是着重地面。

他閃身下了車。

這時，有幾個工人步向碼頭，馬獅龍混雜其中，那個司機並沒有發覺，也沒有人覺得他有甚麼異樣。

＊ ＊ ＊

經過一夜的疲累，馬獅龍先回到家中，洗了一個熱水浴，充分休息，才有精神對付接踵而來的事情。

當他醒來，已是上午十時。

馬獅龍先撥了一個電話回公司。

陸經理道：「有兩個電話找你，並留下了口訊，第一個是姓史的，她說請你立即找她，第二個並沒有留下姓名，只說是三兩天內的事情，請你準備。」

馬獅龍自然明白，第二個電話是來自范艮，想不到還過不了十二小時，他便有進一步的消息。

馬獅龍道：「假若那個男人再有消息，請立即接我的手提電話！」

馬獅龍先打了史蘭花的電話。

史蘭花似乎是十分興奮，道：「馬先生，那磁碟上果然有很多槍械的記錄，他使用的密碼系統也並不是十分複雜，因此，我解開之後，便像看一張普通貨單！」

「列了些甚麼？」

「從普通手槍輕機槍也有，不過，有一些我也不懂，請你來看看！」

「其中有沒有交易對手的資料？」

「沒有。」

這答案並沒有出乎馬獅龍意料之外。

「好吧，我來看存貨編錄。」

「你來我的住所！」

馬獅龍依着她的地址前去，那是一間酒店型式的住宅，既可用來居住，也可用來作辦公室，一切的寫字樓用具都有，那些電腦尤其先

進，因此史蘭花才可以在這短短的時間內，解開那磁碟內的密碼。

史蘭花一見了馬獅龍，便開門見山的道：「這些是手槍，長槍，輕機……」

「存貨也頗多！」

「是的，我看他們已準備了一切，只要有人願買，他們便可以立刻付運！」

「是的，他們這麼明目張膽，究竟是有甚麼人在撐腰？」馬獅龍好像在自言自語。

史蘭花道：「甚麼明目張膽？」

馬獅龍把昨夜的事告訴了她。

她聽了，道：「爲甚麼不與我一起去，我實在想見識一下那些大場面！」

「幾乎沒命回來！」

史蘭花道：「他們眞是那麼猖獗？」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他們所作所爲，其實比那些歹徒還厲害！」

「當然，你看這批槍械一出，又不知那一個國家會發生內戰！」

「是的，我們必須搗毀他們……」

忽然，馬獅龍的手提電話響了。

馬獅龍凝神聆聽，他並沒有多說一句話，便關上了電話，然後道：「我們也要準備了！」

「準備甚麼？」

「大場面！」馬獅龍似在說笑。

史蘭花十分興奮，追問：「開會去？」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不，日內我們將赴一個會，是扮作買家去的！」

「我也去？」

「扮個男孩子去！」

「我像嗎？」

「找件適體的西服，把頭髮梳好，你便是一個年輕的大亨了！」

「好極，一個新嘗試！」

馬獅龍道：「我也要準備一下，因爲我害怕我的面目已被他們認得，如果一認得，甚麼也做不成了！」

「你先回去？」

「是的，我看這些約會，會是突然而來的，你要好好在這裏等我消息！」

馬獅龍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他把自己化裝成一個中東人模樣，不是那種阿拉伯人，而是那種留有鬍子的大亨式中東人。

當他站在落地鏡子細看，也覺得相當滿意。

接着電話響了，是范艮非常簡單的說話：「今日的晚間，幾個買家將會齊集，你先往保齡球中心，三十八號衣櫃，密碼八十三，裏面有一切必需的東西！」

馬獅龍想多問一句，但電話已放下。

保齡球中心是在市區中心，他決定先往看資料，才約史蘭花。

這著名的保齡球中心，非常繁忙，人來人往。

馬獅龍很快便找到了三十八號衣櫃，本來他並不明白范艮在電話中所說的八十三號密碼，不過當他見到櫃門是由一把數字鎖鎖着，他便明白。

把數字鎖扭到八三，鎖便開了。

整個大櫃只有一盒錄音帶和一個信封。

他打開信封，是一張邀請卡。

馬獅龍沒有細看，先回到自己的車上，他一面看卡，一面聽錄音帶上說的話。

「這個遊艇盛會，請携女伴，並記得帶那邀請卡，才可登船，這個盛會是通宵達旦的，至於細節，自己小心，勿携槍械，船上保安嚴密，有雷達探測。」

就只是這簡單的幾句。

馬獅龍等了一會，只有「沙沙」的聲響，不一會，那錄音機有些煙噴出來。

他連忙把錄音帶抽了出來。

出煙的地方便是錄音帶，原來這錄音帶有自動毀滅設備。

他再細看那卡，那是一張非常精美的卡，是用塑膠所做，有點像信用卡，不過大得多。

可能上面有一些電腦資料也說不定。

時間還早，馬獅龍決定先找史蘭花。

＊ ＊ ＊

一按門鈴，門便開了。

門口站着一個戴有頭巾的女人。

馬獅龍道：「對不起！」他道歉着，因爲他以爲自己找錯了門口，他抬頭一望，事實上並沒有錯。

「你找誰？」

聲音非常稔熟，是史蘭花，不過是她化了粧。

「史蘭花？」

史蘭花稍爲一愣，隨即開門，便笑道：「我也想不到是你！馬獅龍！」

馬獅龍也愕然，他充滿信心，連自己的化裝，史蘭花也認不出。

史蘭花道：「一切都可以，只是你的聲音，無法改變！」

馬獅龍道：「是的，我們外表都可以瞞過人，但聲音不可，這點要小心！」

「爲甚麼會來找我？」

「因爲我們今晚便要赴這個盛會！」

「甚麼盛會？」

「這事其實我也不大清楚，相

信是利城的集團，招約幾位外來的買家，這是一個可以拿到更多證據的場合。」

馬獅龍再把邀請卡給史蘭花看。

史蘭花道：「我們就這麼去？」

「是的，我相信利城也未必一定見過所有買家，最主要還是這張卡。」

史蘭花道：「我們這個打扮，令人信服？」

「我有信心。」

他們討論了一些互相照應的細節之後，史蘭花弄了一些簡單食物充饑，一直到晚上八時才出發。

他們不敢坐自己的汽車，利城手下衆多，廣佈線眼，很容易發現他們的身份。

集合的地點是避風塘一個小碼頭。

他們到達之時，便有人上前招呼。

馬獅龍甚麼話也沒有說，只遞上那張邀請卡，那些人一見了，就非常恭敬的請他們上船。

那並不是一般豪華客船，船上早已有八個人，四男四女，看他們的表情，也是大不謂然。

當馬獅龍與史蘭花坐定，這汽船便開動。

出了那避風塘，汽船是駛向一艘滿綴燈飾的大遊艇邊，這艘遊艇可以媲美英國皇室的遊艇。

水手把汽船泊好，小心地請他們上大遊艇。

那些梯級都是用紅地毡鋪上。

十個人上到大遊艇之上。

歡迎他們的並不是利城那些人，全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馬獅龍想在那些打手中找一張熟臉孔也沒有。

站在紅地毡盡頭處，是一雙年輕的夫婦，他們都是高大的歐洲人，說着有非常濃厚法國音的英語。

那人自我介紹道：「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的盛會，我叫柏嘉，這是我的太太，我們雖然素未謀面，但你們都是我們的貴客。

「這船上甚麼也有，男士有男士的玩意，女士也有女士的玩意！如果甚麼都不喜歡的話，坐在甲板之上，欣賞今晚的月色，也是不錯的享受！」

這時，船已開了，速度相當快，但船身極爲穩定。

有侍者向各人奉上美酒。

馬獅龍要了一杯。

史蘭花也想要，但馬獅龍碰了她一下，因爲中東女人出現在這些場合，已是少有，喝酒更是大大不可。

柏嘉道：「各位，我明白你們身份特殊，不過，爲了方便起見，請你們用一代號稱呼自己，各位，有沒有意見？」

在場的人都靜了下來。

這時，有一個胖子模樣的人，道：「好極，你便叫我A先生！」

柏嘉道：「好極，A先生！」

另一個接口道：「用字母表示，也是不錯，我是B先生！」這人有一部非常美麗的鬍子，是個美髯公。

柏嘉道：「B先生，你好！」

還餘下三個男人。

馬獅龍用捲舌音非常重的英語道：「我是C先生！」

柏嘉道：「C先生，歡迎你！」

另外一位非常高大的男人，道：「我是D先生！」

最後一位道：「我當然是E先生了！」

衆人笑了起來。

柏嘉道：「在未出到公海之前，我們還是輕鬆一下，我們先喝一杯……」

侍者已分別的遞上酒。

柏嘉道：「乾杯！爲世界的人民乾杯！」

「乾杯！」

衆人舉杯，一時之間，氣氛眞的變成了十分輕鬆似的，是的，清風明月，良辰美景，人生那得幾回，馬獅龍心內便是如此想着，却不知道其他的人如何。

柏嘉道：「我這船是應有盡有，如你們有興趣，可以隨意的參觀一下，你們有甚麼特別需要，可以吩咐侍者。」他看看手錶，續道：「半小時之後，我們在船長艙見面！」

柏嘉離開了甲扳。

這五位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仕，互相望了一下，禮貌地又再舉杯。

他們都是有秘密身份的人，當然是沒有甚麼好談的，於是，各携女伴，往船上各走各的。

馬獅龍與史蘭花，走到船尾的寬大甲板上。

史蘭花道：「你喜歡吹風？」

因爲她穿着寬袍大袖的衣服，被風吹得獵獵作响，看來並不十分舒服。

馬獅龍道：「當然不是。」

「那你在這裏看甚麼？」

他指指那些救生艇。

「逃命？」

馬獅龍點了點頭。

史蘭花笑道：「如果要逃命，不知道是否輪到我們！」

「先看一下也好！」

這艘遊艇非常現代化，如果在附近的海洋，應該是沒有問題。

史蘭花道：「你有沒有注意那四位先生的女件？」

「似乎並不一定是……可能是個工作秘書！」

「是的，我意思是……」

「爲甚麼？」

「他們打扮得十分高貴大方，但我覺得他們並非女人！」史蘭花道。

「這點我沒有注意！但你怎知道？」

「因爲我自己是女人，我常常覺得，女人無論是美是醜，總有一些女人味道！」

「你看過人妖沒有？」

「有，他們騙倒男人，但不能騙倒女人！」

馬獅龍道：「不論他們是男是女，陪這重要人物而來的，當然不會是普通人！」

「爲甚麼他們要在海上談？」

「這既是大生意，也是違法的生意，在公海上，這船的船長便是法律！」

「他們也想得週到！」

這時，風浪已大了一些，船身有些波動。

馬獅龍道：「看來已是出了公海！」

他們回到遊艇中央，這幾位重要的來賓，已參觀完船上的設施，往船艙下去。

船長艙是一間相當大的會議室，四周牆壁都是鑲皮，與陸上的會議室不遑多讓，各種設施，應有盡有。

最不同的地方，室內並沒有會議桌。

各人都有一張大沙發，坐得相當舒服。

柏嘉進來，身旁也有一位女秘書。

柏嘉道：「各位，歡迎各位接受我們的邀請，爲了愼重起見，請再一次出示你們的邀請柬！」

衆人似有些不忿。

柏嘉的女秘書上前，恰巧她先走在馬獅龍的前面，她先收了馬獅龍的邀請卡。

然後，她用一柄好像是開信刀的刀子，把那邀請卡割開，不是在平面上割開，而是在卡的旁邊剖開！

這小刀十分鋒利，在卡紙旁一拉，已把卡紙剖開，這薄薄的卡紙之內，竟藏有一些印記。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在卡紙紙身之內，印上印記，根本沒有人可以冒充。

馬獅龍心內想：「邀請卡無法冒認，人却可以！」

那位女秘書用同樣的手法，剖開各人的邀請卡。

然後，她向柏嘉低聲說了幾句話。

柏嘉對衆人道：「各位都是我們心目中的貴賓，但爲了我們的安全，以及你們的安全，我們不厭其煩行使各種保安辦法，請各位原諒！」

衆人都沒有甚麼話說。

柏嘉續道：「既然大家都是我們的貴賓，我也不想再浪費各位的時間……」他望了女秘書一眼。

女秘書在桌上拿了一個遙控器，按了其中一個電鈕。

牆上現出一個螢幕。

「我們今次的貨品，無論在數目、款式，勁力都是與過去的不同，請先看各種貨品。」

螢幕之上出現了一枝手槍。

柏嘉道：「這手槍的外型，與其他分別不大，但射程與威力比現在的『麥林』還要厲害。」

「設計太傳統了！」其中一人道。

「不，這是故意的，因爲這手槍外型與傳統手槍一摸一樣，敵人會不以爲意，你看……」

螢幕之上出現了一個人，手握那種手槍。

柏嘉道：「這是眞正的傳統手槍！」

那人在三十碼以外的地方，瞄準着一塊花崗岩。

「砰！」

子彈穿過了花崗石，激起一些碎片。

柏嘉道：「這是我們這次提供的貨式。」

螢幕上那人，又瞄準一塊與剛才差不多大小的花崗石，距離也是差不多。

「砰！」

衆人都叫了起來。

因爲整塊花崗石已完全碎開，小石子向四週飛去。

那實在是厲害！

柏嘉道：「這是我們厲害的產品之一！」

接着螢幕上顯示不同的武器，由手槍開始，直到機關槍也有，都是比傳統的厲害得多。

他們一直看了超過一小時。

這實在是一個嘆爲觀止的現代武器展覽，相信在一般情況之下，沒有機會看到的。

忽然，柏嘉按了遙控器，暫時停止了畫面，道：「各位將要看到另一種槍械，這種槍械，或者使你們的國家有特別的用途！」

沒有人提出任何問題。

柏嘉繼續按遙控器，螢幕之上又出現了另一種槍械。

「這種是槍械嗎？」有人問。

柏嘉並沒有回答。

螢幕上出現的是一枝警棍似的東西，有人拿起這警棍指向一個人，這人在十呎以外。

一陣閃光。

那人驚叫，然後便倒在地上，後面有一羣人，他們企圖衝上那開槍的人處。

那人又再按了一下，另一下閃光，然後又再一下閃光，那幾個企圖撲近的人全部倒下去。

「高壓電槍，這種最新槍械，足以對付狂暴兇徒，一經高壓電力刺激，便會癱瘓倒地！」

然後，螢幕又再出現另一款槍械，這次不再是一支警棍，而是像一支迫擊炮。

一個暴動的場面出現。

一個坐着裝甲車的人，把那支像迫擊炮的東西從車頂一個窗口伸出，向着人羣掃去。

前面一排人，在閃光之後，都倒了下來。

另外一排人再上，一連串閃光之後，那些人又全無反抗的倒了下來。

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高壓電槍。

整套電影，終於放映完畢。

柏嘉道：「各位有甚麼問題要問？」

E先生道：「這兩種高壓電槍，用甚麼作能源？」

柏嘉道：「一種最新的電池，與一般水銀電池差不多，兩顆足夠用上連續發射一小時！」

D先生道：「能源與槍械都供應充足？」

「非常充足！」

A先生道：「那大型的像迫擊炮那一款又如何？」

「那是更好用的一種，這高壓槍可以連接汽車內的電池，因此各位不用擔心，可用來長期使用！」

B先生道：「天氣對這些槍械有甚麼影响？」

「沒有，熱帶森林，南北極，都可以使用！」

柏嘉等了一會，見沒有人發問。

忽然他對馬獅龍道：「C先生，你不感興趣？」

馬獅龍道：「不，當然有興趣，不過，我一向喜歡見到實物之後，才發問題！」

「那好極了！我們已爲各位準備了一些食物，在進餐期間，我們也可討論一下，吃完之後，各位可以到自己的房間休息一下，相信各位小寐之後，便可以回到港內！」

衆人坐了個多鐘頭，都站起來。

柏嘉道：「十五分鐘之後，在餐廳見！」

衆人分別出外，馬獅龍與史蘭花仍然上了甲板。

那會議室內，無論空氣調節設備如何好，也不及自然的新鮮空氣。

朗月仍然掛在西邊，天空並不太黑。

馬獅龍看着四周，却找不到史蘭花的踪影，他也不以爲意。

過了一會，史蘭花仍沒有出現。

他開始覺得有點奇怪，心想：「她可能是去了洗手間？但也沒有理由去這麼久？」

當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史蘭花却出現了。

馬獅龍問道：「往那裏去了？」

史蘭花並沒有回答，只是笑了一笑，道：「快去餐廳，否則沒得吃了！」

她邊說邊轉身去。

馬獅龍只好跟着她。

其實這餐廳是在會議室的隔壁，這餐廳相當大，一張長桌，擺滿了銀餐具。

每個座位都有一個卡片，上面寫着英文字母。

馬獅龍找到C先生那個座位，與史蘭花一起坐下。

這一頓是早餐？晚餐？大家都吃得非常愜意。

在甜品之後，侍者送上一根鎖匙，那是預備各人休息的套間的鎖匙。

馬獅龍還沒有吃完甜品，史蘭花便催促道：「快吃，我們上床去。」

「你很疲倦？」

史蘭花道：「不……」她似乎欲言又止。

馬獅龍向衆人躬身，然後出了餐廳。

客房只在下面一層，史蘭花似乎是十分熟悉似的，很快便找到了房間，開門進去。

「你睡的話，請快！」馬獅龍開玩笑地道。

「不……」史蘭花鄭重地道：「我上來並不是休息，而是跟你說一個計劃！」

「計劃？甚麼計劃？」

「你對這四個買家有沒有興趣？」

馬獅龍想了一想道：「其實，這四個買家是誰，很容易查到，他們都是一些處於內戰邊緣的國家……這些國家，每個人也心中有數！」

「是的，查他們並沒有多大用處，最有用的是了解賣家，我們在曹福全的家中，早已發現他們存貨目錄，只欠缺了一種！」

馬獅龍想起，道：「那種編號，不知名的槍械？」

「是的，是高壓電槍！」

「你是說……」

「對，這些資料都在船上！」

「你有辦法？」

「辦法當然有……我已週圍看過，船長室後面的一個房間，肯定是存放資料的地方！」

「是電腦儲存的？」

「是的，只要把那磁碟拿走，甚麼也知道。」她頓了一頓，才道：「問題是怎樣脫身！」

「是的，這是一艘船，他們不泊岸，我們是逃不了的！」馬獅龍沉思地道。

史蘭花道：「不過，有了這些資料之後，對我們以後的工作，大有幫助！」

「這點我自然明白！」

兩人默然不語。

忽然，馬獅龍道：「史蘭花，你是電腦專家，偷電腦磁碟靠你，逃走靠我吧！」

「你有辦法？」

馬獅龍微笑，說出了辦法。

史蘭花道：「好吧，我們便採取行動！」她是一個坐言起行的人。

他們從睡房走出，走廊非常恬靜，相信大部份人，包括船上的人都在休息。

況且這是回航路程。

他們先來到船長室，裏面有幾個人當值。

馬獅龍上前，道：「我可以進來看看你們先進的駕駛設備？」

那些人不認識馬獅龍，但看他服飾，知他是船上貴客，對這一個要求，一時之間也難以拒絕。

其中一個較爲高級的船員道：「請隨便！」

馬獅龍道：「謝謝你們！」

他走入駕駛室內，扮作非常有興趣似的。

那船員道：「這些儀器，都是先進的電子儀器，非常敏感，因此……」

「因此，普通人是不該亂碰的。」

「是的！」

可是，馬獅龍這時却伸出手來，按了一個電鍵，那船員緊張起來。

船員道：「請勿再動，因爲這是控制了整艘船的前進動力！」

「原來這麼重要！」

然而，馬獅龍又再動手。

這時，整個駕駛室內的人都緊張起來，他們都害怕馬獅龍再多手，紛紛站在他的左右。

當馬獅龍又要動手，有人阻着他，並且用話來解釋那些電鍵的用途，以掩飾他們的不悅。

馬獅龍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貴客，他們不敢開罪。

當那高級船員想發怒的時候，馬獅龍又提出一些簡單的問題，使他無法發怒。

這一擾攘，已給史蘭花很好的機會，閃身入了船長室，開始她的工作。

那駕駛室並不太大，馬獅龍終於繞室走了一圈，也碰過幾個掣，看來不能再耽延。

馬獅龍道：「多謝你們，我回國之後，也要訂購這樣的一艘遊艇！」

「你們國家有海嗎？」

「當然有……並不只是沙漠的！」

馬獅龍笑着，慢慢走出駕駛室，當他來到門口，轉身道：「當我買了這遊艇時，一定請你們作船員，你現在的老闆給你多少人工，我多加七倍！」

「七倍？」有人忍不住問。

「是的，是七倍！」

馬獅龍轉身便走，那些船員都沉醉在一個新的夢想之中，他們開始計算，七倍人工是多少。

馬獅龍一出了駕駛室，立即上甲板。

甲板上也沒有人，這時，東方已是一片暗紅，看來太陽快要升起來。

他從衣領處，把一支飛鏢拿了出來。

這支飛鏢是特製的，飛鏢鏢身是一條小管，管內有一些製造煙霧的葯粉。

他走向一個最大的順風處，拋了下去。

不一會，下面已傳來騷動的聲音，這時，已有人影閃上來。

這來人正是史蘭花。

馬獅龍問道：「怎麼了？」

史蘭花沒有說話，只作了一個OK的手勢。

馬獅龍迅速閃身往那上甲板的通道，再把另一支可以制造煙霧的飛鏢擲下。

一時之間，煙霧瀰漫。

馬獅龍道：「我們走吧！」

史蘭花隨着他，來到放了四隻救生艇的船倉，馬獅龍把其中一隻推了下去。

史蘭花道：「我們怎樣下去？」

「跳下去！」

史蘭花走近船弦，救生艇已在水上。

忽然，她對馬獅龍道：「我不下去！」

馬獅龍道：「爲甚麼？」

「我是怕水的！」

馬獅龍聽了，眞是啼笑皆非。

馬獅龍一手拉着她，道：「我幫你！」

「怎樣……」

史蘭花的話還未說完，馬獅龍已矮身，雙手抱起她的腰，把她拋了下海。

然後，他自己也跳了下去。

史蘭花在水中亂爬亂抓，看來她說怕水，並不是謊言，馬獅龍上前，托着她的下顎，迅速遊近救生艇，他自己先上，然後協助史蘭花上了救生艇。

這時，船上已有人上了甲板。

他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見有人推下了救生艇，於是，也有人開始推下救生艇。

一時之間，船上亂作一團。

馬獅龍把救生艇划過另外一邊，這時，史蘭花已回復了鎭定。

馬獅龍問道：「你有槍？」

史蘭花從懷裏拿了一支小手槍出來，馬獅龍接過，向船身開了幾槍。

然後，他把救生艇划回剛才那邊。

這時，已有救生艇下來。ＡＢＤＥ四個大人物，已有人協助，跳了下來。

史蘭花道：「我們不走？」

馬獅龍道：「不用，假如我們就這麼走，也就是告訴別人，這事是我們做的。」

因爲當時船上海面上，都是亂作一團。

柏嘉先生沒有下來，因爲他要在甲板上指揮一切。

不久，已有人發現只是有煙霧，並沒有其他危險，可是，還沒有安定下來，又有人發現另一邊有些子彈射入，因而又再忙亂了一會。

四隻救生艇，都載了重要的人客，柏嘉在上面，似乎十分憤怒。

忽然，遊艇的尾部，開了一個小小缺口。

一艘十五呎長的快艇，滑了出來。

船上一個駕駛員，把快艇駛近，叫了ＡＢＣＤＥ五位客人上了船。

那人道：「爲了各位安全，我奉柏嘉先生的命，先載你們回去。」

他們當然是沒有異議。

想不到的是，他們衣冠楚楚的來參加這個盛大的遊艇會，却要狼狽的坐小快艇回去！

冷藏庫內　另有乾坤

爲了安全起見，馬獅龍帶了史蘭花回到自己的家裏，一入門口，便聽到了電話。

是霍傑的聲音：「你們沒事？」

馬獅龍道：「沒事……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不知道詳細，但只知道那遊艇出了古怪的問題，有煙霧，有槍彈……」

「那是我們的把戲！」

「啊！」霍傑放下心，道：「有收穫？」

「有，不過，我想要遲些才告訴你！」

「史蘭花呢？」

「她也沒有甚麼問題，她是個好幫手！」

「那我放心，你們以後有甚麼計劃？」

「我想，這一次他們這安排，只是與我們這些買家作一個會面，我發覺他們在推銷一種新的槍械！」

「甚麼槍械？」

「高壓電槍，適合對付暴動人羣！」

「有這樣的新產品？」

「是的，我們剛回來，容後向你細說！」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史蘭花道：「是霍先生？」

「是的，他的消息很靈通！」

「你的電腦呢？」

馬獅龍道：「我想先休息一下才工作！」

「不……你去梳洗一下，當你梳洗完畢，我相信已有了結果！」

馬獅龍也不堅持，帶她到了他的電腦室。

當他梳洗完畢之後，史蘭花仍然埋首工作。

「有困難？」

史蘭花道：「我看這磁碟並不是普通的一種，一定要拿到霍先生處，才可以把密碼解開！」

「那沒有問題！」

史蘭花說着，便把所有東西收拾。

馬獅龍問：「你不梳洗，換換衣服？」

「不，我未解開這磁碟，我做甚麼事也沒有心情！」

她說完就要離開。

馬獅龍道：「如果你這個模樣出外，一定會被人當作神經病的被捉去！」

史蘭花照照鏡子，只見她的中東女人打扮，不知變了個甚麼模樣，她自己也笑了。

她只好沐浴更衣之後離去。

經過一夜的疲累，馬獅龍幾乎一上床便睡着了。

不過，他好像睡了不久，便被電話鈴聲吵醒。

他先看看手錶，已是下午五時，其實已睡了七八個鐘頭，他拿起了電話。

「馬獅龍，遊艇上發生了這些事情，他們已有些懷疑，你再進行任何計劃，都要小心！」

「好極。」

「史蘭花拿回來磁碟，有了結果？」

「沒有，我這裏的電腦功能不高，她是往你的辦公室去的。」

「甚麼？我沒有見過她！」

「今早也沒有？」

「直到現在也沒有！」

「不知她又在弄些甚麼玄虛？」

「她會不會……」

馬獅龍道：「她是個工作狂，

身手也好，我看她沒有甚麼問題。」

「我也希望如此，假若有甚麼消息，再聯絡。」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忽然，他隱隱覺得有點不對，史蘭花不應該是一個這麼沒有交代的人。

馬獅龍仍然發呆之際，電話又响。

「誰？」

「范良……」

「我們幾乎……」

「我已知道在遊艇上發生的事，老闆對這事非常的震驚，因此，他們要盡快把這宗買賣完成，我推薦你們！」

「推薦我們？」

「是的，他們想再見你一次，相信再說一下，便可以交貨，有興趣嗎？」

馬獅龍想了一想，道：「怎樣見他們？」

「仍然用老辦法，你再去保齡球中心，開了三十八那個衣櫃，便知道會面的方法！」

「好極！」

「你盡快去，否則……你明白，他們還有其他買家，假若他們一懷疑，便沒有機會！」

「我明白！」

「一切小心！」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事情似乎來得太快，不過，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他撥了幾個電話，既找不到霍傑，也找不到史蘭花，他心裡眞暗自焦急。

但爲了把握時機，他還是決定先往保齡球中心，看看怎樣聯絡這批軍火商人。

保齡球中心，仍是人來人往。

馬獅龍開了衣櫃，裏面赫然是一個最新款式的小型手提電話。

當馬獅龍回到自己的車內，那手提電話便响了。

是個女孩子的聲音：「Ｃ先生？」

馬獅龍一時之間，有點錯愕，但隨即想起在遊艇上，衆人的稱呼。

「請你在今晚十二時，到皇家冷房貨倉。」

「皇家冷房貨倉？」

「是的，到時會有另外指示！」

馬獅龍想再問，但電話已截線，他立刻撥了一個電話給電話公司，追查剛才打電話來的地方。

答案令馬獅龍十分失望，因爲電話是從一個商業區的電話亭打來的。

看看手錶，還有大半天。

他決定先回住所，再度化裝成爲那個中東人的模樣，他一定要以在遊艇出現時的面目見他們，否則一定有麻煩。

在這半日期間，他不斷找霍傑與史蘭花，不過，實在奇怪，總是無法與二人聯絡。

史蘭花似乎是失了踪影。

她手上有遊艇上偸來的磁碟，她大有可能落在敵人的手上。但一時之間，却無辦法找到她。

馬獅龍相信，她會好好照顧自己的。

轉眼已是晚上十一時。

往皇家冷房需要一小時的車程，馬獅龍決定單身前往。

來到皇家冷房，恰巧是十二時。

那個小型手提電話响了。

「Ｃ先生，你現在在那裏？」

「皇家冷房前面！」

「好極，你把汽車泊在地下停車場的第二層，然後在車內等候。」

「甚麼人……」馬獅龍不能再問下去，因爲電話聲音已斷了。

皇家冷房是一幢非常巨大的建築物，地下有三層停車場，而當中有一條大的迴旋樓梯，可以讓一輛冷藏貨車直駛上頂樓。

這建築物只有七層，不過，爲了配合各種不同的冷房設備，每一層樓都比其他建築物爲高，這七層的冷房，與普通貨倉比較，高出很多，有普通貨倉十二層那麼高，是一座非常現代化的建築物。

停車場一切都自動化。

當車子一駛近入口處，本來是緊緊關閉的門便自動地開了。

車子駛了進去，門又自動落下來。

馬獅龍一直把車子駛下第二層。

這個泊車場，足足可以泊二百輛以上的汽車，因爲樓底極高，甚麼類型的汽車都可以。

馬獅龍入了第二層，泊在這裏的汽車並不算多，有很多空位，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應泊在何處。

電話這時又响。

馬獅龍開了電話：「又有甚麼吩咐？」

「你從入口處左轉，便看見兩輛巨大的冷藏車，你把汽車泊在他們之間！」

馬獅龍想再問，電話却已掛斷了。

既來之，則安之，這是馬獅龍一向的宗旨，因此，他依照吩咐，把車子左轉。

果然，前面有兩輛大的冷藏車，中間有三輛車的空位，馬獅龍駛了進去。

他等了一會，把汽車引擎關掉。

馬獅龍雖然坐在車內，不過，他仍然小心觀察着附近的形勢。

兩輛大冷藏車阻了不少視線。

馬獅龍知道，自己是受到了嚴密的監視，至於是用甚麼方法監視，一時之間，無法知道。

看來對方這樣約自己，相信是他們認定馬獅龍是個最有誠意的買家。

做這些生意，似乎比做毒品生意更爲可怕，更有生命危險，兩種生意，都是不相伯仲。

這時，停車場兩邊却傳來汽車的聲音。

這停車場是在地下，聲音在室內迴响，相當刺耳。

馬獅龍往倒後鏡一望，只見一輛大冷藏車已在後面，同時，前面也出現了另一輛冷藏車。

當這兩輛冷藏車停下，馬獅龍的汽車已被圍在當中，一時之間，馬獅龍發覺不對勁，但已太遲。

有幾個人，從兩輛冷藏車跳了下來。

其中一個挽着一個公事包的人上前，道：「請下來！」

馬獅龍依言。

另一個人竄了上前，道：「舉手！」

他並沒有槍，不過，他後面的人有。

馬獅龍只好高擧雙手。

「C先生，多謝你的合作！」

「我可以放下雙手？」馬獅龍問。

「可以，」那人頓了一頓，道：「你可以代表你的國家購買這批軍火！」

這個問題來得太突然。

可是，在這時候，馬獅龍再不能有第二個答案。

馬獅龍道：「當然！」

「好極！」那人又再頓了一頓，道：「你已看過貨辦，有沒有問題？」

「有……」馬獅龍道：「這批貨物中，是否包括那些電槍？」

「電槍？」

「高壓電槍，我想我們國家正需要這種槍械！」

那人遲疑一會，道：「可以！」

「共有多少？」

「兩個貨櫃，有一萬支左右！」

馬獅龍噓了一口氣，道：「好極了！」

「你怎樣付款？」

這話使馬獅龍無從作答，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這些軍火交易商是如何付款！

那人道：「照從前的辦法？」

馬獅龍連忙回答：「好極！」

忽然，一陣强光閃過。

馬獅龍叫道：「你們做甚麼？」

原來這强光來至左右兩輛冷藏車的車頂，兩個人分別的拍照，而强光便是由閃光燈發出的。

衆人散開，但仍團團圍着馬獅龍。

馬獅龍知道出了岔子，不過，這時他仍是不知自己究竟是陷入了甚麼陷阱之中。

那個一直與馬獅龍對話的人，從懷內拿出了一張似是證件的東西，道：「我是FBI！」

「FBI？」

「是的，我們一直要找到你們破壞國際條約的證據，而今一切都有了！」

他打開了公事包，那是一個錄音機，相信剛才的對話都被錄了。

那人道：「聲音照片都有了。」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猶豫。

不過，這批人比他更是先發制人。

四輛冷藏車的車頂，都有槍口對着馬獅龍。

那人又道：「我現在帶你回去，從現在開始，你說的話，都會用作呈堂證供！」

馬獅龍看這形勢，自己似乎已陷入了一個騙局之中，自己本來是接洽買軍火，卻被FBI的人員拘捕，而且牽涉的並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國際問題。

他從來沒有想過，會陷入這一個漩渦之內。

這樣的拘捕，會使自己沉寃永無得雪之日。

那人道：「C先生，你好好的與我們合作，當我們兩個國家的大使級人物接觸之後，你仍有生存的機會！」

馬獅龍動了一下。

那人也立刻抽出了手槍，道：「假若你不合作，我們早已有格殺令！」

馬獅龍並沒有懷疑他的話，這些所謂密探，其實是一些國家僱用的殺手。

在國與國之間，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公開的手法來處理，往往便會用這些人去處理。

他們都是領有牌照的殺手。

馬獅龍心想：「如果硬反抗，逃生的機會實在不大。」

突然，他大聲的笑了起來。

在場的人都愕然。

馬獅龍扯了自己的鬍子，用純正的廣東話道：「我並不是C先生！」

「你是誰？」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連將身上的袍子也扯脫下來。

立時，有人撲上。

馬獅龍左右閃動，那些人雖然抓不住他，但那寬大的袍子，早已被他們扯得稀爛。

那人叫道：「抓活的！」

有很多人上前，馬獅龍沿着四輛貨櫃車形成的牆壁而走，但畢竟

那空間有限，而對方的人實在多，一時之間，僵持下來。

終於，有人不顧一切的衝了上來。

馬獅龍飛起一腳。

那人硬生生的吃了馬獅龍一腳之後，便死抱着馬獅龍的腳不放。

而其他人也趁這機會撲了上來。

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馬獅龍終被他們按在地下。

爲首的人道：「你究竟是誰？」

馬獅龍並不說話。

那人等了一會，道：「我們有七十二種方法令人說話，我看你受得那一種！」

「我是馬獅龍。」

「甚麼？」那人的聲音既表示驚異，也表示詫異，他再多說了一句：「甚麼？」

「我是馬獅龍！」

「把他翻轉過來！」那人道。

衆人合力把馬獅龍翻轉過來，這時他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你冒認人，也應找一個沒有那麼出名的！」

馬獅龍掙扎。

那人道：「馬獅龍是一個嫉惡如仇，專門反毒的冒險英雄，怎會是你！」

忽然，貨櫃車車頂之上，多了一個人。

馬獅龍並不能看清楚那是誰。

站在車頂上的那人道：「你是間諜，是代表你的國家販賣軍火的人！」

馬獅龍雖然看不清楚這人的面目，但聲音聽起來，是有點熟悉。

「不，我不是……我並不是來賣軍火，我是來買軍火，你們誤會了！」

「誤會？我們做事，從來沒有誤會，你是雙重間諜，我們佈置這個陷阱來捉你，已費了三年！」

馬獅龍實在是一頭霧水。

上面那人道：「你最好合作，否則你會……」

「我會怎樣？」

「神不知鬼不覺的消失在人間！」

馬獅龍心想：「這些人才是眞正的間諜，不過，他們既要自己合作，那麼自己還有利用的價値。」

馬獅龍道：「怎麼合作？」

「你跟我們回國之後，承認你替你的國家販賣軍火，出售那些禁售武器！」

「那我只是一個經紀而已！」

「你不用理會甚麼，只要你依照我們的話，簽了口供，將來出庭作證便可以！」

「出甚麼庭？」

「往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庭，指證你的國家！」

「那究竟有甚麼用處？」

「你不用知道！」

這時，他們已對了一陣子話，馬獅龍早已放鬆了自己，而那些負責按着他的人，也鬆懈了很多。

馬獅龍一直在等着翻身的機會。

而這時是一個大好的良機，他雙腿一撑，兩個人已被踢開，然後是一個「鯉魚翻身」。

他早已看清楚逃走的路線。

當他站了起來，立即從衣領處拔出一支飛鏢，這飛鏢並非普通的飛鏢，而是一擲出之後，便會噴出濃厚的煙霧，這對於馬獅龍是大有幫助。

那人發覺形勢突然大變，嚇了一跳，叫道：「抓住他，抓住他！」

馬獅龍早已竄身往其中一輛貨櫃車旁，他迅速的縱身上去。

他的動作極快。

在箱櫃上面那人，其實早已看清楚他的一切行動，可是他並沒有動手，仍站在上面。

馬獅龍十分奇怪，當他上了貨櫃頂，便看清楚那人，他感到愕然，原來那人竟是范艮！

范艮的出現，並不出奇，因爲他始終是這個大軍火買賣集團的人。

奇怪的是，他一直在上面指揮一切，而且是威脅自己的人，不過，而今却又沒有甚麼行動。

這人究竟想怎樣對付自己？

他實在無法明白，也沒有更多時間去想。

貨櫃頂只有他一人，只要制服他，自己逃生的機會便會大大增加。

馬獅龍再竄身過去。

這時，已有人爬上貨櫃，但只到了一半。

當馬獅龍接近范艮，他並沒有反抗，馬獅龍一手反扣着范艮。

范艮手中本有槍，但他並沒有指着馬獅龍，反而把槍抛了上半空。

馬獅龍一伸手，把槍接過。

「指着我！」范艮道。

馬獅龍聽了，實在愕然，不過，他已用槍指着范艮，叫道：「你們不要爬上來！」

范艮在這些人心目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因此他們都暫時不敢動。

范艮低聲道：「先下貨櫃車，然後往左邊出口！」

馬獅龍有點猶豫，這個人變幻不定，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怎樣做才對。

「聽我說，相信我，那是我們計劃一部份！」

「計劃？」

「不用問，我們逃出之後，會向你解釋！」

馬獅龍一咬嘴唇，這個時候，在這情況之下，似乎唯有相信他。

馬獅龍一直向後退，從那輛貨櫃車的車頂，一步一步的押着范艮下去。

暫時仍沒有人敢追來。

范艮道：「上那車！」

不遠之處，果然有一部車子，引擎仍然發動着。

范艮道：「讓我開車！」

馬獅龍點頭。

車子開動，一直向着大門口處，那是另外一個很大的露天停車場。

范艮突然又煞了車子，道：「下來！」

「我們還沒有逃離！」

「不，你聽我的話。」

馬獅龍與范艮都下了車，他們走向那停車場，躲在一輛貨客車之後。

不一會，那些人已追出來。

他們看見馬獅龍的車子在路的中央，都停了下來，有人上前，叫道：「沒有人！」

那班為首的人亦已來到，道：「他們一定是害怕我們追踪，換了車子才出外！」

「我們……」

「快追！」

一共是五部車子，迅速離開了停車場。

當他們都離開了，范艮才鬆了一口氣，道：「終於擺脫了他們！」

馬獅龍道：「我始終無法明白！」

范艮笑道：「還有更多的東西，你是無法明白的，跟我來！」

他轉身走向那座冷房貨倉。

「我們還進去？」

「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們以為我們逃走了，怎麼也不會想到我們仍在貨倉之內！」

這實在是一個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好辦法。

范艮對這冷藏貨倉大廈非常熟悉，他一直帶領了馬獅龍走入其中一個貨倉。

「裏面最安全！」

他們都要穿了一件皮衣和皮靴才進入倉內，倉內的溫度是零下三十度。

馬獅龍道：「范艮，我們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

范艮笑了起來，反問道：「你認為呢？」

「我遇過的事情實在不少，但從來沒有遇過像你這麼一個撲朔迷離的人！」

范艮道：「你相信我是朋友的話，你便進來！」

馬獅龍其實只能有一個選擇，他跟着范艮入內。

范艮道：「你跟我進去之後，還有更多的事情，你不明白的！」

「究竟是甚麼？」

「你看到便知道。」

范艮帶着馬獅龍，一直往倉內走。

開始的時候，馬獅龍只覺涼風陣陣，漸漸地他不得不把皮衣緊緊的扣上，假若沒有這皮衣，他不能多站一分鐘，且還會立即凍僵。

這時，他們已可以見到一排一排掛着的牛肉。

范艮道：「這裏有兩種不同的凍肉，第一種便是這些已剖開的半邊牛！」

馬獅龍上前去看，只見掛着的牛肉，只有肋骨，而沒有牛皮，牛肉的肉紋肌理，在薄冰之下，非常清晰。

范艮續道：「這些牛肉，大都是本地銷售，肉商買了這些牛肉回去，然後斬開發售。」

「還有另外一種？」

「是的，在裏面，那些已經加工，根據牛肉的不同部位切好，放在塑膠箱子之內！」

范艮一邊說，一邊往裏面走。

果然，裏面是一箱一箱疊着的牛肉箱。

忽然，馬獅龍有個奇怪的感覺，道：「范艮，你帶我來這裏，並不是介紹各種不同的凍牛肉給我看吧！」

「當然不是。」

「那你要我看甚麼？」

「你把其中一箱凍牛肉拆開！」

馬獅龍依言。

這些箱子的包裝相當堅固，馬獅龍弄了好一會，才把箱子開了。

裏面是一疊大肋骨，馬獅龍翻開了最上面的一塊，因為這些牛肉在這凍倉之內，已有一段時間，低溫度使這些肉結在一起，要多費一些氣力，才可分開。

當兩塊肉一分開，當中赫然是一支手槍！

馬獅龍道：「這是一個軍火庫？」

「是的，你往第十三號，開左邊第一個箱子，那是另一個類型！」

馬獅龍又走上前，開了那個箱子。

兩大塊牛肉之中，又挾着一支輕型機關槍。

「還有，第四十八行，右邊第五個箱子……」

馬獅龍迅速走到那處，開了那個箱子，果然在兩塊僵硬了的牛肉當中，發現幾枝「電警棍」，是他看過的高壓的電槍之一。

「怎麼樣？」范艮問。

「我實在不明白。」

「是的，我知道你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頓了一頓，又道：「你一一問我，看看我有沒有能力解答！」

「我相信你是我的朋友，也是一條漢子！」

「是的，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救了你，才帶你來看這個難以想像到的槍庫！」

「這是利城、龍爺和曹福全三人的軍火集團的倉庫？」

「可以這樣說！」

「他們把這些槍械賣給中東的國家？」

「並不一定，只要那裏需要這些槍械，而他們無法向西方自由國家購買的話，他們都可以搭路來買，正如你扮了一個中東人一樣！」

「為甚麼他們不可以堂堂正正的向西方國家訂購？」

「因為他們是一些在西方國家中不合法的組織，譬如是一些游擊隊，一些恐怖份子！」

「出產這些軍械的國家甘冒大不韙？」

「當然不是，因此才會利用這些富商集團，來作他們之間的中間人！」

「他們唯恐世界不亂？」

范艮笑了起來，道：「自有人類以來，世界那一天會經平靜過？」

馬獅龍回心一想，范艮的話，其實並沒有誇大。

國與國之爭，民與民之爭，那有一日停過！

范艮道：「科技一日千里，軍備尤其是首當其衝，這一批軍火之中，那些高壓電槍是最先進的一種，不過，而今可能已落後，不過，無論怎樣，製造這些武器，一定要付出金錢，而再過一些時日，這些軍火會過期，那時，這一大堆東西，便會變成廢物！」

「這是賣軍火其中一個理由？」

「還有……這些電壓槍，在製造之前，是經過多番試驗，證明非常有效，不過，總不及把這些高壓電槍，送往一處有暴亂的地方，直接試驗這高壓電槍的真正效果那麼有成績的！」

「他們……尤其是利城，他已是一個家財千萬的人，為甚麼還要做這些生意？」

「他當然不想做，可是他並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在那裏投資了千億萬億的金錢，他是特權份子，只有賺沒有虧損的可能，你以為他們的領導人不知？」

「當然知道。」

「既然有權利，便有義務，因此，他們除了從事正行的工作，一定要為他們做這些生意！」

「況且，他們也有大利！」

「當然，沒有一個人肯做虧本生意！」

說到這裏，馬獅龍已明白利城、龍爺與曹福全三人的軍火販賣集團存在的原因，之中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

馬獅龍道：「那麼，你又如何？」

「我早已告訴過你有關我的身世！」

「你想背叛龍爺？」

范艮非常嚴肅地道：「不是背叛，而是一種使命！」

「甚麼？甚麼使命？」

「你有否看報紙？」

「當然有！」

「你看過那些內戰的國家，血流成河，屍橫遍野？」

「有，甚至是那些有千多年文化的文明古國！」

「假如他們沒有槍械，相信是不會弄成如此局面！」

「你感到內疚？」

「我有一些內疚，不過，我在這些人之間，只是一個無關重要的小人物。」

「你究竟想說甚麼？」

「我想把這些罪魁禍首告訴你！」

「我早已知道！」

「誰？」

「是利城、龍爺與曹福全這個集團。」

「不，他們也只是一顆棋子！」

「一顆棋子？」

「是的，他們表面是操縱一切，其實在他們幕後，還有一個巨人！」

「誰？」

「我可以告訴你，但我恐怕你不相信。」

「為甚麼我會不相信？」

「因為他是……」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開門的聲音。

范艮轉身，叫道：「誰？」然後，他向着外面跑去，馬獅龍也跟着。

他跑得極快。

當他跑到前面的普通冷凍的倉庫時，馬獅龍仍未到，不過，他聽到了一些槍聲。

這槍聲在這密封的倉庫之內迴響，聲音震耳欲聾，馬獅龍雙手按着耳，仍衝出去。

當他一踏出這個倉庫，另一槍又響。

馬獅龍閃身，但已太遲。

一顆子彈射在他肩上，他感到一陣痛楚，不由自主的躺在地上。

他不敢再動，子彈的聲響仍在迴響。

其實馬獅龍並沒有受傷，因為他所穿的皮衣，非常堅韌而且厚，

就好像一件避彈衣。

子彈只打中他的肩膊，被他一閃，子彈已橫飛而去。

他看見一個人，那人見馬獅龍不動，以為他死了，他本來應該再開一槍，可是，那槍聲實在使人難受，而且馬獅龍已一動也不動，他想盡快離開。

馬獅龍無法看到那人的臉，不過，那人身材非常高大，也是穿了皮衣，他實在無法知道那是誰。

那人終於離開。

「砰」一聲，不再是槍聲，而是關門的聲音。

馬獅龍並不理會，撲上前去，叫道：「范良！」

范良轉了一個身。

他的皮帽已甩了下來，只見他的後腦處有一個子彈孔，馬獅龍上前，拉着他的肩膊，使他返身。

那是一張已完全沒有眼耳口鼻的臉孔，因為子彈穿過後腦，在他面孔爆炸。

馬獅龍實在忍不住的嘔吐起來。

這時，他才真真正正知道「慘不忍睹」這四字所包含的真正意義！

血並沒有散開，因為這地方空氣寒冷，血很快便凝固，並有了一片薄薄的冰片。

馬獅龍替他把那皮衣的帽子拉上。

「為甚麼會這樣？」他忍不住的一拳打在地上，他感到非常疼痛。

這痛楚令他恢復了理智。

范良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背叛份子，殺死他並不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可惜的是，他並沒有把那幕後巨人說出。

那巨人是誰？

只要他多一口氣，就可以說了出來！

忽然，馬獅龍又再覺得不對勁，雖然那人射了自己一槍，那並不代表自己一定死亡，然而，那人為甚麼不再走近一步，過來看看自己才離去？

他有這麼大的本領，肯定馬獅龍一定已死？

沒有理由。

馬獅龍迅速的奔向冷藏庫的大門。

門是緊閉的，這門像一道銀行保險庫的門一樣，用了幾吋厚的鋼板所做成，一經關上，除了炸葯之外，似乎再沒有其他辦法可用！

馬獅龍明白，那人當時不在乎自己死了沒有，因為這門一經關上，自己是必死無疑。

因此，他何必再冒險上前查看！

馬獅龍想到這裏，整個人頹喪下來，這冷藏庫之內，並無窗戶，只有這一大門，他用盡氣力，門卻是紋風不動，而今唯一的希望是等明天有工人來工作，才會有機會走出去。

他看着手錶。

是下午八時，今天是星期六。

馬獅龍猝然而驚，今天是星期六，明天便是星期日，換句話說，明天不一定有人來工作！

在這冷藏庫之內，要渡過超過廿四小時以上，實在是叫人心寒。

忽然，馬獅龍想到那些槍械。

其中一些是機關槍，足以毀壞這大門！他迅速的再跑入內，可是，他仍然失望。

因為這裏雖有很多機關槍，卻沒有彈葯，空對着這些犀利的武器，而無所用。

馬獅龍感到一陣寒氣，打了一個噴嚏。

再這樣下去，正如那人所預料，自己是必死無疑，馬獅龍是一個不易放棄的人，他坐下來，開始冷靜地想。

而今唯一的活命方法，是保持自己的體溫。

這件皮衣暫時是足夠的，因為自己身體有足夠的熱量產生，可是，這樣維持不了多久。

馬獅龍再走回范良伏屍的地方。

他對着范良的屍首道：「范先生，請你原諒我用了你的皮衣！」

他拉下范良的皮衣。

皮衣拉下，發出「勒勒」的聲音，那是薄薄的冰片，沾着范良的屍體。

馬獅龍本身穿了一件皮衣，已是非常臃腫，不能再多穿一件，不過，他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以皮衣覆蓋，可以多保暖一些。

他坐了一會，寒意仍然在加強。

如果再這樣下去，一定無法過這一夜。

可是，在這冷藏庫之內，有甚麼辦法？

外面又沒有人知道自己藏身在此，希望有人來救，只是一個奇蹟！

在這個時候，救自己的唯有自己。

馬獅龍大半生，遇到的事情實在不少，在驚濤駭浪的大海；在火爐一般的沙漠內；在巍峨高聳的山峯之上；甚至正在深不可測的海洋之中……

無論在甚麼地方也好，總會有辦法。

可是，在這冷藏庫之中，甚麼辦法也沒有。

他不能眼巴巴的讓自己冷死。

牆上是有一些儀錶，是記錄着

冷藏庫內的溫度與濕度，他走上一看。

溫度是零下廿六度，濕度是百分之八十。

零下廿六度，是非常人可以忍受的，幸好他暫時還有兩件皮衣。

馬獅龍決定以體能來對抗寒冷，他沿着冷藏庫的四周行走，身體的移動，使血脈運動較快，暫時也帶來一些暖意，使他感覺較為好一些。

不過，暫時的暖意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體力始終有限，他絕不能整日整夜在室中步行，如果體力消耗太多，反而會讓自己衰竭。

他坐了下來。

兩件皮衣，加上運動的效果，使他舒服了一會。

這麼寒冷，他忽然想到了北極。

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在嚴寒的地帶，沒有文明的取暖工具，他們是怎樣活下去的？

厚厚的皮衣，是一個辦法。

還有……他們是住在冰屋之內。

是的，冰屋！馬獅龍彷似靈光一閃，大聲地道：「是的，冰屋！」

愛斯基摩人住的是冰屋，在冰屋之內，他們不會覺得寒冷，原因是冰只有零度，而且冰是非良性導體，外面的冷空氣不會再進來，冰屋之內，一直維持零度。

零度與零下廿六度，那實在相差太大！

他可以在這冷藏庫之內，建一間冰屋！

他利用這一箱一箱的牛肉，疊了起來，圍成了一個只可容他坐下和躺下的地方，然後在上面也加了一個蓋子，也是用那些牛肉箱子蓋上。

他把范良那件皮衣鋪在地上。

在這小小的冰屋之內，漸漸沒有了寒意。

外面仍是零下廿六度，不過，在這用牛肉箱搭成的小屋之內，只是零度或零下幾度，馬獅龍睡在皮衣之上，開始沒有了那種顫抖的感覺。

他躺下，想着想着，不知甚麼時候，竟有了睡意。

明天？明天才再算吧！

＊　＊　＊

馬獅龍在矇矓之間，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有了這間暫時擋着寒氣的冰屋，他感到較為舒服，假若沒有這靈機一觸，他可能早已變成了冰棍。

最令他不安的是，范良沒有在死之前說出誰是這批軍火的主人。

看來，利城、龍爺與曹福全三人，在一般生意上是可以叱咤風雲，但在這些國際性的軍火買賣上，他們還是一隻卒子，一隻受人擺佈的棋子。

那麼，控制這些棋子的人是誰？

他不斷地努力地想，但總無法想出一個端倪來。

這時，他突然聽到了一些開門的聲音，然後是一些人聲，似乎是工人開始工作。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那些工人，一定先發現范良的屍體，然後發現馬獅龍，范良的屍體足以驚動警方，而自己尚未死，送入醫院之後，也是洗脫不了嫌疑。

這冷藏庫之內，只有范良和自己，就是孔明再世，也難為自己洗脫嫌疑。

這一切都是范良所想說的幕後人的一切策略，這一步一步的計劃，使馬獅龍無法抗拒，更無法自拔。

為了擺脫這一切，馬獅龍決定了自己的反策略。

有人叫道：「這裏有個死人！」

這話之後，人聲哄動。

突然有人大叫，有人狂叫，那些聲音都充滿了恐懼。

馬獅龍知道，是他們發現了范良的臉血肉模糊的情狀，而發出的叫聲。

「快報警！」

接着有人走近馬獅龍處，馬獅龍已用力把那些紙盒掀了開來。

他假裝暈了。

有人發現了馬獅龍，大叫道：「這裏還有一具！」

那些人以為馬獅龍也是死了。

有個較為大膽的人上前，看見馬獅龍裏在皮衣之內，伸手摸摸馬獅龍的額，發現他仍有暖意，便叫道：「這人未死！」

有一個身材相當高大的人上前，他也伸出手來摸摸馬獅龍。

馬獅龍微張眼睛，發覺這人的手，與剛才摸自己額頭的人，完全不同。

剛才那人，手掌十分粗糙，而這人卻是十分光滑，馬獅龍立時想到，這人並非普通的工人。

他再稍為抬頭一看，這人臉孔冷酷，並不像一般冷房的工人模樣。

那個在幕後探視的人，既然可以派殺手來殺死范良再來關上冷藏庫的大門，這個時候，他們當然會來。

而這個人相信是他們當中的人。

馬獅龍內心已有更確實的主意。

那人道：「他還沒有死，讓我去叫救傷車！」

在冷藏庫內的人，都沒有異議。

當那人離開，馬獅龍發出了一些呻吟的聲音，那幾個人立即把馬獅龍抬了出外。

外面仍是冷藏庫，但溫度比這個專用來冷藏牛肉的倉庫溫暖得多。

有個好心的工人，還灌了馬獅龍喝一些東西。

馬獅龍害怕這人又是那幕後人的人，緊閉牙關不喝，那人道：「你喝些五加皮，使血氣運行！」

馬獅龍聽了，立刻張開口，喝了一口。

他之所以這麼放心喝這五加皮，因為這種酒是地道中國酒，而且只是那些一般工人飲用的酒，因此，馬獅龍並不害怕。

有了酒到肚，馬獅龍整個人也溫暖起來。

那負責叫救傷車的人忽而回來，道：「救傷人員來了，我送他去醫院！」

其他人沒有說甚麼。

不一會，兩個穿着白衣的救護人員進來，抬了馬獅龍上擔架床。

兩人迅速的抬了馬獅龍出外。那人也緊緊的跟在後面。

馬獅龍心想：「那會這麼快便有救傷車來？」

他被抬出來，但並沒有往大門走，如果是正常的話，這麼嚴重的事，有人死在冷藏庫內，也有人被困在冷藏庫內，一定會震撼整間冷藏大廈，可是，一路上人不多，也沒有談論，馬獅龍知道，自己又落在幕後人的手上。

這人實在神通廣大！

救傷車是停在冷藏大廈的橫門。

車是眞正的救傷車。

當馬獅龍被抬上救傷車之後，車子便立刻開動。

馬獅龍仍是一動也不動，不過，他可以從窗口往外看，發現並非往醫院的路線。

兩邊是樹木，看來仍在郊外。

馬獅龍突然一個翻身，迅速的襲擊二人。

那兩個人千萬也想不到一個半昏迷的人會躍起，完全沒有防範，因此，立時被馬獅龍擊暈了。

雖然是清脆俐落，但仍然發出兩聲響聲。

前面駕駛座的兩人回首問道：

「甚麼事！」

馬獅龍把聲音壓低，道：「沒事！」

那知道這一出聲，便露出馬腳，因為馬獅龍整夜沒有說過一句話，這第一次出聲，聲音十分古怪。

那人十分機靈，車子停了，他從那小窗看不到馬獅龍，卻看到兩個昏倒的同黨。

那人把槍嘴擱在窗口，道：「勿動！」

那司機已下車，並開了後面車門。

馬獅龍已是有備而戰，當車門一開，他人已撲出，那人被馬獅龍踢得人仰馬翻。

他迅速下車，並繳了那人的手槍，回身指向救傷車內另一人，那人正是為他叫救傷車的人。

馬獅龍叫道：「不要動！」

那人並沒有回答，只伸出手槍，並不是普通的手槍，而是一挺輕機槍！

他迅速開槍，馬獅龍在地上滾動，兩顆子彈在他左右肩膊飛擦而過。

這地方是極其偏僻的地區，少有車輛經過。

馬獅龍知道，一柄手槍並不能對付一挺機關槍，他只有高舉雙手。

那人也沒有再開槍。

而救傷車內兩人亦已甦醒，他們各執手槍。

另外那個駕車的司機也是手執手槍下來。

馬獅龍已處於絕對的下風。

那人道：「放下手槍！」

馬獅龍依言。

那人吩咐司機，道：「押他上車，前面！」

司機上前，用槍指住馬獅龍，叫道：「走！」

馬獅龍只好依着他的吩咐，上了前面駕駛座，那司機不敢上車，只是在外面守着。

馬獅龍看着外面，為首的人，吩咐了兩個救傷人員幾句話，自己上了駕駛座。

外面仍有人用槍指着他。

那人道：「委屈你！」

他竟然拿出了一隻手扣，用熟練的手法把馬獅龍上了鎖，並且把另外一邊的手扣，扣在車內一條柱子之上。

這情形之下，馬獅龍無從反抗。

那三個救傷員並沒有上車，只由這首領押解着馬獅龍前去。

他們在弄甚麼玄虛，馬獅龍實在無法猜到！

那人開動汽車，往山上走。

這地區本已是十分偏僻，上山的地方更可算是渺無人煙，馬獅龍心裏有一股寒意。

這人定是不懷好意。

不過，他其實是可以一早便殺了馬獅龍，為甚麼他還要這麼冒險，一個人押解馬獅龍上山？

雖然是用手扣扣着馬獅龍，不過，他仍是有逃脫的機會，那人也知道，一切都是步步為營。

路越來越狹窄。

不久，救護車停了下來，前面有一間石屋，看來是棄置了一段日子。

那人停了車，把車頭燈開開關關。

馬獅龍知道那是一種訊號。

不久，有人開門，那人也是拿着輕機，荷槍實彈的模樣。

「進去！」那人道。

馬獅龍看着自己的手扣，一言不發。

那人非常謹慎的為他開了手扣，然後又再用槍指着他，叫道：「進去！」

「我一定會進去的！」馬獅龍從容地道。

馬獅龍隨着另一人入內，而駕駛救傷車那人，並沒有隨着入內。

屋內是蛛網塵封。

兩旁都放滿了一些工具，築路的工具。

這小屋之內，竟然有一個二樓，說得正確一點，那並非二樓，而是一個閣樓。

閣樓之上，突然亮了強光，像一支探照燈似的射向馬獅龍，馬獅龍緊閉雙目。

不過，在閉目前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上面有幾個人，只有前面一個人坐着。

他想睜開眼，但總無法。

上面傳來聲音：「馬獅龍，你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以為那冷藏庫便是你的墳墓！」

馬獅龍道：「你是誰？」

「我便是范艮口中最重要的人！」

馬獅龍眞想睜大眼看看他，看他究竟是誰！

可是，那強光實在厲害，他無法睜開。

馬獅龍重覆：「你是誰？」

「你毋須知道我是誰！況且，你知道我是誰也沒有用，你的生命，已在我掌握之中。」

「你想怎樣？」

「對你，我曾有多個想法！」

馬獅龍心中想：「這人熟悉自己！」可是，任他如何去想，實在想不到是誰！

「你的意思怎樣？」那人問。

馬獅龍道：「甚麼意思？」

「你沒有聽到我的話？」

馬獅龍搖搖頭。

「你不用再想我是誰！你而今只能聽着我的話！」

「你說！」

「我一向對你過往的事……」

馬獅龍又再陷入沉思，這人不但現在知道自己，以前也認識自己，他是甚麼人？

那人道：「馬獅龍，你不要再胡思亂想！」

「好，我聽着！」

「我向來認為你的往事，只是言過其實，不過，領教過你這幾次之後……尤其是在冷藏庫內凍你廿四小時，你仍有生存辦法，這的確是名不虛傳！」

「過獎！」

「我向來認為人只有兩種，一種是有用的人，另一種是沒有用的人。」

「我是……」

「我有了不同的想法，你有用！」

「有什麼用？」

「而今有兩個選擇，一切靠你自己，第一，我放你下山，然後你會遇到那些FBI，你會好好的與他們週旋一下，看你的運氣能否維持下去。」

那些FBI，是天下間最難應付的其中一種人，對付不得其法，就會無端端的在人間蒸發。

「他們正在要找一個替死鬼，把所有違反國際軍火盟約的罪加在你的身上，你將成為一隻棋子。」

馬獅龍沒有說話。

「另外一個選擇，你仍會做一個替死鬼，不過，你大可以用你的智慧，操縱你自己的命運。」

「也是死路一條。」

「是的，聽着，你把這批槍械轉運往英國。」

「英國？」

「是的，你將會乘坐一艘貨櫃船，陪同你見過的那批槍械，直往英國的利物蒲。」

「為什麼我要接受你這個任務？」

「我早已說過，這樣你可以自我操縱命運，否則，你一離開，FBI便找上門。」

「我替你工作，FBI仍會找上門？」

「這一點我自然會打點。」

「就算我完成了工作，我會有什麼好處？」

「你會得到一筆天文數字的款項，有了錢，以後的日子，你想怎樣便怎樣！」

「你以為錢是萬能的？」

「直到目前為止，我仍然想不到有什麼不能。」

「FBI仍會找我？」

「你可以改容，到你想到的地方，過寓公生活。」

「我並不是那種人。」

「沒有人是那一種人，正如一隻昆蟲，跌進了蜘蛛網之後，它再無選擇。」

「我是一隻跌進了網內的昆蟲？」

那人冷笑。

馬獅龍知道這人所言不虛，陷入了這個漩渦，這種境地，死是唯

一的出路。

而今猶有選擇，已算是一個奇蹟。

「我怎樣替你運那批槍械？」

「這點根本不用你操心，你有一間貿易公司！」

「你比我更清楚。」馬獅龍道。

「所有文件，都會經由你的貿易公司，你唯一的任務，是陪着這批軍火渡過印度洋。」

「爲什麼這樣做？我有什麼用處？」

「你不用問。」那人斬釘截鐵地道。

「你知我的選擇。」

「好極！」

那强光熄滅，馬獅龍睜開眼睛，也是什麼也看不見。

那人的聲音道：「請你在十分鐘之內，離開這屋子，假如你不能的話，什麼也不用再說。」

馬獅龍在下面，聽到那些人在迅速離去。

過了一會，馬獅龍試圖睜開眼看。

他什麼也看不見，但眼睛已比較舒服。

再多一會，他看見了自己手錶上的螢光字。

他忽然想起那人這冷峻的一句話：「十分鐘之內，離開這屋子。」那是什麼意思？

馬獅龍再不猶豫，他轉身走向大門。

大門是鎖着的，他唯有走向後面，那些人都是從屋後撤退，那一定有門。

果然，後面有一道門半敞開。

這一下擾攘，馬獅龍知道，已花了幾分鐘，因爲要在强光之後習慣黑暗光線，一定需要時間。

那些人已全部離開。

馬獅龍衝出那門，外面是强烈的日光，他又要再適應，可是，他不敢再停下來。

他只是向前奔着。

當他離開那石屋十步還不夠，整間屋子便爆炸起來，石塊紛飛，火光熊熊。

馬獅龍滾身向前，碰着了一塊大石，然後閃身往後面，他抱着頭，因爲爆炸聲音，轟轟隆隆，此起彼落。

當爆炸聲完了，他從大石後面走出來，只見那石屋再沒有踪影，只是一片瓦礫，在附近散開。

馬獅龍又再一次有那種從鬼門關回來的感覺。

將計就計　擒住元兇

馬獅龍迅速的離開這個山頭。

他感到非常頽喪，因爲一切都是操縱在敵人的手上，他從未試過如此。

不過，他知道他一定要面對。

當他走到山脚的時候，他決定要奮起精神，他要對付這個敵人。

山下是一條偏僻的公路，有時也有車輛經過，可是，馬獅龍不敢截停，他害怕又再上了敵人的車。

他步行了差不多一個鐘頭。

忽然，有一輛汽車停在他前面。

馬獅龍提高了戒備。

那司機竟連續按了六七下响號，馬獅龍回過頭來。

「馬獅龍！」那人大聲的叫着，並且迅速的下了車，奔向馬獅龍。

馬獅龍這時才發覺，駕車者竟然是史蘭花！

「妳怎麼會在這裏？」馬獅龍問。

「你怎麼也會在這裏？」史蘭花也問。

馬獅龍道：「說來話長！」

兩人迅速的上了車。

史蘭花道：「我一直在這附近兜圈，一個小時之前，山上似是傳來一陣爆炸聲，你是……」

「是，我正是從那屋子下來。」

「沒有受傷？」

「總算托賴，你怎會來這偏僻的地方兜圈？」

「我接到你公司陸經理的電話，他說你會在附近出現，想不到果然是事實。」

「他怎知的？」

「我沒有問，幾天不見你，一有你的消息，我當然是第一時間來找你。」她頓了一頓，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馬獅龍道：「你開車，我告訴你。」

「往那裏去？」

「我的貿易公司。」

史蘭花立即開車，馬獅龍把自己的遭遇約略的告訴了史蘭花。

史蘭花聽得口呆目瞪，半晌才道：「爲什麼那個范艮在死前還猶猶豫豫，不把那幕後人說出來？」

「我想他有他的苦衷。」

「如果他說了出來，我們已可以立即採取行動。」

「那也未必，那人勢力龐大。」

史蘭花道：「說出那人名字，至低限度也提供了一個方向給我們。」

馬獅龍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妳是從我貿易公司的經理處知道我的消息？」

「是的！」

「妳怎會與他聯絡上？」

「我自從失去你的踪影，到處找你，毫無頭緒，我索性到你家裏，我想一定可以等到你回來。」

「結果？」

「當然等不到你，却等到你經

理的電話。」

「他說什麼？」

「開始時，他只是說要找你，一直到今早，他才說出你會在那條公路附近出現，叫我來接你。」

馬獅龍沉吟了一會，道：「陸經理一定有更多的資料，快……」

半小時後，他們已坐在陸經理的辦公室內。

陸經理見馬獅龍無恙，道：「你究竟往那裏去了？」

馬獅龍笑道：「我一向都是行踪無定，這點你是最清楚不過的。」

「不過，這次却不同！」

「爲什麼？」

「因爲有一宗生意，非你不可。」

馬獅龍奇怪地問道：「貿易公司的事，生意的事，我一向都不理的。」

「不，這一次這宗大生意，貨主要求是一定要你出面！」

「什麼生意？」

「凍肉！」

馬獅龍心下凜然。

陸經理繼續解釋道：「其實，我們一向都沒有做凍肉生意，不過，貿易公司生意種類沒有限制，他們給我們這麼優厚條件，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可是，他們有一個重大條件，一定要馬先生你出馬。」

「爲什麼？我們做貿易，其實只是做一些文件往來工作，那用老闆親身出馬？」

「是的，貿易生意一向是如此，這一宗不同，他們只提出一個理由，那邊的收貨人，堅持如此。」

「收貨人？什麼收貨人？」

「是利物蒲一間公司，據說東家是一個猶太人。」

「猶太人？」

陸經理道：「猶太人做生意一向精明，而且麻煩多多，我本想不做，但利潤很好，我實在不忍心拒絕。」

史蘭花插口道：「你是生意人本色。」

「猶太人？」馬獅龍重覆沉吟。

「怎麼？你對他們有偏見？」

馬獅龍道：「快拿那些文件給我看看。」

陸經理從抽屜裏拿出一大疊文件，馬獅龍看了幾頁，似是自言自語道：「利城，是利城作中間人……收貨人呢？」他把文件揭至最後一頁，可是也找不到收貨人的名字，只是寫着利物蒲公司。

「你查過這公司資料？」

「我查過，不見經傳。」

「利城的公司怎樣說？」

「他們全力保證。」

馬獅龍沒有再追問，一切都是那幕後人的操縱。

陸經理問：「馬先生，怎樣？」

「我明天再見利城，然後決定。」

「你找不到利城的。」

「爲什麼？」

「因爲他去了美國，參加一個石油計劃。」

一切都是佈置妥當，馬獅龍似乎沒有其他選擇，除非他下定決心，不再理此事。

那些凍肉內的輕機，那些一排一排的電槍，假若是落在野心家的手上，不知有多少人會受害。

馬獅龍實在沒有勇氣再想下去，他不能讓這些野心家把槍械運入，讓無辜與無知的人民互相傾軋，而他們却坐收漁人之利。

他實在不能袖手。

馬獅龍道：「好，你與利城公司聯絡，我決定親自付運。」

陸經理十分高興，因爲這一宗生意足以使公司賺到兩三年的開支。

馬獅龍道：「妳去嗎？」

史蘭花道：「當然去。」

「不過，在出發之前，我們要好好部署。」

「但憑你的吩咐。」

兩人離開了陸經理的辦公室，馬獅龍道：「你來我家居住幾天。」

「好極！」

「好好休息之後，我們還要找三個人。」

「那三個人？」

「利城找不到，龍爺與曹福全相信可以找到。」

「還有一個……」

「那個在遊艇上招呼我們的柏嘉，我有信心，他大有可能是幕後操縱人。」

翌日，他們一起去找龍爺。

他們到了很多地方，都是龍爺日常出現的地方，可是，却完全沒有他的踪影。

經過一番探索，很明顯龍爺也是離開了本市，一個這麼吃得開的龍頭老大，也要聽命離開，實在是匪夷所思，這幕後人勢力實在大得驚人。

找曹福全，應該是較易的事，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連家也搬了。

也有可能，他發現家中電腦被人開動過，恐怕自己重要的秘密被洩露，所以連家也搬走了。

其實，移動他閣樓上所收藏的槍械，並不是易事，而他竟在幾日之內，一切搬妥，看來他所受的壓力，實在很大，不容他反抗。

既然連曹福全也找不到，他們本來想直接往找龍爺，但馬獅龍接到陸經理的電話，要馬獅龍立刻到寫字樓去，因爲那批凍肉的付運，突然有一些變化。

在電話內，無法說得清楚，因此，馬獅龍與史蘭花一起到了寫字樓。

馬獅龍一見了陸經理便問：

「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只是日期改變了。」

「押後？」

「不是，是提早，如果今天可以全部送下那艘巨型冷藏船的話，明天便要起行。」

「明天？怎麼可能？」史蘭花問。

「明天早上六時。」

「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今晚下船。」

陸經理道：「是的，他們會再給我電話作實。」

「他們？他們是誰？」

「是龍爺的貨櫃碼頭公司！這批貨物的付運已轉由貨櫃公司負責。」

「你究竟有沒有發現這付貨人是誰？」

「也是一間向來與我們有過生意來往的，那些貨物全是凍肉水果，全是需要冷藏的。」

「沒有貨主的名字？」

「沒有，只有付運公司。」

「為什麼會這樣？」馬獅龍問。

陸經理道：「一向都是如此。」

馬獅龍無言，陸經理把一些重要文件交了給馬獅龍，因為他是押運人，要同時出發，文件特別多。

這是瑣碎而繁複的事情，弄了整個下午。

當一切都弄妥，馬獅龍對史蘭花道：「我們還是要去找利城一次。」

史蘭花道：「不用了！」

「為什麼？」

「我剛才撥了一個電話找霍傑，結果是找不到他，卻得了一些新聞署的資料，利城今午招待記者，據說是飛往亞拉斯加。」

「他去那裏做什麼？」

「去主持一條油管的開啓禮。」

「油管？」

「是的，他最近投資石油工業，一條新油管橫跨亞拉斯加至美加，是石油工業的大事，由這位新貴去主持開啓禮，是順理成章之事。」

「三個人都不在？」

「還有霍傑也不在。」

「他好像很久沒有與我們聯絡了。」

「是的。」

「你盡量找他，我希望我們上船之前，可以與他洽商一下，至低限度，我們有一個後備。」

史蘭花點頭。

馬獅龍道：「我還有一些事情要辦。」

「我也要暫時離開，回家收拾一些東西，我會一面收拾，一面找霍傑的了。」

「好極，妳今晚仍來我家集合，隨時出發！」

馬獅龍要辦的事，其實是找柏嘉。

如果那艘大遊艇仍在本市水域之內，找柏嘉並不困難，因此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海事署。

答案並沒有出乎馬獅龍意料之外，那艘大遊船也在今早離開了本市。

換句話說，馬獅龍所認識的，知道有關這批軍火的人事，全部都不在本市之內。

這意味着什麼？

他們空巢而出？照理是不需要的，因為貨櫃船要到英國，起碼也要三十天時間，他們何必這麼早便離開？

其中有什麼陰謀？

如果猜不出這其中的陰謀，便貿然上路，是非常不智的行為。

可是，光在本市等，或者查探，也同樣不智，因為有關人等都不在，什麼也查不到，同樣不智。

一時之間，實在令馬獅龍難以下抉擇。

史蘭花在黃昏的時候來到，她已改換了一身輕便衣服，並有一個手提旅行袋。

「找到霍傑嗎？」

「沒有，他只留下了一個口訊，一切事情由我們兩個決定。」

「他去了那裏？」

「不知道，看來他是追踪這批槍械，大有可能離開了本市。」

「他也離開……」馬獅龍沉吟。

「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我只是覺得，一切都那麼湊巧。」

「我也覺得，事情可能有極大的變化，他可能來不及通知我們。」

這時，電話鈴響了。

馬獅龍拿起電話，是陸經理的聲音。

「馬先生，請你們在十一時之前下船。」

「凍肉卸下了船？」

「是的，負責的船公司，會派人來接你們。」

「你告訴了他們我的地址？」

「沒有，我只是把公司的地址……」

「好極，你眞聰明，陸經理，你仍在公司之內？」

「是的，還有好一些文件要趕着。」

「我們會立即來。」

馬獅龍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衣物，便與史蘭花往自己的寫字樓去。

他們先去吃了一個豐富的晚餐。

史蘭花忽然問道：「馬獅龍，這件事有些古怪，你有什麼感覺？」

「妳的感覺呢？」

「我只覺得，我們一切都被人操縱着，我有一個假設，我們取消這個行動，你認為會怎樣？」

「你害怕？」

「不，我只是下一個假設。」

「沒有我們，那批槍械仍然是要付運。」

「我們將會擔任一個什麼角色？」

馬獅龍想了一下，道：「肯定不是一個好角色，不過，我們呆在這裏，也沒有用。」

「最底限度，我們沒有生命危險。」

「是的，我們沒有生命危險，但千千萬萬的百姓，卻會因這批槍械而家散人亡。」

「是的。」

「如果以我自己的生命，去換取千萬人的生命，我看，無論我們將會扮演什麼角色，我認為是值得的。」

史蘭花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問道：「妳眞的害怕？妳覺得不值？」

史蘭花有點激動，道：「現代俠客這個名稱……你完全沒有辜負。」

馬獅龍淡然一笑。

史蘭花道：「馬獅龍，現在我已完全沒有了猶豫，無論怎樣，我們為了千萬黎民，一定鞠躬盡瘁。」

馬獅龍望着史蘭花，她那健碩的身型，更添英氣。

他們回到馬獅龍的寫字樓，陸經理剛好把一切文件弄妥，他們閒聊幾句之後，電話響了。

陸經理聽了之後，對馬獅龍道：「他們的車子快來，你們預備好了？」

「一切都沒有問題。」馬獅龍頓了一頓，道：「陸經理，你覺得我們這次協助押解這批凍肉，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為什麼你一直沒有發表意見？」

「我一向都是如此，因為你一向做事，都出人意表，我只是為你做生意。」

「是的，陸先生你也知道我們此行是有問題，假如這艘貨櫃船在途中有事情發生，請你知會本港的國際刑警郭先生。」馬獅龍把一張卡片交了給陸經理，續道：「假若我們一個月後，還沒有消息，你也把這卡片給他，相信他會有所行動。」

陸經理把那卡片小心收妥，電話又響。

他只說了幾聲「是」，便放下了電話。

陸經理道：「車子已來了。」

馬獅龍與史蘭花別過了陸經理。

他們到了大厦的正門，一輛貨櫃公司的小型貨客車，果然在等候着。

一切都非常正常。

他們到了貨櫃碼頭，又由另一輛車載了他們進入泊船的碼頭，仍有很多吊臂在操作，把一個個的貨櫃，吊入那個船上大冷藏庫之內。

這艘貨櫃船非常大，他們兩人竟獲派每人一間房，其實那說不上什麼房間，但至少有一張床，也有一道門可以關上。

船上的管事非常有禮貌，最後對他們說：「船在十二時正出發，有沒有問題？」

「到那裏？」

「先經印度洋，入紅海，再入地中海，直赴英國。」

這行程馬獅龍一早已知道，並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我們可以去看看那批凍肉的所在？」

那負責人道：「不用了，因為一切都是依電腦操作，而今吊臂飛來飛去……」他看見馬獅龍臉上有些不快的神色，續道：「開船之後，一切妥當，我們可以把凍肉的安排，給你一張清單。」

一切似暫成定局，馬獅龍也不堅持，道：「謝謝，有了清單，我們可以去看看。」

「那沒有什麼問題！」

* * *

這艘特別的貨櫃船依照時間開行。

開始的時候，緩慢而穩定，但一出了本市水域，船速加快。

船上有非常豐富的食物供應，兩人好像是船上的貴賓似的，受到特別的招待。

馬獅龍曾上過甲板，只見工作人員並不多，但甲板寬敞，望着茫茫大海，令人心曠神怡，可是，史蘭花似乎並不好過，特別是到了甲板，看見大海上波浪永無休止的起伏，令她無法控制自己。

史蘭花道：「我一定要到房間去，因為我不能控制自己，我實在……」

馬獅龍見史蘭花暈船，有些吃驚，看她身裁健碩，身手了得，但暈船這件事情，並不關乎體格問題，有些是天生的。

他最害怕的是，如果在船上發生特別的事情，史蘭花會變成自己的負累。

幸好船一直平安的過了印度

洋。

馬獅龍一直要求見船長，負責招呼他們的人，表示他們已知會了船長，可惜，他仍未有空接見他們，馬獅龍想了解一下船長是否知道這次付運有沒有特別的情況，可能在他的口中會找到一些線索也說不定。

當史蘭花較爲習慣了船上的生活之後，他們曾經往那個冷藏貨櫃處看，但一切都加了封，無法開來細看，馬獅龍認得那些盒子，完全沒有變動過。

經過了十一天的航行。

那天晚餐之前，有人送來船長的口訊：「請兩位貴賓往船長艙晚餐。」

在航海的傳統中，船長請吃飯，是一件相當隆重的事情，馬獅龍與史蘭花決定尊重傳統，盛裝赴會。

迎接他們的是兩個大副，他們都穿着海軍一般的制服，兩人都是高大威猛，非常英俊好看。

他們入了船長艙。

中間一張長餐桌，放了五個位。

他們四人，分別坐在兩旁，當中一個位子，當然是留給船長。

不一會，有輕盈的步聲，進來的當然是船長，他們都站了起來，表示歡迎。

進來的是一身海軍制服的船長。

馬獅龍一看，立時呆住。

這貨櫃船的船長竟是遊艇上的柏嘉船長，怪不得在出發之前，完全無法找到他，失去了他的踪影。

他一直在這艘船上工作。

「馬獅龍先生，大家是老朋友了。」

馬獅龍見柏嘉的時候，是扮作一個中東人的，而今却是以眞面目相見，他怎會如此說？

「你是……」馬獅龍仍裝作不認識他。

「馬獅龍先生，你不用再僞裝了，我們在遊艇上見過面，當時你是C先生。」

馬獅龍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柏嘉坐下，道：「大家既然是好朋友，不用客氣，史蘭花小姐，請。」

這一個招呼也把史蘭花嚇了一跳。

史蘭花看着馬獅龍，期期艾艾。

馬獅龍道：「既然是老朋友，我們也不客氣。」

他率直的承認，反而把氣氛弄得較好。

豐盛的食物送上，他們一直沒有談什麼，馬獅龍知道，外國人吃餐，是盡量不說話，這是傳統的禮貌。

當晚餐用完，他們都移到了一個小廳。

兩個大副因爲要當值，所以離去。

柏嘉船長斟了三杯酒，恭敬的遞給了馬獅龍及史蘭花，非常香醇的拔蘭地。

柏嘉船長輕輕啜了一口，道：「馬先生，我們說回公事……」

「什麼公事？」馬獅龍故意如此問。

柏嘉是個老江湖，笑道：「現今我們的貨櫃船行程有些改變。」

「什麼改變？」

「整個航程並沒有改變，只是你負責的貨物，有所改變。」

其實馬獅龍一早已有這個預感，這批軍火(表面是凍肉)是沒有理由運往英國的，不過，他仍然是表示關心與驚奇，道：「運往法國？」

「不，是瑪士蘭。」

「那是什麼地方？似乎沒有聽過。」

「是的，那是一個並不著名的港口，不過，我們收到公司的吩咐，所有凍肉，都會在瑪士蘭卸下，而你們當然是和貨物……」

史蘭花道：「瑪士蘭究竟是什麼港口，船長，你可以在地圖上指示給我們看看嗎？」

「可以。」牆壁之上剛巧有一張世界地圖，那是敘利亞的一個港口。

敘利亞，中東的一個國家。

馬獅龍道：「他們有人收貨？」

「有，這些問題我相信你們不用擔心，這個中東國家與美國仍然相當友善，你們交貨之後，一定會有人招呼你們，直送回國。」

史蘭花道：「什麼時候到達？」

「我們已經過了印度洋，因此，明天早上便可以到達瑪士蘭港，你們今夜好好睡一下，明天一早醒來，便可上船。」

在柏嘉口中，一切都似乎沒有什麼。

馬獅龍道：「那好極了，船長，我們非常感謝你對我們的照顧。」

柏嘉含笑向他們擧杯。

馬獅龍懷着相當沉重的心情回到房間，走在甲板上，一言不發。

史蘭花忍不住的問道：「馬獅龍，你認爲事情的突然改變會怎樣？」

「改變已是意料中事，不過，我想不到會在航程一半，出現改變，而且把貨物上了一個不見經傳的港口。」

「你以爲什麼人會來收貨？」

「當然是新的買家，這點到時自然會知道，我擔心的是，以我們兩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什

麼？」

「只要抓到個收貨人，問題便可解決。」

「希望如此。」

史蘭花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馬獅龍，我和你一起工作已有三兩個月，我從未見過你這麼不安。」

「是的，我實在告訴你，我並不是不安那麼簡單，而是惶恐。」

「你也怕？」史蘭花似乎有些訝異。

「爲什麼我不怕？」

「因爲你是俠客，你是英雄。」

「不，這世界上已再沒有英雄，明天，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只有一條生路。」

「什麼生路？」

「隨機應變。」

兩人在甲板之上，呼吸了一會新鮮空氣，海水相當平靜，月亮掛在半空，馬獅龍經歷過無數驚險，每次他都大約可以估計到危險的程度，敵人會有什麼行動，可是，這一次却完全不知，一切都控制在別人手上。

無知是一種恐懼。

馬獅龍也沒有例外。

史蘭花與他却是完全不同，她對明天是滿懷憧憬，雖然她沒有說出來，馬獅龍也可以從她眸子中，看到那光彩，看來她是認爲明天是抓到那些軍火商的美好日子。

有道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也許史蘭花便是初生之犢。

馬獅龍心中有憂慮，不過，他仍然好好的睡了一覺，要勝過對方，養精蓄銳是一個必備的條件。

翌日一早醒來，兩人即時上了甲板。

船速開始減慢，駛入港口。

出乎意料之外，這個港口並非一個落後的地方，只要看到沿岸的建築物，已知是一個相當先進的地方。

當船泊定之後，柏嘉船長親自來到他們的房間，向馬獅龍遞了一大疊文件，道：「這是整批凍肉的文件，當我們泊船的手續弄妥之後，凍肉便開始運上岸上，你們有責任看着所有貨物送離我們的船。」

馬獅龍道：「我們根本不知這些凍肉的數目或者其他的安排……」

「我們有幾個船員會協助你們的，不用擔心，請你們跟我到貨運的電腦室。」

史蘭花道：「之後我們會有什麼安排？」

柏嘉道：「你們不用擔心，自然有人跟你們接洽的。」

他們隨着柏嘉到了那個貨運電腦室。

室內有幾個工作人員，他們都忙碌地對着電腦螢光幕工作，柏嘉對他們說了幾句便離開。

馬獅龍與史蘭花走到房間前面的一列玻璃窗，他們可以從這列窗眺望，可以看見船的另一邊，一個缺口打開，有吊臂把貨櫃拖出來，然後再由岸上的一些吊鈎，鈎起了貨櫃，而滑向碼頭的一個倉庫。

非常先進的設備，照理由有這麼現代化的港口設備，瑪士蘭這這個港口應該是非常出名，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馬獅龍正細味着這個原因。

這些貨櫃是裝載凍肉的，本身已有冷藏設備，而船的本身也有冷倉，因此處理這些貨櫃，是要經過特別安排，不經人手是一個特色，這個特色，正好是給歹徒們用來走私軍火，那實在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室內五個電腦人員，其中一個並不需要不停的按電鍵，而其他四個一有問題，便要向他發問，看來他便是這組工作人員的領導者。

馬獅龍趁着他稍有空閒，便問道：「這批貨物大概要多少時候才可以全部運上地上的倉庫？」

「這批貨物極多，據我的估計，一直要到傍晚。」

「傍晚？」

「是的，如果沒有電腦與電臂的幫助，我看五天也未必能夠完成。」

史蘭花道：「你可以把這批貨物的付運人及收貨人的資料給我們核對一下嗎？」

那人有點猶豫，但他却仍然立刻下了決定，道：「可以，你們稍等一下！」

他按了一連串的電鍵。

不一會，印字機那邊，發出了一些高速打印的聲音，一張印備了字的紙慢慢升了上來。

那人把紙撕了下來，看了一看，便遞給了史蘭花，史蘭花接過，把柏嘉船長交給她的資料仔細校對的看過。

馬獅龍道：「我看這些資料沒有用的。」

「爲什麼？」

「因爲這全是一些官樣文章，付貨人與收貨人，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公司名字。」

「是的，不過，有一點非常奇怪。」

「什麼？」

「柏嘉說過，貨物應是運去英國利物蒲的，事實上他並沒有吹牛，可能是中途發生了變卦！」

馬獅龍接過文件，看了一會，果然是如此，他沉吟了一會，才道：「無論是運往那裏，始終是……」

「對我們兩人，他們會採取一些什麼行動？」

「傍晚便會知道。」

兩人一直在這貨運電腦室內，午餐時份，有人特別送餐來，招待仍然不錯。

直到太陽下山，貨櫃的工作才接近尾聲。

忽然，室內電話響了。

那位主要負責人接聽，他只是唔唔哦哦的應着，然後遞了給馬獅龍。

馬獅龍接過，道：「喂？」

是柏嘉船長的聲音：「馬先生，一切都快要完工，請你往陸上的貨運站簽妥一些文件之後，我想你們的任務便完成了。」

「這麼簡單？」

「是的，便是這麼簡單，這地方離開科威特不遠，你們應該趁這個好機會，遊覽一下這個富有的國家。」

「我們怎樣回去？」

「那裏的工作人員會爲你們準備一切，不用擔心，你們現在可以一直往陸上的貨運站。」

電話已掛斷了。

貨運電腦室的門開了，有人進來。

那人道：「兩位請跟我來。」

馬獅龍與史蘭花跟着那人，經過走廊，直上甲板，從甲板的吊梯，通往岸上。

那人在吊板上看着馬獅龍與史蘭花離去。

他們甫一踏上岸上，便有一輛黑色的房車駛來，停在他們的跟前。

那司機下了車，恭謹的來開車門，讓他們進了後座，那人是個中東人，並不懂英語。

他們上了車，車子平穩地駛往那陸上的貨運站，看來並不遠，但也要三分鐘左右。

司機用手勢示意他們進入那貨運站，這間只有兩層高的建築物，前面的一座，看來是辦公室，後座非常龐大，看來是倉庫。

馬獅龍道：「史蘭花，小心！」

史蘭花點了點頭。

他們入了建築物，裏面是非常現代化的辦公室設備，燈火通明，那時已是傍晚時份，兩邊的大辦公室內，並沒有人在工作。

忽然，辦公室的盡頭處，有一道門開了，有一個中東人用生硬的英語向他們道：「馬先生，史小姐？」

他們只是點頭回答。

那人道：「請來這邊，你們來這裏簽字便可以……對不起，因爲已是下班時間，沒有人來招呼你們。」

馬獅龍與史蘭花入內。

那是一間中型的辦公室，室內只有那個中東人。

他們坐在辦公桌前的椅子。

那中東人道：「你們等等，我去拿咖啡。」

馬獅龍正想說「不」，那人已出了外面，並關上了門，一時之間，他們只好等待。

過了一會，門開了，進來的卻並不是那中東人，馬獅龍已發覺不妥，可是，那人閃身入內，身手敏捷，接着入內的兩人，更是步伐迅速。

三人一進來之後，門即關上。

爲首的一人道：「馬獅龍、史蘭花？」

兩人並沒有表示。

那人從口袋裏拿出了一張證件，道：「我是FBI的洛桑。」

其後的兩人也拿出了證件，道：「我是巴曼，英國情報局。」

「我是高斯，也是英國情報局的。」

「你們……」馬獅龍道。

洛桑道：「馬獅龍、史蘭花，我們正式拘捕你們兩人，從現在開始，你們說的話可能成爲呈堂證供，但你們也可以保持緘默。」

史蘭花道：「我們犯了什麼罪？」

洛桑道：「私運軍火！」

馬獅龍聽了，心中凜然，道：「證據？」

「外面的凍牛肉牛扒，都是證據！」史蘭花道：「我們只負責押運。」

巴曼道：「請你們合作……」他拿出了手銬。

高斯閃身上前，也向馬獅龍道：「請合作！」

馬獅龍知道，讓他們上了手扣，將會是百詞莫辯，他欠一欠身，伸手出來，快速的發了兩拳，打中高斯的心口，這兩拳勁力非凡，使高斯氣爲之窒。

史蘭花也非常機警，當她一見馬獅龍欠身，她已知道是動手的時候。

她出拳更狠。

她從下而上，一拳打向巴曼的鼻樑，一時之間，巴曼鼻血狂湧，史蘭花再加一拳，仍是他的鼻樑，那人暈了一陣，退向後面。

洛桑喝道：「勿動！」

他的腋下已多了一挺小型輕機。

不過，馬獅龍與史蘭花仍然撲前，火光一亮，一連串的子彈射出。

馬獅龍與史蘭花分別滾開，以那張大寫字枱作爲掩護，洛桑叫道：「站起來。」

那知道他自己也站不起來了。

因爲馬獅龍與史蘭花已分別從兩邊竄出，一人拉他一隻脚，使他

倒了下來。

洛桑情急之下，向天花開了了幾槍。

震耳欲聾的聲音，使馬獅龍與史蘭花都定了下來，不過，他們仍然沒有放開洛桑的脚。

馬獅龍一個手刀劈下，打中他小腿上五寸下五寸的地方，他整條右腿都痲痺了，他趁此良機，一手已奪了他的機關槍。

馬獅龍迅速的站了起來。

史蘭花也不弱，她也從枱下竄了出來。

只有洛桑仍在枱底之下。

馬獅龍用機關槍指着他，喝令道：「快起來！」

洛桑故意慢慢的起來，他想伺機而動。

馬獅龍知道，再不能給人任何機會，又再喝道：「趴在牆上！」

洛桑站起來，他實在有勇氣，趁着自己身未站穩，便返身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早已提高了戒備，他一動馬獅龍也動，馬獅龍稍爲向上一躍，以右手肘鋤下，洛桑又再倒下。

史蘭花也非常機警，當馬獅龍控制着洛桑，倒在地上的兩個人，似是甦醒，她竄身上前，一人送上一脚，兩人又再度無聲倒下。

她先繳了兩人身上的槍械。

「怎辦？」史蘭花道。

「妳先拖這人過那邊，穿上他的衣服。」馬獅龍道。

不用解釋，史蘭花便明白，不要看她身材健碩，做起事來，却是非常快捷俐落。

當她換妥之後，馬獅龍道：「你來看住這洛桑，他是三人之中最重要的。」

史蘭花依言，接過馬獅龍的機槍，指着地上的洛桑。

馬獅龍自己拖了另外的一人，也把他身上的衣服脫下，穿在身上。

馬獅龍道：「我們扮這兩人，威脅洛桑上路。」

「這兩個呢？」

「我看他們也只是爪牙而已，你用膠布封住他們嘴巴，用繩索綁好他們。」

這是個辦公室，膠布倒是容易找，先封了他們的口，又再找到一些尼龍繩，把兩人捆了。

馬獅龍把桌上一杯水，潑向洛桑，他立即醒來。

馬獅龍叫道：「你再輕舉妄動，只有吃苦頭。」

洛桑也算聰明，道：「我也只是一個打工的。」

馬獅龍道：「好極，你現在改爲打我的工。」

「怎樣？」洛桑茫然。

「依我吩咐去做。」

洛桑道：「好極！」

「你們打算把我們兩人制服之後，送往那裏去？」

「往那裏去？」洛桑反問，然後道：「當然是拉你們到我們辦事處。」

史蘭花道：「什麼辦事處？」

「英美情報局……在這中東的辦事處。」

「你還嘴硬？」史蘭花作勢要使他吃苦頭。

洛桑急道：「我眞是FBI，他們兩人也眞是英國情報局的人。」

史蘭花把兩個證件拿了出來，道：「他並沒有吹牛，這兩人眞是來自英國情報局。」

馬獅龍道：「你既是FBI的人員，你們怎會知道這宗軍火走私？」

「當然是可靠線報。」

馬獅龍道：「這種大規模的軍火走私，我相信你也明白，並不是這麼容易便得到那麼準確的情報。」

「我明白，而且我們也有代價。」

「什麼代價？」

「我們雖然可以拘捕主犯，沒收槍械，但也一樣要付出一筆線報費用。」

說到這裏，馬獅龍已開始有些明白，叫道：「好一個毒計。」

「什麼？」史蘭花與洛桑異口同聲地問。

馬獅龍道：「暫時很難解釋，洛桑，我們來一個交換，你我暫時化敵爲友，你既可拉到眞正的主犯，也可沒收槍械，却不用付線報費。」

洛桑道：「有這麼好的交易？」

馬獅龍道：「其實我也是來偵查這宗大規模軍火走私案件，希望可以找出幕後人，而那些幕後主腦，却利用我們，將計就計，使我們作了替死鬼。」

洛桑也是個十分聰明的人，道：「眞正的主犯，其實是提供情報的人。」

「是的，他們可能仍有大計劃，既可把我們兩人交給了FBI，代替了他們，而他們還想要回這批槍械。」

「對……大有可能！」洛桑眸子閃動。

史蘭花追問，道：「快說出來！」

「他們要我們拘捕你們兩人之後，便與一個叫范艮的人接洽。」

「范艮？他已死了。」馬獅龍道。

「什麼？你怎知道？」

馬獅龍道：「他臨死之前，還想把主犯說出，可惜他無法說出。」

史蘭花問道：「你們怎樣接觸范艮？」

「把這大貨櫃凍肉駛往一個貨倉。」

馬獅龍道：「對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他們雖說是要收你們的情報費用，其實也是在利用你們把槍械再運遠一些，然後趁機會搶回槍械。」

洛桑一想，也覺是甚合邏輯，道：「既然是他們將計就計，我們何不也將計就計？」

馬獅龍道：「好極，我們一起把貨櫃車駛往你們約定的地點，因爲是要搶回這些槍械，事件極爲嚴重，主犯或者是幕後人，一定現身。」

洛桑伸出了手，道：「合作愉快！」

他也把手伸向史蘭花，史蘭花與他一握，道：「我想他們也可以跟我們合作。」

她上前欲解開兩人。

洛桑也上前，把他們的協定簡單的說了一遍，這兩個英國情報局的人員，其實也是聽命於洛桑，當然沒有什麼異議。

史蘭花解開了他們，連聲道歉。

洛桑道：「我們出發吧。」

他帶着衆人，到了後面的大停車場，那裏已經停了一輛非常巨大的貨櫃車，拖着兩個四十尺長的貨櫃，看起來眞像一列火車。

洛桑道：「駕駛廂內有四個座位，廂內後面有一個還可以稱得上休息室的地方，我們三人輪流駕駛，你們可暫時休息。」

馬獅龍與史蘭花先上了休息室。

洛桑三人上了駕駛室，先是洛桑駕駛，離開了這個碼頭貨倉。

出了城市範圍，便開始看到沙漠。

怪不得一個這麼現代化的海港碼頭，並不太出名，那是因爲附近是沙漠，看來這個海港碼頭，軍事任務比民事任務重要得多。

汽車一直通宵行駛。

天亮時到了一個加油站，那並不是普通公路旁的加油站，假若他們不是早有聯絡，根本不會知道這一幢小小的建築物，竟是一個龐大的加油站，油庫是藏在地底，因此並不容易發現。

再駛了一個上午，仍然是茫茫沙漠，又再加油一次，並且把兩輛拖車充電，因爲這是冷藏的東西，全靠汽車的發電機來供應能源，但經過差不多廿四小時，電源已弱，因此要充電，才能保持冷藏的功能。

洛桑道：「馬獅龍，傍晚時份，我們便到了約定的地點，你們好好準備一下。」

史蘭花道：「好好吃一頓才是。」

他們在路途上也有吃過東西，不過，只是一些發硬的麵包，非常鹹的火腿乾。

洛桑道：「再過一小時車程，我們便有好東西吃了。」

五人又再上路。

一個小時之後，他們果然看到另一個城市。

他們下了車，在一間小餐廳中用膳，這小餐廳只是供應一些熱湯與煎羊扒，但對他們來說，已是上好食物。

再上路時，各人都有點緊張。

馬獅龍看出他們緊張，安慰道：「你們依照原來計劃，我會看情形而向你們暗示。」

史蘭花道：「我也非常心急，不知道范艮口中想說的那個人究竟是誰？」

* * *

大貨櫃車在一列平房式的貨倉停了下來，那並不是一座起眼的建築物。

洛桑道：「馬獅龍，依照原定計劃，我們三人押你們二人入內，證明一切手續辦妥。」

馬獅龍道：「好極！」

兩人把手收向後面。

洛桑在前，馬獅龍與史蘭花在中間，巴曼與高斯在後。

進入了這座外表平凡的建築物的門，却是另外一個世界，因爲這裏面的裝修是美侖美奐，非常現代化，通道上有荷槍的守衛。

有人上前，並沒有說話，但洛桑拿了一些東西給那人，那人接過，示意他們站在那裏。

不一會，那人從那個房間出來，並且示意他們內進。

洛桑回頭望了馬獅龍一眼。

馬獅龍用眼色表示：依計劃行事。

當他們進入那房間，史蘭花幾乎叫了出來，因爲面前三個人，是筆挺西服的利城、龍爺與曹福全！

洛桑遞了一份文件給利城，利城似乎不用看，便簽好名字，交回給他。

然後，利城用簡單的英語道：「請給我一些時間。」洛桑點了點頭。

利城向馬獅龍道：「馬先生，你不覺得奇怪嗎？」

馬獅龍昂起了頭，道：「沒有什麼奇怪，這件軍火走私案件你們插手，是意料中事……這點我早已查到。」

龍爺道：「你查到又怎樣？」

曹福全也插口道：「史蘭花，你的電腦技術實在不錯，我只是可憐妳，沒有給那白蜥蜴嚇死。」

衆人都笑了起來。

史蘭花笑道：「白蜥蜴也沒有什麼，牠還懂得獨斷獨行，沒有被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史蘭花話裏有刺。

馬獅龍也趁此良機，火上加油道：「你們只是小小的棋子，賺幾個臭錢，根本不值得與我們多言，我只是奇怪，你們三人，與我毫無瓜葛，竟要選擇我，作爲陷害的對象？」

三人被馬獅龍的話刺激，有點惱怒。

他們三人在他們的行業上，一向是自高自大的大哥，那會是小小的棋子？

龍爺第一個忍受不住，道：「我們陷害你？馬獅龍，你實在看得自己太重了！」他頓了一頓，道：「本來，我們都想讓你死得不明不白，但你而今仍是口硬，那便讓你死得清清楚楚。」

馬獅龍笑道：「棋局未終，我從不言敗。」

這話令利城忍受不住，因爲他自己一向認爲，每一次的行動，他都計劃得井井有條，而今是勝算在握，他滿是信心道：「馬獅龍，你提醒了我，免致夜長夢多，我們並不是陷害你，是一次大報復。」

「大報復？」對馬獅龍來說，果眞有點新鮮。

利城道：「我幾次大買賣中，都是被你弄壞的。」

「什麼買賣？」

「現在告訴你也不要緊，毒品、鑽石……」

馬獅龍想起他「冰鑽」的故事，原來最終的幕後人仍然是他。

「還有，我派過很多人去『洗錢』，都是被你一一破壞。」馬獅龍也想起「洗錢」的故事，那是把他們見不得光的錢，經過賭場或其他途徑，變作來源合法的金錢。

利城似乎是越說越氣憤。

龍爺接口道：「馬獅龍，你與我總算是相交一場，你是我一生中最痛恨的人。」

「爲什麼？」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因爲我的整個地下王國，也是給你破壞的。」

「你的地下王國？呀，你說的是你那幫無惡不作的黑社會，黑社會瓦解，是社會之福，也是你的福緣。」

「我一直忍受着，也是爲這一天！」龍爺發出一陣笑聲，笑聲充滿了快意。

史蘭花插口道：「曹福全，你是個青年人，從外國回來，馬獅龍沒有得罪你吧。」

「他？一直是令我牙癢癢的！」

馬獅龍也實在奇怪，這個青年人，與自己的行俠仗義，應該是全扯不上關係。

曹福全道：「我在大學的時候，已開始爲人設計各種不能在市面上找到的軟件，起初，我的每一次設計都很成功，但一碰到你，就全然失敗了。」

「你把我說成一個電腦怪魔了！」

曹福全道：「你沒有這麼大的能力，馬獅龍，你用卑鄙的手法，盜去我設計的軟件，找人解開密碼，不斷破壞我的成就，假若沒有你，我早已成爲另一個矽谷的主人，雄霸電腦天下。」

所謂「矽谷」是美國電腦製造的集中地，世界著名的「蘋菓」電腦也是在矽谷建立王國。

「啊，原來如此，我開罪三位，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告訴了我，總算讓我知道這個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你們實在讓我高興。」

利城道：「死得明明白白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馬獅龍冷笑道：「我一生對付罪惡，無論是電腦或是毒品，無論是黑錢或是軍火，我們是死對頭的了，你我之間，似乎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利城道：「你還有！」

馬獅龍道：「選擇？選擇什麼？」

「選擇死的方法！」龍爺道。

馬獅龍竟然舉起雙手，他的雙手本是詐作被手扣扣着，而今一動，三人愕然。

但史蘭花却是機警異常，手中已多了一柄槍。

三人在愕然之中，臉上呈現了驚悸。

不過，最鎮定還是利城，畢竟他是做慣大買賣的人，龍爺也不差，但也退了一步。

曹福全是個初生之犢，想撲過來。

史蘭花一槍射出，射中他的左腿，他仆了下去，其餘兩人知道，事情並非他們想像中那麼完美。

史蘭花道：「曹福全，而今你是白蜥蜴了。」

曹福全臥在地上的模樣，像那隻白蜥蜴。

利城道：「你們三人……」

洛桑道：「利先生，你也太小看我們，我們也是釣大魚的人。」

馬獅龍道：「利城，你以爲出動到英國美國情報局的人，便會置我們於死地，永不翻身，你的心腸眞是險惡毒辣，我說過，你們是棋子，你們並不是下棋的人。」

利城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是嗎？你眞的想看到眞正控制這盤棋的主人？」

馬獅龍仍未回答，却有人代他

回答。

這大辦公室的盡頭處突然敞開了一道門，門外站着一個人，他身後却有幾十個人。

「我便是整個棋的佈局者。」

聲音相當熟，不過，那人戴着毡帽，一身黑色西裝，一時之間，難以辨認。

他慢步上前，後面的槍手跟着。

他舉起了手，槍手停了下來，他是一個極有氣派的人，利城、龍爺與曹福全，本都是獨當一面的人，但在這個人的面前，他們都變得像爪牙，像嘍囉。

「洛桑……」那人道。

洛桑道：「對不起，霍先生，上頭的命令有所改變，我們一定要把眞正的軍火交易者帶回去。」

馬獅龍心中一凜……

霍先生？

馬獅龍忍不住的叫道：「霍傑？」

霍傑脫下了黑眼鏡，果然是霍傑，神采飛揚的霍傑。

一時之間，馬獅龍實在想不透，爲什麼是霍傑，這個委托自己查案的人。

霍傑道：「洛桑，你們要的人豈不是在你眼前？馬獅龍、史蘭花，一樣可以讓你們向上頭交代。」

洛桑想說話，但被霍傑所阻止。

霍傑續道：「馬獅龍，以你那麼聰明的頭腦，也想不透這件事……好，我也讓你死得明明白白，我的身份……也許你不能明白，我是一個掮客，也就是你們所說的經紀，不過，我並不是爲我自己工作，而是爲我們的國家，我把我們國家內所生產的軍火推銷出去，也去買一些其他國家所生產的先進武器回來，那是我眞正的身份。」

找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續道：「但我並不是像利城這麼一個商人的模樣，我是個外交官，不，也不能算正式，是……」

馬獅龍開始明白。

霍傑又道：「我這麼一個人物，很多國家元首都想捉到我，其實不是要我性命，而是作爲一個人質，一件證物，證明我代表的國家，雖然是簽了國際性的限武條約，但仍暗中製造軍火，販賣軍火。

「我這個人不重要，但我作爲證物，作爲人質，却是十分重要，如果美國、英國或其他國家，抓到我的罪證，他們便可以以我的罪證作爲其他的談判，最近各地不斷的動亂，軍火來源是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爲軍火，他們要抓我，當然，我不會讓他們抓着，不過，爲了我的安全，爲了整件事不了了之，我一定要找一隻代罪羔羊，一個有份量的人……」

他望着了馬獅龍。

「我？」

「是的，你是一個最好的人選，當你被捕，公開在世人面前，人們都會慨嘆，一個行俠仗義的人，背後竟是一個爲國家買賣軍火的掮客，人們會嘆息，但又相信。」

馬獅龍道：「這正是天衣無縫的計劃。」

「當然，因爲我一直在下這一盤棋，一個眞眞正正操縱棋子的人。」

「一開始，我便是你心目中的獵物？」

「是的，我一直把你用作一隻卒子那樣，過了河，永不再回頭。」霍傑狂笑，對自己的計劃非常欣賞。

他笑完之後，對洛桑道：「洛桑、巴曼，你們兩人工作極好，我要的是活口，你們眞眞正正的做到了。」

洛桑上前，深深鞠了一個躬，霍傑的臉仍然保持着笑意，因爲一切都在他手掌之上，他可以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他是一派躊躕滿志。

洛桑道：「對不起，霍先生，我要拘捕的還是你。」

「你開玩笑？」霍傑笑意仍在。

「不……」

巴曼與高斯一湧上前，手中持槍。

霍傑猛然一退，後面的十多人已成他的護甲，而且已有人開火。

頓時，所有在場的人，都或撲或蹲，在地上找了個暫時可以蔽身的地方。

霍傑道：「爲什麼你們要這樣做，馬獅龍出的報酬，我出十倍。」

槍聲又起。

馬獅龍閃身走近利城低聲道：「只有你我合作，才有生路。」

利城也知道，就算合作，生路也不明朗，他道：「逼他們出這辦公室，往走廊盡頭，或許有辦法。」

這時，霍傑在人手方面，武器方面，是佔盡上風，他們八個人，就算全力一齊出擊，也是落得血肉模糊的收場，馬獅龍心生一計。

他從衣領上抽出飛鏢，飛鏢擲向他們當中，着地之後，便發出了濃煙。

馬獅龍高聲道：「衝出去！」

煙霧瀰漫，霍傑那邊的人不敢亂開槍，一見有人影衝出來，便往後退。

洛桑、巴曼與高斯三人爲首，火力十足的衝出去，霍傑的人一直退向走廊盡頭之處。

利城閃身往右邊的牆壁，只見

他一按牆上一個暗掣，霍傑那班人所站的地方，突然下陷。

下陷處，竟是一個大繩網。

這是利城處心積慮，一個保護自己的方法。

馬獅龍見了，心內靈光一閃，叫道：「跳上那些柱上！」他首先以身示範，撲上一條柱上。

史蘭花隨着，洛桑、巴曼與高斯也十分機警。

只見利城再撲向另一邊，又像是按下一個暗掣，本來他們與龍爺及曹福全同在一起，而今他們分開，只剩下他兩人，又落下了另一個繩網。

利城見馬獅龍警覺得快，已把手槍指向馬獅龍，並迅速開槍。

馬獅龍早已知道，這是利城的地方，他當然是佈置好一切，他拔出另一支飛鏢的速度，比他開槍更快。

槍是開了，但因飛鏢插入了他的手背，大失準繩，竟然直射向龍爺的身上。

龍爺狂號：「你爲什麼要殺我？」

利城想回答，但已來不及，因爲曹福全有兔死狗烹的感覺，先下手爲强，開了一槍，射中利城。

霍傑那邊的人也因槍聲而四散，在大繩網內，霍傑擠在人堆中央，被壓得死去活來。

洛桑道：「拋下手槍，我們要的只是霍先生。」

衆人暫時停止了騷動，有人拋下手槍。

馬獅龍走近那個牆上按上暗掣，道：「只是能抓住霍傑，所有人都可以走。」

這話十分有效，馬獅龍把那繩網放下，慢慢的把繩網解開，衆人都拉住了霍傑。

洛桑上前，把他上了手扣。

霍傑不愧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道：「洛桑，你幫助馬獅龍，並不是爲了正義？」

他搖了搖頭。

「爲了金錢？我可以給你十倍，甚至百倍。」

他仍然搖頭。

馬獅龍道：「我也不明白。」

洛桑似乎是不願說，不過，他最後仍是嘆了一口氣，道：「我這樣做其實是十分自私……我們在情報局工作的人，尤其是這些卧底性質的工作，是永無翻身之日，除非是死了的那一天。」

「天下有無數的僞冒身份證明。」

「不，那些僞冒的，終於有一天會被人揭發，但政府答應，我們拘捕了霍傑之後，可以有一個新的身份，他們給我們的錢雖不多，但足夠生活。」

巴曼道：「爲了我們下半生有正常人的生活，我們不得不拘捕你。」

「爲什麼一定要抓我？」霍傑問。

「因爲你是一個眞正的軍火掮客，他們有了你的一切身份證明，沒有人能假冒你。」

霍傑滿臉驚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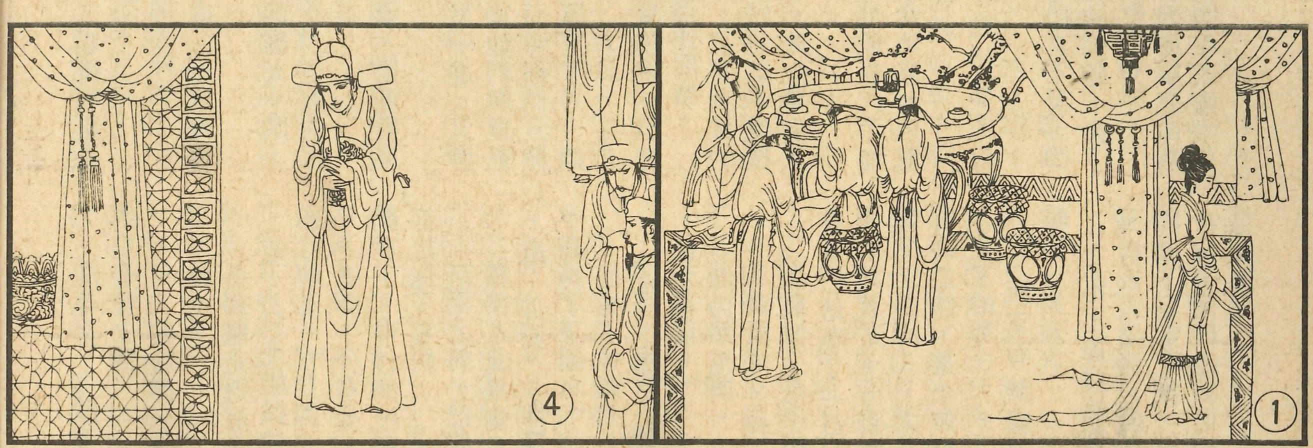
馬獅龍道：「其實，你也未必一定倒楣，因爲你也是一顆棋子，看看這政局如何，也許你會無聲無色的消失，但也許會成爲英雄。」

（全文完）

再生緣之四

任明・編繪

昏君試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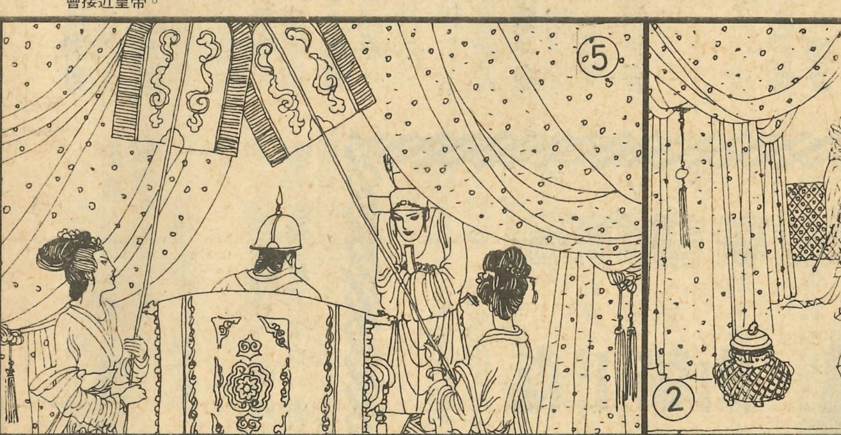
1　第三集《麗君入贅》最後說到正宮娘娘難產身亡；太后受驚得病，四位太醫越治越重，病情十分危急。

2　話說這日早朝之上，成宗焦急萬分，說：「衆卿家！你等可知朕之大大不幸嗎？萬壽宮中太后千歲病勢沉重，你等若有良醫，速速保薦上來，誰能醫癒國太重病，加官受賞。」



3　文武大臣的親友中良醫甚多，但他們個個擔心如若保薦上去，萬一醫不好，就會有殺頭之罪，所以面面相覷，竟無一人敢於舉薦。皇帝大為不悅：「你們俸高職顯，却連一個醫家也舉薦不出，眞是豈有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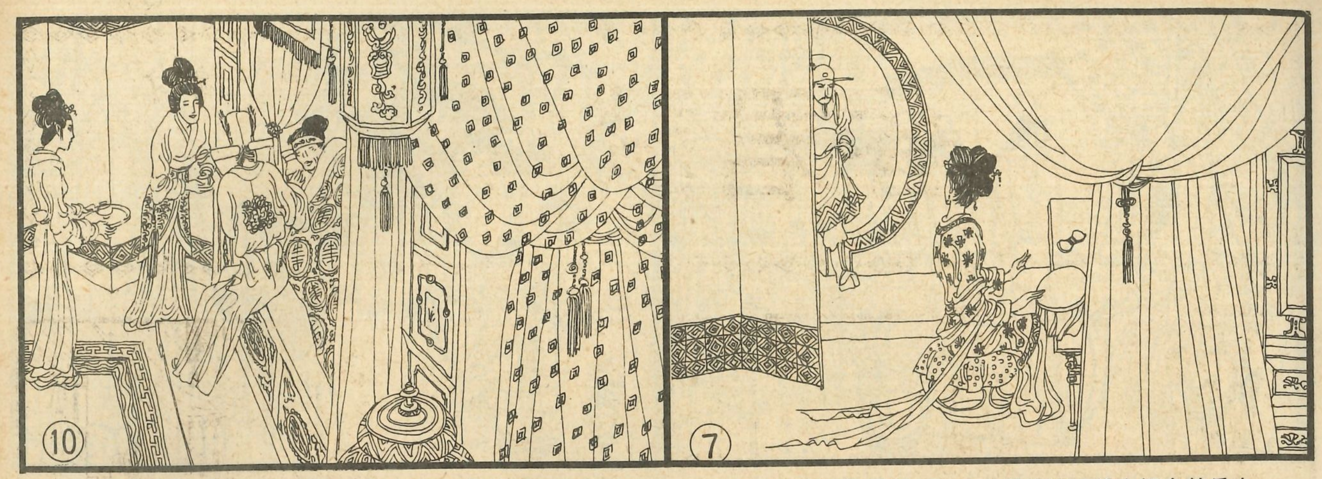
4　這時，新科狀元酈明堂，也就是孟麗君，聽皇帝如此一說，便站了出來：「旣食君祿，當報君恩，臣略知醫道，願爲太后治病。」原來，孟麗君一直爲無力搭救皇甫少華而發愁，此刻便毛遂自薦，好借此機會接近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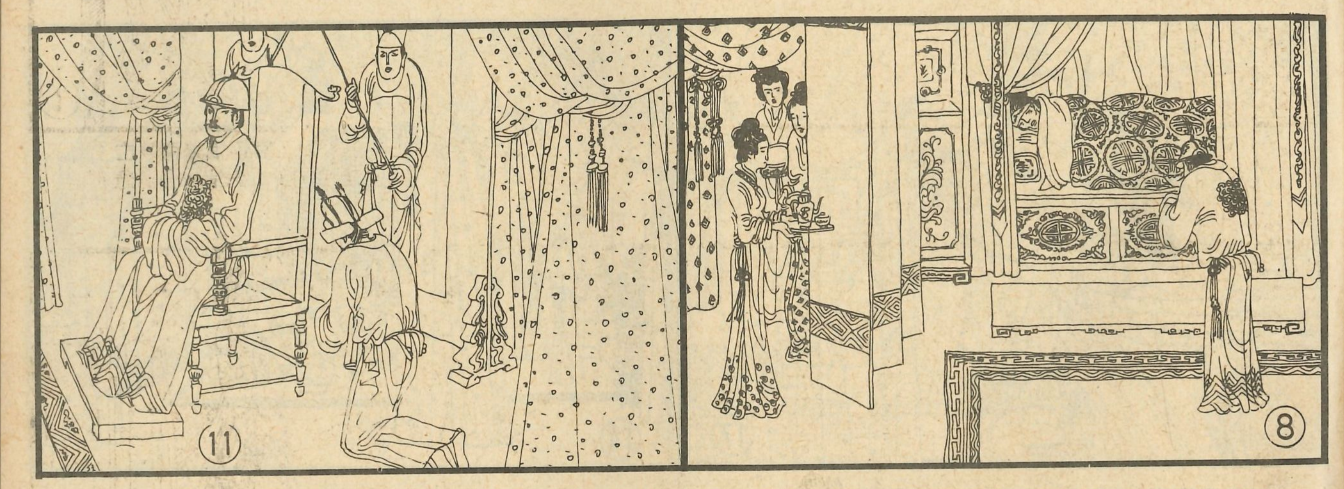
5　成宗一聽，半信半疑，問：「你眞會醫道嗎？」孟麗君答道：「臣自幼學習醫道，略知一、二。」成宗見她口氣不小，一時又找不着良醫，便決定帶她進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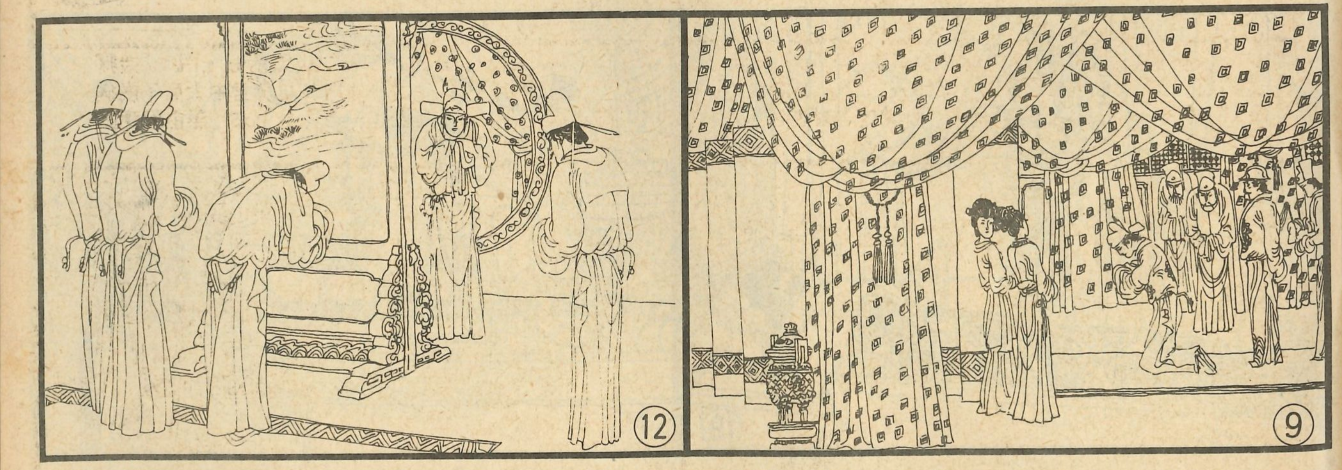
6　早朝散後，孟麗君隨成宗走進後宮。文武百官議論紛紛，有人說她愛出風頭，有人說她膽大妄爲；最着急的是宰相梁鑾，暗想：女婿眞傻，別人躲還躲不及，你還要往上撞。



7　梁鑾匆匆回府，直奔女兒堂樓，將女婿自薦爲太后治病的事告訴了映雪，映雪見爹爹憂心忡忡，便說：「爹爹盡管放心，若說醫道，她是十分精通的。」



8　却說成宗來到萬壽宮向母親稟明：請的郎中是新科狀元酈明堂。太后聽了不覺生疑：狀元怎麼會治病？但是轉而一想：旣然來了，就讓他試試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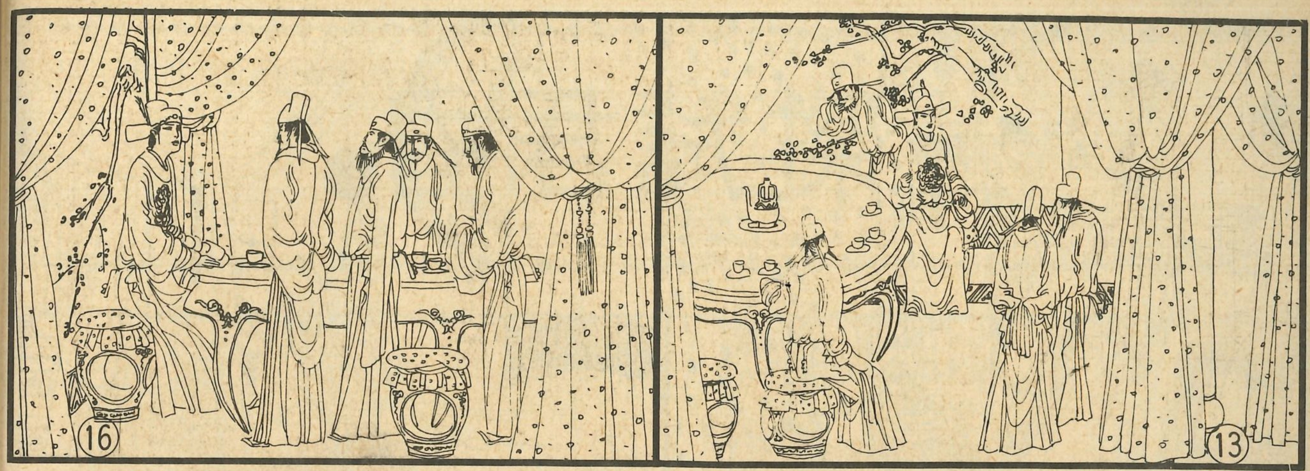


9　成宗先把太后的病情告訴了孟麗君，然後請她到太后床邊就診。孟麗君走到太后床前，口稱國太千歲，跪了下去。

10　孟麗君爲太后診完脈，俯身請太后把舌苔給她看看，太后聽新狀元說話聲音清俏，便睜開了眼睛，她發現新狀元長得十分秀麗，不覺非常喜歡，病似乎也輕了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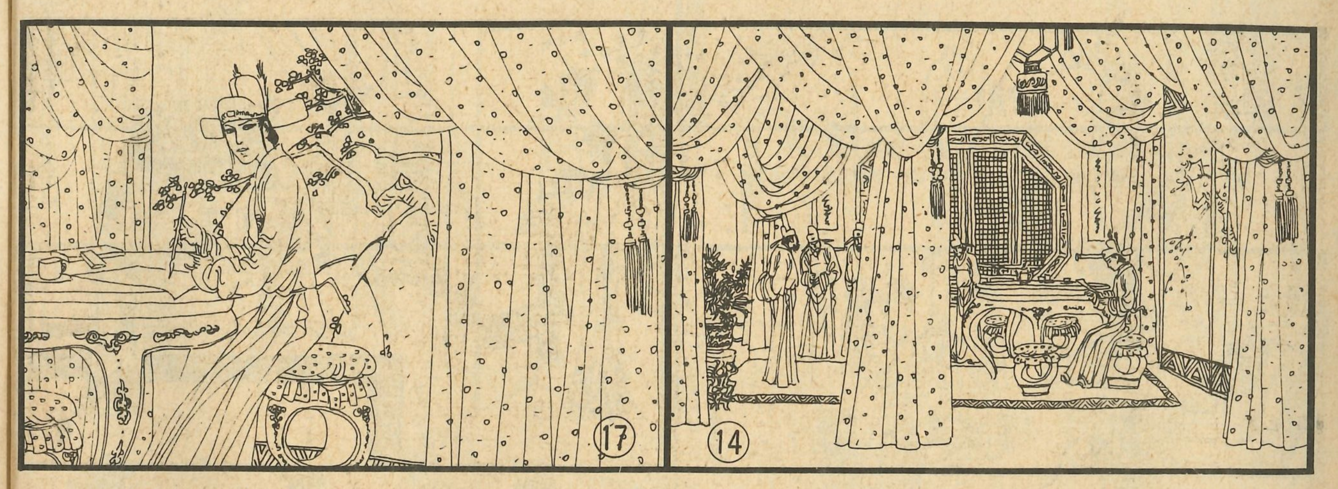
11　孟麗君見太后舌苔黃而厚膩，臉色緋紅，知她是受驚不安，積食過重，虛火上升，病情十分沉重，便主張消食安神。成宗仍有些不放心，要孟麗君與四個太醫共議藥方。

12　四位太醫此刻正在偏殿高談闊論，見太監引孟麗君來到，便問有何見敎？孟麗君說：「晚生奉旨爲太后醫病，是來與各位前輩共商藥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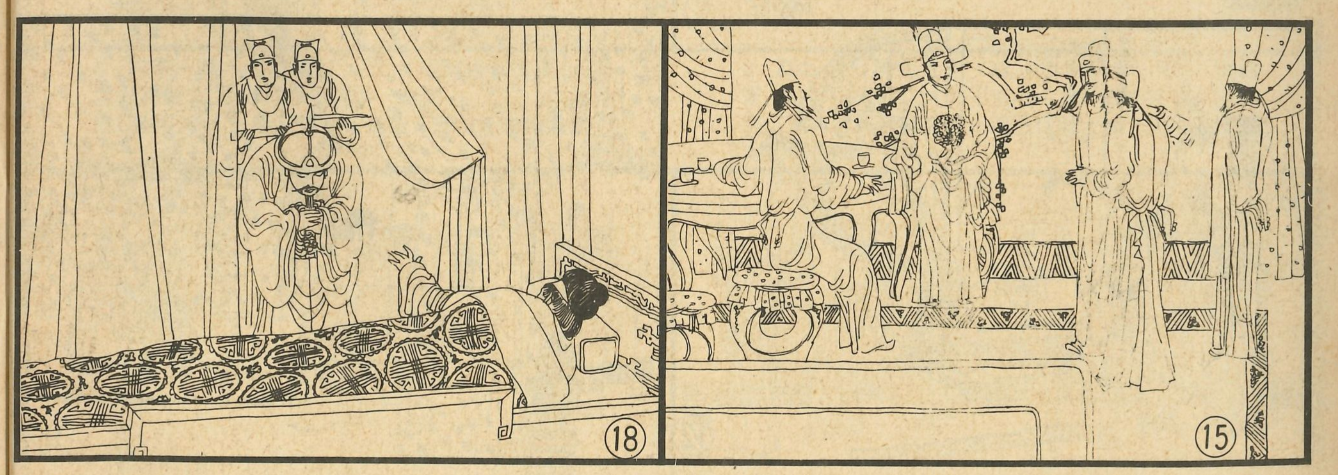
13　四太醫一時間呆住了，想不到新狀元小小年紀還會醫道，便問：「請教狀元公，診斷太后是何病症？」孟麗君却先要看看他們的方子。

16　麗君自知失禮，忙說：「晚生失禮，冒犯四位先生，請多多原諒。」太醫們悻悻地說：「應當教訓我們，狀元公天才，就請開張方子，讓我們也領教領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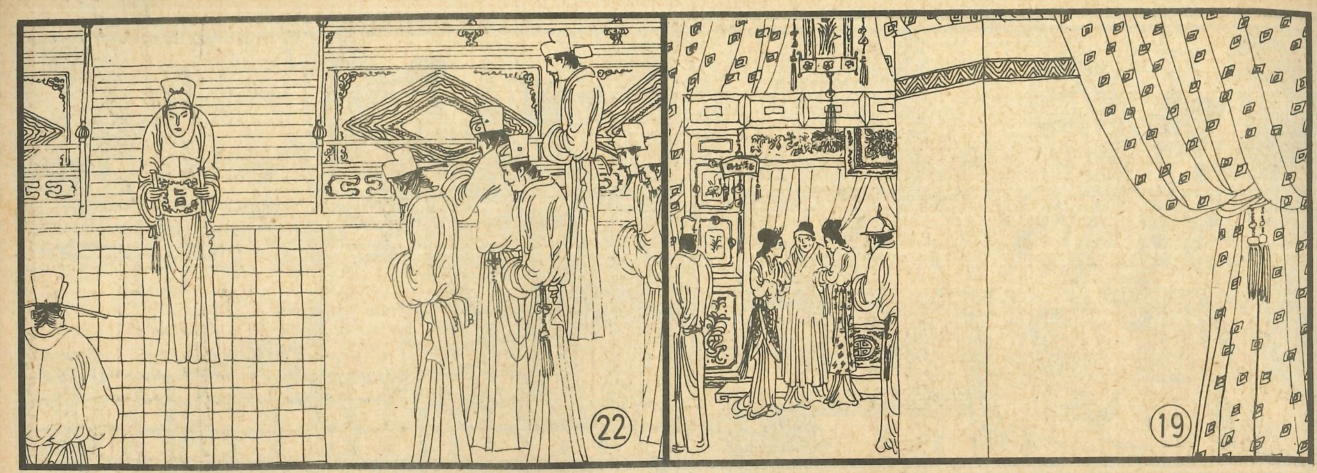
14　四太醫不以爲然地將藥方拿給她看。麗君一看，七張方子竟全是補藥，心想：你們這些庸醫，太后分明是受驚積食，你們却濫開補藥！不覺指着藥方上的用藥十分生氣，誰料想竟把一張藥方給劃破了。

17　麗君原想與他們共同商議，但是他們在一旁冷嘲熱諷，祇好獨自提筆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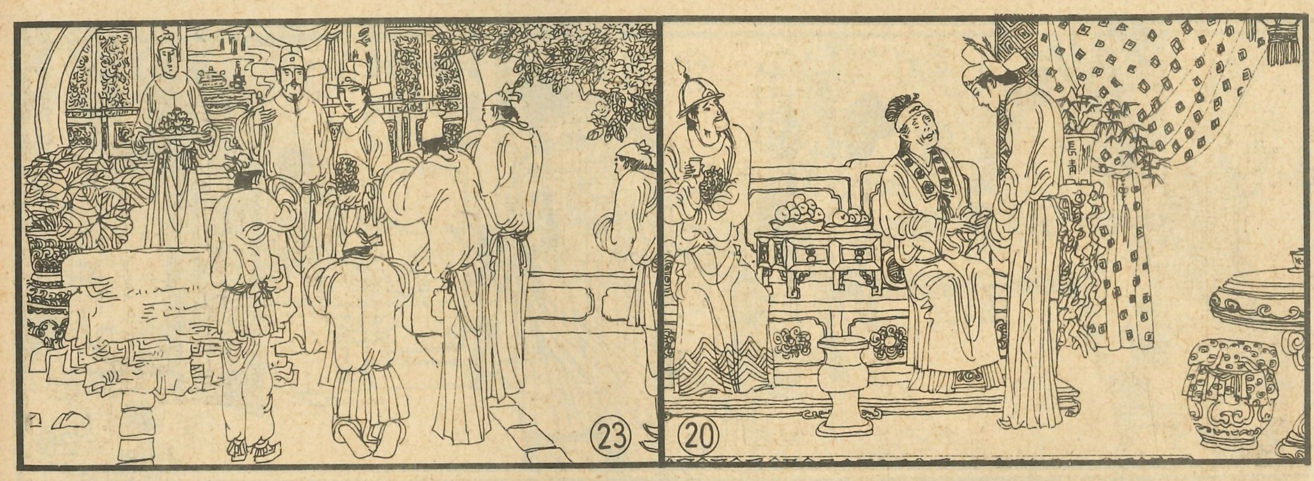
15　四太醫見藥方被戳破，氣得個個橫眉豎目，心想：這傢伙太狂妄了，今天倒要看看你開的藥方，便酸溜溜地說：「狀元公息怒，我們人老無能，不靈了。」

18　太監將藥方交給成宗，說明是新狀元一人所開。成宗還有些不放心，轉而請示母后。太后很喜歡新狀元，便說：「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他的藥我吃，死而無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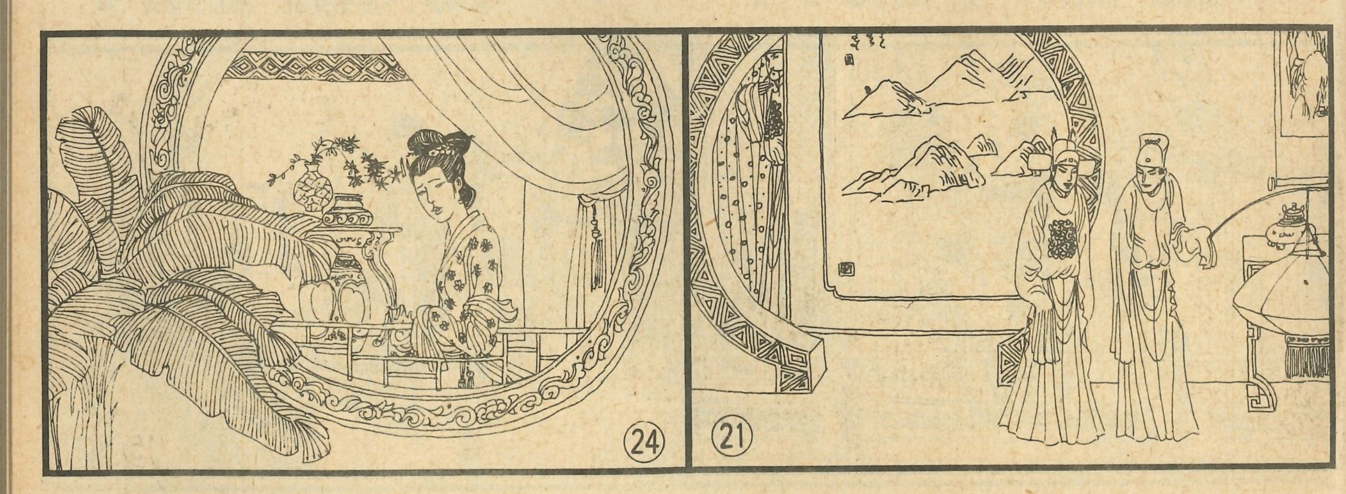
19　成宗一聽母后此言，立刻吩咐配藥煎湯，自己親手餵藥。太后吃了藥，從中午睡到夜半才醒，頓覺得呼吸暢快，熱度減退，精神大振，不禁高興地說：「酈明堂眞是妙手回春，快召他來覆診。」

22　這日，太后病癒，令成宗給酈明堂升官、賜宴。成宗正想借深宮賜宴之機，將酈明堂灌醉，弄清她是男是女，便宣旨道：「酈明堂醫好太后重病，立了大功，擢任兵部尚書，今宵在長生殿賜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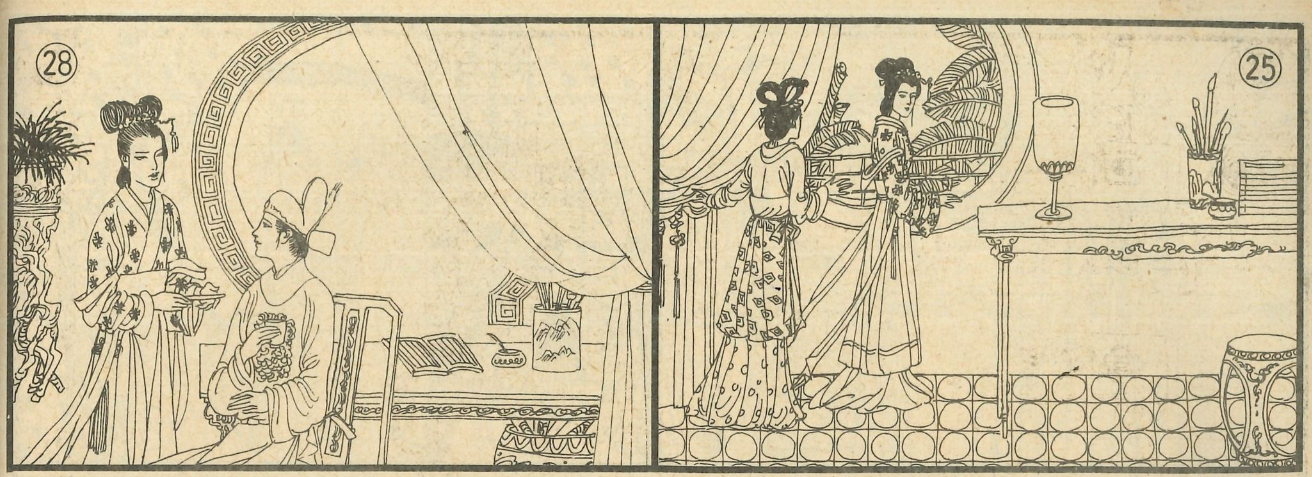
20　就此，孟麗君在萬壽宮守了十天，太后的病日漸痊癒。這日覆診時，太后說：「你眞像個女天仙，年輕有爲，才貌超羣。現在我病已好轉，你回去休息吧。」

23　梁鑾滿面春風和女婿一起回到相府。奴僕們紛紛前來叩頭賀喜，孟麗君吩咐給衆人發放賞賜，一時間府內上下一片歡樂，熱鬧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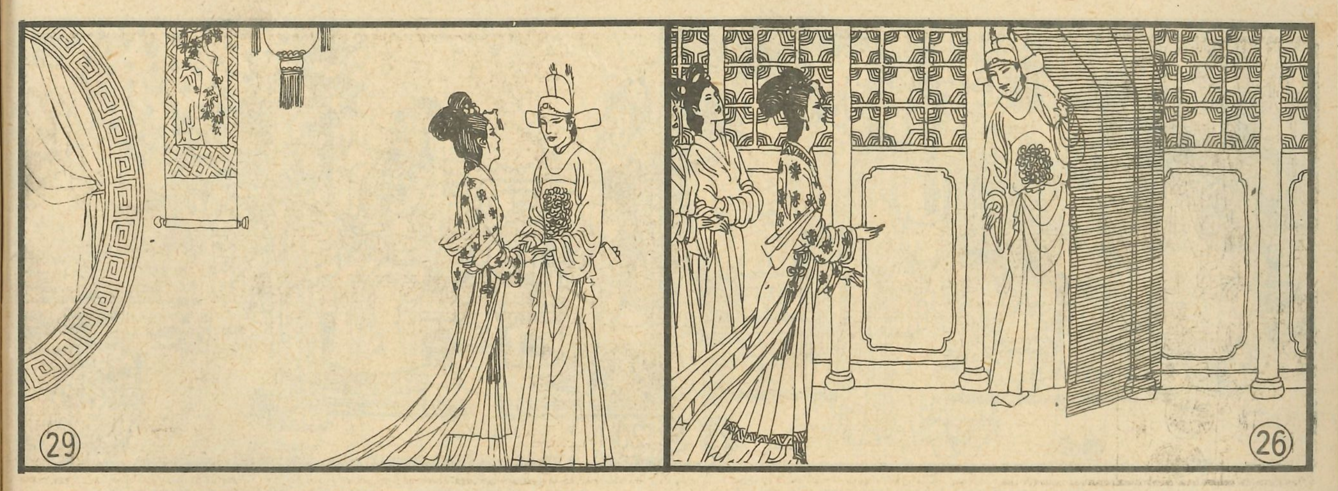


21　成宗聽太后稱酈明堂爲「女天仙」，又看他長得美麗、俊俏，不由暗想：眼下正好鳳鸞娘娘難產身亡，他若眞是女的，又如此才貌雙全，醫道高明，我定納爲正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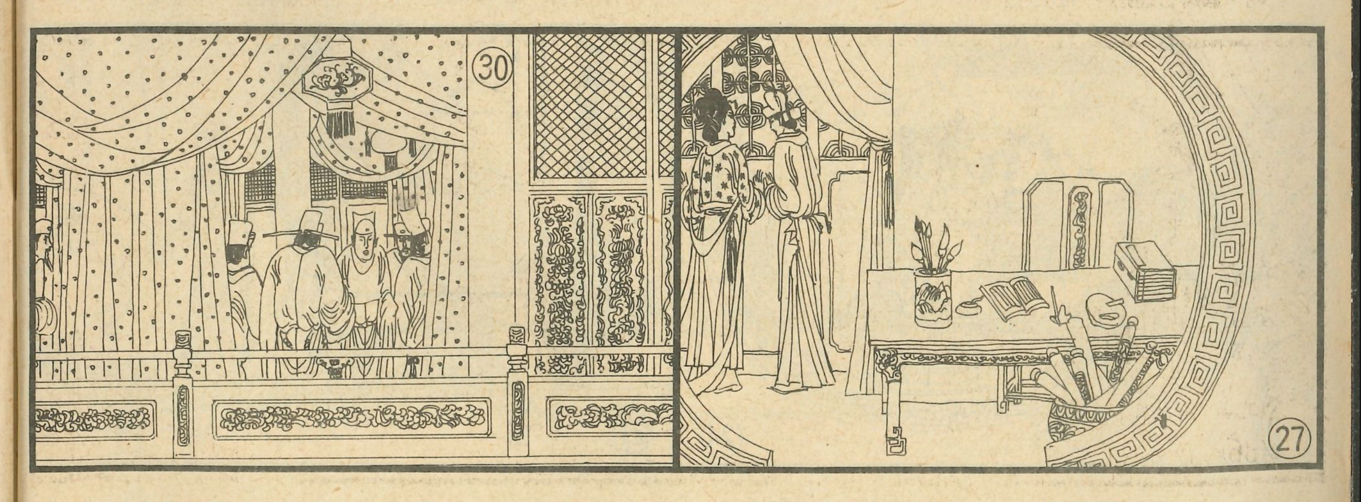
24　此刻，祇有蘇映雪在內樓心事重重：小姐爲太后治病，至今未歸，映雪生怕她一時不愼，闖下大禍。



25　忽然丫環進來稟報：「姑爺因治病有功，升了兵部尚書，換了冠帶，正往內樓來了。」



26　映雪急忙到樓口迎接，祇見孟麗君頭戴方翅烏紗，身穿麒麟羅袍，腰圍金鑲玉帶，脚登粉底官靴，眞是少年英俊。孟麗君神態怡然，對映雪連稱夫人，頗爲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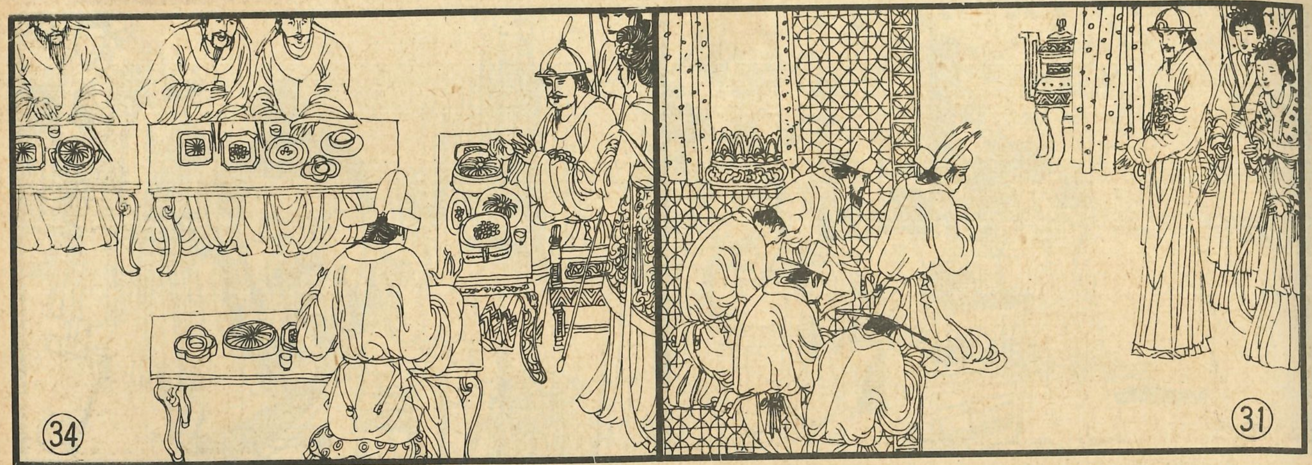


27　映雪說了些祝賀的話，便打發開丫環，關上門，問她究竟升了什麼官，爲何如此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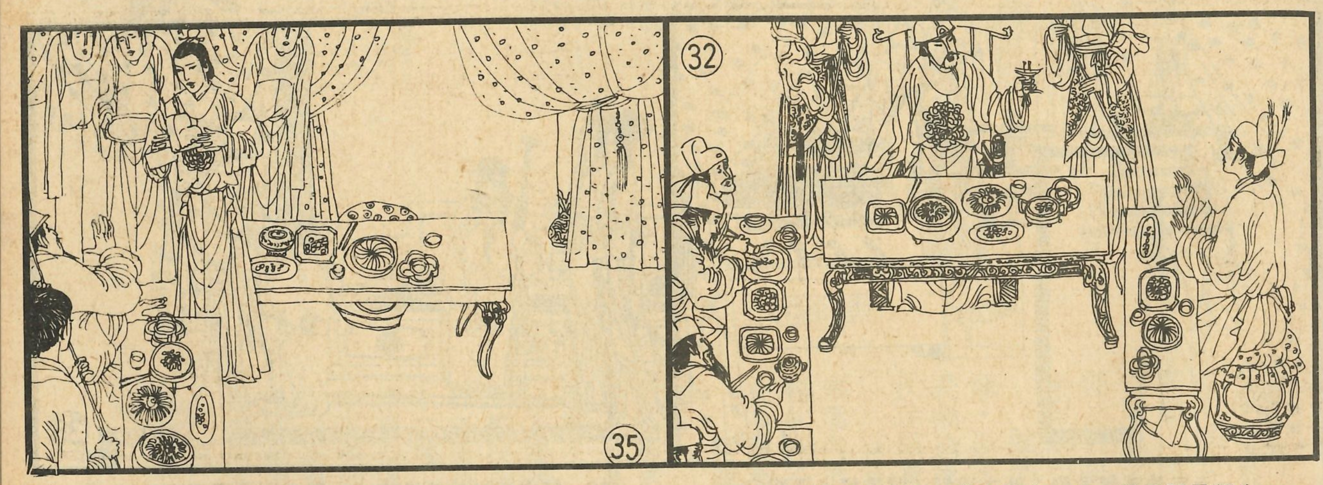
28　麗君將自己被提升爲兵部尚書，今晚皇帝要在長生殿賜宴之事述說了一遍。映雪擔心地說：「伴君如伴虎，萬一酒醉，難免露相，到那時，識破機關成大禍，壯志未酬害他人。」

29　麗君却認爲，能與皇帝一起喝酒的機會是不多的，若是皇帝高興，乘機進言，或許能救皇甫少華，因此堅決要去。蘇映雪祇得不再阻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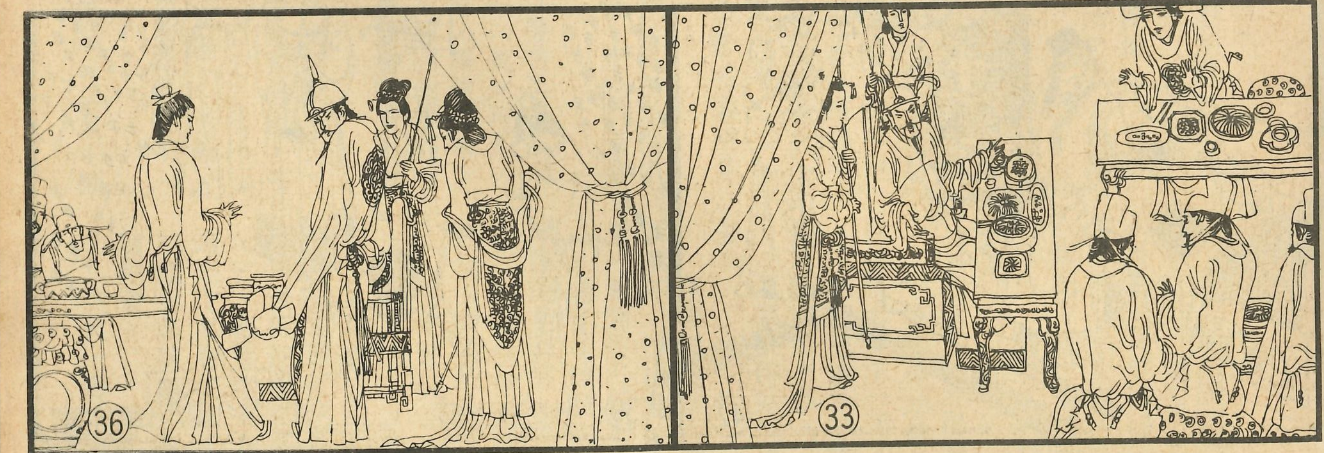
30　飯後，麗君隨太監來到長生殿內，天剛過午，殿上已是珠燈通明，耀日爭光。許多小太監在已擺好的宴席旁侍立伺候。



31　成宗皇帝乘輦來到長生殿，麗君和四個老太醫連忙跪下，高呼：「我主萬歲！」



32　酒筵已經擺好，成宗居中一桌，讓孟麗君獨坐左邊一桌，四老太醫合坐右面一桌。成宗一心想早點灌醉麗君，好分辨她是男是女，便拿起犀角杯要與麗君乾杯，嚇得麗君忙說：「臣不勝酒力，還望陛下原諒。」



33　成宗見麗君不喝，自己又不能硬逼，很爲着急，轉身望見四個太醫，不由靈機一動，說：「太后生病，你等險些誤事，罰你們每人給酈愛卿敬三杯酒。」四位太醫雖覺老敬少不成體統，但又不敢違抗，祇好一起來向孟麗君敬酒。

34　麗君見四位老人捧杯恭之，無法推辭，祇得照喝。十二杯酒下肚，人已昏昏沉沉。麗君心情緊張，立時要走。成宗哪裏肯放，試探地問：「朕見你花容月貌，莫非你是絕色佳人？」

35　孟麗君一聽此話，大吃一驚，酒頓時醒了一半，她咬緊牙關，正顏厲色道：「臣雖年輕，乃堂堂七尺男兒漢，萬歲豈能出言調戲，侮辱廷臣。臣無顏立朝，願辭官還鄉。」說完便摘下了烏紗帽。

36　成宗見麗君動怒，又怕自己過於冒昧，祇好以酒遮掩道：「啊！朕酒後失言，卿何必當眞。」說完龍袍袖一甩，故意把麗君高舉的烏紗帽碰翻在地。



湖海詭秘傳奇故事／麥高峯・文
可飛・圖

無情掌

鐵掌自作孽　紫玉起風雲

仲春三月，春意盎然。

長安大街仍是那麼熱鬧，行旅客商，熙來攘往，沒有人會注意那老頭兒，只見他雙眉深鎖，步履匆促，右手提着個黑色的包袱，包袱中暗藏一柄大刀。

雖然他竭力裝作一般普通的行商，但是他那久歷江湖的神采，却是無法掩飾的，他的後面還有四個伙伴跟着。

沒有人會注意他們的，除非是知悉內情的人，離這老者與四個年輕伙伴不遠，有兩個勁裝的男女，在有意無意之間隨着他們。

轉個街角，便是著名的明月樓。

那老頭兒和四個伙伴在臨窗處坐下，多日馬不停蹄，使他們疲累不堪。

當他們坐下，口啜香茗，四個年輕伙伴好像舒了一口氣，可是，那老者仍是眉頭緊皺，滿臉愁容，小二捧上酒飯菜餚，那四個年輕伙伴狠吞虎嚥，而那老頭兒却有點食不下嚥的感覺。

「龍……」那伙伴正想說下去，已被那老頭兒凌厲的目光所阻，不敢再說半字。

另一個伙伴低聲道：「老爺，我們還要趕路，還是勉强吃喝一些。」

那老頭兒沒有答話，只是不斷打量四周。

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那兩個勁裝的男女時，他心中有點不安的感覺，可是，當他回心一想，長安大道是南北交通要道，江湖勁裝打扮的人何止千百，他想到這裡，心中頓覺釋然，他呷了一口酒，吃了一塊肉。

半晌，枱上已是杯盤狼藉。

一個伙伴站起來道：「老爺，我往後去解手一下。」

老頭兒道：「不！兩個人一起去比較安全一些。」

兩個伙伴站起來，齊步往後院去。

老頭兒仍然在啜着香茶，他放下茶杯，不經意的向四周望望。可是，那勁裝打扮的男女已不見了。

過了半頓飯的工夫，那兩個伙伴仍未見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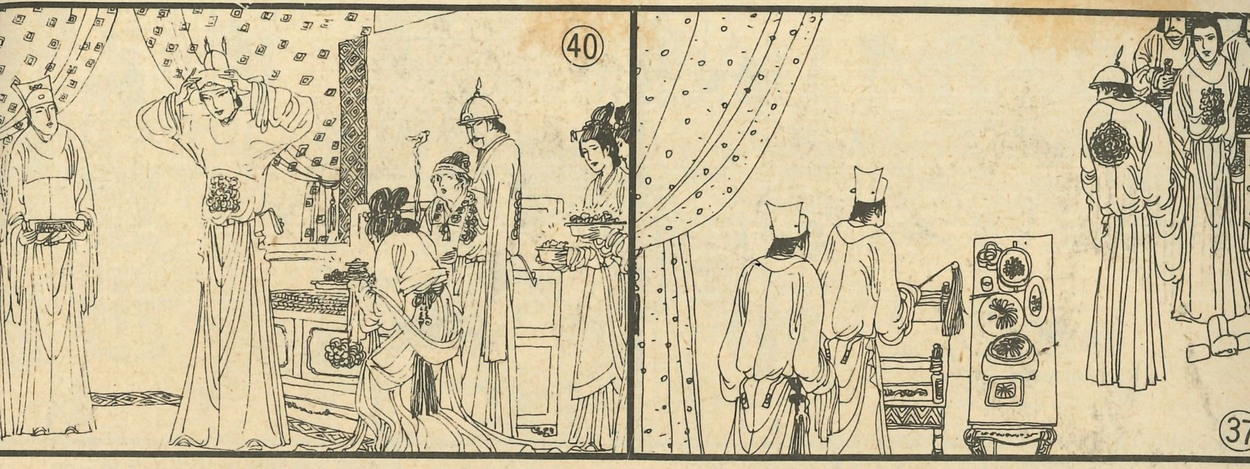
一個伙伴對他道：「老爺，讓我倆去看看吧！」

那老頭兒道：「不！我們一齊去！」

他從懷中取出碎銀放在桌上，於是三人直往後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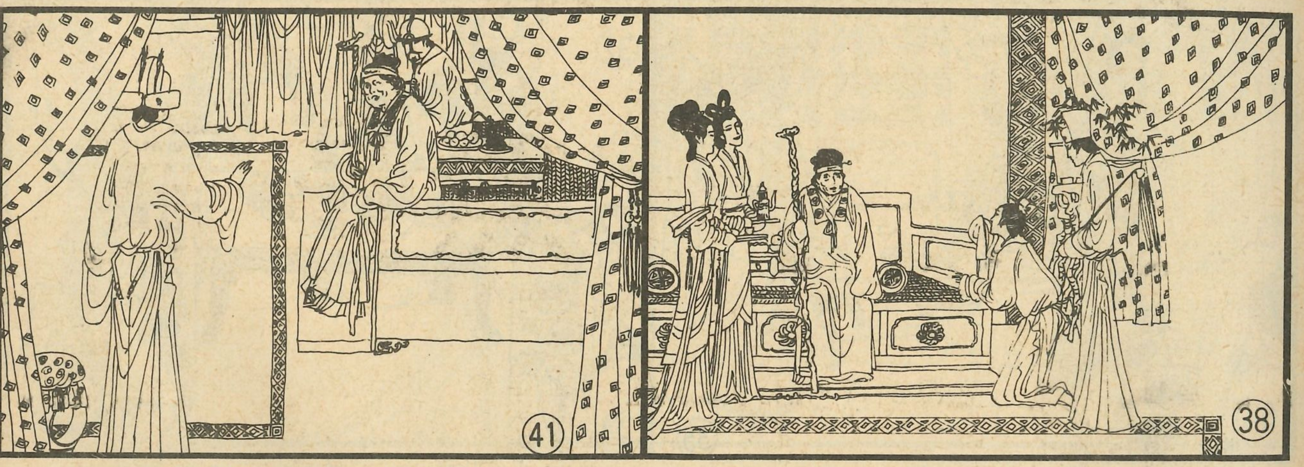
後院的四個茅厠却是空無一人，三人都感到有點不對勁。他們立即走往茅厠後面，後面是一幅不高不矮的護院牆，那後門仍是好好的關閉着。

突然，牆外傳來了一陣呻吟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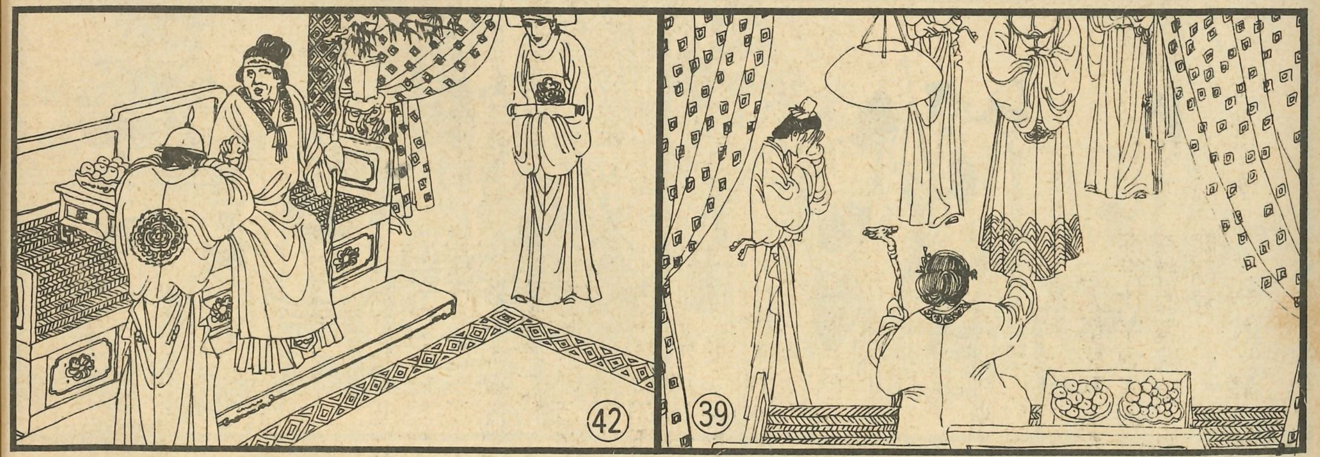
37　成宗見紗帽落地，立即翻臉道：「大膽酈明堂，竟敢摔掉烏紗帽，內侍給我綁下！」麗君心中不服，大喊冤枉，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忽見萬壽宮太監前來高喊：「太后懿旨，宣酈明堂進宮！」

40　太后見兒子求饒，也就作罷。她吩咐太監給麗君戴上紗帽，又命宮女端出四盤珠寶、翡翠、白玉帶、紫羅袍賞賜孟麗君。孟麗君連忙叩謝太后。



38　麗君連忙領旨進宮，一路上心中還不斷後怕。原來，太后因麗君救了自己，特備下珠寶賞賜予她。麗君來到太后跟前，雙膝跪倒，口喊冤枉。太后見她滿臉淚痕，披頭散髮，十分納悶。麗君便把長生殿的情景敘述了一遍。

41　太后看着麗君想：他才學好，醫道好，不知安邦定國有無本領，便問道：「今有夜州叛臣，割據一方，你可有用兵之計。」麗君正想尋機搭救皇甫少華與公爹，便提議說：「朝廷可廣開賢路，重開考場；選中頭名，掛帥平叛。」



39　太后一聽大怒，宣萬歲進宮斥責道：「你恩怨不分，賞罰不明，屈害忠良，恐怕這江山也要斷送在你手中。我要循家法，打你這無道昏君！」成宗一聽連忙叩頭求饒。

42　太后聽了十分贊同，立即命成宗撰寫皇榜，曉喻天下。並指定孟麗君任武場主考，另派武將做副主考。孟麗君手捧皇榜，一心盼望少華能見到皇榜，前來應考。

（待續）

，他們三人不約而同的躍出院外，只見那兩個上茅厠的伙伴臥在血泊中呻吟不已。

那老頭兒與兩個伙伴立即蹲下看看那兩人，其實，他們三人早已察覺到巷口站着一男一女。

那老頭兒低聲道：「不要動，我自會應付他們。」

巷口那男的大聲喝道：「龍震！」

那老頭兒並沒有什麼反應，那男的又喝道：「龍震！別再裝蒜，亮刀吧！」

那老頭站起來，但並沒有亮刀，他有點恐懼，有點詫異地道：「大俠認錯人了，在下並不是龍震！」

那女的接口道：「不要在姑奶奶面前耍花樣弄把戲！」

她的話還未說完，人已到那老頭兒跟前，劍光一閃，直刺向那老頭兒的咽喉。

可是，那老頭兒却沒有躲避，那劍剛在那老頭兒咽喉前三寸突然凝住不前，那女的大喝道：「龍震！亮刀！」

那老頭兒仍是屹立不動，他並沒有亮刀。他用惶恐的聲音道：「兩位眞的認錯人了，在下張成，是個商人……」他頓了一頓又道：「兩位如需盤川……」

那女的怒喝一聲道：「姑奶奶豈是鼠竊狗偷之輩。」

那男的道：「讓我殺了他們！」

說罷，他提劍衝前，那老頭兒的兩個伙伴已有點忍耐不住，但老頭兒仍暗暗示意他們，他們只好咬緊牙齦忍着。

那兩男女感覺有點詫異，如果這夥人是龍震他們，決不會如此忍耐的，難道自己眞的認錯了人？

那女子道：「龍震一生光明磊落，從不藏頭露尾，你看他們可憐復可笑！」

那男的道：「看來他們也不像江湖中人，他們似不可能是龍震一夥的。」

那老頭兒並沒有理會他們兩人，只是小心地爲那兩個受傷的伙伴包紮傷口，當他們再回過頭來的時候，那雙男女早已踪影杳然。

那老頭兒站了起來，抹抹額上的汗，然後，不放心地問道：「你們有沒有說什麼？」

他倆都搖搖頭。

其中一個伙伴忍不住說：「老爺，爲什麼你……」

那老頭兒道：「住口！」

四個伙伴噤若寒蟬，那老頭兒仰天長嘆了一聲，眼角有點淚痕，這位老人家雖已是花甲之年，但看他步履輕盈，打扮雖是客商，但眉宇間隱隱含有一股英氣。

他並不是張成，他的確是龍震！

「金刀鐵索」龍震！

他在京城開辦的龍震鏢局，威震南北，何以今日遇上這兩個男女，竟然要忍氣吞聲地扮作不懂武功的商人？爲什麼他風塵僕僕的臉上竟有淚痕？

龍震再看看四個伙伴，那兩個受傷的已無大礙，龍震再三囑咐他們道：「我們一定要忍耐。」

他們立刻離開了後巷，繼續他們的旅程。

行了三天，幸好並沒有意外發生。

龍震道：「這裡離呂家莊不遠，我們走小路，大約下午時分可以到達呂家莊。」

其中一個伙伴問道：「爲什麼不走大道？」

龍震道：「我不想功虧一簣，而且，走小路可省回兩個時辰，我們不能失去這趟鏢的。」

時近黃昏，呂家莊已在望，龍震抹抹額頭上的汗水吁口氣道：「總算到了！」

話未說完，前面已站着一男一女，那男的冷冷道：「這一次我們是不會走眼的了。」

那女的跟着說道：「龍鏢頭，金刀鐵索何在？」

龍震霍地從包袱中抽出金刀橫胸道：「在下龍震，與兩位並無過節，日前早已忍讓一次，何苦仍要苦苦相纏？」

「放下紫玉玲瓏，仍有生路！」那男的說道。

龍震四個手下伙伴已同時衝上，四劍齊發，分左右兩路，那雙男女亦不怠慢，雙劍合一，六劍一碰，只見寒星迸射，四個小伙子已被男女雙劍震開，暴退四步。

那男子嘲諷地道：「龍震鏢局，早已名震南北，連皇帝也御賜『萬無一失』牌匾，何故這趟鏢却是藏頭露尾，閃閃縮縮，龍鏢頭不怕江湖中人恥笑嗎？」

龍震金刀一揮，厲聲道：「何必多管閒事！看刀！」

金刀挾着風雷之勢，猛劈向那男的，而他左手已從袖中抽出一條丈來長的鐵索，擊向那女的。

這兩個男女一分一合，女的避過鐵索，男的硬碰金刀，兩人借勁一閃，雙劍再度二合爲一，反守爲攻。

龍震道：「血鴛鴦！」

那男的道：「在下正是血鴛鴦燕南天與劉倩！龍震，你名滿江湖，何必爲呂家做事，晚節不保？」

龍震心頭一震，並無言語，燕南天並沒有說錯，但他們又怎會知道其中內情？龍震使出生平絕招，金刀在陽光下金光燦然，鐵索虎虎生威，血鴛鴦雙劍配合得雖然天衣

無縫，仍被逼退數步。

他們酣戰了卅多個回合，那時，大路上忽然揚起一陣塵土，幾十匹馬正向他們飛奔馳來。

劉倩道：「呂家莊的人馬？」

燕南天會意，兩人虛晃一招，躍至矮樹叢畔，兩人齊道：「後會有期！」說畢，已隱身叢林了。

不一會，數十匹馬已列在他們面前，爲首的黑衣大漢道：「龍老鏢頭，一路辛苦，呂莊主有請！」

呂家莊果然氣勢不凡，數十匹馬前呼後擁的護送龍震五人入莊。

進入了大門，便是練武場，兩旁燈火輝煌，每隔十步，便有一位精壯武士守衞着。

過了練武場便是大堂，一進入大堂，龍震已忍不住大聲叫道：「呂剛！呂剛！我的孫兒呢？你要的紫玉玲瓏我已拚命爲你帶來了！」

呂剛身穿一件紫色錦袍，態度安詳，看來只是四十歲剛出頭，安坐在大廳中的太師椅上。

呂剛柔聲地道：「金刀鐵索龍震果然寶刀未老。」

龍震不耐煩道：「呂剛，不用多言，我只要回我的孫兒！」

呂剛站起來道：「我的鏢呢？」

龍震示意他的一個伙伴，那伙伴從懷中取出一個檀木錦盒給他。

呂剛微笑道：「龍鏢頭果然老謀深算，這麼貴重的東西竟然不放在自己身上。」

龍震並不理會他的言語，打開那檀木錦盒，道：「這便是你的紫玉玲瓏……」

呂剛走前幾步，正要伸手拿起那紫玉玲瓏，龍震突然一伸手把木盒奪入懷中，道：「我要你把我孫兒交到我的手上之後，才會把這東西給你。」

他往後一躍，擺出寧爲玉碎，不作瓦全的樣子。

呂剛起初有點詫異，繼而便哈哈大笑，只見他手一揮，一個丫環抱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從後面走了出來。

龍震一見那孩子，兩行老淚早已忍不住流下來，那孩子跑了過來，天眞活潑地叫道：「爺爺！」

龍震抱起孩子，早已泣不成聲，這次爲呂剛做事，一生英名，早已喪盡，但是，爲了孫兒的性命，他是甘心情願的，除了孩子的性命，一切都顯得不重要了，他保鏢十餘年，那次不是打着那御賜的「萬無一失」旗幟，堂堂正正的從大路走！而這次，也許是最後一次，爲了自己的孫兒，他竟要左閃右避，藏頭露尾。

因爲他明白這紫玉玲瓏是不可失的，正如這孩子的性命也是不可失的，什麼英名，什麼氣節，都比不上這孩子的兩聲笑聲，一句爺爺！

呂剛道：「你們下去！」

大堂上的衞士全都退了下去，呂剛小心翼翼地把那檀木錦盒打開，一道紫光從錦盒中透出。

那紫玉玲瓏並不太大，只有六寸來高，但是遍體透明，在燈光下似紫非紫，似紅非紅。

精緻無比的紫玉玲瓏，確非人間所有，看來似玉非玉，是水晶？是玻璃？是瑪瑙？是琥珀？

呂剛滿意地大笑道：「好一件寶物，哈哈哈……」

笑聲未已，呂剛突然閃身到龍震身後，只見他乘着龍震情懷激動之際，反手劈向他的後腦！

龍震日夕盼望見這唯一的孫兒，而今見到，對呂剛絕無防範，當他感到腦後勁風時，已是太遲了，呂剛雙掌幾乎把他的腦袋劈開！

「呂剛你……」

一代鏢頭，就在孫兒面前逝去，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而龍震的白髮早已濺滿了鮮血。

四個伙伴也料不到有這樣的局面，被嚇得心驚目呆，呂剛却身如鬼魅，游身至那四個伙伴前面，雙掌齊發，那四人還沒有看清楚他使用的招式，四人已被重掌擊中，滿面鮮血，腦漿塗地。

呂剛道：「春花，快把這孩子帶入內堂。」

春花連忙抱起孩子，不敢再多看一眼滿堂的死屍。

呂剛拍了兩下手掌，四個侍衞立即入來，呂剛厲聲地道：「你們快收拾一下，今天在這裡發生的事，不准任何人提起。」

轉眼間，大堂又平靜如昔，有誰會想到剛才這大堂所發生的事？

呂剛拿着那紫玉玲瓏回到書房，放在桌上，整個書房都是紫光一片。

他呆呆的望着那紫玉玲瓏，腦海中浮現出他十多年來任大內禁衞的生涯，他爲了前途，結盡天下仇怨，換來一個惡名「鐵手無情」之外，唯一收穫的便是眼前的紫玉玲瓏了。

這紫玉玲瓏果然是稀世之寶，江湖上早有傳說，凡看過這寶物的人，均想據爲己有，呂剛也沒有例外。

去年他因公往搜京城一大富戶的家宅時，無意中發現了這紫玉玲瓏，當他一見了這寶物，彷彿是中了邪，竟把三十個手下全部滅口，然後，回報大內禁衞長，訛說受高手所襲，並且自責這次搜索失職，第二天便引咎辭職。

呂剛只不過四十出頭，前途仍是一片錦綉，可是，他竟毅然放棄一切，暗中把紫玉玲瓏據爲己有。

呂剛爲人心狠手辣，以爲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但是，不知怎的，紫玉玲瓏重現江湖之說，甚囂塵上，很多江湖高手也欲據爲己有，因此，呂剛在京城連續受到高手襲擊，幸好他的功力不弱，但雙手早已染上了更多的鮮血！

他知道以後的日子不安穩了，會有更多人覬覦這件寶物，尤其是佛道中人，因爲傳說這寶物紫玉玲瓏是佛祖當年成佛時祭壇上的聖物。

因此，他決定秘密回鄉，爲了確保這紫玉玲瓏能順利運回呂家莊，他想出了一條毒計，擄了龍震的孫兒作人質，威脅他保送這紫玉玲瓏回鄉，這計果然有效，龍震保鏢多年，對路途極之熟悉，加上他極渴望見到孫兒，因此，他拚了老命也把這紫玉玲瓏送到呂家莊。

呂剛對着這紫玉玲瓏，不禁露出滿意的微笑。

忽然，耳畔傳來一陣細碎的腳步聲，他立刻回過頭來，只見一個年約三歲的精靈小孩子，從外面跑進來，天眞地指着紫玉玲瓏道：

「爺爺，這是給我玩的嗎？」

「靈芝，讓爺爺抱你！」

跟着，一個丫頭氣喘喘地跑過來，她見呂剛抱起靈芝，便惶恐地站在一旁。

呂剛抱着靈芝，慈祥地道：

「讓爺爺親親你！」

孩子發出一陣悅耳笑聲，而今，靈芝便是呂剛唯一親人了，自從兒媳在去年黃河瘟疫中死去後，呂靈芝便成了呂家唯一的後裔，也成爲呂剛唯一的希望。

靈芝坐在呂剛懷中，一派天眞無邪的樣子，伸手去拿那紫玉玲瓏。

呂剛立即抱緊他，道：「不！這是爺爺的寶物。」

孩子哇的一聲便大哭起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使呂剛不知所措。

「好，好，但只准用手去摸一下！」

靈芝倒也機靈，立即伸出小手，去摸紫玉玲瓏一下，天眞的面孔，現出天眞的神情，哭聲也頓然停止了。

呂剛回頭對那丫環道：「秋月，妳要好好照顧靈芝，不要讓他四處跑，帶他去和龍雲一起玩吧！」

龍雲便是龍震的孫兒，如果他不是擄了他作人質威脅龍震，相信龍震死也不肯接這趟鏢，其實，呂剛早已在心裡盤算，一接到紫玉玲瓏，便要擊殺龍震，以免日後多生枝節，而且，他也打算把這孩子同時了結，可是，龍雲與靈芝彷有前緣，只不過相處數日，兩人竟情同手足，因此，呂剛決定暫時放他一馬，但是，斬草要除根，呂剛心裡是十分明白的。

靈芝出去之後，書房又回復寂靜，只有窗外沙沙的樹葉聲，呂剛怔怔地望着這個紫玉玲瓏，時而微笑，時而皺眉，時而歎息！

夜色在不知不覺中來臨了，書房越來越暗，但這紫玉玲瓏却越來越亮，紫紅的光線四面射出，整間房沐浴在紫光中，呂剛也陶醉在紫光之中。

晚風吹來，寒氣襲人，使呂剛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彷如從夢中驚醒。

伸伸懶腰，便把這紫玉玲瓏放進檀木錦盒內，並把那木盒放在牆角一個暗格內。

當他剛剛把暗格鎖妥時，便聽到屋頂上有異聲。

呂剛是何等機警的人，他已發覺屋上有人匍匐着，而且是兩個人，他假裝若無其事，雙手一舉，兩支袖箭已直穿屋瓦，破空而出。

兩條黑影從屋頂躍下，破窗而入，呂剛還沒有看清楚對方身形，兩度銀光直刺他的咽喉。

呂剛見來勢兇狠，立刻身形一矮，昂首避過兩道銀光，同時雙掌齊發，那兩人感到勁風撲面，也無法硬接這兩掌，只有縱身避過。

他們剛着地，劍花又現，兩人連發七劍，左三右四，劍劍狠辣要命！

呂剛也不是弱者，他暗裡提勁，用移形換影之法，使出「魑魅幽靈」的輕功，來劍立即刺個空，雙劍未收，呂剛已轉到兩刺客的身後，他立即左右開弓，雙掌齊發，掌風如雷，迫使那兩刺客連翻四個觔斗，退到屋角。

兩刺客站定，同聲讚嘆道：「『鐵手無情』果然名不虛傳，聞名不如一見！」

呂剛冷笑道：「血鴛鴦消息倒也靈通，竟然追蹤至此！」呂剛縱橫江湖廿多年，只要對方露一手，他便立刻知道來人是誰，何況這二人是劇盜血鴛鴦。

其實，他們兩人午間已攔劫過龍震，爲了安全計，等到入夜才進入呂家莊，莊內守衛森嚴，但阻不了這雙無寶不得的血鴛鴦。

燕南天和劉倩齊聲道：「紫玉玲瓏去到那裡，我們也會走到那裡。」

呂剛道：「好，我就成全你們，讓你們到地府裡做對血鴛鴦。」

他話未說完，雙掌已出，可是，雙掌柔軟之極，全無風雷之聲。

血鴛鴦在江湖上已經歷過無數風浪，而且閱歷多，見識廣，對鐵手無情呂剛的底細也相當清楚，尤其是對他成名的「無情掌」，早已有相當的戒心。

兩人急忙雙劍合一，急向上騰，雖然避過雙掌正面襲擊，他們仍然感到雙掌柔中帶勁，綿綿不絕，血鴛鴦暗自揑了一把汗，但他們並未慢下來，乘着落下之勢，突然翻身如兀鷹倒撲，兩人合作已久，一攻一守早已有心靈默契，雙劍直刺呂剛胸膛，劍氣如虹，疾如流星！

眼見呂剛已是避無可避，然而，他並無半點懼色，雙掌齊揮，掌風如雷，還夾雜兩道銀光，掌風與兩支袖箭齊發。

血鴛鴦從未料到呂剛會施出如此招數，兩人雙脚還未落地，兩支袖箭已穿過他們胸膛，血如飛花，呂剛的雙掌與前胸已濺滿了鮮紅點點了。

呂剛從容站起，發出冷笑連聲。

笑聲未已，外面已傳來陣陣吆喝之聲，他正要舉步出去看看，四個道士打扮的人已站在門外。

跟着是一大羣侍衛。

呂剛喝道：「你們退下，我會招呼客人！」侍衛們聽到了他的命令，都退後站在一旁。

呂剛道：「來者可是青松四道長？」

其中一個道士回答道：「正是！」

呂剛道：「青松四道長爲何不在經堂內修道，竟有興趣來此湊熱鬧？」

另一道士道：「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方外之人更有興趣！」

呂剛早已明白他們的目的，便也不再發言，雙掌齊發，身如飛矢，直撲四個道士。

青松四道士料不到他一出手便如此狠辣，急忙閃身，呂剛就在他們閃身之際，直竄練武廳。

原來他爲了避免在房內被四道士作困獸鬥，所以才出此奇招。

青松四道士當然尾隨不捨，呂剛仍未站定，他們已把他圍於廳中，四支銀光閃閃的鐵拂塵亦同時拂起。

呂剛雙掌齊發，速度之快，威力之猛，在旁的侍衛還以爲他突然多生出兩隻手，四隻拂塵同時拂下，可是，拂塵的銀絲已被掌風拂起。

青松四道士連忙收招，向後倒退兩步，四隻拂塵又突然撒下一招「漁翁撒網」，柔軟的銀絲竟互相配合而成一個銀網，從上而下，罩向呂剛。

呂剛眞是再無轉身餘地，避無可避，突然，只見他挺起了身子，站立如金剛，四隻拂塵快要罩着呂剛，這電光石火一刹那，四道士的手突然的感到虎口破裂，不期然略退半步，四支拂塵已輕輕地落在呂剛身畔，而呂剛身穿的紫袍，已被四支拂塵扯成片片碎布。

呂剛何等機靈，他知道這是唯一的機會，窺準他們拂塵一收，還未再發招之際，他立即雙袖一揮，四支袖箭已發出。

青松四道士突感咽喉一癢，四支袖箭已插在他們的咽喉上，他們眼巴巴的望着呂剛，呂剛並不怠慢，爲了確保他們再無反抗餘地，再發四箭，青松四道士便毫無聲息倒下，好一個鐵手無情，雙掌無情而人亦無情。

呂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在這個時候，他才有機會看看自己的錦袍，他也不禁感到一陣心寒，機伶伶地打了幾個冷戰。

侍衛們揚起一陣喝采聲！

呂剛並沒有感到高興，他只覺得有點疲倦，有點痲木，回身走進屋裡。

夜，已在他們惡鬥中降臨了，侍衛們紛紛點起了火把，把練武場照得如同白日。

突然，外面的練武場又傳來一陣陣哄叫聲！

侍衛長胡銘泉氣急敗壞的跑進來道：「莊主，又來了幾個尼姑！」

呂剛立即回轉身，與侍衛長一同步出練武場。

只見護院墻上站着八個尼姑。

當她們見到呂剛時，立即合十齊聲道：「打擾呂施主！」說完之後，齊齊飄身而下，如落葉墜地，了無聲息。

八個女尼的禿頭在火光之下顯得非常有趣。

侍衛長胡銘泉道：「上！」

二十個侍衛已一哄而上，那八個女尼稍一動手，已有十多個侍衛滾在地上。

呂剛大喝一聲道：「退下！」

侍衛們立即退下，並扶起傷者。

呂剛道：「八位師傅今日到訪，目的何在？」

爲首一個女尼合十道，「紫玉玲瓏乃是方外之物，施主要之無益！」

又是爲了紫玉玲瓏而來！

剛才青松四道士說過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爲何這八位女尼也異口同聲說這紫玉玲瓏也是方外之物？難道傳說果然是眞的？事實上，呂剛只是把這紫玉玲瓏當作稀世之寶，他根本不相信這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

呂剛道：「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

那女尼答道：「阿彌陀佛，紫玉玲瓏乃是佛祖壇上供奉之聖物，施主得之無益。」

呂剛怒道：「何方女尼，報上名來！」

爲首女尼道：「方外之人，無

名無姓，本是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呂剛冷聲笑道：「可是江湖上人稱『無名八女尼』？為何要在呂某處惹塵埃？」

八女尼合十同聲道：「佛祖之物，弟子願赴湯蹈火，死後而已！」

呂剛亦無話可說，只暗裡運勁，蓄勢待發。

他一躍已至為首女尼的身前，其他七個女尼身手也不慢，身形一轉，已把呂剛團團圍住，八女尼合十不動，低首無語。

呂剛連發八掌，女尼們齊向空中一躍，避過八掌，但她們並無還招，仍身落原位。

原來這無名八尼，很少在江湖走動，她們一向以慈善為懷，雖然她們武功厲害，但很少與人惡鬥。

為首女尼又道：「呂施主，我們來此並無惡意，只是勸解施主，紫玉玲瓏是方外之物，應放回佛祖聖壇之上，俗人得之，定然惹上一身禍害！」

呂剛當然沒法接受她們說的話，他只是利用這一時刻提勁運氣，而且，他已發現這八名女尼功力並不相等，站在右方兩女尼身手較弱，於是，他立刻發出八掌，可是，這次六掌是虛發，向右方打去的，兩掌才是實力所在，那兩女尼未及移身，被呂剛擊個正着，然而，她們並未受到損傷，只是退了兩步！

其他六個女尼眼見兩個同伴被襲，立即齊起發招，別小窺她們身材纖小，十二拳齊發之際，也會風雷聲虎虎，對呂剛也有相當的威脅。

他們戰了三十餘招，呂剛開始感到吃力。他在江湖飽歷風險，明白雙拳難敵四手的道理，何況，她們步履嚴密，並非烏合之衆，於是，他趁着一個機會，便縱身躍出她們的包圍網陣中。

他立即大喝一聲：「上！」

四旁的侍衛如夢方醒，立即舉起兵器齊上，而那八名女尼便聯手佈陣，一下子又把多名侍衛擊倒，呂剛手下雖非全是高手，但有不少是久經戰陣的，一時刀劍齊飛，侍衛長胡銘泉更奮不顧身，刺傷一個女尼，另外幾個侍衛，也刺中另一個女尼！

呂剛並沒有停下來，他也加入了戰圈，他毫不留情，一雙鐵掌使出生平所學，他也擊傷了另二個女尼！

為首的女尼見勢色不對，一聲嬌叱道：「退！」

立時，八個女尼已躍上了牆頭。

為首女尼又道：「施主，我們前來討取紫玉玲瓏，只是為施主化解災難！」

呂剛怒道：「一派胡言！」

那女尼又道：「施主，紫玉玲瓏為方外之物，得之無益，我們定會再來！」

話聲未完，八個女尼已飄然而去。

呂剛並未下令追趕，他在一日之間，力挫血鴛鴦，再挫青松四道士，再退無名八尼，這個時候，他已感到心力交瘁，倒在地上。

胡銘泉立刻扶他入內，讓他好好的休息。

從這日開始，呂家莊已成為江湖人物衆矢之的，常有三山五嶽的人物來打聽騷擾，目的當然是那被稱為方外之聖物的紫玉玲瓏！

呂剛為了避免見他們，已吩咐胡銘泉加派守衛，而且莊院內外都安裝了消息機關，等閒人都不能入內，呂剛的書房更是機關密佈，甚至高手也無法闖進。

胡銘泉辦事倒也很落力，對一般人的麻煩打擾，都能應付過來，擾攘了數月，呂家莊才安靜下來。

可是，呂剛的內心並沒有安靜下來，反而更徬徨恐懼，他把自己關在書房內，整日呆呆的把玩那紫玉玲瓏，彷彿入了迷中了邪似的。

精神有點恍惚，脾氣更趨暴躁。

呂剛滿懷心事的樣子，連胡銘泉也不敢跟他多說話，只有那兩個孩子間中走來書房門外找他，他也會和兩個孩子玩一會，可是，當他見到這兩個孩子天眞活潑的時候，心中又想起龍震血淋淋的景象。

他眞想下手了結龍雲，可是他的孫兒却對龍雲萬分呵護，使他無法下手。

一日，呂家莊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他雖是乞丐，但面貌端正，口齒伶俐，因此春花、秋月兩個丫環對他不錯，他又會逗弄孩子，使他們很開心。

女孩子總喜歡說話，漸漸的那乞丐已知道呂家莊的大概，更知道這兩個孩子是呂剛的孫兒，有一次，胡銘泉看見那乞丐在呂家莊門外，便喝令他離去，他是侍衛領班，所以他對一切都是萬二分小心的，但春花、秋月兩丫頭却心中大不以為然，而且，暗裡說他沒有人情味。

禍事終於來臨了！

那日天朗氣晴，呂剛正在書房內把玩紫玉玲瓏，忽然，門外傳來嘈吵之聲音。

春花、秋月兩個丫頭氣急敗壞的跑來道：「莊主，不好了，兩個孩子都不見了！」

呂剛並不以為意道：「他們可能在花園中捉迷藏。」

胡銘泉也走來插口道：「孩子

眞的不見了！」

呂剛霍然站起，因為他知道胡銘泉說的話並不會假，所以他立即道：「再派人去找！」

胡銘泉道：「我們已分派人到各村搜索，但並沒有孩子的踪影。」

突然，一個莊丁跑進來道：「莊主，請看這信！」

呂剛把信接過來，打開一看，不禁呆了半晌！

信上寫：紫玉玲瓏，村西山洞，兩孩性命才可保重。

綁票！

覬覦紫玉玲瓏的人竟出此卑鄙手段！

呂剛立即對胡銘泉道：「快召幾位武功最好的侍衛與我同往村西山洞！」

胡銘泉立刻召來三位侍衛，這三人跟胡銘泉多年，身手不弱。同時，他又分派各莊丁，前往各村通道，把守要衝，就算匪徒得了紫玉玲瓏也走不出去。

當一切準備妥當，呂剛把紫玉玲瓏拿了出來，他仍然有點愛不釋手，可是，呂靈芝的天眞笑臉在他的腦海中閃個不停，他嘆了一口氣，有點悲從中來！

世上唯有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稀世奇珍不過是一件物品，何況這生命是呂剛家族唯一的血脈！

村西山洞是一個天然山洞，很多村中孩子常常到這裡玩耍的，可是，這個多月來，却沒有人來，因為村中人傳說洞內住了一個怪人，此人晝伏夜出，青面獠牙，嚇得村中孩子再不敢到這附近玩耍！

誰會料到這山洞早已醞釀着一個陰謀呢？

呂剛的心卜卜地跳個不停，他出道以來，所遇的高手何止百個，面對棘手的事情何止千次，但這次他眞正感到緊張，他手提紫檀木盒，一步一步往村西山洞去，但他腦海中仍想着呂靈芝，靈芝……

胡銘泉與三個侍衛陪着呂剛，但他仍感到十分寂寞，他不禁自言自語道：「這眞是方外之物！得之無益？」

村西山洞外面一片荒蕪，山洞內却是黑黝黝的，胡銘泉早已準備火把，當他們一踏進洞中，便有無數黑影向他們撲來，五人連忙拔劍！

這只是一羣受驚的蝙鼠！

他們小心的一步一步向前走，地面是濡濕而滑脚的，洞身僅可容三人並身而行，洞內空氣本已污濁，加上火把燃燒起來的氣味，中人欲嘔。

他們仍然忍耐着，小心翼翼，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他們心中早有準備，在這洞內，隨時都有事情發生，可是，洞內並無人跡，走了不久，前面已無去路，這個山洞竟是個死洞！

但山洞的盡頭比較寬大，可容他們五人一字排開，前面是一片石壁，赫然有一字條貼於壁上：紫玉玲瓏，置放在枱上。

這洞內根本並沒有枱椅之物。

胡銘泉指着那邊一塊大石，上面異常光滑，但並非人工所造，他道：「可能是指這石枱！」

呂剛大聲叫道：「未見孩子，我不會放下紫玉玲瓏的！」

沒有人回答，只有震耳欲聾的回聲，他再大聲叫了兩聲，仍然沒有回答，呂剛小心傾聽，如果匪徒稍一出聲，他便可立刻揮拳出擊。

可是，他斷叫了半天，匪徒並沒有答話，於是，他一面高聲叫喊，一面搜索，看看洞內有無綫索可尋，可是找了半天也毫無所獲，其實，這山洞非常淺窄，一眼看去，已知匪徒無法藏身此處。

呂剛凝思良久，終於決定，先把紫玉玲瓏放下，才作另外打算。

胡銘泉道：「洞口也許有綫索。」

他們立刻舉步出洞，走了幾步，呂剛忍不住回頭望一眼那紫檀木盒。

可是，石枱上已空無一物。

呂剛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擦擦雙眼，再睜眼細看，紫檀木盒的確已失了踪影！

胡銘泉與三個侍衛也發覺了，事情來得太突然，使他們不禁目定口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事實上，他們五個人只轉身走了幾步，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匪徒根本無法奪得寶物的，這山洞豈眞有鬼？

紫玉玲瓏果眞是方外之物，竟會自行的消失？

呂剛如何會相信，他高聲地喝道：「搜！」

五個人又再一次站在四面石壁下，逐寸的搜索，搜了大半天，也尋不到半條罅隙，他們又再從地面着手，可是整個地面都是結結實實的石頭。

他們一時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他想到紫玉玲瓏放在那石枱上，他再小心觀察一下那石枱，這石枱只不過是一塊天然大石，平凡之極，他感到十分憤怒，忽然，他高舉雙手，凝力下劈，以洩心頭之恨！

石枱竟應聲而開！

這石枱竟是中空的，上面有一活門，可以開合，那紫檀木盒便是沿着這活門滑下，接着下面是一個地洞，可容一人下去。

呂剛這時方寸已亂，已忘記下

面可能有埋伏，奮不顧身的滑下地洞，胡銘泉與三侍衛也跟着下去。

地洞下是一條僅可容身一人走過的隧道，看泥土的痕跡，似是新近掘出來的，這奪寶的匪徒，顯然是經過一番週密的計劃和佈置。

他們沿着隧道向前走，不一會已有光綫透入，呂剛立刻運勁於掌，侍衛也伸手握劍。

出了隧道竟是一個懸崖，一個非常險峻的懸崖。

懸崖下是滔滔的江水，四處並沒有人跡。

這時，天色灰暗，還下着毛毛細雨，他們四處搜索，只發現一束破爛的衣衫。

胡銘泉說道：「這事可能與月前那乞丐有關，想不到他竟然是綁匪，照理他走得不遠。」

這是一個孤絕的山崖，三面是尖峭的高山，無路可走，唯一可逃的地方是躍下懸崖，可是，這懸崖差不多有五百丈高，躍下去一定粉身碎骨。

雨越下越大，天邊還有幾陣電光，照亮了四週，就在這一刹那，他們看見下面的江水上竟飄着一艘小舟。

胡銘泉道：「看！那隻小船！」

天邊又閃起一陣電光，他們看得更清楚了。

那隻小船在江上疾駛，可是，風浪極大，而且波濤洶湧，小舟搖晃不定。

呂剛道：「追！」

其實他們也無法追下去，這懸崖山石嶙峋，非有足夠的工具沿着山崖下去，否則一定要退出山洞，再走到村東的江畔才可追下去。那時，那小船早已遠去。

又是電光一閃。

這一閃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電光也把半邊天空都照亮了，霹靂一聲，江上的小船竟被霹靂雷電殛個正着，轉眼間小船已沉沒在河中。

河水仍然翻騰着，白浪滔天，但一切已被江水吞沒了，呂剛與四個侍衛看得目定口呆。

呂剛仰天長嘆道：「果然是方外之物，得之無益。」

覆舟之下，豈有不葬身魚腹？那乞丐匪徒，自然是屍沉河底，屍骨無存，而那稀世之寶紫玉玲瓏亦會被冲入大海，暫時在人間消失。

雨越下越大，呂剛呆立在雨中，雨水使他衣衫盡濕，但洗不盡他的哀愁！

他們見事已至此，只有循着原路出山洞，返回呂家莊，再作計議。

呂家莊上下人等，個個都爲這事而感到煩惱，可是又沒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忙，最悲傷的當然是春花、秋月兩個丫環！

當呂剛與侍衛一齊踏進呂家莊，他便大聲地問道：「兩個孩子呢？」

春花、秋月兩個丫環異口同聲地道：「你們沒把孩子帶回來嗎？」

呂剛道：「有沒有特別的發現？」

沒有人回答，突然，他想到小舟被雷殛轟沉那一刹那。

呂剛自言自語道：「那匪徒眞是喪心病狂，竟會把孩子……」整天來，事情一波三折，而今回到家裡，又沒有孩子的踪影，他眞的受不住了，眼前一黑，便昏倒了下去，當他醒來的時候，四個侍衛仍站在他床前。

呂剛問道：「有沒有孩子的消息？」

他們都搖搖頭，默言無語。

他自責自問地道：「匪徒會不會把孩子帶在船中？」

胡銘泉道：「莊主，相信那匪徒不會這樣做的，那懸崖的石塊全是三尖八角，而且十分陡峭，就算有足夠工具，隻身下去也危險重重，他不會帶孩子在一齊的。」

呂剛聞言稍覺放心。

他休息過後，精神亦已復原，頭腦比較清醒，他也相信匪徒不會帶同孩子一齊的。

他們又議論那乞丐，那人千辛萬苦爲了紫玉玲瓏，可惜，他剛得手便沉屍江底，世事難料，人生的得失，更是無可估計，不禁大大嘆息起來。

忽然，外面又傳來了一陣喧嘩。

春花、秋月一面跑一面哭着說：「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回來了！」

「誰帶他們回來的？」

「他們……他們……」她們兩人實在太激動，半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呂剛與四個侍衛立即趕出大廳，只見外面的練武場人頭湧湧，正圍着八個女尼！

而其中二個女尼，各抱着一個孩子，正是呂靈芝與龍雲。

衆人見呂莊主出來，都靜了下來！

爲首的女尼合十道：「呂施主，小尼又再打擾貴莊了！」

呂剛道：「不用多言，放下孩子！」

他話未說完，已急不及待便縱身到那兩個抱着孩子的女尼身畔。

女尼們身手也不弱，立即圍成一圈，把呂剛與兩個女尼分隔開來，並圍着呂剛。

呂剛看得十分清楚，兩個小孩子正伏在女尼的懷中呼呼大睡。

他實在激動了，手指骨都發出「勒勒」的聲響，只見他身形突然一

晃，發掌齊出，一招八式直撲那六個女尼的正面，她們只覺得勁風撲面，一時不知如何抵擋，齊齊向上騰翻，避過呂剛。

八個女尼合作有素，可惜其中兩女尼手抱孩子，動作稍爲緩慢，呂剛看到她們的缺點，可是又不敢向她們二人發掌，因爲投鼠忌器，怕傷害到了孩子們。

八個女尼，身形交錯，把呂剛圍在中間。

呂剛越來越憤怒，掌風也越來越凌厲了！

爲首女尼道：「呂施主息怒，我們在村口偶然發現孩子……」

呂剛喝道：「不用多言。」

女尼們知道再解釋也沒有用處，而呂剛以爲這八個女尼一定又是利用孩子來要脅他，因此，他心中只一心一意去救那兩個孩子！

只見女尼們脚步加快，彷彿穿花蝴蝶，在呂剛面前左穿右插，使他眼花撩亂，但他到底是老江湖，臨危不亂，雙掌沉實有力，全是劈向女尼們的要害，可是，女尼們個個身輕如燕，左閃右避，雙方堅持了八十個回合，誰也沒有佔到甚麼便宜，好處。

突然，兩個孩子都醒了，看見燈火通明，人影幢幢的情形，不禁大聲哭了起來！

那哭聲更使呂剛心煩意亂！

他憤怒的道：「好狠心的尼姑！」

爲首的女尼雙手一揚，七個女尼立時退下，她合十道：「呂施主，紫玉玲瓏乃是方外之物，得之無益！」

呂剛道：「這是我呂某人之事，並不要妳們操心，只要妳們放下孩子，還有生路一條。」

女尼道：「我們當然會放下孩子，可是……」

呂剛道：「不用要脅我，放下孩子！」

孩子的哭聲更大，更可憐。

呂剛心中更是異常紊亂，他突然揚起雙袖，八支袖箭已飛出，但女尼們早有防備之心，齊齊避開。

呂剛見暗器無效，不再發掌攻擊，八女尼也羣起反攻，一時又是刀光劍影，使人眼花撩亂。

突然，一個黑影直逼呂剛。

呂剛只見黑影撲來，連忙招架，使出他成名的「無情掌」，掌風綿密，殺人無影無形。

那黑影被無情掌劈個正着，被掌風拋出三十丈遠之外，如斷了線的風箏墮在地上。

人羣發出一陣噪聲，那跌在地上的女尼，懷中竟抱着一個孩子！

呂剛立即跑上前去一看，那女尼竟是抱着自己的孫兒呂靈芝！

女尼口吐鮮血，而那孩子也是無聲無息的躺着。

呂靈芝雙目緊閉，面有紫氣，相信他已被無情掌的掌風震碎了五臟六腑了！

呂剛蹲在地上，手撫靈芝之屍體，淚水已奪眶而出，滴在靈芝的身上，他嗚咽地道：「靈芝……靈芝……」

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一雙無情掌，竟然是自己的孫兒——唯一的血脈的斷魂掌！

那抱着龍雲的女尼也放下了孩子，孩子立刻跑到呂剛的身畔，當他看到靈芝躺在地上，他也哇的一聲哭起來，並倚着呂剛，一副童稚無邪的臉孔望着呂剛。

呂剛也望着他，他的臉龐輪廓依稀有龍震的模樣，又使他想到劈死龍震時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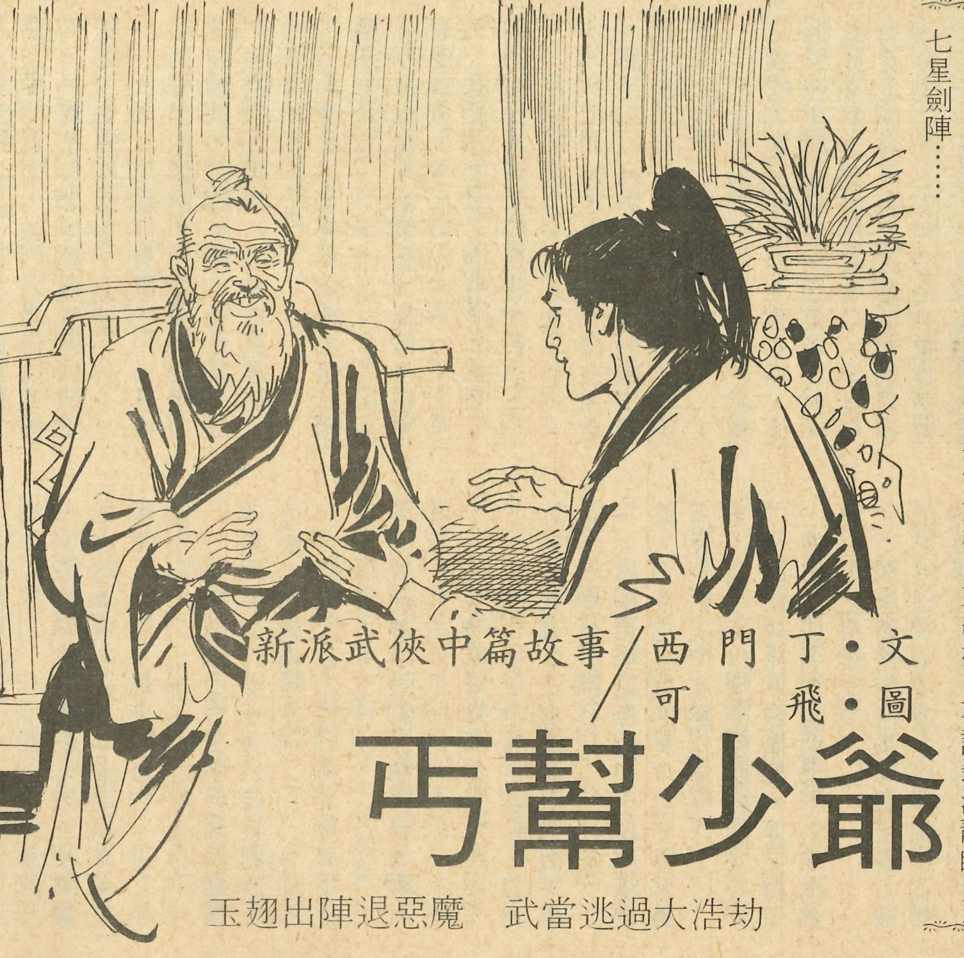
他含着淚，抱起龍雲直入莊內。

七個女尼也抱起了被擊斃的女尼，悄悄地離去！

呂家莊從此更寂寞了！

（完）

上文提要： 武當派正面臨强敵張三奇，寺內三代弟子等數百人，由凌虛長老組成九隊，分守各關卡抵强敵。青石爲保玉翅安全，命他在丹房內不准出外，並派海靜來監管他。展玉翅體內已有青木師伯傳送的四十年功力，再經展玉翅運功納氣勤加練習，功力不斷上昇。玉翅在丹房內練完太極中三絕招，再請教海靜師兄七星劍陣……



丐幫少爺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武當逃過大浩劫　玉翅出陣退惡魔

外面不斷傳來慘叫聲，海靜認得那全是平日生活在一起之師兄弟，感情波動自然比展玉翅大，是以漸漸又讓展玉翅佔了上風。「師兄，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可不能反悔。」

海靜見敗局已成，改口道：「師弟對防守一道，是基本上已掌握到一些技巧，但對於破陣却未有把握，須知己知彼，懂得進攻才懂得防守！」

展玉翅毅然道：「那咱們再試一試，假如你又輸了怎辦？」

海靜沒奈何，只好道：「假如爲兄再輸了，便出去小解，這期間房內之人自然管不到。」

「好，就此一言爲定！」

展玉翅取石塊進攻，他人聰明，記憶力又好，早把海靜那幾套防守之法記在心胸，他思考了半天，才走出第一步，以後每移動一次，都經過再三考慮，把海靜下幾步如何反困自己的步驟設想好。

慘叫聲一陣比一陣淒厲，也一陣比一陣響亮，就像是千百枝飛箭般，全射進海靜的心窩內去，他始終沒法專心一致防守。

忽然外面慘叫聲寂然，他心中暗道：「莫非師父他們出手了？」細數一下下場之人物：「凌虛、青雲、青石、青竹，青玉和金勝孫，還差一個人，以前是青木，如今不知由誰代替？縱觀派內各人之功力，青木之缺，遞上任何一個人，都使威力大減，不由暗暗躭心起來。「北帝爺爺，請您保佑……讓武當得以保住威名！」

心神恍惚之間，忽聞展玉翅道：「師兄，你再不專心，小弟便要脫出七星陣了！」

海靜瞿然一驚，低頭看着澡盆，果然石頭已轉至生門，再圍堵已來不及了，他長嘆一聲，長身道：「爲兄敗了，我先去小解，稍後咱們再來！」

海靜出去茅厠，又回房歇了一下，再到師父丹房，那裡還有展玉翅之踪影，不但如此，連高橋也不見了！他吃了一驚，轉身奔了出去。

＊　＊　＊

展玉翅待海靜走後，也走了，高橋急道：「小少爺，你去看一下便速速回來，免生意外，亦不可辜負令師之期望。」

展玉翅含糊地應了一聲，推門而出，可是他去如黃鶴，使高橋擔心不已，忍不住也走出去了，他自知不是武當弟子，不能暴露，以免爲青石帶來麻煩，是以行動十分小心，盡量依藉墻壁、欄杆和暗處作掩護。

他跑到紫霄宮大殿前之另一端，匿在暗處，探頭偸窺，只見廣場

上火把如天上之星星，把四周都照亮，黑壓壓的一大片人，當中空出一個空地來，七個人正在作生死搏鬥，兔起鶻落，令人眼花撩亂，一時也看不清究竟。

展玉翅在何處，高橋雙眼找不到，他素知這位小少爺之脾氣，不由暗暗擔心起來。

展玉翅去了何處？原來他早就有心，混到人羣中去，是故走出丹房之後，便竄進鄰房去。此時，院子裡的人全都湧到廣場去了，一個人也沒有，他從容地套上人家之道袍，又把頭上之方巾取下，重新盤紥，再插上一枝竹簪，一副道人之打扮，若不是仔細看，根本分不出眞僞！

他打扮好之後，便溜下廣場，盡量與第三代弟子混在一起，一則年紀相當，二則人多，不虞被人認出來。

武當派排的正是七星劍陣，此陣又名北斗陣，按照天上北斗七星之方位排列：凌虛佔的是天樞星位，青雲佔天璇，青玉佔天璣，青竹佔天權，青石佔玉衡，海澄佔開陽，金勝孫佔瑤光。

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稱「斗魁」，又名「璇璣」；玉衡、開陽和瑤光則叫「斗柄」。原本青木佔的是天璣位，青玉佔開陽，因由海澄代替青木，因此作了調整。

整個陣式不動時，七個人佈置一個杓形之狀，天樞是首，亦是一切變化之樞紐，其他人因其變而變；瑤光是尾，首尾相顧，陣式變化時，更可起掩護天樞之作用。

廣場內八個人，鬥得難分難解，展玉翅看得如痴如醉。畢竟眞正之陣式變化，與在澡盆上擺設不可同日而語，使他增加了許多體會。

海澄之功力實不足與青木比，而青玉改了位置，亦不如往者之熟練，使威力大大打了折扣，玉衡星位之青石及瑤光位之金勝孫，常要分神照顧開陽位之海澄，時時呈現呆滯之情景。

不過，七星劍陣不愧是武當派鎭山寶之一，饒有其不足，而張三奇亦的確厲害，却仍能罩住對方。

廣場內之觀衆甚多，但却靜得落針可聞，只聽到兵刄揮舞帶起之風聲，及粗濁之呼吸聲！

撇開武當派之榮辱，這實是近年來，武林中難得一見，緊張精采之大戰！

展玉翅看了一陣，亦看出北斗劍陣不夠圓順之原因，心中暗自忖道：「假如由我代替海澄，接開陽星之位，那又會如何？」想至此，他腦筋轉個不停，雙眼停留在海澄身上之時間而較多。

武當派之劍法，講究輕捷，漫不經心，有如一位謙謙君子，但張三奇之劍法，則另有一功：詭異、兇猛、狠辣，就像是一位霸氣十足的帝王，實在相映成趣。

展玉翅下來已近半個時辰，場內仍未分勝負，展玉翅既要看陣式變化，又要看武當之劍法，更加留心張三奇之表演，當眞是目不暇給，恨不得多生幾對眼睛！

火光下，展玉翅猛然發現海澄臉上，汗漬斑斑，顯然乃因功力不足，不耐久戰，而張三奇雖以一敵七，但動作依然瀟洒俐落，一副深不可測之模樣，不由暗暗擔心起來。

心一亂，便未能再專心揣摩七星劍陣之變化，只恨不得飛進陣中，揮劍與對方一決雌雄。

激戰中，只見張三奇突然怪嘯一聲，拔空而起，越過青石、青玉，直撲凌虛，勢急凶猛！這是他第一次進行如此猛烈之攻擊！

這一來，亦格外引起武當七子之重視，青石和青玉反應更快，立即斜飛，揮劍向凌空之張三奇刺去！

凌虛喝道：「你們兩個快退回原位！」話音未落，只見張三奇右足尖在左足面上用力一點，凌空換氣，便生生再拔高幾尺，忽然身子像煑熟的小蝦屈起，再挺腰打了個沒頭觔斗，反落在青石後面。

展玉翅脫口呼道：「師父小心！」

此刻青石之氣已濁，亦開始下降，他亦知道不妙，反手一劍刺出，這有個名堂：「星移斗換」，乃七星劍法中之絕招！

可是，張三奇志不在此，足尖在地上一點，向海澄標射過去！

凌虛及青雲同時喝道：「首尾互易！」那是要「斗魁」變成「斗柄」，「斗柄」變成「斗魁」，可是海澄功力及火候到底不足，見到張三奇來勢洶洶，已先脫陣而逃！

張三奇反應之快，匪夷所思，只見他如影隨形，追上海澄，隔空發出一記劈空掌！他早有預謀，是以這一掌用上六七成眞力，但見風聲呼呼，把地上之沙石全都刮上半天，海澄聞得風聲，急向旁閃避，便被餘風波及，身子如斷線風箏般，離地飛起，胸腹撞及廣場中之銅香爐，跌倒地上，不能動彈！

凌虛急道：「快沉住氣，先將魔頭困住！」

張三奇哈哈笑道：「七星劍陣已破，你們還有甚麼法寶？莫說六個人，就是六十個人，張某也不怕！」

展玉翅只聽得熱血沸騰，罵道：「惡魔，你太狂了！」他伸出長劍，跑了出去，旁邊的道人，料不到有此一着，竟無人攔得住他！

展玉翅人未至，便道：「各位

師長請即佈陣！」

張三奇冷笑道：「小子，你眞要找死，老子樂得成全！」他反向展玉翅迎上去！

凌虛等人一時間亦認不出展玉翅來，只道是那一位第三代的弟子，是以下令佈陣！展玉翅初生之犢不畏虎，錯步站在開陽星位上，青石恰在其旁邊，立即揮劍，接下張三奇，同時金勝孫亦從旁協助。

青雲等四人立時變陣，重新把張三奇困在陣中。張三奇怪叫一聲：「剛才那個不行，這人也同樣不成！」

青石低聲道：「翅兒，你太大膽了……嗯，沉住氣。不可脫陣，須知牽一線而動全身！」

此時，展玉翅心頭反而有點忐忑，忙答道：「師父，弟子省得！」他劍法、火候、經驗及對七星劍陣之掌握，大大不如海澄，但勝在內力深厚，是以正面衝突，比海澄更能擔當重任。

但他的缺點亦十分明顯！對陣法不熟悉，大大影响了威力。凌虛這時候亦方認出來，心中詫異萬分：「這小子怎地內功突然深厚了這許多？」別說他，其他人同樣奇怪。

展玉翅補上海澄之缺，終於使局勢安定下來，展玉翅經過數十招之後，心頭更定，而且漸漸掌握了陣法之變化，是以越鬥信心越足。

張三奇亦暗暗奇怪：「這小道人之功力，怎地如此深厚？武當派怎能調教出這等人材來？」再仔細看了展玉翅幾眼，又惋惜起來：「這小子筋骨資質之佳，平生僅見，可惜是武當弟子，否則老夫這一身武功，可就有了傳人了！」他對展玉翅心生好感，長劍都指向別人。

凌虛和青雲心神暫定，心中暗道：「只要再拖下去，任你張三奇功力再深，也有疲乏之時，屆時，嘿嘿……」心念未了，張三奇劍法倏地加快！

他快，七星劍陣亦被逼加快變動，如此一來，展玉翅之缺點又再顯露出來，張三奇越鬥越快，簡直是瞻之於東，忽焉於西，令人防不勝防。

凌虛不斷開聲提點，可是張三奇已掌握了七星劍陣之變化，攻勢越來越凌厲，殺得武當七子團團轉。

「七星劍陣不過爾爾，再過百招，老夫必能破之，到時，你們便休想活下去了！」

展玉翅少年脾性，忍不住道：「別吹牛皮了，免得大風吹閃了你的舌頭。」

「小道人，你何不還俗，改拜在老夫門下？」

展玉翅笑道：「魔頭，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臉，我是堂堂的武當派弟子，豈有改投魔門之理？」

張三奇冷笑說：「武當派浪得虛名，你不見老夫一個人便可殺得他人翻馬仰，你只須跟老夫學三年武功，江湖雖然險惡，你却可踏之如平地！」

「自古以來邪不能勝正，你武功再高，終究難逃一敗！」

張三奇仰天大笑，聲如裂帛，旁邊的武當弟子只聽得耳朵嗡嗡作響，紛紛抬臂掩住雙耳。「誰是正？誰是邪？何謂道？何謂魔？你小子懂個屁！」

展玉翅豪氣干雲地道：「我武當便是正，便是道；你便是邪，便是魔！惡魔！」這句話，引起廣場上一陣震耳的喝采聲！連青雲亦對他改變了看法。

張三奇怒極反笑，「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小子；目前九大門派大而無當，全是些浪得虛名之輩，哼，老夫一人便踹平了華山派，誰說邪不能勝正？老夫今日便再表演給你看，若我能破此陣，你便做我徒弟如何？」

展玉翅不敢答他，咬牙道：「夜裡風大別吹閃了你的舌頭！」

張三奇長笑道：「你對老夫到底還是有信心，不錯不錯！老夫先表演給你看看，好教你口服心服！」他倏地凌空而起，却不是直起直落，而是像陀螺般，轉個不停。

凌虛忙道：「先別妄動，靜觀其變！」話聲剛落，又聽張三奇一輕聲嘯，凌空折腰，突然平射而出！凌虛急又呼道：「不好，快追！」七個人急忙向張三奇之去處奔去！

可是那張三奇確是厲害，猛地一記「千斤墜」落地，飛進人羣中，拳打脚踼，眨眼之間，連斃數名武當派弟子，看得武當派衆道人，睚眥欲裂，紛紛抽出兵器圍攻！

凌虛又怒又急，暴喝一聲。「你們都退開去，別在此處碍手碍脚！」道人們立退。

可是張三奇反應更快，如影隨形，混在人羣中，不斷殺人，只聽他長笑一聲，「小道人，你看清楚了否？老夫不是破了陣麼？」

展玉翅道：「你有種的便結結實實地跟咱們打一陣，利用別人破陣，算得什麼英雄？」

「好，假如老夫再跟你們七個鬥一陣，而正正式式破了陣，那又如何？」

展玉翅有點口吃地道：「那……就算你有本事！」

「好，衝着你，老夫便再表演一場，給你開開眼界，教你知道，什麼才叫高手。」張三奇倏地停手

，喝道：「你們都給老夫滾開。」

道人們立即退開，武當七子又把張三奇困在七星劍陣內，青雲咬牙道：「師叔，發動陣勢吧，今日非殺他不能挽回咱們武當之聲譽！」

七個人突然跑動起來，圍着張三奇團團轉，張三奇嘴角噙笑，長劍垂在地上，意態輕鬆之極！

忽然武當七劍齊舉，張三奇也幾乎同一時間抬劍！他劍一抬，並非發動攻勢，而是先錯步閃開正面刺來之劍，人如穿花蝴蝶般，在劍林之中穿插進退，待那七把劍全部落空，他才刺出一劍！

這是先發先至之另一着，劍尖直指青玉，青玉長劍那一招剛使畢，來不及換招招架，張三奇長劍已至。

旁邊之青雲、青石大吃一驚，連忙急刺對手，這是圍魏救趙，可是張三奇的確有過人之處，猛見他身子一矮，刺向青玉的那一劍倏地後刺，劍刃自他肘下向後刺出，正中青石大腿。

刹那間，但見張三奇長身而起，一個風車大轉身急攻青石，旁人大喝一聲，拚死撲上前，或攻或幫青石接招，如此一來，劍陣已亂，猛見張三奇雙脚一踼，在青玉及青雲之間，脫出劍陣，說時遲，那時快，他長劍在這瞬間，又向後刺出。

這一劍，去勢極速，教人防不勝防，青玉剛覺眼前一花，緊接着，後背已一陣冰涼，那涼意直透心窩，猛地又覺劍刃離體，似把其魂魄也抽走。

「師弟！」

砰一聲，青玉已撲倒地上，張三奇趁對方劍陣瓦解，猛又一閃，風車大轉身，揮劍過來，青雲喝道：「惡賊，先吃我一劍。」

張三奇劍一橫，將青雲之劍架住，右腿向後一掃，逼開金勝孫，左掌發力一吐，一股掌風猛地湧出，直奔迎面攻來之青竹！

青竹大吃一驚，他兩旁又被同門封住，沒奈何，倉促之間，只好舉掌相迎。兩掌尚未接實，但聞「噗」地一道輕响，青竹身子如彈丸般，向後急飛，接着跌在地上，久久爬不起來，看來掌勢絕對不輕。

這些動作寫來雖慢，但實則如白駒過隙，眨眼之間，張三奇在破陣之時，已斃了一個，傷了兩個。

七去其三，剩下來之四個還能應付得了？這刹間，青雲雙眼全紅了，嘶聲叫道：「咱們都跟這惡魔拚了吧。」

展玉翅却高聲喝道：「停手！」他運足內勁而喝，聲如霹靂，連張三奇也停下手來，數千隻眼睛全望着他。

張三奇淡淡地道：「小道人，你肯改變主意了麼？」

展玉翅踏前一步，道：「我若改變主意，你又如何？」

張三奇想了一下，道：「你若肯投入老夫門下，老夫今日便放過武當派。」

「嘿嘿，今日放過，明日又上山，還不是一樣？」

張三奇沉聲道：「老夫當衆發誓，三年內不踏進武當一步就是，你主意拿定了否？」

展玉翅哈哈笑道：「我師父是武當派有道之高人，你想當我師父，那有這般簡單？」

「然則，你可先開出條件，咱們洽商洽商。」

展玉翅不由猶豫起來，暗自思忖道：「我若做其徒弟，豈非遺臭萬年？可是若不答應他，眼看今日武當難逃劫難，青木師伯若非爲了我，今日武當又怎會敗……罷了罷了，只好碰碰運氣了。」

張三奇冷冷地道：「你到底考慮好了否？嘿嘿，若不答應，老夫今夜便血洗武當山。」

展玉翅轉頭望過去，只見師父羞慚地垂首，在整理大腿上之傷口，青雲及凌虛則退開，似沒看見般，他熱血沸騰，脫口道：「我有條件……」話說出口，又遲疑起來。

張三奇冷冷地道：「怎麼不說下去了？」

展玉翅猛吸一口氣。「要當人師父者，當然要有兩下子，要當我師父者，我對他之要求便更高了。」

張三奇冷笑道：「難道你認爲老夫武功，還不如你目前的牛鼻子師父？」

展玉翅挺胸道：「家師是名門正派的高手，你能與之相比麼？人品既不如，單論武功，當然不能同日而語！」

張三奇愛材若渴，竭力忍住胸中之怒火，沉聲道：「你到底有甚麼條件，給老夫痛快開出來！」

「假如你在十招之內，勝得了我，我便考慮……」

他話未說畢，張三奇已經仰天大笑。「老夫還以爲是甚麼苛刻條件，原來如此，眞是易如反掌！」

「你且慢高興，我還未說畢！十招之中，首五招你須讓我，不許還手，只准閃避，換言之，你只有五招之機會，假如得勝，我便立即拜你爲師，但假如你輸了又怎樣？」

張三奇一字一頓地道：「此話當眞？」

展玉翅猛吸一口氣，轉頭見師長們無人反對，便硬着頭皮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好，這些條件，老夫都答應

了！」張三奇厲聲道：「牛鼻子們，你們都聽見了，屆時可不要說老夫搶了你們的徒弟。嘿嘿，其實送一個徒弟給老夫，你們有三年之安樂日子過，何樂而不爲？哈哈哈……」聽其話而知其人，他早把展玉翅視作囊中物！

忽又聞他高聲道：「你們都退開！小道人，你俗名叫甚麼？」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少爺姓展，雙名玉翅！你聽清楚了，將來有事儘管找我，不可找武當派之麻煩！」這幾句話，說得豪氣干雲，展玉翅同時抬步走上前。

張三奇大笑。「雖然不自量力，但老夫正喜歡有傲骨的後生小子！」

青石忍不住嘆道：「翅兒……」

展玉翅心頭一熱，奔了過去，澀聲道：「師父，您有甚麼指導？」

青石無奈地道：「痴兒，你怎會提出這種條件？你怎是他敵手？眞是……」

青雲走前道：「你好自爲之，不好弱了我武當派的名頭，速去速去，別婆婆媽媽的！」

青石想想也覺得無話可說，乃揮揮手道：「你小心……不要硬來，花點心思，出奇制勝……唉，此時此地，爲師還能教你些甚麼？去吧，小心！」

適才是一時衝動，如今深覺自己肩負着武當派之生死榮辱，是以展玉翅每邁出一步，都似有千斤重般。張三奇笑嘻嘻地道：「小牛鼻子，何須哭喪着臉？這些老牛鼻子們有甚麼能耐指點你？嘿嘿，待你跟了老夫，便替你還俗，找幾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你便更感激老夫了！」

展玉翅煩悶之至，聞言衝口道：「住口！不許你再胡言亂語！」武當派弟子都替他捏了一把汗，生恐老魔頭翻臉，一掌將展玉翅打死，則自身安全亦堪慮了。

不料老魔嘴角肌肉牽動一下，竟然硬生生把怒火壓住，冷冷地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牛鼻子，你準備好了沒有？你不動手，老夫可不客氣了。」

展玉翅冷笑道：「你大可以動手，少爺早料你不會守信諾！」

張三奇眉頭一掀，怒道：「今日老子便教你口服心服！但老夫耐性有限，天亮之前你若仍不動手，可就不客氣了，屆時，你準備替老牛鼻子收屍吧！」

展玉翅此刻心中只盤算如何利用前五招對方不能反攻之良機，對付張三奇，嘴裡問道：「魔頭，假如前五招，我的長劍刺破你之衣袂，算不算輸？」

張三奇經過適才那一場，已將展玉翅之斤兩看清楚，是以傲然道：「當然算我輸！」

「好，算你還有點高手之風度！」展玉翅再走前兩步，倏地一劍刺出，第一招使的赫然就是太極劍法中之三大絕招之一：「太祖下山」！

這是一招陷阱，是故意露出破綻，而引對方出手的，可惜展玉翅一時忘記，張三奇前五招是不能出招的，只見他雙肩微微一晃，已脫出劍勢，哈哈笑道：「你竟然使這一招，簡直令人失望，老夫要破此招，最少有七種辦法！來吧，還有九招！」

旁邊的同門一齊發出一道嘆惜聲，展玉翅雙頰發熱，心中似揣了一塊炙熱的鐵片般的難受，是以第二招，久久都不敢刺出！

「小牛鼻子，你沒膽啦？別忘記天亮之前，你若使不了十招，仍算你輸！」

展玉翅仍然一動不動，就似是一尊石像般，偌大的一片廣場，千百個人，此刻靜得只聞風聲，道人們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展玉翅腦海裡轉了千百遍，把他所學過之招式全部過濾了一次，竟想不出有那一招，可以一舉而佔了上風！抬頭一望，張三奇仍然懶懶散散地站在那裡，渾身上下，到處都是空門，但正因如此，教人不知從何處下手！

月兒已向東沉，冷月斜照在張三奇身上，勾畫出一道白光，這刹那，展玉翅才將他容貌看清楚，撇開爲人不說，老實說，張三奇無論是五官、身材，均招人喜愛！一大把年紀了，看來仍然俊朗挺拔，威嚴霸氣之中，又略帶蕭灑，那是多少男子都想達到之境界！

張三奇沒有再催促展玉翅，他全不把武當派弟子放在眼內，回頭看看武當派諸老那一副焦慮，偈促不安、緊張、羞慚之神態，簡直有雲泥之別。

展玉翅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嘆息未畢，他人已如離弦之矢般射了出去，揮劍直擊張三奇！

這一次，他根本沒有刻意計算，而是隨手招來，隨張三奇身法之變而變，兔起鶻落，居然有板有眼，即使是青石下場，諒亦只能如此！

張三奇忽道：「五招已過，小心了！」他再退，揮劍突進展玉翅劍網之中，劍尖竟指向其心窩，在場之人，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得清他是如何出劍的，看不清的人，固然讚嘆不已，看得清楚的人，更是佩服、驚恐、震懾諸情交集！

展玉翅雙脚一錯，他在天人合一之下，雙脚居然在有意無意之中，按照七星劍陣的步法而行！身子一退，長劍已化攻爲守，在自己前

身佈下一重劍網！

「第七招！」張三奇長劍一抖，「噹」地一聲響，兩劍相觸，展玉翅只覺由對方劍上傳來一股難禦之力量，若非他得了青木數十年修爲，長劍早已脫手飛出！

饒得如此，他手臂亦不由自主地揚高，把胸腹全部露了出來！他心知要糟，雙脚用力一頓，向後倒退！與此同時，張三奇亦叫道：「第八招！」長劍急刺！

幸虧展玉翅退得快，張三奇第八招仍然落空，可是他經驗何等老到，生恐展玉翅只閃不接，長臂抬步，立施第九招，將展玉翅盡罩在其劍網內！

這一招是張三奇得意之作，名喚：「天羅地網」，多少英雄好漢都逃不出其這一招！

這一招威力之大，可想而知，張三奇亦怕控制得不好，誤傷了展玉翅，是以忙道：「展玉翅，你趕快認輸吧！」

這一招一起，展玉翅便知道自己絕無機會逃脫，是以對張三奇那句話，充耳不聞，輕嘆一聲，抬劍往自己脖子抹去！

他知道自己失敗之後的後果，不願眼看武當被血洗，更不願受辱，最好之解脫辦法，唯有求死一途！

可是張三奇那肯讓他自殺？只聽他暴喝一聲：「小子，你作甚！」滿天之劍影倏地斂去，他左手一擺，向展玉翅之右手腕抓去！

這刹那間，展玉翅腦海間倏地閃過一道靈光，突見他手臂一垂，手劍一絞，但聞「嗤」地一聲響，張三奇半袖管已落地，他人同時向後退去！

張三奇就似被人點住痲穴般，左臂仍停在半空中，臉上之表情複雜至極點，說不出是悔恨、憤怒還是失望，展玉翅心中竟然翻上一絲歉意。

廣場內仍然沒有聲音，半晌方聽青雲問道：「金總管，這是第八招？」

「第九招！」

「地上那隻袖管是誰的？」

「是張三奇的！」金勝孫嘆息道：「只不知他是不是個重信諾的人？」

張三奇慢慢收起左臂，這刹間，他似乎老了十年般，聲音也顯得有點變調：「你知道麼？老夫平生只在九華山敗過一次，這是第二次……」展玉翅那裡搭得上腔，張三奇又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得老覆答復老夫！聽清楚，要老實！」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你問！」奇怪，他的聲音也有點走調。

張三奇雙眼倏地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似要看透展玉翅的心般。「這一招是你事前計算好的？」

展玉翅有點像做錯了事的孩子般，低聲道：「不是……我沒有那麼好的心思……剛才我的確想死，但看到了你的左臂，忽然靈光閃動，長劍便……對不起，你若……咳……這一招可以不算，還有一招，你可以重發！」

張三奇突然仰頭大笑起來，笑聲充滿了無奈及蒼涼，良久方道：「你確是個誠實的孩子！老夫一向之作風是對甚麼人，用甚麼方法！答應過你的話，老夫絕對不會收回來，你勝了！」他手腕一抖，那把百煉精鋼的長劍，自中折斷，他隨手抛在地上，直至此刻，衆武當弟子方魂魄歸體，心中竊喜。

張三奇轉頭對武當派諸老道：「牛鼻子聽着，老夫三年內絕不踏足武當，即使在江湖上遇到貴派的弟子，亦將盡量忍耐，但三年後，一定再上山，屆時希望你們別讓老夫失望！」

青雲道：「武當派隨時恭候大駕，有一點你須知道的，武當弟子人人均有與武當派共存亡之心！」

張三奇「嗤」之以鼻，冷冷地道：「剛才你爲何不代展玉翅下場？今夜若非展玉翅，嘿嘿……」回頭望了望展玉翅，連聲可惜。

展玉翅道：「晚輩資質極之普通，只要你改邪歸正，一定有許多人拜你爲師！」

「放屁！天天都有人排隊要老夫收他爲徒，老夫都不屑一瞧！改邪歸正？簡直是放屁！你以爲老夫是可惜不能做你師父麼？我是可惜你投身武當，浪費了你這塊美玉！展玉翅，你好自爲之，說不定十年之後，與我在武林中，爭一日短長的，便是你！」話音未落，張三奇已凌空拔起，脚尖在龜背亭上一點，換氣再射，眨眼便已越墻而去，人走之後，却聞到其歌聲。

「寶釵兮，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聲住……」歌聲悲傷之至。

展玉翅心頭一動，忖道：「他縱橫天下無敵手，還有甚麼不如意的事？」

耳畔忽聞青雲凌厲的聲音：「將死者好好安葬，把受傷的弟子扶回去上藥，其他的，各守各位，快！」

展玉翅回頭，便見能走的武當諸老，邁着沉重的步伐，登上石階，展玉翅恨不得倚偎在師父身旁，但不知爲何一股疏遠之感，倏地佈滿心間。

身旁突然多了許多人，有詢問展玉翅來歷的，有讚賞多謝他的，

也有對他懷有妒忌的，不一而足，展玉翃突然覺得十分煩厭，乃高聲道：「諸位師兄弟，小弟實在疲累，咱們明天再聚如何？」也不待對方有無反應，他便排開衆人，向丹房走去。

進了房，只見高橋用十分奇特之目光看自己，而海靜則熱情地握着他的手：「今夜多虧師弟了！」

展玉翃道：「小弟也不知道做得對不對，師兄且莫謝我讚我！」

海靜一怔，道：「你爲了武當一派之存亡，不顧個人之生死，若連這個也算錯，則世上還有那幾樁是對的！」

展玉翃毫無勝利的歡樂，他似用盡氣力般，靠墻坐下，淡淡地道：「小弟只求無過，不求有功！師兄，小弟累死了……」

海靜忙道：「那師弟好好地休息一下，明天愚兄再來看你！」他臨走時，還把油燈吹熄。

丹房內一片黑暗，高橋忽然道：「小少爺，你知道今夜自己十分幸運麼？」

「知道，若不是得幸運之神眷顧，十個我也早已死淸了！」

「正如你所說，這件事雖是一宗大功，但我一直暗中觀察青雲之動靜，他未必這樣想！正是未知禍福！」

展玉翃嘆了一口氣：「高叔叔，古語有云，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爲，有些事明知不好爲而爲之……這也算是一件！我是武當弟子，你說那時候，我還能龜縮麼？」

「爲何別人能龜縮，你却不能！」

展玉翃忽然提高了聲音：「因爲別人是別人，我是我！若人人都怕死，武當派如何能被譽爲武林泰山北斗？」

高橋嘆息道：「你別激動，我只是替你擔心！恐怕你日後在武當山之日子，並不好過，預先得有個準備！」

「少爺不信他們表面上敢對我怎樣！」

高橋突然用誠懇的語氣道：「小少爺，我求你一件事，日後不可居功！最好把今夜的事忘記，心中只記住一件事，你留在武當門是爲了學藝！」

半晌，展玉翃問道，「高叔叔，如此會否顯得太自私？」

「爲自己也好，爲武當也好，首要條件是學好武功，否則一切都是零。」高橋道：「你累了，躺下睡一會兒吧，我也要休息，明後天就得下山……」

展玉翃下身往前滑，終於躺在地上，他身子確實有點累，但心情却不能平復，腦海裡至今尙是一片空白，理不出個頭緒來，耳際似乎尙聽到張三奇之聲音：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

張三奇有什麼愁？他有情人？情人已跟他分手？唔，大概是嫌他人格不好吧！

展玉翃也認定張三奇人格有問題，但對他的印象却難以磨滅，忽然輕聲問道：「高叔叔，武當派之武功眞的如此不堪一擊？還是師父他們學藝不到家？張三奇是那門派的弟子？」回答他的是一陣輕微的鼻鼾聲。展玉翃輕輕一嘆，極力不去想他，最後方迷迷糊糊睡着了。

* * *

當展玉翃醒來時，已是紅日滿崗，高橋盤膝在練功，他爬了起來，腦袋有點沉，歪歪斜斜地走出房去，只見宮內的人，來去匆匆，臉上均有悲憤之色，殿裡傳來誦經聲，料在超渡昨夜死去的弟子。

展玉翃抓住一位道人，問道：「師兄，請問家師在何處？小弟有事找他！」

道人看了他一眼，臉上露出詫異之色，展玉翃這才發現自己頭上道裝，身上却穿着俗家的衣衫，乃赧然道：「家師是青石道長！」

小道人道：「小弟今早見到青石師伯，換了傷藥之後，便到太祖庵去了。」

展玉翃謝了一聲，便向太祖庵走去，剛踏上那道狹窄的石板，上面便有人道：「掌門有令諭，任何人不得上來！」

展玉翃說出來意，那道人道：「太祖庵內正在召開緊急會議，第三代弟子不許內進，師弟有事也得等候！」

展玉翃沒奈何，只得退了下去。因見來往之人都對自己投來讚賞及感激之目光，他渾身不自然，連忙回丹房。

高橋已散了功，抬頭問道：「找到令師否？」他見展玉翃搖頭，又道：「我準備見過令師，便向他告辭下山，日後一切便得靠你自己了！」

展玉翃吸了一口氣，道：「高叔叔，你也得自己保重！小侄自己亦不知道尙能在武當山呆多久，你最好明年之今日再上山來看我！」

「好，這個我可以答應你，萬一有變化，咱們以廖子柏家爲聯絡點，不過你到合肥可得小心！」

說話間，海靜忽然提着竹籃進來，道：「先吃飯再說！」他邊說邊把竹籃裡的飯菜取出來，擱在地上。

展玉翃急不及待地問道：「師兄，師父去何處？小弟有急事找他！」

「師父還在開會，師弟到底有什麼急事？」

展玉翃也說不清楚，只好輕嘆一聲搖搖頭，吃起飯來，海靜邊吃邊把展玉翃昨夜之英雄行逕，大大稱讚了一番，展玉翃嘆息道：「那是逼上梁山的，換作別人，也會如此，不值一讚！」

海靜仍然與緻勃勃地問：「師弟，最後那一招自刎，你眞的是在無意中想到的？」

「當然，連你也以爲小弟事先已計算好？小弟城府沒有那麼深，智慧、機心亦未臻至高境界，只能說是運氣。」

高橋也道：「少爺的確是走運，若非如此，他就算有十條命也死絕了，說起來，那魔頭之武功，實在可怕！」

海靜眞有同感。「看來未來三年，武當派必令封山苦練，兄弟們都要吃足苦頭，否則三年後如何抵禦，不過，以師弟之進展和聰明，三年後已完全可以補青木師伯之缺，那魔頭亦未必能佔到便宜！」

「不要想得太美，經此一役，魔頭回去必會苦思破解之策，說不定三年後，形勢更加惡劣！」展玉翃將碗往地上一放，輕聲問道：「師兄，請恕小弟問你一件事，派內老一輩的好手，是否已將敝派絕技，全學到手？」

海靜搖頭道：「沒有一個人學到精，否則怎會大敗？敝派武功博大精深，易學難精，上任掌門尙好，如今……眞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眞如師兄所言，那還有一絲希望。」展玉翃道：「若青雲掌門已學足，則敝派根本沒有希望！」

海靜道：「本派祖師爺張三丰，其一生所學，再加上後來加創的，絕大多數的人，窮其一生亦學不到幾成。」

展玉翃問道：「那張三奇跟祖師爺張三丰只差一個字，是否有什麼含意？他藝出何門，爲何武功這般厲害，今年有多大年紀？」

「爲兄只知他年在花甲左右，對於他的出身和以前之經歷，誰也不知道，只知他出道三四年便已名震天下，他當年被圍困在九華山，出道還不足六年哩！」

「哦？那說不定他還不到六十歲！」展玉翃再問：「此人到底幹過什麼壞事？」

海靜赧然道：「爲兄亦不甚了了，只從師長處知道，他是個大惡魔，幹了許多傷天害理之事，天下人人均這樣說，不會冤枉他！嘿嘿，就看他這次上山，殺咱們百餘人，重傷二百人，便知一二。」

海靜頓了一頓，忽然問道：「師弟之內功似乎深不見底，這是家傳的麼？」

展玉翃正在不知如何作答，忽然外面有人問道：「展師弟在麼？」

海靜連忙把門打開，却是海空之師弟海虛，展玉翃問道：「師兄找小弟何事？」

「掌門人及青石師伯傳你到大殿，速去！」海虛看了房內的人一眼，道：「上諭只准他一人去。」

展玉翃有點忐忑，問道：「師兄可知是何事？」

海靜笑道：「師弟忑也心急，九成是要嘉獎你昨夜爲本派消了一場劫難。」

當下展玉翃隨海虛出房，穿過院子，便到紫霄宮大殿門外。殿門關着，海虛高聲呼道：「啓稟掌門，展玉翃師弟帶到。」

裡面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展玉翃推門進來。」展玉翃依言將門推開，跨過高高的門檻，只見神枱上供着太清、上淸和玉淸三君之神像，長明灯上火苗不斷地跳動着，這本是教人置身其中，亦感身心舒泰的地方，但不知爲何，展玉翃却覺得不安至極！

轉頭望去，旁邊蒲團坐着四個人：凌虛、青雲、青竹和青石，展玉翃見師父臉色沉重，雙眼緊閉，看也不看自己一眼，心頭更一沉，怯生生地喚道：「師父，徒兒來了……」

青雲道：「展玉翃，你過來，跪下。」

展玉翃心生反感，但仍不敢反抗，走前幾步跪下，只聽青雲問道：「展玉翃，你知罪否？」

「弟子不知何時犯罪，請掌門明示。」

青雲輕哼一聲：「第一，你在本門內，喬裝出家人，有違派規。第二，你未得師尊及掌門同意，擅作主張；第三，未得許可，私下跟魔頭約定，膽大妄爲。」

展玉翃不由有氣，道：「第一點，弟子雖因不知派規，但若說弟子犯規，弟子願服罪，第二點，不知詳情，沒法分辯，掌門指弟子擅作什麼主張；至於第三點，那是權宜之計，也是爲了本門的好，而且當時弟子曾回望向師父，却聽掌門令我速速下場應戰，不知掌門還記得否。」

「眞是朽木不可雕。」青雲怒道：「時至今日居然還不認罪。」

此時，展玉翃心中不安之感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憤怒，朗聲道：「掌門人要派罪給門下弟子，也得以理服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因爲我强出頭，俗家弟子鋒頭超過出家弟子，因爲我事後夷然無損，而令徒却受重傷，因此你心中有氣，非得拿我開刀不可，弟子所言是否說中掌門之心病？」

青石雙眼不睜，却斥道：「翃兒，還不趕快告罪！」（未完・四）

上文提要：封十三娘帶蕭丹來到藍封鎮住下客棧，封十三娘對蕭丹瞭如指掌，有意無意間說蕭丹會是她的媳婦。令蕭丹想起封雷這位公子，蕭丹依偎封十三娘懷內，得到母愛的溫暖，但蕭丹忍受不住封十三娘對她種種限制的束縛，施巧計擺脫而去。途中又遇關中七虎，明白七虎不是奸惡之類，但要報復將她當肥羊之仇，於是……





綠野俠踪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爲眞善賑災濟貧　消忿恨心生敬慕

小小子只不過揚手，嚇得驀可裡一勒轠繩，那馬長嘶人立而起。

總算關中七虎，不是浪得虛名，並未被拋下馬來，兜轉馬頭，向兩面圈了回去。

後面圍上來的漢子瞧得明白，也慌忙勒馬，本就閃避自己人的暗器亂了陣脚，這一來更是亂上加亂，轟然圈了回去。

蕭丹樂得嘻嘻一笑，妙極，唱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那七隻肥羊兒聽着，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

敢情翦徑的賊叫客商作肥羊兒。可眞是終朝打雁，被雁啄了眼，關中七虎可笑不出來，那爲首的漢子把馬圈了回來，怒道：「原來是你……原來……昨日着了你的道兒。」

倒把其餘的幾個漢子都提醒了，這小小子摘葉飛花，相距兩丈，既能傷人，昨日連人影也不見，便已被人閉了穴道，自然也是這小小子了，更是大駭，倒不自覺勒馬退得更遠了些。尤其是那被打得噴出血來的兩個漢子，駭得兜轉馬頭。

偏有一個漢子不退反進，把手一拱，朗聲說道：「原來是……若我猜得不錯，閣下必是封雷少俠了，我兄弟有眼無珠，昨日無心冒犯，錯以爲閣下是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貴冑公子……」

封雷？又是封雷！蕭丹心中一動，兩臂一振，宛若舞翩躚，飄然而下，落在道上。

正是那最不粗獷的年輕的漢子，一聲封雷！竟似平地起風雷，只聽啊啊連聲驚呼，像駭得傻了，但後退的漢子，倒又圈轉馬來。

那年輕的漢子兀自拱着手，却無驚容，又朗聲說道：「昨日少俠手下留情，必已知道我兄弟接得河洛雙劍的飛馬傳書，這番東來，原爲共襄義舉！」

共襄義舉！又是共襄義舉？

妙極，蕭丹登時有了主意，敢情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亦可知這關中七虎知有封雷，却都不識封雷，爲何不將錯就錯，瞧不見，脚尖兒一轉，就地換位移形，刹時之間，化作五七個人影，除了那兀自拱着手的漢子巍然不動之外，其餘的六個漢子都把馬勒退了一步，且都變了臉色。

蕭丹雖然故意顯露一手，但顯然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關中七虎是聞封雷之名而變色。哼！

心下哼了一聲，她更要會會這封雷不可。

蕭丹一晃身，化作五七個人影，像是逐個兒再又打量了關中七虎一下，衣袂飄然，再又合而爲一，路中一站，說道：「好，你既說接得河洛雙劍飛馬傳書，共襄義舉。

所爲何事，是何義舉？說來聽聽，說得對了，我就不難爲你們。」

那漢子肅容道：「黃河河堤，年久失修，尤其是花園口一帶，險象環生，一旦決堤，那鄭州、開封兩府，以及中華方圓千里，就會成爲澤國，夏洪將屆，當眞是危在旦夕，那朝廷雖有河工大臣，但非僅無能顢頇，且貪污腐化。」

那漢子用手一拍馬頸，再又向身後六個漢子的坐下馬一指，道：「好敎少俠得知，這幾匹駿馬，便是取自那河工大臣，說來可惱，朝廷命官，却不恤民命，出入必駟馬高車，前呼後擁，作威作福，便跟隨的人等也駿馬雕鞍，我兄弟看不過眼，是以順手取來。」

蕭丹一揚眉兒，道：「且慢，關中七虎，應在關中，怎會東來？」

那漢子忙道：「我等原在關中，接得河洛雙劍飛馬傳書，大義當前，當仁豈敢讓，兩手空空，如何能共襄義舉，是以東來……」

那爲首漢子接口道：「咱們只有鐵肩擔道義，東路的黑白兩道，也還有不少道上的朋友，河洛雙劍登高一呼，敢不作個馬前卒，我等雖然空空兩手，作個傳書的飛馬，聯絡東道的朋友，共襄義舉，却還能夠。」

「原來如此。」蕭丹點了點頭，心下倒不由生敬，道：「我可不解了，這濬河築堤，朝廷有河工大臣，地方有命官，爲何要勞動河洛雙劍？你……你們瞪着眼做甚麼？」

那關中七虎聽得蕭丹恁地一說，可不是瞪了一眼，那馬下的漢子拱了拱手，道：「原來閣下……那麼，閣下不是……不是封雷少俠？」

原本一口一聲少俠的！竟又以閣下相稱。蕭丹登時明白了，眉兒一挑，哼了一聲，道：「誰說我是封雷，是你們有眼無珠。」

「請敎閣下？」

蕭丹連頭兒揚了起來，道：「你們可坐得穩了……呔！」

姑娘扮小子，看來自是更加年幼更俊美，看來不過十六七歲的小小子，這麼挑眉瞪眼，又揚頭兒，威風不足，倒稚氣十足，活脫就是小孩兒扮大人，關中七虎何等人物，何況稱霸關中多年，蕭丹雖然功夫奇幻詭譎絕倫，但分明敵意已消，他們也已鎭定下來，心中一旦消除了驚懼，相對久了，倒更覺得她稚氣可愛來，不自覺都露出笑意來。

馬下那漢子道：「我可不在馬上，閣下放心，他們雖坐在馬上，說甚麼也多年馬上走天涯，大概還不致跌下馬來。」

蕭丹又哼了一聲，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們可聽說過大鬧青州府，火焚衆香樓，活捉閻羅，天子脚下，把京城也鬧得天翻地覆的……」

「啊啊……」

「原來閣下便是……」

「情俠丹丘生！」

關中七虎啊啊連聲，笑容收斂了都露了驚容，一時蹄聲雜沓，若不是渾身一震，豈會驚動坐馬。蕭丹的眉兒挑得更高了。

那麼，情俠丹丘生，也不輸於紫煙蘿，雖不令人喪膽，但至少遠至關中，亦聞大名，可眞是揚名天下了。道：「不錯，我便是情俠，丹丘生便是我，你們既然當仁不讓，看在你們也算是好漢子，便放你們過去，只不過你們得替我帶個信兒。」

蕭丹的功夫奇幻詭譎絕倫，關中七虎如何不信，何況都着了人家的道兒。

那道中的漢子更是肅容生敬，拱手道：「情俠便請吩咐。」

蕭丹先啐了一口，道：「何物封雷，你們雖有眼無珠，不知者不罪，且饒過你們這遭兒，借你們的口，給我帶個信兒給那小子，好小子，竟敢……竟敢太歲頭上動土……」

且慢，鏢銀被盜，那多丟臉，怎可說出來。

道中那漢子一怔，道：「封雷少俠儒雅，乃一謙謙君子，更不在江湖行走，不知何時冒犯了情俠？」

蕭丹見提起封雷，關中七虎竟皆肅然生敬，心下更是着惱，呸了一口，怒道：「沒膽的匪類，怯怯的賊小子是眞，給我傳句話兒，開封府……喂，聽說開封府有個龍亭，不知是眞是假？」

那漢子道：「果有龍亭，乃是先朝的御花園，後因黃河決堤，開封府成爲澤國，連皇宮也陸沉了，唯獨這龍亭因地勢較高，得以獨存。」

蕭丹道：「好，傳我的話兒，兩日之後，那賊小子若有膽，滾去龍亭見我。」

不錯，金鳳鏢局的女鏢師說及水淹開封府，也曾言及皇宮陸沉，獨存龍亭，竟忽然記上心頭，聽說眞有龍亭，好不得意，留下面面相覷的關中七虎，轉身就走。

不是走，而是一晃身，去得無影無踪。那關中七虎那會知道，蕭丹已是驚弓之鳥，當眞是杯弓蛇影，遙見關中七虎身後塵頭起處，一騎如飛而來，相距雖仍很遠，看不眞切，但若是封十三娘知道上了當，那驢兒神駿，行走如飛，若是封十三娘，當着這關中七虎面前，這個臉兒可丟不起。

奔出十數里地，提起丹田一口氣，豈僅快逾奔馬，任封十三娘的驢兒再快，不信能追得上她，這才放慢了脚步。

想必已近開封府了，道上人來人往，來到一個鎭甸，只見鎭口人頭湧湧，在圍觀甚麼？擠進去一瞧，原來鎭口的墻壁上貼着一張告示，大意是濬河築堤，招募民伕。只聽七嘴八舌，說的也是這回事，敢情附近州府縣鄉鎭，皆貼有同樣的榜文，就近更設有招募處，才知人來人往，途爲之塞，乃是趕往應徵的，更聽得人人稱頌。

原來一旦報了名兒，即有安家銀三兩，以後每月並有工資紋銀一兩，那年頭，物價低廉，休道一兩紋銀了，五七錢亦可安家活口，不怪人人稱頌了。

蕭丹聽得身邊一個衣冠楚楚的人說道：「往年濬河築堤，不是募，而是徵，只有口糧發放，那有工錢，更不要說安家銀了。」

只聽一人接口道：「你們有所不知，我才由開封府來，這番不是官府徵召，而是河洛雙劍與各路英雄豪傑共襄義擧，亦不僅爲了濬河築堤，且是以工代賑，濟貧救苦，若是小康溫飽之家，便名兒亦報不上。」

此言一出，那圍觀的人，登時議論紛紛，更有不少人質疑起來，一人排衆而出，道：「我看此事大有可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況還不是冒險犯難，平常五七錢銀子亦可僱到一個工人了，爲何出此一兩紋銀。」

「還有安家費用三兩。」

「提起安家費，」那衣冠楚楚的人說道：「這更可疑了，榜文這一掛出，必然爭先恐後，蜂湧應徵，上萬成千，試問，要多少銀子？還有，既是安家費銀，當然先予發放，不怕領了安家費銀的人溜之大吉？」

只見那個說從開封府來的人呵呵笑道：「其實不怪你們生疑，適才我不是說了，河洛雙劍會合了各路各地的英雄豪傑，各地的豪傑英雄，又會合了各地的鄉紳，以及仁義之士，共襄其成，鄉親坊衆，自知底細，更何況是善擧義行……」

「竟不經官動府？」

「無官不貪的官府麼，嘿嘿，那自是往邊站，非但不敢染指，據說有不少貪官污吏，竟自動捐獻，是否有刀擱在脖子上，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既可向朝廷邀功，既可陞官，又博了好聲名，反倒便宜了這班貪官污吏。」

蕭丹退了出來，聽得明白，這麼說，果然是共襄義擧了，各州縣招募民伕，河工自然數以萬計，那得多少銀子，失去的那十箱金銀珠寶，若眞是作此義擧，倒眞是用得其所了，只不過，怎生無人提起封雷的名兒？

數十里地，不用趕路，緩緩行來，過午便已到了開封府，道上人來人往，有所談論，莫不是這回事，眞個是有口皆碑，人人稱頌。只不過稱頌的是河洛雙劍。

善要人知，便非眞善，而是釣譽沽名，蕭丹再不懷疑了，不由對這封雷生了敬意，當眞是爲善最樂，雖然人家稱頌的是河洛雙劍，她心下却飄飄然，因爲那失去的十箱金銀珠寶，可眞是用得其所了。

只不過一想到那失去的鏢銀，那本是彎彎的眉兒，便又挑了起來，雖是義擧善行，不明告而暗取，竟不把她和齊女放在眼中，而且非是不知齊女即紫煙蘿，她蕭丹便是情俠丹丘生，好個賊小子，這豈不是公然挑戰，剃她們的眼眉兒？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開封府城門口榜文高懸，不看不用問，只看圍觀人衆，衆口稱頌，便知是同一回事了，敢情四門都設有招募站，更是人頭湧湧。

蕭丹轉了轉，簡直轟動了開封府，才知道不早也不晚，那榜文今日才張掛的，倒像是等待她前來。

她心中才這麼一動，忽見旁邊搶出一人，竟然衣冠楚楚，衝着她，唱了個大喏，道：「相公請。」

那人隨擧手相讓，敢情是來至一家客棧門口。

蕭丹霍地退了一步，這才抬頭一望的瞬間，竟然花氣襲人！

大街之上，春將殘，夏初至，正是艷陽天氣，行走在大街之上，人往人來，汗味兒倒是有的，香氣何來？

不但襲人的香氣蹊蹺，而且香淸幽，無比淸幽。河洛雙劍會合了各路的英雄豪傑，關中七虎自然也隨後到了，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了一個封十三娘！也許是時候了。這開封府，當眞是臥虎藏龍，如何不心生警惕，是以驀聞香氣有異，本能地，霍地退了一步！

那知啊呀！軟玉溫香，竟撞在人家懷裡。

不是她啊呀叫出聲來，而是被撞的人一聲啊呀！一聲嬌呼，慌忙停步，旋身，敢情撞在一個姑娘身上，撞得那姑娘往後便倒！

蕭丹何等身手，倏地一上步，不待那姑娘倒地，已把姑娘接住了，那知勁兒用得大了些，說時遲，蕭丹同時一旋身，尚未站穩脚步，那姑娘後倒的身子，倒成了前撲，撲入她懷中來。

若然躲閃，這姑娘便會撲倒地上了，她又爲什麼要躲閃，人家是姑娘，她可也不是眞小子，不容她不一摟，柳腰兒剛半折，摟個滿懷

，可就嘴對了嘴兒。啊呀！只聽嘖的一聲，竟被那姑娘香了個嘴兒。

那原是刹那之間，刹那之間也已看得明白，那姑娘臉兒上，眼兒裡，吠！竟然滿含笑意，竟然……竟然是個嬌俏之極，清麗絕俗的姑娘。

只聽突然轟然，而且佇足圍觀。

那姑娘竟不是花容變色，臉兒倒是紅紅的，分明是臊得紅了，唇邊眼裡，倒滿含笑意，蕭丹不由一怔，一怔之下，竟忘了放開手，兀自把那姑娘摟個滿懷。

那姑娘嗯了一聲，在她臂上擰了一把，說：「你呀！原來不老實，還不放手？」

蕭丹慌忙放開手來，那姑娘一溜煙，跑入棧房去了，先前迎來的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忍住笑，再又拱手道：「相公請。」

任她是蕭丹，面對着無數張笑臉，也不禁紅了臉兒，地上沒縫兒可鑽，最近是棧房，不用請，也慌忙溜進去。

好大一間棧房，那知才一脚踏入，可又怔住了，轟然一聲，店堂中的人客竟轟然站了起來，竟齊向她一拱手。敢情全是高一頭，低一臂的，竟沒一個是平常客商，分明全是武林中人！

只聽身邊的中年人也拱手道：「各位，請坐。」

那麼，不是向她拱手了，但奇怪這般人的目光怎全落在她身上？

蕭丹不自覺低頭瞧了瞧，是了，她繡服錦衣，這開封府雖是先朝的汴京，上國衣冠，但他這般繡服錦衣的，却也罕見，還有……不禁臉上已紅了，必是適才街頭的一幕，店堂中人都見到了，人家不知就裡，却看來只見到她摟住一個姑娘當街親嘴。

必是這緣故，倒不敢瞧店堂中的人衆了。早見搶來了幾個夥計，垂手站立。

那中年人再又對她說道：「相公請，大堂之中，豈是款待貴客之處！」

蕭丹心下好不狐疑，素不相識，這中年人不但衣冠楚楚，那麼多江湖人物都對他敬禮有加，可知非等閑，爲何對她如此禮遇？

必有緣故，也必有蹊蹺，嘿！她若稍露驚疑，她便不是情俠丹丘生了，北河店那英雄老店中，不也如此，那子牙先生在江湖上，可也名頭响噹噹，不也對她敬禮有加，嘿！必又是那話兒。

她毫不驚疑，倒把頭兒揚得高了些，隨同那中年人進得裡院，好不清靜又幽雅，竟不像是客棧，一明兩暗，自成院落，綠樹蒔花，花正艷吐芬芳。

再也忍不住了，道：「喂！你是誰？這又是甚麼地方，爲何……」

那中年人拱手含笑，道：「在下店家，奉命迎接相公，小店雖小，却也仕宦下馬，款待貴客，敢不掃榻親迎。」

原來是店家，那店家搶上一步，好不恭敬，站在那明間門外，又拱手道：「相公請，在下先行告退。」

竟不入內，更不見有夥計跟隨前來，嘿！即使是虎穴龍潭，她蕭丹也不會皺一下眉兒，也敢闖的，何況人家以禮恭敬相待，便不多問一句，昂然進入。

那店家可不是即刻退去了，好啊，倒要瞧瞧，甚麼人，弄什麼玄虛？

那知她才回過頭來，驀又花氣襲人，那院中蒔花，春花正吐艷，不……怎會陡然間花氣襲人？而且……

蕭丹霍地轉過身來，敢情竟是一個姑娘站在身後！

不，是來到她身後，她竟然不覺，那店家退去，她不過剛轉過身來，這姑娘已立在身後了，只不過眨眼之間，便她是蕭丹，也不由一怔愕，若不是花氣襲人，若不轉身，竟然不會發覺！竟不知道姑娘從何而來。

蕭丹的眼兒瞪大了，無名山莊的輕功，已是獨步武林了，便是紫煙籮的齊女，亦要甘拜下風。而這姑娘……

蕭丹的眼兒瞪得更大了，敢情不是別人，正是適才和她親了個嘴，被她抱滿懷的姑娘！

一聲嬌笑，眉兒眼兒也在笑，那姑娘說：「小相公，請用茶。」

敢情這姑娘手中端着一個描金的茶盤，托着一個蓋碗兒。

蕭丹登時明白了，敢情先前在街頭，被這姑娘戲耍了。兩年多來，她遊戲江湖，戲耍過多少人，不料今兒被這姑娘戲耍了。這才眞正是，終朝打雁，今兒被雁啄了眼了，應該說：一山更比一山高。

那姑娘格格笑，不僅轉着步兒瞧她，而且笑着連聲嘖嘖，說：「嗳唷，眞是個……我是說：像個美人兒，這就不怪了，便是我見猶愛。」

「你胡說些甚麼，吠！」

蕭丹嚇了一跳，莫非這姑娘瞧出她是女扮男裝？退了半步，更是不轉眼兒。

那姑娘噗嗤一聲，又一聲嗳唷，說：「瞧你這一雙眼兒，眞是勾魂攝魄，怎麼直勾勾，瞧得人家怪慌的，是啦，你不用茶，必是還想……還想親個嘴兒！」

吠！蕭丹左脚才滑出，但見那

姑娘只不過瞇着眼，嚕了嘴兒，連脚尖兒也沒轉動，是以慢得一慢，那知眼前陡然一暗，那還能躲得開，竟又被姑娘香了個嘴去。眼前復明，那姑娘竟仍又俏生生，站在原地，像是不曾動彈。

甚至連那描金的托盤仍在手中，盤中的蓋碗兒亦沒移動一下。

蕭丹只覺得從頭涼到脚底，不自覺摸着唇兒，偏是那麼滑膩又溫馨，不，當然不是白日現形的幽靈，除非是……妖精！

無名山莊的輕身功夫，已獨步武林了，光天化日之下，她也可以來去如風，但這姑娘……連脚尖兒也沒移動一下！眞不信人的武功能達到這個境界。

心頭透涼，脚下也不禁退了一步，再想到這姑娘現身手太奇了，適才只見那店家退去，同時也可看出老遠，那知不是轉身，只不過轉一下頭兒，這姑娘已在身後了，雖然沒見，但花氣襲人！

花氣襲人！花……莫非是花精！

「原來你是個小妖精！」

就在這瞬間，只見院門口來了一夥人，魚貫而入，手中托着托盤，那店家走在前頭，直向這明間而來。

蕭丹膽氣一壯，趁那姑娘聞聲掉頭，飛掠而出，那知落地一旋身，那姑娘已踪跡不見。

那店家已來到身側，道：「好生怠慢，相公請。」

店家率領夥計，進入明間，大碗小碗，少說有十數個菜餚，擺滿了一張八仙桌，却只得一杯一箸。

蕭丹好不狐疑，趁着人多，已把兩個暗間搜查了一遍，何嘗有人。

待出得房來，夥計已退去了，只有那店家陪笑侍立，道：「簡陋得很，相公請包涵。薄酒淡餚，不成敬意。」

蕭丹再又把門外亦查看過了，凡是可以藏身之處，甚至簷下的斗方，也查看清楚，實是無人，那店家已呵呵笑道：「相公請放心，河洛雙劍已吩咐下了，閒雜人等，任誰也不許進入，兩日前，人客皆遷出了，已包下整間店房，除了各路的英雄豪傑，已不接待外客，更責令在下，親自接待相公。」

「河洛雙劍！」蕭丹向桌上掃了一眼，道：「你怎說？原來這一切……」

店家再又拱手，肅容生敬，道：「黃河河堤，年久失修，泥沙淤積，河床日高，險象環生，兩岸萬千居民惶恐不可終日，得相公義助金珠百萬，豈僅造福一方，簡直萬家生佛……」

蕭丹可怔住了，道：「且慢，店家，你這是怎說？我……我捐助金珠百萬？」

店家躬身道：「有道是，善要人知，便非眞善，相公請放心，除了各路的英雄豪傑，只有在下知道，相公慨捐百萬，非但濬河築堤，更濟貧救苦，生福的又豈僅萬家，大義大仁，曠世曠古今，豈是志在揚名，我等豈敢違背相公心意，便官府及各州府縣的鄉紳，雖亦因相公義行激勵，羣起共襄善舉，但亦僅知有其人，而不知是相公。」

「啊！」蕭丹的眼兒瞪大了，道：「那河洛雙劍眞對你說，是我捐助？」

「更有各路的英雄豪傑。」店家道：「相公留下金銀，若非亦留柬，便河洛雙劍亦不知名震江湖的情俠丹丘生，當眞是非常人，行非常事。是以那河洛雙劍諄諄告誡，見面以相公相稱。」

「留柬？」蕭丹道：「且慢，你們又怎知我是情俠丹丘生？」

店家已掀了眉兒，面露笑意。

「當眞，便河洛雙劍久仰大名，雖素昧生平，但情俠丹丘生名揚遐邇，倜儻風流人物，天下第一人，誰不知曉。」

「但你又怎知我此時此刻前來？」

那桌上的菜餚熱氣騰騰，若不是知她此時此刻前來，豈是咄嗟間，能立即送上的？

店家從袖中取出一張字條，雙手送上，道：「便是在下亦奇怪，我相公來到之前，陡然一陣風飄，面前櫃上，便多了這張字條。」

蕭丹取過一看，只見鐵畫銀鉤，筆走龍蛇，寫着兩行字句，大意是情俠即至，囑其即刻準備酒筵。

蕭丹哼了半聲，因爲立即認出了，與失去鏢銀的箱中字跡相同，又是封雷！不由呆住了，那麼……難道……這封雷若不是跟隨在她身後，至少她一到開封府，即已被他發現了。

倏地一飄身，在院中點地一掠，院中房上，查看了一遍，那有人影。

她只哼了半聲，敢情人家雖盜去了金銀珠寶，但却是行此大義大仁之事，而且不會掠美，却用了她的名兒，惱的只是不告而取。

忽然心中一動，飛身落下房來，那店家已出到門外，愕然相向。

蕭丹忙道：「店家，我且問你，那姑娘又是什麼人？」

店家可愕住了，搔着頭，道：「甚麼姑娘，啊呵，我明白了，相公可是說店前在街頭和相公……無心相撞，幾乎跌倒的姑娘？」

「正是，是甚麼人，現在何處？」

先前圍觀的人轟然大笑，店家就在面前，豈有沒見到他把那姑娘

當街抱滿懷，而且親了個嘴兒的，顯然想笑，却又不敢，道：「當眞，那姑娘好不俏麗整齊，情俠風流，不怪難忘了。」隨搖了搖頭，道：「當街當衆，那姑娘如何不會害臊，一溜煙便不見了，在下實不知姓氏，亦從未見過。」

倒說得蕭丹訕訕的，竟誤會起情俠風流來，當眞，那姑娘乍隱倏現，來無踪，去無影，便她亦不見，店家如何看得見。

那麼，店家連那姑娘進了店來，亦不知道，至少她，知道了並非店中人。

蕭丹擺擺手，道：「我不過隨便問問，店家請便。」

店家告退，又道：「河洛雙劍吩咐，相公江湖來去，神龍見首，若無吩咐，不許打擾。」

蕭丹點着頭兒，正是求之不得，道：「店家請便。」

並不即刻回身，目送那店家出了院子，並把院門關上了，這才緩緩地轉身過來，滑步、轉身，却仍目注院門，身轉頭不轉，不出她所料，又是花氣襲人，說時遲，倏地圈臂，左臂上、右臂下，只聽嘖的一聲，可不是那姑娘，蕭丹早已獅子大搖頭，那姑娘又想故技重施，那知嚕着的櫻桃嘴兒，不偏不倚，恰好親在蕭丹的左手掌心，只一滑，虎口倏張，便把那姑娘的嘴兒鉗住了，同時右臂一圈，不僅把那姑娘摟個正着，指如鉤，已在她的期門穴上。

那姑娘怎還能動彈，若然掙扎，蕭丹指上只一用勁，就會閉住她的穴道，只能跺着脚兒，嘴兒被鉗，幾乎不能成聲，叫道：「放開我，你這壞透了的……」

那麼，指上滑膩又溫馨，更覺花氣襲人，似麝如蘭，懷裡軟玉生溫香，那麼，當然非鬼亦非妖。

那麼，只不過兩番被這姑娘着了機先，以有備攻其無備，被這姑娘棋先一着，更兼乍遇勁敵，以致受制於她而已。

剎那之間，蕭丹思維電閃，已然明白，那膽氣自也壯了，但這姑娘武功奇詭絕倫，實是罕見，確實萬確千眞，已然得手，那敢鬆懈，那手上自然也加了勁兒。

嗳喲喲！只見瑩瑩淚光陡現，痛得那姑娘滾出兩顆珠淚來，合不攏嘴，那還能成聲。

好不楚楚可憐，蕭丹心下憐惜也陡生，倒大是不忍了。

那知手兒一鬆，那姑娘頭兒一低，竟一頭向她懷中撞來！

若被她撞着，那還了得，着體是酥胸，倒不是怕受傷，而是立即被人家揭穿，她也是女兒身了，倒嚇得蕭丹揚身、滑步，快逾電閃，旋身躲過，更跳過一邊。

敢情那姑娘以進爲退，其實也滑步旋身，已在那八方桌兒的另一邊了。

跺脚又噘嘴，嬌聲叫道：「只道你不老實，原來更壞透了。」

蕭丹再一滑步，已坐在席上，信心已復，那眉兒頓又揚了起來，說：「任你是花精鬼怪，怕你不還原形，我已知你是誰啦，可還想香個嘴兒？」

那姑娘看不見蕭丹的眼珠子直轉，只見到蕭丹說得認眞，眞以爲蕭丹知道她是誰了。

眼兒睜大了，說：「你眞……知道我……」

其實蕭丹只不過猜想，瞧料了幾分而已，這姑娘的功夫奇詭絕倫，不由她不聯想到封十三娘，奇幻詭絕，倒有些相似，猜想，這姑娘必是封十三娘的甚麼人，不禁啐了一口。

不自覺啐了一口，因爲，也聯想起封雷來，既然這一切全是封雷在巧安排，這姑娘必也是了，她是想哼一聲的，不知怎麼，竟是啐了一口。

眞不明白，爲何一想到封雷，心下就有些兒發慌，那心兒也劇跳起來，同時心下也就有了主意。說道：「我知道妳不姓封，名兒不叫小玉，也不叫雙成。」

記起封十三娘說過，只有一個兒子，沒聽說有女兒，即使有淵源，當然不姓封。

小玉、雙成，乃是傳說中，神仙故事的仙女侍，那封十三娘武功便通神，可也不是神仙，當然不叫小玉，也不會叫雙成。

那姑娘竟然吃了一驚，竟以爲蕭丹……了不得，竟以爲眞知道她是誰。

蕭丹喜極大樂，那麼，她眞猜對了，只不過施點兒小小蠱惑，這姑娘便上了當，可知她不過調皮些兒，其實純眞，天下之大，姓氏之多，姓封的罕遇僅有，九成九，當然不會姓封，如何會猜不着，而提及封姓，她面露驚容，當然承認與封十三娘有關了，妙極。

蕭丹大喜，那眼兒不僅直轉，而且發起亮來，嘻嘻一笑，而今可是她着了機先了，打蛇兒自當隨棍上，說道：「啊唷，這店家可惡，竟沒替你設座位兒，連杯筷亦沒多一雙，來來，我這膝上還坐得人，沒杯，咱們就喝杯交杯酒兒。」

蕭丹說着，左肩一抖，像是左手緩緩伸出，現在可是那姑娘成爲驚弓之鳥了，慌忙一閃身，那知蕭丹更快，右手一按桌子，換位移形，那姑娘已在她懷中了，蕭丹右臂一摟，左手只一抄，便已把那姑娘抱了起來，簡直快逾電閃。

任你天大功夫，脚兒一離地，

無法借力，便施展不開。何況是眨眼之下，蕭丹却已點地一掠，簡直快得就像不曾離開過位兒一樣，已坐回原位，那姑娘在她懷中，自是坐在膝上了。

嘿！老虎不發威，被人當病貓了，教你瞧瞧無名山莊的功夫厲害。

「放開……我！」

竟是渾身酥軟，掙扎不得，原來蕭丹的指兒又已按在她的期門穴上，脅下一麻，渾身立即酥軟了。

即使齊女從小兒就闖蕩江湖，亦被她戲耍於股掌之上，何況這姑娘年幼又純眞，又已受制於她了。

蕭丹左手早端起酒杯，說：「來啊，咱們喝盅交杯酒兒。啊喲！」

那姑娘雖渾身酥軟，頭却可擺動，差點把酒潑了，蕭丹笑道：

「是了，你喜歡親嘴兒，可是想我餵你？」

喝了一口酒在嘴裡，放下酒杯，又復虎口一張，連托帶鉗，那姑娘非但動彈不得，也不容她不張大嘴兒，蕭丹便嘴對着嘴兒，把酒灌入那姑娘口中。不嚥下可不行了，因爲蕭丹吐出的不僅是酒，更有丹田一口氣，只嗆得那姑娘臉兒生暈，登時紅了，更紅得嬌艷。

若非從未飲過酒的，豈會如此，嗆得那姑娘軟如棉，若不是蕭丹的右臂把她摟住了，幾乎滑落下去，忙不迭伸左臂，把那姑娘一托，那姑娘自也已滑出她的右臂。

那原是眨眼之間，那知蕭丹上當了，因爲按在那姑娘期門穴上的指兒，也滑落了，說時遲，那時快，那姑娘頭兒倏揚，一巴掌已摑在蕭丹臉上。脆生生一聲响，啊喲！竟還眞痛。

那姑娘脚尖已着地，蕭丹不待她圈臂離掌，更快，若然那姑娘眞是翻掌過來，必被蕭丹扣住脈門了，那知又上了當，眞個是攻其必救，以進爲退，早滑出了她的懷抱，好美妙的身法，恰似彩鳳舞翩躚，已落在八仙桌另一面了。

但落地身子一晃，脚下也見踉蹌，那臉兒也紅得更嬌艷了，分明是不勝酒力。晃晃搖搖，退一步，又退了半步，可就到門邊了。

那睜大了的眼兒，顯見她又驚惶，又是心慌。說：「你你……哎呀！你究竟……究竟是男……還是女！」

蕭丹呵呵大笑，登時明白了，這麼純眞的一個姑娘怎會一見就和男人親嘴兒，必是聽信了人言，知她是女兒身，若非封十三娘，必也是封雷。

妙極，粗着嗓門兒，呵呵一笑，說道：「小妞，你逃不了啦，咱們不但親了嘴，連交杯酒兒也喝過，你上當啦，你說我是姑娘還是小子？」

有生以來，滴酒也沒喝過的姑娘，被蕭丹大大灌了一口烈酒，加上驚嚇又心慌，那酒力再一上撞，啊呀！蕭丹只一晃身，已堵住了門口，截住了她的去路。

蕭丹從小到大，無名山莊豈會有閨房，生性活潑又調皮，豈僅不像個女孩兒，甚至忘了自已是女孩兒，何況而今又闖蕩了江湖兩年多，甚至連半絲女孩兒嬌柔也沒有，連齊女也瞞過了，更何況是這個姑娘。

那姑娘搖搖晃晃，退了一步，又一步，啊呀！背撞在墻上，倒嚇了她一跳，酒往上湧，只道是蕭丹在後，嚇得往前一躍，眼花撩亂，只見眼前無數人影，那已搖晃的脚步，更嚇得軟了。

蕭丹也一晃身，恰迎個正着，那姑娘腿兒一軟，便已倒向她懷中了。

那姑娘眼花驚慌，但酒雖上湧，却還不是大醉，大急之下，霍地一掌在身先，反倒把蕭丹嚇了一跳，別處也罷了，豈能容她這一掌拍在胸上，本是圈臂抱去的，忙不迭也翻掌圈臂，退了一步。那姑娘却已跌坐在地，竟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啊啊！」蕭丹倒着了慌，可是她這一掌勁兒大了，說：「別哭啊，我傷了你麼，傷了那裡啊？」

不過是走去扶她起身，那知道姑娘竟一躍而起，雖然已是淚流滿面，却呀了一聲，哭道：「憑你？」再又啐了一口，才又說道：「憑你也能傷得了我？」

「那你爲什麼哭啊？」

那姑娘臉兒更紅透了，顯然是醉紅更加羞紅，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兒，說道：「我一定不饒他，該死的大哥哥……」

「大哥哥？」蕭丹的眼兒亮了，說：「大哥哥是誰啊？」

「封雷大哥哥呀。」恨得又跺了一下脚兒，說：「他騙我，說你不是小子，是姑娘。」

果然不出所料，現在，面對着面，雖然梨花帶雨，但已看得清楚，這姑娘的年歲兒，頂多十五六歲，不然怎會叫封雷作大哥哥。

且慢，封十三娘分明說過，只得一個兒子，怎又來了個女兒？

「這不奇啦。」蕭丹說：「那麼，封十三娘是你娘了，她可沒說有女兒。」

怎不見，右脚已輕輕滑出，因爲那姑娘一時情急，雖躍得起身來，那口氣一洩，又復晃晃搖搖，梨花帶雨，更見楚楚可憐，哭道：

「我雖然不是她親生的，但從小就叫她作娘了。」

「原來如此。」蕭丹說：「故你

也叫那封雷作大哥哥了。」

「該死的大哥哥，他說你是姑娘，而且……而且最喜歡扮小子作弄人，說你作弄過好多好多人。」

蕭丹呵呵大笑道：「故爾……原來你也是個頑皮透頂的小妞，故爾，你就想作弄我，一見就摟着我親嘴兒。」

那姑娘羞得直跺脚兒，蕭丹心下大樂，强忍住了，才沒笑出聲來，因爲那姑娘婆娑的淚眼，怯生生，羞答答，一個勁兒在她臉上溜。

「該死的大哥哥，他說……他還說你武功蓋世無雙，如何大鬧青州又揚州，連天子脚下也被你鬧得天翻地覆。」

那婆娑的淚眼兒不是溜，竟然也不顧害臊了，在不轉眼兒地瞧她了。

「你不信？」

「我啊，」那姑娘說：「我偏不信，我說：好啊，倒要瞧瞧！你敢走近來。」

那姑娘雖然已是背靠在墻上，雖沒搖晃，但顯然在滑落。

蕭丹仍然滑前了半步，笑道：「那麼，現在你信啦。」

那姑娘站得直了，呸了一口，手兒一揚，寒光陡閃，手中已握着一把彎彎的短劍兒，蕭丹一怔，這是甚麼兵刃，還沒見過！

那彎彎的短劍只一揚，頓見寒濤吞吐，說：「你敢，我……宰了你！」

蕭丹啊呀一聲，摸着脖子，說：「你這麼兒幹嗎呀！我又沒騙你。」

那短劍雖是奇門，且寒氣砭膚，但蕭丹豈是眞怕，不過假裝害怕。

「但你……」不但跺脚，而且咬了咬牙兒，恨恨地，說道：「但你……你……」

「親了你嘴兒不是？」蕭丹忍住笑，那姑娘的臉兒更紅透了，還會不知她是說不出口來，當然知道她想說甚麼，道：「敢情你是個蠻橫不講理的小妞，端的是你還是我，我一個堂堂男兒漢，竟被你這小妞親了嘴兒，我這臉還向那兒放，我不惱你，你倒要宰了我？」

那彎彎的短劍，稍一擺動，便見寒芒吞吐，蕭丹其實心下也駭異生寒，因爲相距尚有三數尺，是眞眞正正令她砭膚生寒，因而心下也生寒而已，眞不是怕。

從街頭相遇到這裡，嬉戲又打鬧，還有甚麼不明白，是眞眞正正喜歡了這小妞，活潑又調皮，氣傲又心高，好勝逞强的性兒，活脫是她另一個自已，性相近，眞眞物以類聚了，如何不喜歡她，何況她稚氣未除，天眞更可愛。

絕頂聰明的蕭丹，心下早有了主意，雖然那彎彎的短劍指正她，竟反而上前了半步，連那奇門短劍也不瞧，而是向後望。

身後是門外，店家已關閉了院門，自是冷冷清清，鬧市午後，只有盈耳的市聲隱隱傳來。

那姑娘雖仍咬着牙兒，只道蕭丹發現了甚麼，也不由一怔。

蕭丹回過頭了，瞇着眼兒，深深吸了一口氣，故意放低了聲音，說道：「好在你知我知，任誰也沒瞧見。」

「你說甚麼？」

「我說，雖然當街當衆，被你親了嘴兒，那瞬間快逾石火電光，只有你知我知，任誰也沒瞧見，你不說，我不說，便無人知道，否則，我這臉兒眞不知往那兒放。」

蕭丹拍了拍胸脯兒，倒像害臊的不是那姑娘，反而是她。

那姑娘手中彎彎的短劍，可不是垂下了。打蛇兒自要隨棍上，不容她多想，蕭丹忙又說了，兀自放低了聲音，說道：「你不過上了那該死的大哥哥的當，以爲我也是個姑娘，我啊，瞧，我是眞喜歡你，一見就喜歡……」

那姑娘啐了一口，陡然間，臉兒紅透了，那手中彎彎的奇門短劍，又挑了起來，但蕭丹只是瞄着，假裝沒瞧見，倒好不正經，反而繃了臉兒，說道：「我從小到大，獨個兒一人，連一個兄弟姊妹也沒有，我一見你，你猜我想甚麼？」

「你想甚麼？」

短劍更挑得高了些，又指正她了，雖然隔着衣衫，亦覺出那劍氣砭膚又生寒，但蕭丹甚至瞄也不瞄一下，臉兒不繃緊了，眞是柔情脈脈，不過是正正經經的。

「我想啊，」蕭丹說：「多活潑又調皮、天眞更可愛，又美得像花朶兒，我要是有這麼個小妹子，那多好啊。」

短劍又垂下了，那姑娘的脚步却在移動起來，敢情是要瞧得仔細些。

「你眞……這麼想？」

「眞而又眞，」蕭丹說：「想了好多好多年，活潑又天眞，調皮又會撒嬌兒，我多想有這麼一個小妹子，不料今兒眞被我遇上了，簡直比我想像中更天眞，更可愛，也更……」

吠！那姑娘雖然淚眼兒瞪得大大的，但相距太近，也太快了，竟是躲不開，被蕭丹出其不意，在她臉兒上擰了一把，說：「更調皮，啊呀！」

蕭丹啊呀一聲，竟啊呀一聲大叫，令那被摸着臉兒，來不及後退，甚至來不及惱的姑娘反而楞住了。

「更香，眞香極啦，又一點兒

也不濃冽，小妹子莫非……莫非你身上有奇香，要不，怎會你一走近來，我就立覺花氣襲人，小妹子，莫非……小妹子，我知道你叫甚麼名兒了，叫香妃，是不是？好妹子，再讓我嗅一嗅可好？」

作勢要擒她，不過作勢而已，那姑娘的淚珠兒仍掛在臉上，大叫一聲，格格笑，滑步躲開了，說道：「你猜錯啦，正因我身有異香，從小兒，娘和大哥哥，都叫我香姑。」

「不，香妃。」蕭丹說得好不正經，又把臉兒繃了起來，說道：「小妹子，你可知何謂妃？不僅是帝王的御妻稱妃，其實這由來，是因古時仙女尊稱曰妃，如天妃，湘妃，小妹子，你美絕人寰，聖潔純眞，眞似仙姬降塵寰，天妃來天上，這香妃之稱，小妹子當之無愧，放眼天下，皆俗粉庸脂，除了小妹子你，不作第二人想，小妹子，從今而後，我叫你香妃。不管人家叫你甚麼，你在大哥哥我心中眼裡，可是香妃了。也只有小妹子你才配得如此稱呼。」

她一口一聲小妹子，不僅叫得親切，更沒半點兒輕佻。小姑娘更被蕭丹讚美奉承得飄飄然，心花兒朵朵開。那手中的奇門短劍，早已不知去向了，人在面前，竟不知她收藏去了何處。

「來啊！」蕭丹說，挨迎身去，說：「快把眼淚擦乾，要不然我的香妃妹子，可成了淚妃妹子啦。」

蕭丹從袖中取出羅巾，輕輕把她摟過來，那姑娘非但不躲，倒格的一聲笑了，把頭兒左搖右擺，說：「你嗅得人家怪癢的。」

蕭丹可不是一邊替她擦去眼淚，一邊直嗅她的脖子，摟住她的臂兒倒緊了些說：「你說了便罷，我要嗅這花氣啊。」

那姑娘說：「你放開我，我就告訴你。」

好不容易哄得她不惱不哭，又天眞活潑起來了，蕭丹生怕再又惱了她，忙放開手，道：「我放你也行，但你還沒叫我大哥哥，今兒後，你可是我的香妃妹子啦。」

那姑娘格格一聲笑，跳去桌邊，說道：「大哥哥請入席，人家原是派我來侍候你的，怠慢了大哥哥你，那還了得。你喝酒，讓我慢慢告訴你。」

蕭丹加了分小心，不敢再嬉戲了，說：「你不陪我，我不喝。可惜只有一副杯筷。」

那姑娘去暗間一轉，已取了杯筷來，蕭丹說：「不行，香香的妹妹不坐在我身邊，這酒麼，我也是不喝的。」

那姑娘笑着啐了一口，瞪了她一眼，說道：「香妃妹子，怎麼又成香香的妹子？罷啦，誰教你這情俠不僅令有情人成其眷屬，更令這中原地，眞個是萬家生佛。」

蕭丹不僅喜在心頭，更喜上了眉梢，只要哄得這天眞活潑的小妞喜歡，還有甚麼謎團是解不開的，不怕封十三娘和封雷不原形畢露，何況，這香香的妹妹可不是眞可愛，敢不收斂了風流行徑，知道這小妞是羞惱不得的。

那姑娘眞坐在她旁邊來，替她斟上酒。

「還得靠近些兒。」

眞是似花解語，似玉生香，瞪了她一眼，不過也眞又靠近了些。

「現在，」蕭丹說：「其實，這酒麼，不用喝，我已醉醉的啦，你非要我喝不可，那也行，你老老實實答我一句，我就喝一杯兒，啊唷，眞香，香香的妹子香從何來？你還得……再靠近些兒。」

「你不許動手動脚。」

「只動鼻兒行不行，誰教你……啊呀！眞香。」

正因她正襟、危坐，却聳着鼻兒一個勁兒嗅，可把她惹得笑了，這才又靠近了些。

「還有……」

不待她說出口來，忙舉杯，一飲而盡。

「好，我告訴你，你們只知幽谷生幽蘭，却不知絕嶺高崖之上，蘭更幽，只不過人跡不能至，不知罷了，咱們那華山西嶽，巍巍崔嵬……」

「且慢，」蕭丹噘了嘴，說：「咱們，那自是說封十三娘，還有那該死的封雷，沒我的份兒呀？」

逗得那姑娘格的一聲笑，說：「就只怕你沒那個本事，若你也能馭風而行，借得那凌霄劍氣，還得我引導，也許能上得那雲封的百丈高崖絕壁。」

蕭丹眉兒一揚，不由暗哼了一聲，心想：你敢小看我，任你如何巍巍崔嵬，百丈崖高，豈能難得了我，道：「好，咱們擊個掌兒。」

「擊掌？做甚麼？」

「你說過引導我去的，可不許反悔。」

那姑娘笑着，眞和她擊了一掌，笑道：「絕不反悔，只怕你……」

「大哥哥。」

「到時上了去，只怕你這大哥哥就會大大地丟臉兒，說好了，你可不許怨我。」

蕭丹嘻嘻一笑，說：「咱們擊過掌了，到時我若上不去，不怕香香的妹妹不背大哥哥上去，你想反悔，可不行了。」

心下却好生驚疑，凌霄劍氣！封十三娘的武功簡直到達神化的境界，再想到先前這小妞乍現倏隱的彎彎短劍，莫非，世間眞有所謂的

劍仙！

其實何祇封十三娘，連這小妞小小年紀，一旦被她制了機先，就無不受制於她，蕭丹可有自知之明，後來雖然也戲耍了人家，只不過人家年幼，少了歷練而已，眞若對敵起來，只怕就不是人家的敵手，還有，那短劍，人家尚未出手，她不已感到砭膚生寒了，如何不令她驚疑。

那姑娘端的天眞無邪，竟見不到蕭丹眼珠直轉，叫道：「嗳唷！原來你也是個壞透了的大哥哥。」

「你笑甚麼？」

那姑娘可不是笑得刁皮又蹊蹺？

「只不過，你也是不許反悔的，你要不跟我去，可也是不行的，擊過了掌，就不能反悔，是不是？」

蕭丹心下哼了一聲，只那麼一轉眼珠兒，便已明白了，八成兒是封十三娘派她來的，封十三娘要她叫娘，巴巴兒的告訴她，說他有一個兒子，再蠢的人也明白，何況她蕭丹一點兒也不蠢，這就是她從封十三娘身邊溜走之故。

蕭丹霍地站起身來，說：「我明白啦。」

那姑娘像是着了慌，更快，倏地揪住她的胳膊，說：「你想走，那可不行。」

蕭丹眼珠子一轉，忙又坐了下來，在封十三娘身邊，她休想溜得掉，但在這小妞面前麼，可易如反掌，何況！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只是，她想要知道的，太多了。道：「誰說我要走，只不過你得老老實實告訴我，可是你娘，我是說封十三娘，派你來的？」

「是大哥哥，封雷大哥哥呀。」

「你騙不了我，你說謊。」

「我沒有。」那姑娘說得誠懇，說：「娘去了東海之濱，去了將近一月啦，大哥哥說要我來給你做伴兒，原來大哥哥騙我，若他不說你也是個姑娘，我還不答應，嘿，我眞沒騙你，大哥哥還說：好歹也要等他回來，若能帶你去華山西嶽，那就再好不過。還說……」

「還說……說什麼？」

「大哥哥說，若他一時不能趕來，也必要等待娘回來，把你交給娘，就沒我的事了，而且叫我不許離開你半步。」

蕭丹大大鬆了一口氣，當眞，封十三娘風塵僕僕，可不是東來，可知她所說不假，鬆了一口氣，道：「那麼，你大哥哥不在開封府了？」

想到封十三娘這早晚必會來到，封雷既然不在開封，自也不用赴龍亭之約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眞是大大鬆了一口氣，而今鏢銀不但已有了下落，而且用得其所，造福的何祇萬家，自是不用追查了，何況人家並沒掠美，倒替她揚了名兒，連河洛雙劍也只有感激，亦不知封雷在巧安排，甚至還有些敬佩的，那還會不服氣。

「啊啊，你說什麼？」

「我說，」那姑娘噘起咀兒，說：「眞不明白，大哥哥算計你必會前來，今兒可不是等到你來啦，却不和你相見，只把你指給我看，吩咐我給你作伴兒，就匆匆走了。」

「你是說，他離開了開封？」

「下了江南。」那姑娘說：「要把珠寶變成金銀，只有富庶的江南了，你把京城鬧得天翻地覆，罕有的異寶奇珍，怕被人認出來。甚至娘前往東海之濱，亦是爲此作安排。」

蕭丹不禁又啊了一聲，這麼說，封十三娘母子早有預謀，甚至早作了安排，那麼，眞如封雷留書所說，不過是她和齊女先行了一步。

「原來如此。」蕭丹說：「咱們不說這些了，你還未告訴我，眞香，當眞是蘭花的幽香，是了，必是你身上藏着香囊。」

「被你猜對了。」那姑娘笑得好不天眞，說：「蘭爲王者，初時我不明白，娘爲什麼要找尋遍西嶽的絕壑幽谷，把蘭花移植到崖高百仞的凌霄峯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娘說：你既然喜歡蘭花，爲何不去把蘭花移植到崖上來，從此，我就每日下峯，尋遍了華山的絕壑幽谷，不到三年，草蘭、蕙蘭已遍峯頭，這正是蘭花開放時節，花香飄風，幽香何祇百里。下得峯來，我也以錦囊盛了，隨身携帶。」

「我却知道爲甚麼。」蕭丹說：「之所以你小小年紀，已能馭風而行了，可知絕嶺攀揉，峭壁奔馳，必也如履平地了，好，咱們這就上路。」

那姑娘一怔，說：「上路，那去啊？」

「你那封雷大哥哥，怎麼吩咐你來？」蕭丹說着，已站了起來：「不是要你帶我去凌霄峯麼，何況咱們擊過了掌。」

「你是說，即刻就走？」

「即刻就上路。」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雖然已對封雷消了敵意，却怕封十三娘追來，天下之間，竟有如此神奇詭絕的功夫，甚至小小年紀如這香姑，亦如此了得，好奇之心如何不大熾，駁風而行不難理解，凌霄劍氣，難道世間眞有通神的劍？香姑那乍現倏隱的彎彎短劍，當然不是邪門，而是奇門，更迫不及待，想見識一下。

（未完・五）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萬掌櫃言詞閃鑠　程捕頭登門求教

萬寶齋珍玩、玉器、珠寶總店，不但是北京城首屈一指的大店，也是全國南七北六十三省最大的珠寶商店。

萬寶齋有四家分店，分設在長安、汴梁、揚州、五羊城，分店不多，但却分據了南、中、北、西，四大商業繁榮中心，也控制了全國八成以上的珠寶交易，至於珍玩、名器，更是萬寶齋滙聚，無人能及了。

萬寶齋富可敵國，但却籠罩着神秘，一家享譽全國的百年老店，竟無人知曉經營店東主的出身來歷，唯一傳入江湖的是，經營這家名店的主人姓桑。

傳說的萬寶齋有着無法估算的經營能力，祇要你能說得出名字的珍玩、玉器，說得出什麼樣子的東西，這裏都可以幫你買到，不能馬上交貨，也會給你定一個取貨的限期，屆時會當面點交，銀貨兩訖，但你先要交出三成訂金。

別擔心他們會吃了你，這裏是商譽稱著，金字招牌，到時間交不出你訂的貨品，你可算發了一筆大財，他們會按照約定的價格，加十倍作爲賠償，訂金單據上寫得明明白白，這是萬寶齋訂下的特別規矩，別無分號。

當然，萬寶齋也會以重金收購珍品名器，出價的手筆很大，眞正絕世奇寶，你會取得到十分豐厚的報酬。

不過，你也別想在這裏魚目混珠，他們擁有各個行當中的頂尖人材，能很快分辨個眞僞出來。

百年來萬寶齋沒有傳出過失竊、被搶的事，倒不是江湖人物不眼紅這塊肥肉，而是不敢去輕捋虎鬚。

敢動萬寶齋腦筋的人，都是江湖上著名的悍匪巨盜，自信有兩把刷子的高手，但却十去九不回，就像投入了大海中的沙石一般，無影無踪的消失了。

能夠逃出來的，反而是一些武功較差的人，他們根本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反正是什麼也沒看清楚，人就暈了過去，糊糊塗塗的被丟到了荒郊野外，運氣好，沒有被野獸吃掉，才算撿回了一條性命。

由這些人口中傳出的訊息，不但不着邊際，也全無參攷價值，而且聽起來反而會加重了一種恐怖的感覺，對情勢却無幫助。

萬寶齋聘請有武林高手保護，是江湖人物的一致結論，而且有不少頂尖的一流高手，是什麼人？無人知道了，因爲沒有人見過他們。

萬寶齋，從不涉入江湖上的紛爭，也不和江湖人物交往，也不搭官府門路，但他們捐濟賑貧，却不甘後人，每年都捐出相當數目的銀子。

他們捐錢濟賑，但自己絕不辦施捨的善事，他們盡量避免和別人的接觸，集中全力做生意。

這日，近午時分，一個身着天藍長衫，手執摺扇，面目俊麗的年輕人，緩步走進了萬寶齋北京總店。

兩個穿着一色天藍色緞子緊身短裝的書僮，托襯出了這年輕人的高貴身份，連隨行的書僮、小廝，都要穿着同一顏色、質料的衣服，這年輕人的講究、氣派，自是非同小可了。

萬寶齋三開間的門面，是經過特殊的設計建築，它一直向後伸延，足足有十丈以上，每隔兩丈左右，有一個高大的柱子，支撐着這深廣的大廳，柱子的外面飾以彩雕，裝了三盞火炬，火炬都以水晶罩子罩着，不見油烟，每一盞火炬的四週，都綴佈着光彩閃爍的寶珠，映着柱子上不同顏色的彩雕，幻現出不同光彩，配合着櫃枱上的珠寶，木櫥中的玉器、珍玩，似是突然間，進入一重完全不同的天地中，一片彩光閃轉的夢幻所在。

藍衣少年眨動了一下眼睛，點點頭，道：「好！佈置得別具匠心，突現出一片完全不同的境界，讓人目迷五色，萬寶齋名不虛傳！」

口中說話，兩道目光却掃掠過大廳一眼。

約略估算，這大廳中至少有二十張陳列珠寶的櫃枱，每一張櫃枱，都有一個年輕的伙計照顧，他們穿着一色白布褲褂，束着四指寬的黑色腰帶。

十二張八尺高，靠壁而立的木櫥，分隔成大小不同的格子，每個格子中，都有不同顏色的緞子襯墊，分放着不同的東西，但一個格子中祇有一件，顯是屬於珍貴的名品、古玩。

每個木櫥前面，都站着一位粉紅衫裙、梳着一條長辮子的姑娘。

那年頭，還沒有姑娘家站櫃枱作生意的，萬寶齋是全國唯一的一家。

你如仔細看，就會發覺一件驚天動地的奇事，站在木櫥前面大姑娘，都相當的美麗，年齡也在伯、仲之間，不會超過二十歲，最重要的是，她們都沒有纏脚，穿着一色粉紅的小劍靴。沒有纏脚的姑娘家，嫁給誰啊？

這不是一般的姑娘家，而是至少要花上十幾年時間培養出來的美女。

一條兩尺寬的白玉長案，攔在木櫥前面，把顧客和美麗的女店員分隔開來，也阻止客人自行打開木櫥，觸摸到木櫥內的珍玩。

這裏是屬於祇能看，不能摸的東西。

藍衣公子打量白玉案後的姑娘，人家也在打量他，姑娘美，但藍衣少年公子的俊麗，更屬少見，就是兩個跟班的，也都俊俏雅麗，風度翩翩。

這時，一個身着青衫，四十左右的中年人，突然，快步迎了上來，一抱拳，道：「公子想選點什麼？請入客房小坐，這裏流光幻彩，看不出眞正的成色。」

「我要買的東西很名貴，舉世之間，可能是祇有一件，」藍衣公子道：「貴店雖大，却也未必能夠供應！」

「是是是！公子說得對，再大的生意，也不敢說能供應世上所有的珍品名件，」青衫人笑道：「不過，如果本店不能供應的東西，祇怕遍天下，再無一家能夠供應了。」

「說得有理，」藍衣人道：「所以，我才找上萬寶齋來。」

青衣人笑一笑，欠身肅容，道：「公子請。」

藍衣少年被讓入一間雅室，這裏平實樸素，和室外大廳中的彩光流轉，完全是兩回事了，房頂上一片水晶亮瓦，透射下大量的日光，景物清明，視覺正常。

雅室中放一張原木長形條案，分擺了八張木椅，青衫人讓主僕三人一齊入座後，雙手輕輕互擊一掌，兩個女婢推門而入，一個捧着香茗，一個捧着細點，擺好茶點，女婢退下，青衫人才恭恭敬敬的抱拳一揖，道：「總捕頭光臨敝店，有何見教？請當面講。」

藍衫少年怔了一怔，道：「你認識我？」

「總捕頭名門千金，連汪公公領導，權勢赫赫的東廠，也爲程總捕頭扳倒。」青衫人續道：「此等大事，天下皆知，敝店雖然是純生意人，可也有所聽聞。」

一口氣說出了他的經歷、身份，連女扮男裝和姓什麼，也都點了出來，祇差沒叫出她的名字。

藍衫少年裝不下去了，取下公子帽，脫去藍青衫，露出一身對襟密扣的藍色勁裝，理一理了平挽在頭上的秀髮，笑道：「還我本來面目，再無一絲虛假，請通報貴店東主一聲，就說刑部總捕頭程小蝶專程求見。」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總捕頭來得不巧了。」

「貴東主不在北京？」程小蝶神色冷肅，道：「可眞是巧得很啊！天下第一的萬寶齋，神通廣大，富可敵國，那會把我這個刑部小小的總捕頭放在眼中啊！」

「言重，言重，總捕頭是天大的誤會了，」青衫人道：「何況總捕頭還是太后親收膝下的公主身份，萬寶齋不管有多大的膽子，也不敢

開罪公主，敝東主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外面奔走，除新春年節之外，很少在北京城中……」

程小蝶冷笑一聲，接道：「貴店知道的事情，還眞是不少啊？」

「不敢隱瞞，敝店的耳目，確很靈通，」青衫人道：「但敝店祇探聽消息，絕不涉及任何江湖上的紛爭，除非有人直接侵犯敝店，萬寶齋不會介入與生意無關的事件中，事實上，敝東主授權各店的大掌櫃，全權主理一切店中事務，很少干與。北京城中的店務，大掌櫃要比東主熟悉多了。」

程小蝶雙目盯注在青衫人身上打量了一陣，道：「你就是北京總店的大掌櫃了？」

「不！小的祇是三掌櫃，」青衫人道：「負責店面中的事務。」

程小蝶心中忖道：他是三掌櫃，那是說，他上面還有大掌櫃和二掌櫃了。看來，他們已完全瞭解了我的底細，暗查已然無法，祇有明着拏權勢壓他們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除了大掌櫃、二掌櫃，和閣下之外，貴東主的家族中，也無人留在京城麼？」

青衫人面現難色，沉吟了好一陣，才道：「三姑娘還在京中，她是敝東主嫡親妹子，也算是敝店的管事東主之一了。」

程小蝶道：「好！我就見見三姑娘。」

「總捕頭！」青衫人道：「如論對北京附近事務的熟悉，大掌櫃比三姑娘深入多了，在下斗膽建議，還是先見大掌櫃的好。」

程小蝶心中一動，道：「二掌櫃呢？是管什麼的？」

「是一位鑑定珠寶、古玩的高手，」青衫人道：「腹笥的淵博，當代中屈指可數。」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你也不簡單啊？能當上北京總店的三掌櫃，大概也得有幾手絕活才成！」

「在下不敢妄自菲薄，能混上這個職位，確得有一點服人之能！」青衫人道：「萬寶齋能夠屹立百餘年未受過牽累、傷害，第一特色是重用人材，第二才是固守純做生意的原則，不涉入任何與本店生意無關的紛爭中。」

「謝謝你的指點，」小蝶心中很感激。

「在下今天說的話，是多了一些，也是從未有過的事，那是因爲在下很敬佩總捕頭的英風、膽色，擊垮東廠，襲殺汪公公。」青衫人道：「是近十年來朝野中第一大事，誰不心存敬佩呢？我能幫忙的，絕不藏私！」

程小蝶忽然站起身子，深深一禮，道：「小蝶眞的感激，請敎閣下大名？」

「不敢當，不敢當！在下風琳……」

「摘星手風琳！」說話的是坐在程小蝶左側的藍衣書僮。

「了不起，風某人退出了江湖近二十年，那時候，小雅姑娘，應該還沒有出世啊？」

「你知道我叫小雅？」

「是！也知道她叫小文，兩位姑娘是程總捕頭的得力助手，」風琳道：「膽大心細，劍術精絕。」

「叫出小雅、小文的名字，不足爲奇，」小雅道：「把我們分辨得如此清楚，就有點匪夷所思了！」

「區區退出江湖，年代久遠，姑娘一口叫出摘星手，也叫風某人有些吃驚了！」

「風先生！很想知道麼？」

「如若小雅姑娘願說，風某人洗耳恭聽！」

小雅望望程小蝶，看她並無反對之意，嫣然一笑，道：「風先生，我們交換，我說出原因，也希望風先生告訴我們，怎會把我們主僕三人認得如此清楚？」

風琳道：「在下已洩漏出萬寶齋不少秘密，多說一件，又有何妨。」

「我們自知江湖上閱歷淺薄，」小雅道：「所以，花了很大工夫建立了一本江湖高手的俠名錄，近三十年中高手，盡入俠名錄中，記載務求詳盡，上面有你摘星手風琳的俠名，這部俠名錄，花了我們小姐不少工夫，也請有多位江湖中前輩幫忙，什麼人幫我們，恕我不奉告了。」

風琳微微一笑，道：「總捕頭果然是有心人，但比起萬寶齋來，還是稍輸一籌，萬寶齋中也有一部相似的江湖高手檔案，時間遠溯到百年之前，不但有詳細的記述，而且也聘了丹青妙手，畫入了他們的畫像，三位已入畫册，風某人才能一眼就辨識出來。」

「貴東主既然祇做生意，不涉入江湖上其他紛爭，」程小蝶道：「建立了這樣一本江湖人物的畫册檔案，用心何在呢？」

「防患未然吶！」風琳道：「萬寶齋雖然不介入江湖紛爭，但對江湖上的變化動靜，却是十分瞭然。總捕頭，在下已經說得太多，恐已無法向大掌櫃交代，恕我不再多言了。」

「既是如此，我也不再麻煩風兄，話入正題，」程小蝶道：「今日造訪，實有要事領敎……」

風琳一揚手，阻止程小蝶說下去，接道：「總捕頭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垂詢早已在預料之中，不過，請稍等片刻，見到大掌櫃後，再說來意，既可省去一番口舌，也

免得風某人惶然無措，不知該如何答覆。」

「我以刑部總捕頭的身份請求，希望能一次見到三姑娘、大掌櫃和二掌櫃，」程小蝶道：「要求的雖然多了一些，但却可以免去了再次造訪，風兄以爲然否？」

風琳苦笑一下，道：「在下原話轉告，如何處之，由大掌櫃再給總捕頭一個答覆。三位稍候，區區告退片刻。」一抱拳，退出雅室。

小雅笑一笑，道：「花了半天辰光，扮成男子模樣，一下子就被人家揭穿了，這萬寶齋的可怕，比起龍潭虎穴，還多了一份神秘莫測的感覺！」一面說話，一面除去了男兒裝束。

小文道：「刑部總捕頭，也許鎭不住他們，但小姐乾公主的身份，可是直達天庭，萬寶齋家業再大，高手再多，也不敢和皇上作對吧？」

「這才是他們眞正的顧慮，」程小蝶道：「萬寶齋，不但滙聚了天下珍寶古玩，也聚集了江湖上的高手奇才，不入此門，很難想像天子脚下，竟會有這樣一個所在！」

風琳回來得很快，帶着一臉笑意，道：「大掌櫃、二掌櫃，都在內堂候駕，風某爲三位帶路。」

程小蝶笑一笑，道：「有勞風兄！」起身而行。

小雅却暗暗忖道：好大的架子啊！內堂候駕？爲什麼不親來迎接呢？

走出一道圓月門，景物一變，日光耀目，微風拂面，進入了一處小巧的庭院之中。

庭院中有花有樹，也傳來了迎客的人聲。

「萬寶齋北京總店大掌櫃萬復古，恭迎程總捕頭。」

程小蝶抬頭看去，祇見一個長髯垂胸，身着紫袍，滿臉紅光高大的漢子，站在正廳門前，抱拳迎客，急急欠身還禮，道：「有勞大掌櫃了。」

心中却暗把萬復古的名字唸了兩遍，忖道：這個名字，不在俠名錄中，人也和想像的不同，大掌櫃應該是年高德劭，怎麼看上去比風琳還要年輕一些？心中念轉，人也登上了台階，步入廳中。

廳不大，但却佈置得古雅宜人，迎面一幅山水畫，佈滿了大半個牆壁，左面牆壁上掛的是一幅百鳥朝凰，右壁上是一幅雲龍行雨圖。

一張大型八仙桌上，鋪着黃緞子的桌面，八張圍桌而擺的太師椅上，也鋪着黃緞子坐墊，一個身着緇衣，留着花白山羊鬍子的老者，依桌而立，欠身一禮，道：「二掌櫃雲鵬，見過總捕頭。」

這個人就大大的有名了，點石成金雲鵬，在俠名錄上，排行第九，程小蝶正想叫出他點石成金的綽號，以示淵博，心中突然一動，暗道：大掌櫃萬復古，身份尤在雲鵬之上，我却一無所知，叫出二掌櫃雲鵬的綽號，豈不是突顯無知，不如藏拙算了。當下躬身還禮，道：「不敢當，雲老前輩。」

桌上早已擺好了六個叩蓋茶碗，萬復古肅客入座後，笑道：「風琳轉來了總捕頭的令諭，萬某已遣人通報三姑娘，幾時趕到，萬某不敢臆測，但總捕頭垂詢的事，萬某人自當盡力回應，如是我們三個人都回答不出，三姑娘恐也將無能爲力了！」話雖說得客氣，但也點明了三姑娘未必會來。

「不請而來，驚擾三位前輩，小蝶甚感不安，但此事關係重大，奇奧難測，非借重三位掌櫃大才，恐難求得解答。」語氣一變，似也不再堅持，非見三姑娘不可。

「言重了，天下奇事奇物，何至萬千，我們也不敢說一定能爲總捕頭找出答案，」萬復古道：「但我們一定盡力，總捕頭先請說出內情，容我等思索一番。」

「什麼是青苗玉？」程小蝶道：「以字猜意，直叫人百思不解！」

萬復古、雲鵬、風琳，都聽得皺起了眉頭。

「玉分二色，青色爲翠，紅色爲翡，」雲鵬道：「青苗玉，似是一個專屬的名稱，指的是一種，也許是一件特別的奇玉，總捕頭能不能說出它的形態、模樣來？」

「不能，我沒有見過，」程小蝶道：「我知道的就是青苗玉三個字，是從一個死人手中取出來的，我也無法瞭解，它是否指一件玉器？還是別有含意？所以，才來請教貴店。」

小雅道：「姑娘，要不要把案情的經過，說給三位掌櫃聽……」

「不用！」萬復古急急接道：「本店願盡力爲總捕頭解開青苗玉的秘密，但其他的事，和我們全無關係，不論牽涉到什麼案子，關係有多麼重大，都和萬寶齋沒有牽扯，我們不願插手，也不想知道原因。」

程小蝶沉吟了一陣，道：「看起來，我們來得有些莽撞了！」

「總捕頭，妳多擔待，」萬復古道：「本店百餘年的傳統，是不涉入江湖是非，不理會本店生意之外的紛爭，這也是萬寶齋的首要戒律，我不能違犯，也不敢破戒。」

「大掌櫃，如果你提供了青苗玉的訊息，」程小蝶道：「算不算違犯了貴店的戒律呢？」

「這屬於專業知識，」萬寶齋中人精於鑑別古玩、玉器，萬某人還

可以自圓其說，狡言飾過。再多了，萬某人就很難承擔了。」

「委屈了！大掌櫃，」程小蝶道：「我尊重貴店的戒律傳統，但也希望萬寶齋能尊重我這個總捕頭的身份，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話不投機了，嬌艷如花的程姑娘，突然擺出了刑部總捕頭的權勢。

萬復古臉色微變，但略一思索，立刻哈哈一笑，道：「說得是啊！所以，總捕頭大駕已到，萬寶齋北京總店的三位掌櫃，聚齊了恭迎大駕，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總捕頭權大勢大，官大量也寬，可別為難我們這些規規矩矩的生意人，我們能夠效力的，絕不推辭。雲鵬，想通了青苗玉的來歷沒有？」

他直呼雲鵬的名字，少了一份尊重，但也表明了他這個大掌櫃，是位手握實權的人物。

「回大掌櫃的話，想是想通了，但不知是否有用？」雲鵬回答得很恭敬，也表現出對大掌櫃的敬重。

「那就仔細的說給總捕頭聽，」萬復古道：「盡咱們安善良民的本份。」

程小蝶心中忖道：這個萬復古，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能讓曾經名動江湖的點石成金雲鵬，對他如此的敬畏。

「總捕頭無法說出青苗玉的形狀，雲某人祇能從記憶中，描述一下青苗玉了。」

「小蝶洗耳恭聽。」

「天山有奇玉，腹中育青苗，」雲鵬道：「我在一本古籍上，讀到這些記載。」

「雲前輩，能不能詳細的解說一下？」程小蝶道：「青苗玉三個字，關係到一件命案……」

「總捕頭，」雲鵬打斷了程小蝶的話，接道：「那篇記述上說，奇玉如水晶，高約一尺二，其形似手掌，參差有高低，玉中生青苗，有如人種植，夏日置於室中，能使暑氣全消，是玉中第一奇珍，在下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

「雲前輩，那是一座形如人手的玉掌，」程小蝶道：「不祇是一根玉管？」

「是的！又稱玉掌青苗，雲某人祇在一部記玉器的古籍中讀過，却未見過其物，天下名玉美器千百件，以玉掌青苗最奇，但它形如水晶，透視四方，清晰得可見玉中青苗，算不算是玉？在下就不敢斷言了。」

這番奇論不但程小蝶聽得心神嚮往，就是萬復古、風琳，也聽得十分專注，雲鵬這方面腹笥淵博，實不愧為玉器、珠寶行中的頂尖人物。

「雲前輩，那玉腹中的青苗，有如人手種植，不是玉質中含有的翠色了，」程小蝶道：「它是從那裏來的呢？」

「總捕頭把雲某人考住了，見到了青苗玉，雲某人也許能看出它的原由，現在麼，雲某人實在無法回答。」

「萬寶齋聚滙萬寶，有沒有青苗玉？」程小蝶道：「縱然無玉掌青苗，也當有類似之物了？」

「珍貴神奇的玉器，本店倒有幾件！」萬復古道：「青苗玉，止於古籍傳說，世上無人見過此物，至少，我們沒見過。」

程小蝶微微一笑，道：「大掌櫃，可否取一件珍貴神奇的玉器出來，讓我開開眼界？不過，也請先開一個價碼來，一旦有所損傷，我會照價賠償。」

「好！總捕頭豪氣干雲，萬某人恭敬不如從命了，本店珍藏玉器中，有一件玉穗蜻蜓，雖不如傳說中的青苗玉名貴，但對天氣的冷熱，亦有着神奇莫測的反應，定價是白銀十萬兩。」

「十萬兩銀子，小蝶還付得起，取出來瞧瞧吧！」

萬復古微微一笑，道：「風琳，去取玉穗蜻蜓來。」

風琳應了一聲，起身而去。

片刻之後，風琳抱了一個兩尺長短，一尺寬窄的檀木盒子，走了進來。

看起來，玉穗蜻蜓還是一品大件玉器。

風琳的身後，跟來了兩個綠衣少女，一個手捧大瓷鉢，一個分提着兩個茶壺。

風琳打開盒蓋，黃緞襯底上，橫放着一根尺餘長、白玉雕成的稻穗，上面站着一隻翠玉蜻蜓。

雕工精緻，栩栩如生，白稻穗、綠蜻蜓，顏色分明。

程小蝶凝目看去，祇見白玉稻穗和翠玉蜻蜓的連結之處，十分精細，稍一不慎，就可能中裂兩斷。

十萬兩銀子，程小蝶雖然賠得出來，但畢竟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竟不敢伸手去摸。

萬復古却一把取了出來，笑道：「總捕頭，此物的名貴處是，稻穗和蜻蜓雖然顏色不同，但却是同一塊玉，由巧手雕刻而成，選到這樣一塊玉材，也就非常的不易了。」

程小蝶凝目觀察，確也瞧不出黏合的痕跡，祇好點頭。

萬復古把玉穗蜻蜓，放入大瓷鉢中，接道：「此物的奇異之處是，對天氣的冷熱，有着很敏感的反應。」伸手由綠衣少女手中取過一把茶壺，道：「這把壺中是燒滾的開水，經過這一段時間，熱度雖已

經減了不少，但仍可用作測偵此玉的反應。」把壺中的熱水，倒入瓷鉢。

說也奇怪，雪白的玉穗，經過熱水一浸，立刻變成了黃色，由淺而深，似是眞的稻穗一般，被熱水逐漸的煮熟了。

那站立在白玉稻穗上的翠色蜻蜓，本是青翠欲滴的顏色，此刻也青翠漸退，色變蒼白。

程小蝶看呆了，大自然中孕育成珍品奇物，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議，羊脂玉穗翠蜻蜓，看上去是那麼的悅目可愛，如果變成了蒼白，枯黃顏色，豈不美感大失，心中感慨，不覺間說出口來。道：「可惜呀！可惜。」

萬復古道：「總捕頭不用擔憂，如若失去的瑩白、翠青，不能盡復舊觀，這玉穗蜻蜓，也就算不得當世奇珍了！」取出瓷鉢中的玉穗蜻蜓，綠衣少女立刻捧走瓷鉢，倒去熱水，萬復古提起了另一個茶壺，道：「這個壺中，是一般的冷水。」倒入瓷鉢，重又放入玉穗蜻蜓，片刻間，舊色盡復。

也許是一種變化的錯覺，程小蝶感覺到那玉穗更白了，翠蜻蜓，也翠得更耀目了。

但聞萬復古說道：「總捕頭，這叫作活色玉，是玉中奇品，天氣越冷，顏色越亮，白的更白，翠的更翠，埋入大雪中三天之後，顏色更加濃重，但却不如本色來得自然了，如果世上眞有玉掌青苗玉，它也是活色玉的一種。」

程小蝶有着一種衝動，希望花上十萬兩銀子把玉穗蜻蜓買下來，放在閨房中，活色玉配着她的絕世姿容，豈不是玉色生香。

但萬復古却已把玉穗蜻蜓交還了風琳，收入盒中，送回庫房。

兩個綠衣少女也隨着風琳而去，也帶走了瓷鉢、茶壺。

「總捕頭！」雲鵬道：「天地靈氣育化萬物，生出珍品，不知道還有多少未被人類發現？青苗玉祇是其中之一，本店能為總捕頭効勞的，也祇有這些了。」

話雖說得客氣，但隱隱間，却有逐客之意。

使程小蝶覺得意外的是，應該是萬復古說的話，竟出自雲鵬之口。

「痲煩貴店，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程小蝶道：「也讓我們開了眼界，貴店珍藏之豐，天下再無一家能及，小蝶告辭。」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小文、小雅也跟着站起，緊隨在程小蝶的身後。

「總捕頭！」萬復古一面舉步送客，一面說道：「我們沒有提供總捕頭任何意見，我們祇是讓總捕頭欣賞了一件珍貴的玉器。」

程小蝶心中一動，忖道：萬復古在怕什麼？這幾句話的目的何在？萬寶齋雖不涉入江湖恩怨，但也用不着如此小心啊，難道這裏還會有外人奸細不成？否則，也用不着如此撇清啊。

萬復古似是已瞧出了程小蝶心中之疑，哈哈一笑，道：「生意人最重信諾，喜歡把事情釐定得清清楚楚，我們沒有提供總捕頭任何意見，當然應該說它一個明白。」

程小蝶忽然飛出了一個媚眼，堆出了一臉的嬌媚的笑容。

似在這一瞬之間，把一個美女最動人的魅力，集中的放射出來。

這一種武功，程小蝶最近下了相當的工夫，在練習這種武功，她要試試看萬復古究竟有多深的道行？也想証明一下，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武功，效用如何？

「天狐媚笑」，萬復古吃了一驚，急急運氣，穩住波動的心情，道：「總捕頭，怎會習練了這種邪惡的技藝？」

「水能覆舟，亦可載舟，」程小蝶恢復正常神態，道：「技藝無正邪，正邪是要因人而定了！」

「不！總捕頭！這種天狐門中技藝，」萬復古道：「一向被武林正大門派，視作邪門武功。」

程小蝶冷笑一聲，道：「我是堂堂刑部的總捕頭，施展天狐技藝，逮捕殺人的兇嫌、要犯，這是正還是邪呢？」

萬復古臉色一變，欲言又止，顯得他心中雖波動不已，但還一直能控制着情緒變化，不讓它發作出來。

程小蝶忖道：這個人難測高深，如能激出他的眞正怒火，或可找出一些蛛絲馬跡，有助於瞭解他的出身、來歷。

能讓點石成金雲鵬、摘星手風琳，甘為屬下，奉命維謹的人，肯定是一個不凡人物。

拏定了主意，微微一笑道：「小蝶很想把習練天狐技藝的經過，奉告大掌櫃，祇是很可惜呀。」

萬復古奇道：「可惜什麼呢？」

「貴店除了做生意之外，不理會其他的事，小蝶就是想說，貴店中人，也是不敢聽的了。」

萬復古長長吁一口氣，忍了下去，微笑不答。

程小蝶接道：「貴店自稱是天下第一大的珠寶、古玩店，可也是有些太過誇張了……」轉身快步向外走去。

萬復古、雲鵬都不覺的加快了脚步，跟在身後，雲鵬道：「總捕頭，這話不公平了，天下如眞還有一家比萬寶齋更大的珠寶、古玩店，它又開在那裏……」（未完・一）

上文提要：赤脚仙、銅笛仙截擊王屋散人、祝士愕，食菰仙奉師命接待樓一怪，江青嵐和三女到處找黑摩勒，却找到藏龍角膠的火窟。祝士愕也尾隨而至，欲奪小師妹聶小紅的「玄癸珠」，先發掌攻江青嵐，江退至火窟邊，不愼掉下去，樓一怪趕至將祝趕走，怒將火窟搗塌，受到銅椰老人警告，約在靈磁峯候教，樓把此事放下，先去會王屋散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震坍地火窟　毀掉毒冰輪

樓一怪手一指蘭兒，又道：「她也是，妳們都是他妹子？難怪比我老樓還急！唔！妳問司馬老兒？他是何等身份之人，豈會騙人！小兄弟一條小命，包在老樓身上。嘿！他眞敢動他一根毫髮，除我老樓不說，老殘廢也不放過他！」

蘭兒知道眼前這個怪老頭，本領比爹娘還要高出許多，他說的話自然可信。此時聽到嵐哥哥無恙，不由又想起師兄黑衣崑崙還被困在陣中，不知下落，當下忙道：「老前輩，晚輩大師兄，還困在陣中呢，你老人家一併把他救出來，好麼？」

樓一怪偏頭道：「我老樓認不認識？」

樓一怪四十年不出，除了老一輩的人，還聽說過「一掌開天」之外，江湖上誰認識他？蘭兒怕他不肯出手，眼珠一轉，忙道：「他就是嵐哥哥的大師兄咯，也是爲『龍角膠』來的。」

一掌開天忽然好像想起什麼事來，口中「哦」了一聲，道：「女娃兒，妳可知道小兄弟要那勞什子的『龍角膠』幹什麼？」

蘭兒道：「那是有一次，我受了辣手郎君溫璜的欺侮，嵐哥哥和他動手，不料一下就削斷他師傳毒冰輪上兩枚倒鈎，王屋散人到處找嵐哥哥尋仇，後來由大師兄黑衣崑崙出面調停，答應負責替他膠合兩枚倒鈎，這就是大師兄和嵐哥哥先後到這裡來的緣故。」

樓一怪奇異的道：「毒冰輪，毒冰輪是什麼東西？」

蘭兒給他這麼一問，心中也深感奇怪，這老頭連名滿江湖的武林六絕中的毒冰輪都沒聽人說過，一面答道：「毒冰輪就是武林六絕中王屋散人的成名兵器咯，老前輩，你沒聽人說過？」

樓一怪搖了搖頭，似乎很感興趣，道：「武林六絕，老樓從沒聽人說過，小女娃，妳倒說給老樓聽聽。」

白玫插口道：「蘭兒姐姐，我也沒聽人說過呢！」

蘭兒道：「武林六絕，就是『銀拂金丸如意玉，量天寒尺毒冰輪』，銀拂，是秦嶺系天痴上人，金丸，是崆峒派空空老人……」

「唔！」樓一怪點着頭，唔了一聲，似乎在表示他知道這兩個人。

蘭兒又道：「如意玉，就是指兩柄白玉如意，那是我爹天狠符奇立和娘天狐遲琇……」

「妳，哈哈哈哈！」

樓一怪突然仰天大笑：「女娃兒，妳是老殘廢的外孫女，哈哈哈哈！」

蘭兒被他說得一怔，樓一怪又道：「妳先說下去！」

蘭兒又道：「量天寒尺是大雪山冰心居士冷白衣，毒冰輪就是王屋散人祁天行，他那柄毒冰輪，白玉爲杆，青玉爲輪，輪上還有三十六枚倒鈎，不但奇毒無比，還專鎖敵人兵器，十分厲害！」

樓一怪搖頭道：「天痴上人和妙手空空，老樓四十年前還聽人說過，其餘的人，大概全和妳爹娘一樣，不過是後生晚輩罷了！」

說着領了大家往前走去。

蘭兒聽得心頭驚懍不已，武林六絕，像爹娘還是他後輩，這怪老頭不知是何來歷？但她心中却十分踏實，因爲有這樣大本領的人出面，嵐哥哥可保準無恙，這就和白玫、崔文蔚夫婦，一起跟在樓一怪身後，往林中走去。

* * *

却說王屋散人祁天行比神行無影遲了一步，等他趕到火窟附近，正是聶小紅使出「玄癸珠」，投身火窟，祝士愕長袍下襬沾上火燄，返身疾退之時。

他遠遠望去，石窟中火光熊熊，連祝士愕出身北海，尚且一身火燄，在地上亂滾，自己索性駐足先瞧清形勢，再作計較，免得和人家作無謂之爭。

果然他這一持重，給他親覩憑空飛來的一個長髮老頭，舉手之間把祝士愕嚇跑，而且雙掌遙發，還把一座二十來丈的石壁，震坍下來。

這一下，眞把武林六絕的王屋散人瞧得目瞪口呆，驚懍不止，長髮老頭這份功力，別說自己無法想像，簡直駭人聽聞。

此時眼看姓江的小子葬身火窟，如今連火窟也給塡平了，「龍角膠」永埋地底，無法取出，毒冰輪上兩枚倒鈎，也永遠沒有膠合的希望了。

幸好輪還有三十四枚倒鈎，雖然殘缺，尚無大碍，自己不如及早離開爲是！心念疾轉，就趁石壁倒坍，大家沒有注意之際，悄然退出，回到山下，帶了徒兒，急匆匆往西方一片椰林中奔去。

他身經銅椰陣乙木、丙火諸位，自然知道這西方庚金，原是乙木陣中弱的一環，但此時一陣急走，只覺自己師徒兩人，在重疊門戶之中，穿來穿去，恍如進入一片刀山劍林，四週金刃劈風，青木滾滾，潢水橫流！

和方才身困丙火方位，竟有異曲同工之妙，心下不由大驚。按說銅椰陣，是以銅椰樹爲主，每一棵銅椰樹，都是按陣法種植，雖寓奇門八卦，五行生剋，但植物種在土上，不能移動，只是一種死的陣法而已。西方既屬生門，自然不會有多大變動，但此陣情形，顯然有人把陣法顛倒了！

王屋散人想到這裡，陡喝一聲：「璜兒，隨着爲師，不可離開！」

話聲出口，毒冰輪驟然出手向一排青木樹影中橫砸而出。冰氷輪出手，勁風橫掃，但身前樹影好像具有靈性，隨着冰輪一掃之勢，忽然往前移開。

王屋散人厲喝一聲，身形前撲，毒冰輪並未收式，跟着前推，忽覺左右兩邊，金刃劈風，往自己立身之處擠到，心中一動，這分明有人暗算，揮出冰輪，猛化「左右逢源」回護身子。那兩股金風，還沒和毒冰輪接觸，倏然自滅。

王屋散人微微一凜，忽然大悟，自己一時不察，致被陣中幻象所迷，他終究功力深厚，立即澄心靜慮，停步凝神。

這一靜止下來，眼前除了還有一層淡淡白霧之外，並無異狀。他却知道這陣法果然已有變動，只要自己一舉步，幻象依然會紛至沓來，當下只好一手拉着溫璜，默察陣勢，再行硬闖！

正當此時，驀聽離自己三丈來遠，一聲厲喝，緊接着「蓬」「蓬」兩聲巨響！

咦！那不是神行無影祝士愕的聲音？原來他也被困陣中，而且還發着「玄靈掌」。

心中一喜，猛的氣貫丹田，大喝一聲：「祝老哥，快使『天雷掌』，兄弟助你一臂之力，共破此陣！」

喝聲之中，手上毒冰輪一招「開天闢地」，湧起一幢精光，左手一拉溫璜，連人帶輪，往祝士愕發聲之處闖去。

祝士愕聽到王屋散人的聲音，果然也雙掌一分，「天雷掌」往左右雙方拍出。這一下，兩人向同一方向攻到，果然威力奇猛，「天雷掌」霹靂驟發，毒冰輪精光大熾，三四株銅椰樹，立被攔腰折斷。

嘩啦啦巨響之中，夾雜着一聲慘呼，一個道裝青年，重傷踣地！

祝士愕身形乍現，嘿嘿冷笑了兩聲，向王屋散人得意笑道：「原來是這小子在樹林中作怪！」

王屋散人方才觸動靈機，驟出不意，雙方夾攻了一招，果然一舉收效；但他老奸巨猾，在一輪出手，砍倒銅椰樹的刹那之間，早已瞧到人影閃動，向旁裡躍退。

那麼這片林中，所以陣法大變，原來果然有人在暗中操縱，此時再一瞧到重傷踣地的道裝青年，手中還執着一面黑色小幡，不由更加明白，口中笑道：「祝老哥天雷掌，果然非同小可！」

祝士愕陰笑道：「祁兄好說！」

王屋散人又道：「只是據兄弟猜想，這片林中顛倒陣法，移動門

戶，恐怕銅椰島的人，已經傾巢出動！」

祝士愕不改冷傲之色，不屑的道：「這種廢料，即使再多，又有何用？」

王屋散人自知如非兩人通力合作，斷難闖得出去，當下點頭道：「區區銅椰陣，要想困得住咱們，自非易事，何況祝老哥的『天雷掌』，又是西方庚金之尅，即使他們傾巢出動，又有何懼？」

神行無影祝士愕經王屋散人一說，心中頓然大悟，自己方才連使「玄靈掌」，並沒劈倒一棵銅椰樹，原來「玄靈掌」乃癸水之象，利在丙火。至於庚金方位，反成了金水相生，「天雷掌」火能尅金，是以出手便奏奇效。

他原是生性高傲、目空一切之人，此時經武林六絕的王屋散人一捧，心頭覺得十分受用，敞笑道：「祁兄毒冰輪威名，兄弟也久已心折，不過此陣位當庚金，既須兄弟『天雷掌』尅制，兄弟自當盡力施為。」

王屋散人見他果然自告奮勇，心頭暗喜，但臉上絲毫不露形色，一面忙道：「那末祝老哥請！」

祝士愕面上大感光彩，雙拳緊握，登時赤紅如火，猛地向前疾推而出，只聽「轟」「轟」兩聲，前面一排椰林，立被撞折了三棵。

「姓祝的，你少賣狂！」一聲厲叱，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同時閃身而出，一笛一劍，往祝士愕身側攻去。

「哈哈，祝老哥只管『天雷掌』開路，這兩個小輩，交給兄弟打發就是！」

王屋散人右腕一揮，毒冰輪又使了一招「左右逢源」，不架反攻，往兩人兵器上捲去！

神行無影祝士愕眼看銅笛、赤脚兩仙，已被王屋散人截住，果然依言雙手連發「天雷掌」破樹前進。

這當眞各有所尅，方才自己被困椰林之中，接連使出威力遠勝天雷掌的「玄靈掌」，竟不能打個正着，這回改用自己只有七成火候的天雷掌，却得心應手，掌無虛發。

焦雷一個接着一個擊出，銅椰樹也勢如破竹，一棵棵折斷。突然幾聲尖銳哨聲傳入耳際，椰林之間，人影閃動，兩個手仗銅椰劍的道人，長劍擺動，疾刺而來。

祝士愕冷笑一聲，身形斜移，劈出一掌，那知掌風才發，兩個道人忽然閃開，身後金刃劈風，又有兩柄長劍刺到。

不！左右前後，六個方向，六柄銅椰劍同時夾擊而至！祝士愕心頭驀地一動，他出身北海，玄靈門下北海七星慣以七人聯手，佈陣攻敵，他自然知之甚詳。

此時瞧到這批道人，此進彼退，以銅椰樹作掩護，分明也是一種陣法，自己如果只是架封來勢，勢必陷入被動地位。心念轉動，身形半旋，雙手開闔之間，把攻來長劍悉數逼退，口中陰嘿一聲，凌空躍起，雙掌驟發，疾向身前兩人攻去。

他出手何等威猛，當前兩個道人，那敢硬接，向旁閃開。祝士愕「哈哈」一笑，身如電射，往前疾衝而出，那知他身形未落，驀見一片古銅劍幕，業已四面湧到，劍影重重，愈演愈密，一種從劍尖上傳出的內家壓力從八方逼來。任你祝士愕武功再高，也被這怒海驚濤般劍光緊緊裹在核心。

這一來，可把神行無影祝士愕逼得手忙脚亂，殺機立起，陰嘿聲中，陡然黑袍鼓動，氣運週身，往外一彈，把刺來長劍一齊震開，火紅手掌倏地往外擊出，焦雷乍起，左邊一個道人首當銳鋒，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他一掌斃敵，意猶未足，大喝一聲，雙掌齊齊推出！

那七個道人那知「天雷掌」厲害，眼看同門慘死，不禁微微一呆，祝士愕出手何等迅捷，就在他們一怔之間，又有兩人身中雷殛，倒斃下去！

他此時殺機已動，那還容人還手，右手再發，只聽一聲淒厲慘叫，右面一人吃那強猛掌力，震得離地而起，一段焦黑身軀，摔出去兩丈以外，這一連幾手，快逾閃電，把餘下四個道人，嚇得面面相覷，那還有勇氣出手。

*　*　*

但這一陣晴空焦雷，把另一個蹲在銅椰樹頂上打盹的人驚醒過來，此人正是黑衣崑崙摩勒。

原來他偷入屠龍島，因不知龍角膠藏在那裡，到處亂闖，被島上弟子發現，雙方動起手來，以黑衣崑崙的武功，屠龍島第三代弟子，那會是他對手，但幸好黑衣崑崙志在盗膠，一見驚動島上之人，心中大急，當下運指如風，一連點倒了幾個，便閃身潛入椰林。他那知誤打誤撞，一脚闖進了銅椰陣。他武功雖高，陣法可一竅不通，身陷陣中，越走越找不到出路。急怒之下，解下腰間銅鎚，一路掄舞，可是走沒多遠，大銅鎚也被人劈面奪去。

他可不知道這是被磁峯吸走，還當島上的人，故意戲弄，不由心頭大怒，一不作，二不休，從腰間抽出木劍，見樹就砍。要知「乾坤八劍」何等威力，他出手又是經崑崙老人精研而成的「艮巽一劍」，再加上他每招運足十成功力，威勢自然更強。

銅椰陣中的銅椰樹，終究是死的，那裡經得起這種包含天地至理的劍法，一在林中展開，一路就被他砍翻了不下二三十棵。

這時只從地底傳來一聲冷嘿：「小子，你是崑崙老人的傳人，居然敢到島上胡鬧，難道沒聽你師傅說過老夫？嘿嘿！老夫瞧在老友份上，罰你在陣中餓上三日三夜之後，自會有人放你，要是還敢仗着『崑崙劍法』，毀傷林木，莫怪老夫翻臉無情！」

黑衣崑崙聞言大驚，暗想：原來這裡主人，還和師傅有舊，一時不由深悔孟浪，連忙恭身道：「老前輩既和家師有舊，請恕晚輩不知之罪！」

但蒼老聲音說過之後，就不再回答。

這瞬息之間，黑衣崑崙陡覺得眼前景物大變，目光所及，四外白茫茫，視線十分模糊，只要一舉步，就會幻象環生，心知自己已經入伏，何況對方與自己恩師又是舊識，一時可不敢再魯莽出手。

一面暗自盤算，林中雖佈有陣法，難道自己不會翻林而出，當下略一吸氣，身形憑空拔起三丈來高，一下躍登銅椰樹頂。那知銅椰陣果然神妙，這居高臨下，向四面一瞧，眼前依然是一片白霧，好像置身雲海之間，什麼都瞧不清楚。

黑衣崑崙自知一時極難闖得出去，銅椰老人說過要罰自己在陣中餓上三天，看來只有等過三天再說，想到這裡，心中也不再焦急，飛身落地之後，索性就在地上盤膝趺坐，閉目運功。

這不過是第二天傍晚，黑衣崑崙被一陣焦雷驚醒，睜眼一瞧，原來一片椰林，已清楚入目，而且二十丈外人影閃動，厲叱連聲，似乎有人正在動手。

心念剛一轉動，猛聽「轟轟」連響，聲若旱雷！「天雷掌！」黑衣崑崙微微一怔，來人是烈火門的，他閃身掠出，正是神行無影祝士愕使「天雷掌」，同一時候擊傷四人。

「住手！尊駕可是烈火門下？」

祝士愕連下殺手之時，驟聞喝聲，不由驀然一怔。

但一眼瞧到從椰林中閃出身來的，不過是一個面目黧黑的瘦小個子，他那會把人家放在眼裡，臉露不屑的陰嘿了聲，冷冷說道：「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黑衣崑崙突然仰天大笑，雙目精光暴射，問道：「尊駕北海門下，又擅烈火奇功，敢情就是人稱神行無影的祝士愕了？」

祝士愕傲然道：「不錯！正是老夫！小子你待怎的？」

黑衣崑崙點頭道：「幸會！幸會！如此說來，你就是當年殺害江南大俠一家的祝士愕了，哈哈，尊駕可知周大俠的後人，正在到處找你復仇呢？」

祝士愕怒哼道：「小子，你是何人？」

黑衣崑崙道：「區區人稱黑衣崑崙摩勒便是，周大俠的令嬡叫做周綠雲，人稱紅線女，就是區區師妹！」

「紅線？」祝士愕微一思索，臉上陰晴不定，嘿嘿笑道：「憑她區區能耐，又怎能耐何得了老夫，老夫若早知那丫頭就是周天驥的孽種，就該一掌把她劈死了！」

黑衣崑崙嘻的笑道：「遲了！敝師妹此時正持着恩師親筆函件，前往北海請『玄靈叟』老前輩主持公道！」

神行無影祝士愕聽得臉色大變，陡的怒從心起，暴喝一聲：「呔！老夫先斃了你！」

他「你」字出口，火紅右掌，已覷定黑衣崑崙迎面擊出。

「轟！」焦雷乍起，黑衣崑崙頭頸一縮，十分滑溜的閃了出去，口中叫道：「天雷掌雖然厲害，你可沒練到家！」

祝士愕一掌落空，怒氣更熾，返身又是一掌，疾劈而出。黑衣崑崙在閃身之際，早已從腰間抽出木劍，還沒來得及發招，對方第二掌接連劈到。

「轟！」巨震響過，黑衣崑崙的聲音，又在右側開口：「我說如何？憑你這點能耐，那能傷得了區區。」

祝士愕陰嘿連聲，突然收起「天雷掌」，雙手掄動，連環劈出，五丈方圓，頓時激起猛烈掌風衝盪之聲。他敢情因「天雷掌」太以消耗內力，是以改變招式，換了一套極其毒辣的掌法，猛力攻出。

黑衣崑崙自知對方內力比自己強出許多，無法力敵，只好施展小巧功夫，左閃右避，一柄木劍，也不時點點拍拍，乘隙進手。

祝士愕幾次三番眼看手掌已劈到對方身上，但只有毫髮之差，都被對方躲開，而且左右挪移，無不恰到好處，竟然連半點衣角都莫想沾上。心知對方崑崙門下，果然名不虛傳，一時可把狂妄自大之心收斂了不少。

屠龍島四個門人，眼看祝士愕和黑衣崑崙動上了手，他們獲得休息機會，立即各仗長劍，聚到一起，靜待後援。

那邊王屋散人原先因祝士愕的「天雷掌」，剛好能夠尅制銅椰陣西方庚金，才要他揮掌開路，自己奮力抵住銅笛赤脚兩仙，徐徐的且戰且退，只要衝出此陣，自己可就不必顧慮。

他這一打算，也未嘗不對，不過東海三仙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兩人，如果單打獨鬥，也許比他略遜半籌，但此時兩人聯手攻敵，又豈是王屋散人所能抵擋？

幸好他「毒龍輪法」專鎖敵人兵刄，查元甲、李乘風的一笛一劍，因兵器受到威脅，招法未能完全發揮，是以雖然佔盡上風，也只把對方困住，一時傷他不得。

王屋散人原先預定且戰且退的戰略，既已無功，而且自己還被逼得手忙脚亂，胸中既驚又怒，左手「黑煞掌」也不時劃空生嘯，乘隙劈出。

三個人像走馬燈似的各展絕招，互相攻守，椰林深處，這一場拚鬥，當眞相當慘烈！

辣手郎君溫璜瞧着師傅屈居下風，心中更是緊張，他一柄隨身長劍，早已在陣中被人奪去（靈磁峯吸去），此時空着雙手，連忙在地上找了一截銅椰木，權作兵器，站立一旁，凝神戒備。

三人拚鬥的情形，越來越觸目驚心了！王屋散人頭髮散亂，一張平日清癯的面貌，此時已滿是戾氣，左掌右輪，雖然還在奮力應敵，但已失去先前的霸道，脚下也略現零亂，步步後退。

辣手郎君瞧得心頭一寒，正待揮動銅椰木往前搶出。驀然聽到有人在頭頂上大喝了聲：「你們還不給我住手！」

這聲音聽得使人耳鼓狂鳴，心頭震蕩！

一條人影倏然從樹頂下墮，落到查元甲、李乘風和王屋散人之間，雙手一分，把三個激戰中的人，全都震得踉蹌後退。

銅笛仙乍覩來人，正是自己兩人在長恨谷口遇上的長髮怪人，說不定就是方才大師兄奉命前往迎迓的兩位師尊故友，心中想着，立即和李乘風遞了一個眼色，叫他不可妄動。

王屋散人正在被迫後退之際，突覺眼前一花，一股巨大潛力，硬生生把自己震退。站住身子，定睛瞧去，他可不認識面前這位長髮怪人，就是四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南怪北殘一掌開天樓一怪。

心頭雖然凜駭來人武功之高，深不可測，但自己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豈可示怯，毒冰輪當胸橫抱，厲聲喝道：「你是屠龍島何人？」

樓一怪怪眼翻動，打了個哈哈，道：「小輩，連老樓也沒聽人說過？」

刷刷刷，四條人影，相繼飛落！

蘭兒身才落地，就大聲叫道：「老前輩，他就是毒冰輪祁天行！」

「誰？」樓一怪雙目精光暴射，用手向王屋散人一指，問道：「是他？」

王屋散人出道以來，縱橫江湖三十年，還沒有人叫他小輩的。

此時經樓一怪指着自己問話，如何受得住，是以沒等蘭兒答話，早已嘿的冷笑了聲，接口道：「是我又待怎樣？」

樓一怪點頭道：「還有點骨氣！老樓問你，我小兄弟削了你輪上兩枚倒鈎，你到處尋仇，逼得他上屠龍島求取龍角膠，是也不是？」

王屋散人怒道：「不錯，老夫也是爲此而來。」

樓一怪厲笑道：「那你就是罪魁禍首，知道嗎？哈哈，總算小兄弟沒死，要是死了，老樓不劈你個兩爿才怪！」

王屋散人聽他口氣，竟然把自己瞧得一文不値，不由冷嘿道：「那也未必見得！」

樓一怪嗔目道：「小輩，你當老樓唬你？哈哈！老樓連天都要劈他個半爿！」

蘭兒在旁道：「老前輩，你不能放過他！」

白玫也嚷道：「老前輩，嵐哥哥就爲了他手上的毒冰輪啊！你把它奪下來好了！」

蘭兒又道：「對呀！把他的毒冰輪毀了才好呢！」

樓一怪武功雖高，胸無城府，他給兩個小姑娘一吹一唱，說得心花怒放，喜道：「對！對！毀了他的毒冰輪才對，咳！怎麼我老樓會想不到？」

說到這裡，果然眼珠一轉，蒲扇般手掌向王屋散人一攤，道：「來，小輩，你把毒冰輪拿來，讓老樓毀了，免得大家嚕嗦！」

王屋散人這才知自己碰上了渾人，他老羞成怒，最後也忍耐不住，厲聲喝道：「有本領你就出手試試！」

樓一怪嘻着大咀回頭道：「他還不相信嗎？」接着點頭道：「好！老樓還得讓你先出手，不然人家還說我欺負小輩呢！」

王屋散人被他一口一聲小輩，叫得怒氣冲天，陰嘿一聲：「你找死！」

話聲出口，突然右腕一轉，毒冰輪湧起一幢輪影，像排山般往樓一怪身前推去，同時左手也暗運「黑煞掌」功力，準備乘機擊出！他實因對方非同小可，那敢絲毫大意，要知王屋散人身經無數惡戰，像這樣小心對敵，可還是第一次。

那知儘管你輪影如山，勁風潮湧，樓一怪嘻開大咀，根本沒有理會，直等毒冰輪離身前不遠，驀地一聲：「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

蒲扇大的手掌，忽然往輪影中伸去。

王屋散人毒冰輪上功力，何等凌厲，對方居然敢伸手從輪影中搶來，心中雖然驚懔，他冷嘿一聲，輪齒絞動，左手「黑煞掌」閃電擊出。

這兩下，只要中上一下，任你對方銅鑄鐵打，也得立負重傷！說時遲，那時快，王屋散人只覺眼前一花，全身震動，連哼都沒有哼出，一個身子，直摔出一丈開外。

他終究成名多年，功力不弱，順勢在空中翻了兩個觔斗，落到地上，還後退出三步，方始站穩。擧目瞧去，自己三十年來蹈名六絕，縱橫江湖的獨門兵器毒冰輪，糊裡糊塗的早已落入長髮怪人手中。

「哈哈！小輩，你這回總該認識老樓了罷！」

王屋散人驚魂乍定，滿臉駭異，他不敢相信憑自己幾十年潛修苦練的功力，竟然連一招都沒使出，就被人奪去毒冰輪，那麼此人武功之高，簡直已到了超凡入聖之境！他自稱老樓！他……他……

王屋散人這一陣工夫，已把近百年來的武林人物在心中默數了一遍。突然，他臉色劇變，口中喃喃的道：「他……老樓……莫非就是……」

樓一怪擎着那柄青玉爲桿，白玉爲輪的毒冰輪，隨手把玩，一面說道：「這東西果然不錯，但老樓非毀了它不可！」

口中說着，雙手正待拗去！

突然遠處峯頂，飄來一個嬰孩般尖細的聲音：「老怪物且慢，你難道忘了咱們在勾漏山遇上的那個老牛鼻子，他不是說無意之中在山上得到了一塊萬年玉根，連最鋒利的刀劍都無法砍得動它，他正在着手雕琢準備製一柄專鎖刀劍的奇門兵器！」

樓一怪微微一怔，思索有頃，點頭道：「有！老殘廢，那老牛鼻子好叫像什麼木道人？對！對！老樓還問他要做一件什麼樣的兵器呢，他說：最理想的是日月輪。」

那尖細聲音又道：「這就是咯！這小子就是老牛鼻子的傳人，老怪物，你好意思毀他兵器？」

樓一怪搔了搔頭皮，遲疑的道：「我老樓已經答應兩個娃兒，替她們出氣！」

說着，偏頭瞧了毒冰輪一眼，忽然笑道：「有了，小兄弟削他兩枚鈎子，他就糾纏不清，老樓瞧在老牛鼻子臉上，就把這些鈎子除去，以示薄懲吧！」

話才說完，輪交左手，右掌正待往輪上砍去！蘭兒叫道：「老前輩，這鈎上有毒！」

樓一怪笑道：「有毒更要除去，老樓就討厭人家在兵器上淬毒，不夠光明。」

蘭兒急道：「不！老前輩，你手……」

樓一怪大聲道：「小娃兒，妳也太瞧不起老樓了，咱手掌要怕毒，還能開什麼天？」

王屋散人先前聽他們提及毒冰輪出處，心頭已明白，這時再聽樓一怪說出手掌開天的話來，更已證實所料不錯。

自己果然碰上了最難惹的老怪物，但他還是懷疑，自己的毒冰輪，除了七星劍，普通寶刀寶劍，都休想砍得動它分毫，一掌開天樓一怪掌上功夫再是厲害，難道還勝過刀劍不成？

蘭兒自然也不相信樓一怪一隻肉掌，能把毒冰輪上的倒鈎毀去，她眼看這位老渾人生了氣，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眼珠一轉，忙道：「老前輩，蘭兒正是這個意思，那麼你快砍咯！」

「哈哈！」

樓一怪笑聲未落，鬚髮突然無風自動，半截長袍也同時鼓了起來，他右掌如刀，貼着輪面，猛地向倒鈎上抹去！

只聽一陣錚錚輕響，毒冰輪上三十四枚玉鈎，經他手掌一抹，當眞悉數抹平。這一下，不但站在一旁的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和崔文蔚夫婦、蘭兒、白玫，都瞧得目瞪口呆，尤其是王屋散人祁天行師徒，更張口結舌，心胆俱碎。

「哈哈！小輩，你拿去！」

樓一怪隨手一丟，毒冰輪平平穩穩的向王屋散人飛去。

祁天行趕忙伸手去接，却依然登登地後退了幾步，一面憤憤說道：「祁某有眼不識泰山，敢問尊駕可是昔年人稱一掌開天的樓……」

樓一怪沒等他說完，瞪眼道：「樓一怪！小輩，你這時才知道？」

祁天行那敢作聲，回頭低喝一聲：「璜兒，咱們走！」

兩條人影，轉身就往林外走去。

蘭兒道：「老前輩，你本領眞大！」

樓一怪心中一喜，咧咀笑道：「這又算得了什麼？」

蘭兒乘機又道：「只是大師兄還沒找到呢！」

樓一怪銅鈴般大眼向四外一陣搜索，突然邁步向林中闖去。此時黑衣崑崙已感到十分吃力，他不過仗着身法迅捷，東躲西閃，和一招威力極大的「艮巽一劍」，才能和祝士愕打到二三百招，時間一長，早已鬧得汗流浹背，應付爲難。

「老前輩，他就是大師兄咯！」

「哈哈！原來這賭注也在這裡，唔！小娃兒，妳跟老樓學了『鴻

濛三式』，還不拿這賭注試試！」

＊　＊　＊

聲音入耳，神行無影祝士愕驀然一驚，只見長髮怪人領着四個年輕男女，一起從林中走出，一個少年公子模樣的人，躬身領命，立即向自己走來。

祝士愕雖然對長髮怪人心存顧忌，但眼看來人只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心中不禁有氣，冷嘿一聲，右掌逼退黑衣崑崙，左手一揮，迎面往來人劈出。

這奉命奔出的正是崔文蔚，他人還未到，祝士愕發出的一股凌厲勁風，已湧到身前。

「崔郎！」

紅綃瞧得心頭一驚，趕緊往崔文蔚身前掠去。

只聽樓一怪呵呵笑道：「女娃兒，別急，有老樓在這裡，那能叫妳丈夫吃虧，唔！娃兒，你該使第二式『直劈乾坤』！」

崔文蔚果然依言左脚前跨，右掌直豎，呼的一聲，向前切出！嘶！一縷細長的掌風，隨着崔文蔚掌根吐出，直線向前面飛去。

祝士愕因來的是一個後生小子，那會放在眼裡，是以這一掌只用了六成眞力，在他想來，自己雖然只用六成力道，但這小子已難承受。

那知勁風乍接，驟然感到不對，對方一縷勁風，宛如一柄利刃，居然把自己發出的一片掌風，像裁紙似的，齊中切開，直向自己襲到。

他不知「鴻濛三式」乃是樓一怪「劈天掌」的精髓所在，這一式「直劈乾坤」，是專破敵人掌風的絕着，一時心頭大凛，這小子使的是什麼掌法，竟有如此厲害？心念轉動，身形隨着一閃。

「嘻嘻，姓祝的，吃我一劍！」

黑衣崑崙的喝聲入耳，身後劍氣驟强，漫天劍影，已疾洒而來。

祝士愕方才和他連打了二三百招，每逢對方無法躲閃之時，就使出這招劍法，而這招劍法，就是能轉弱爲强，把自己硬行逼退，自然知道厲害。

此時聽風辨位，身形急旋，橫飄八尺，心中憤怒已極，陡的厲吼一聲，雙手揚處「玄靈掌」隨着劈出。

這一下是他怒極而發，威勢大盛，黑崑崙瞧得心中一驚，趕緊叫道：「賢夫婦快請後退！」

話聲出口，他木劍一圈，運起全身功力，「艮巽一劍」直揮出去。

「娃兒，『揚清凝濁』！」

樓一怪又在叫了！崔文蔚一招得手，立即氣沉丹田，左腿微屈，右足前點，身軀一蹲，雙掌疾翻，左掌掌心微凹，由下向上，右掌掌根下沉，由上而下，一托一沉，勁風電旋，對着祝士愕撞去。

紅綃站在崔郎身邊，可也並不怠慢，她凝神而立，兩手在胸前一橫，使出「先天太極式」，祝士愕做夢也想不到這三個青年，竟然敢硬接自己「玄靈掌」，這眞是自己找死！

「蓬！」四種不同功力，所發出的罡風勁氣，在空中接觸了。

祝士愕只感到自己發出的一大片力道，驟然分散。右邊黑衣崑崙那招神妙難抗的劍法，此時劍氣潮湧，硬把掌風擋了回來。左邊那個紅衣女郎更是古怪，她兩手懸空，只換了一個式子，竟把自己大半掌風轉動了一下，便好像直入無底深淵，悉數消失。

同時耳中聽到「轟」的一聲，一團勁風，有如千斤重錘，往自己胸前電奔而來，這敢情是那少年公子發出來的？

這三人招式恁地古怪，居然連自己認爲擧世無匹的北海「玄靈掌」，都奈何他們不得。神行無影這份凛駭，當眞難以言宣，驀地一聲長嘯，雙脚點處，一條身形，破空而起。

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也被三人這一手，驚得楞了一楞。

「師弟，快把此人截住！」

銅笛仙一擺手中銅笛，大喝一聲，正待追出。

忽然地底傳出銅椰老人的聲音，徐徐說道：「他是北海玄靈老人門下，徒兒讓他去罷！爲師自會找他師尊算賬，你們不要怠慢了遠客，先陪樓老前輩，到靈磁峯來！」

銅笛仙一聽師尊吩咐，立即垂手應是，一面向樓一怪躬身道：「家師已在靈磁峯候駕，樓老前輩請！」

樓一怪哈哈大笑道：「你們師傅養尊處優慣了，偏有這多排場，小娃兒咱們走！」

說着就跟了銅笛仙、赤脚兩仙往林外走去。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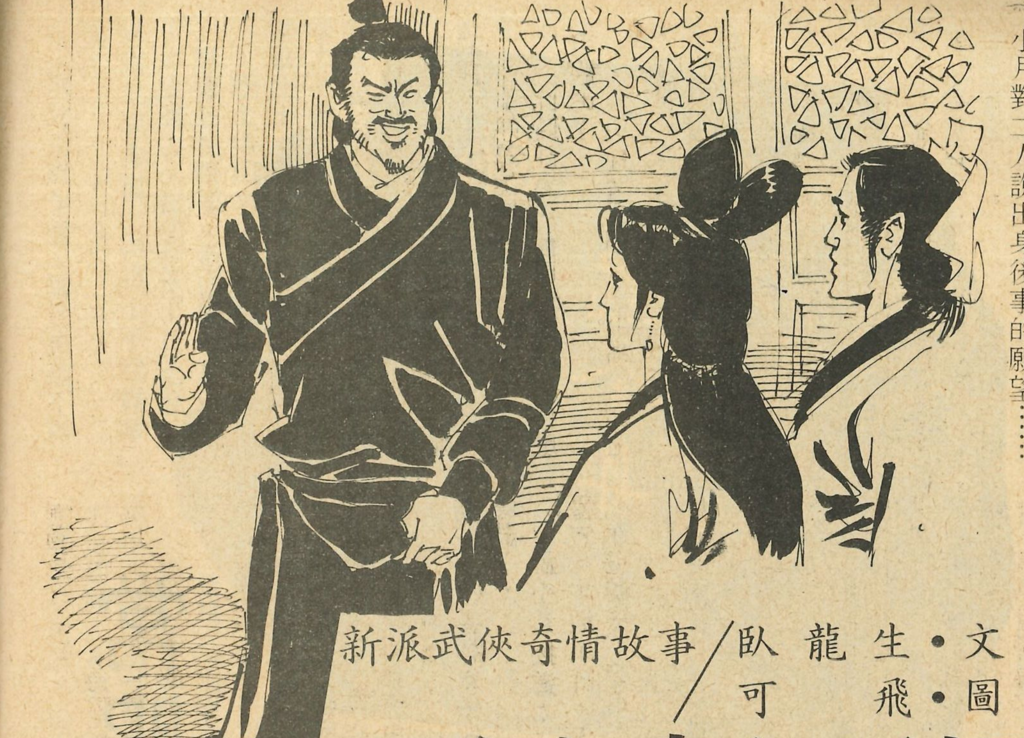
再說江青嵐被神行無影祝士愕掌風捲撞，脚下欲罷不能，一直退到火窟邊緣，雙脚一軟，身形後仰，只覺一步踏空，火熱逼人，自己一個身子往下直落，不由心中一驚，百忙中向旁竄出丈許，脚已碰到地上。

擧目四瞧，原來身子落在一個石洞之內，這洞高達丈半，極爲寬敞，洞壁四週，石作赭色，甚是粗糙，一望而知從未經過人工修飾。

正中有圓桌大小一個窟窿，熊熊烈火就是由窟窿中噴出，正好把上面那五尺來寬的洞口封住，好像浮着一層暗紅雲彩，照得全洞通明。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小高、孟小月、方振遠闖入墓園中，向一中年婦人借宿，遵照她的吩咐，緊閉窗戶不出門，晚上，遭到婦人率領狠人、駝背人等圍攻，孟小月和方振遠中了麻醉針昏倒，小高詐中針倒下，暗中觀察，見他們將他三人抬入石室內，用解葯救醒，但都被鐵環扣着脖子和銬鎖雙手，三人無法動彈，只好等死，孟小月對二人說出身後事的願望……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三人商議進退　帮主願意挽留

孟小月道：「我還有條件。」

方振遠道：「姑娘吩咐。」

孟小月道：「你立下重誓，有生之年聽命於小高，不得暗中算計小高，也不許和小高爭奪三清寶籙。」

方振遠道：「在下答應姑娘。」

孟小月道：「你老奸巨猾，論心機小高豈是你的敵手，有我在時，不怕你暗中搞鬼，祇有小高一人，就很難防範你了。你不肯立誓也行，就陪我死在這古墓之中吧！」

方振遠苦笑道：「孟姑娘如此堅持，在下就祇好從命了。」

方振遠果然立下了誓言。

小高醉心武功，一心想在武林中爭得一席之地，在這方面，他也確實極具天份，但對江湖上的事情，却是瞭解得不多。

他想不出孟小月要用什麼方法救他，當然，他根本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未深入去想。

但見方振遠竟肯立下重誓，似乎這件事大有可能，並不是隨口說說就算了。不禁眉頭一皺，忖道：看她救我之意十分眞誠，但三人同行，一併落難，身受禁制，無能反抗，她要如何救我呢？

正在思索忖度之間，春蘭已帶著兩個黑衣少女走了進來，手中提著一壺茶、三個茶杯，和一些食用之物。

春蘭有心討好孟小月，先倒了一杯茶，道：「姑娘，先喝一杯茶。」

孟小月心中愁緒萬千，如何還能吃得下東西，勉強喝了一口茶，道：「給他們吃吧！」

春蘭先是一怔，繼而淡淡一笑，道：「他們就快要死了，吃不吃東西，有何要緊？」

方振遠輕輕咳了一聲，道：「春蘭姑娘，咱們還能活多久？」

春蘭道：「不會很久了，他們已經準備好應用之物，我想不會超過頓飯光陰了。」

方振遠微微一呆，道：「這麼快？鬼王帮主已經練好玄功了？」

春蘭道：「用不著等待帮主，咱們的副帮主剛剛回來了。」

孟小月道：「怎麼？副帮主不住在這裏？」

春蘭道：「嗯！帮主練功期間，一切都由副帮主代爲主持，每隔十日半月回來一次，向帮主報告帮中事務。」

方振遠道：「這副帮主回來了，和在下等的生死有何關連？」

「關連很大……」春蘭有些凄然地道：「他最喜愛油烹人心下酒，剛聽說擒得兩個男人，很是高興，已吩咐準備了油鍋炭爐，大概就快來石室刑房了。」

方振遠苦笑一下，道：「這眞

是應了註定三更死，難見黎明天。看來姑娘的計謀，也要一場空了。」

孟小月神情冷肅，雙目閃起了神光、殺機，柳眉微皺，似是正在想應對之策。

小高道：「烹人心下酒，這位副帮主十分可惡。」

春蘭嘆口氣，道：「你們闖入禁地，死刑已定，就算副帮主不殺你們，你們也祇不過多活一兩個時辰罷了！」

小高黯然無言。

此時此刻，他已想不出有什麼可說的了。

孟小月道：「唉！小高，你是不是很怕死？」

小高道：「倒不是很怕，祇是我的心願未了，還不想死。何況，這等死法也太窩囊了。」

方振遠道：「死亡還有不同嗎？」

小高道：「有！爭雄逐鹿，死於高人劍下，自是死而無憾，如此被人烹心下酒，豈非窩囊得很！」

方振遠道：「小高說得對！既然一定要死，何甘縛手待斃？」

小高道：「手脚受制，有力難施，不甘束手被殺，又能如何？」

孟小月道：「兄弟，有件事我騙了你，你會不會生氣？」

小高搖搖頭，笑道：「妳沒有騙過我呀！」

孟小月正待答話，方振遠已搶先截道：「死亡在即，還談什麼騙人的事，春蘭，妳喜不喜歡銀子？」

春蘭搖搖頭道：「不喜歡。」

方振遠呆怔了一會，道：「不喜歡？妳可知道銀子的好處？」

春蘭道：「我知道可以買東西，不過我沒機會使用。」

方振遠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不喜歡銀子的人，倒也少見得很……」

孟小月接道：「他們住在地下墓穴，生活單純，怎知銀子的用途，你這辦法不管用！」

方振遠道：「姑娘有何高見呢？時機不再，快請說出來吧！」

孟小月略一沉吟，道：「春蘭，有沒有辦法解去我們頸間的鐵環？」

春蘭道：「沒有辦法，就算是有辦法，我也不敢幫你們除去身上刑具。」

方振遠突然發現了住在這墓下地穴的黑衣少女們，對江湖上的機詐、事物瞭解得不多，很容易誘騙她們說出一些秘密。

但這些黑衣少女也有缺點，她們對人全以直接的好惡爲主，不太容易爲財物利害動心，一切江湖上的施爲方法，對她們的誘惑力量不大。

所以，方振遠閉上嘴不再說話。

他明白在三個人中，春蘭對他的印象最壞，因此，在心中盤算著如何才能脫困。

孟小月願捨身以救小高，順便也救了他，在方振遠的預計之中，至少有八成希望，但半路突然殺出了一個副幫主，使八成希望頓成泡影。

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小高突然開口說道：「春蘭姑娘，妳很喜歡住在這裏嗎？」

春蘭微微一笑，搖搖頭，低聲道：「不喜歡！」

小高吁一口氣，道：「如果妳能幫我們解去身上的刑具，我一定會帶妳離開這裏。」

春蘭微微一呆，雙目凝注在小高的臉上，沉思不語。

她的目光充滿著一種渴望的熱情，良久之後，才緩緩地說道：「你眞的會帶我走嗎？」

方振遠急急接道：「絕對眞實，我可以保證，高兄弟一向是一諾千金。」

春蘭沒有理會方振遠，雙目仍盯在小高的臉上。

小高點點頭。

春蘭目光又轉到孟小月臉上，道：「她會同意嗎？」

忽然間，孟小月發覺了小高對春蘭的誘惑力量，比自己還大許多。

這本是天賦本能，異性相吸。

方振遠瞪著孟小月，滿臉緊張。

孟小月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好！我同意！」

方振遠暗暗吁了一口氣，必死的境遇之中，忽然生出一線生機的希望。

春蘭回顧了兩個黑衣少女一眼，低聲道：「妳們同不同意？」

兩個黑衣少女同聲道：「肯不肯帶我們一起走？」

小高道：「當然帶兩位一起走了。」

方振遠道：「外面天地遼闊，好玩得很，和這裏暗無天日的地穴相比，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春蘭點點頭，道：「走！咱們去試試看。」

兩個黑衣少女也點點頭，追隨春蘭身後而去。

方振遠笑一笑，道：「看起來困難萬般的事，但解決的辦法，常常是容易得很……」

孟小月看着小高，道：「我怎麼沒有想到，小高對她們的影响力要勝我們十倍。」

小高搖搖頭，道：「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們早在此地住膩了。她們

來自民間好人家的女兒，過去的生活記憶猶存，在這等墓下地穴中生活，何異人間地獄，帶她們離開這裏，才是她們最動心的事。」

方振遠笑道：「對！看法高明，她們常住地下，極思一見天日，她們不懂江湖上的是非黑白，但對男女之間爭風吃醋的事，却是很有心得。」

「如果孟姑娘剛才說了一聲不同意，祇怕咱們就沒有脫身的機會了。」

孟小月道：「這也不能怪她們，她們小小年紀就被鬼王幫主收作妾婢，在她們的心目中，祇有幫主夫人、王妃、侍妾之間的生活爭鬥，別的事却是一無所知。」

方振遠道：「所以，她們全不把錢財之事放在心中……」

忽聞步履聲響，孟小月急急示意噤聲。

祇見春蘭神色慌張地急奔而入。

方振遠張口欲問，却又强自忍了下去，轉望著小高，滿臉焦急之色。

他明白，小高的問話才有效果。

偏偏小高不急，半晌才緩緩說道：「有沒有辦法？」

春蘭道：「我不知道她們會不會成功？」

孟小月低聲道：「春蘭，她們兩位也是幫主的妾婢嗎？」

春蘭道：「是！這裏的女婢、丫頭沒有一個能逃過幫主的魔掌。」

孟小月嗯了一聲，道：「這地穴之中，有許多像妳一樣的姑娘？」

「十幾個吧……」春蘭傷感中帶著無奈，說：「我也不太清楚，有時副幫主回來的時候，會帶位少女送給幫主。」

小高道：「每個人都甘願做幫主的妾婢……」

「不是！」春蘭道：「我看到很多位剛烈的姑娘，撞牆而死，不肯受辱。」

方振遠道：「那個副幫主是不是也很好色？」

春蘭搖搖頭，道：「他倒不喜女色，但却嗜殺成性，喜食人心。」

小高道：「這個組合稱爲鬼王幫，生活在此，當眞是鬼域世界，不知這個鬼王幫中有多少人？」

他暗作決定，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個組合，絕對不能讓它存在江湖上害人。

春蘭道：「我不知道有多少幫衆，這座古墓也不是我們的總壇，祇是幫主發覺了這裏很適合他修練玄功，所以，在這裏的人手不多。」

「而且，在此服雜役的，大都是女孩子，守護此地的祇有那些狠人了……」

方振遠重重咳了一聲，道：「高兄弟，該問問幾時才能解開咱們身上的刑具，再晚可能就來不及了。」

春蘭道：「這本來就是一件冒險的事，我們祇是盡力而爲，成不成功，各佔一半機會。」

「是……一半機會，總比完全沒有機會好些。」方振遠自我安慰地道：「春蘭姑娘，那些畸形狠人，偶而發現一個也還罷了，但鬼王幫主能找到許多這樣的人，也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春蘭道：「我不知道詳情，但聽說這些狠人，是幫主要人培養出來的。」

孟小月道：「畜牲！看這鬼王幫的作爲，我們三大惡人，應該稱爲三大好人了。」

方振遠笑道：「和孟姑娘相處這些時日，在下倒覺得江湖上的傳言，實在是不可信了。」

臨危處事，小高似是變得精明起來了，一語中的問道：「春蘭姑娘，這墓下地穴之中，除了練功的鬼王幫主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春蘭道：「夫人和十個像我這樣的妾婢之外，就是六個負責守衛的狠人了。另外還有幾個什麼人……我沒有見過，他們一直守在古墓外面……」

小高突然想到被吸食腦血的三匹馬，不禁心頭一寒，忖道：那些難道不是狠人？但又是什麼東西呢？

方振遠心中也在忖道：「不知那位鬼王幫主，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他這練功所在，不用正常的人來防守，盡都用些畸形狠人和不太懂事的小姑娘守在身邊，顯是心存疑懼，怕人陷害。

「而且，佔有了每一個姑娘的清白之身，認爲她們既已失身於他，定會忠心相待，却不知反而引起她們心中的積恨。

「稍有機會就會起而背叛，日後如能再在江湖上逐鹿爭霸，這待人一道，實得要多用些心機了。」

祇聽步履聲急奔而至，兩個黑衣少女髮亂釵橫，衣衫不整地奔了進來。

二女同時開口，道：「春蘭姐姐，拿到了！」

左首黑衣少女取出了一串鑰匙，交給春蘭。

看二女形態，就明白二女取得這串鑰匙付出的是什麼代價了，孟小月祇看得黯然一嘆。

春蘭道：「不用爲我們難過，祇要你們眞能帶我們離開這裏，重見天日，我們不在乎付出些什

麼。」

小高道：「我答應了，就一定辦到。」

春蘭淒然一笑，望望兩個黑衣少女，道：「整理一下衣服和亂髮，試試看，把他們的兵刃取來。」

兩個少女對春蘭似是極爲恭順，一面整衫、理髮，人也轉身向外行去。

春蘭先打開小高身上的刑具，依序是孟小月、方振遠。

三個人活動一下手脚，方振遠突然哈哈一笑，道：「這才叫死裏逃生啊！方某人闖蕩江湖二十餘年，遇上過不少兇險，說到危急困難，以這次爲最，但脫難之法，却也以這次最爲簡單。」

孟小月瞪了方振遠一眼，道：「小高，餓不餓？吃點東西吧！鬼王幫的正副幫主都在此地，說不定，等一下還有一場大戰呢！」

小高點點頭，却望著春蘭，道：「姑娘會不會武功？」

春蘭道：「會一點，不過幫主傳我們的都是吐納打坐的內功，要我們先奠好基礎，又傳了幾招防身的招數，以抗拒那些狠人的糾纏……」

小高道：「那就好……」目光轉注到孟小月的身上，道：「大姊，兵刃一到，咱們就闖出去，最好別吃這裏的東西。」

方振遠已拿起了一個包子，正準備放入口中，聞言一呆，急急把包子放下，道：「對！離開此地之後，找個館子，再好好吃它一頓。」

一切都很順利，而且黑衣少女取來了方振遠的兵刃、暗器，孟小月的匕首，另外還取了兩把長劍，三把厚背薄刃的鬼頭刀。

孟小月收下匕首，又拿了一把長劍，却把另一把交給小高。

小高接過長劍，吁一口氣，道：「三個姑娘走在中間，在下開路。」

春蘭道：「我熟悉此地形勢，由我帶路……」

這時，一個黑衣少女突然開了口，道：「春蘭姊，外面的情形有點不對啊！」

春蘭道：「什麼不對？」

黑衣少女道：「太靜了，副幫主早該來了，却一直未到。夫人和另外一些姊妹，也都不見了。看守兵刃的狠人也不知去了何處，所以，我們才能很順利地取得兵刃。」

孟小月微微一怔，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春蘭搖搖頭，道：「我不知道，這裏一切平靜，我不記得確實的時間，但大約估算，我到這裏總有三年多了，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祇有副幫主回來時，帶回來一點熱鬧，平常時間，無事可做，就祇有打打坐，和等候幫主的召喚。」

小高道：「這座墓下地穴，有多大地方？」

春蘭想了一下，道：「不小，除了幾條連接的甬道外，大約有二十多間雅室，另有兩處地方我不能去。」

方振遠道：「什麼地方？」

春蘭道：「一個是幫主練功的地方，一個是停放棺木所在的廳堂。」

方振遠道：「停放棺木的廳堂？」

春蘭點點頭，道：「是！」

方振遠道：「幫主練功的地方不准人去，情尚可原，但停放棺木的廳堂，不准人去，那就有些奇怪了。」

小高道：「最奇怪的是，他們已經在此地住了很久的時間，爲什麼還把那個棺木停在廳堂中？」

方振遠點點頭。

孟小月急道：「有人來了！」

「好靈的耳目……」

隨著說話的聲音，一個挽高髻，身著黑色長袍，形如道士的瘦高人，出現在室門外面。

春蘭和兩個黑衣女子，一見那人，全身都抖動起來，手中的鬼頭刀似是拿不穩，不住地後退，似是想躲在方振遠等後面。

道裝人冷冷喝道：「站住！」

他的聲音不大，但春蘭和兩個黑衣少女，却是如受電殛一般，立刻停了下來。

方振遠默察形色，心中頓有所悟，淡淡笑道：「閣下是鬼王幫主？」

黑衣人兩道目光盯注在方振遠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不錯！閣下是……」

「區區方振遠……」

鬼王幫主臉上突然泛現出一抹喜色，道：「好啊！當今武林中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方振遠道：「慚愧！慚愧！在下不過是浪得虛名罷了！」

這幾句話倒是肺腑之言，說得誠誠懇懇。

「本幫主苗飛，雖因苦練玄功，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對江湖中的人人事事尚知一二。下人傳事不明，竟不知方兄到此，當眞是失敬了。」

方振遠道：「不敢，不敢！」

苗飛道：「這兩位是……」目光隨著語聲轉動，看了孟小月和小高一眼。

小高心中暗暗忖道：看來方振遠的名氣，還響亮得很！但三大毒人之一的蛇娘子，不知這位幫主是

否知曉？

但聞方振遠道：「這位姑娘，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三大毒人之名，苗幫主是否聽過？」

「莫非這位姑娘，是大大有名的蛇娘子……」

孟小月道：「不敢，正是小妹。」

苗飛長長吁一口氣，道：「當眞是意外得很啊！姑娘名動江湖，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年輕美麗。」

說完話，竟然抱拳一禮。

看樣子，他對蛇娘子的敬慕，似是遠超過方振遠了。

孟小月還了一禮。

苗飛目光轉到小高臉上，道：「這位朋友是……」

聽到了方振遠和蛇娘子的大名，對小高竟也客氣起來了。

小高拱拱手，道：「在下小高。」

「小高……」苗飛一皺眉頭，說：「本幫主倒未聽人說過。」

小高道：「在下本就是無名小卒一個。」

苗飛冷冷一笑，正想發作，方振遠已搶先道：「小高兄弟在敝局任鏢師，雖然是尚未成名江湖，但武功却已有相當成就……」

「噢！原來如此……」苗飛目光轉注方振遠臉上，道：「既是方兄的屬下，那也罷了。」

言下之意無疑是說，你這個無名小子竟也敢到此地來，祇不過，看在方振遠的份上，不跟你計較算了。

孟小月也未再多言，此刻鬼王幫主有什麼打算，還未完全明瞭，讓他忽略一個高手也好。

她心中最明白，此刻，小高已身兼蠍子、蜈蚣和金蛇指三大技藝，也因此而融通了他早年默記於心中形意門、龍家堡、雷方雨等所見劍法、拳掌。

以小高對習武的狂熱，這些博雜的武功，都因三大毒人系統的傳授技藝，而勾勒出一個連環的成就。

孟小月已在小高習練武功中看出了一些端倪，祇是小高尚不自覺罷了。

小高已習慣於受人的輕視、冷漠，所以對苗飛的輕視並未放在心上，也沒有不滿的反應。

他仍然自覺著自己在江湖上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一個無名小卒而已。

「方兄和蛇姑娘，竟然會到此墓穴的地下密室……」苗飛微笑道：「也眞是一種緣份了。」

就算方振遠老於世故，江湖上的閱歷豐富，一時間，也搞不清楚鬼王幫主苗飛的意圖所在，輕輕咳了一聲，道：「驚擾苗兄練功，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哪裏，哪裏！二位來得正好，本幫正是用人之際，兩位如肯投効本幫，苗某人歡迎得很。」

原來是這麼一個意思。

方振遠淡淡一笑，故意裝作不明白，道：「苗兄的意思是……」

苗飛道：「區區的玄功，近日即待圓滿，準備復出江湖，逐鹿武林，兩位如能相助，共圖江湖霸業，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這個……」方振遠望望孟小月，說：「苗兄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苗飛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在下就明說了……」語聲一頓，又道：「方兄請屈就本帮首席堂主，蛇姑娘嘛，可任本帮的總護法，不知兩位願否和本帮主合作？」

蛇娘子名滿江湖，但孟小月三個字，知曉的人却是不多。

方振遠心中冷笑，口中却說道：「帮主的盛情，在下很感激，但茲事體大，不知帮主可否讓方某考慮一下再作決定？」

苗飛冷然一笑，道：「當然可以，兩位如肯答允，本帮主絕不會虧待兩位……」

孟小月接道：「難道帮主還有什麼厚贈不成？」

苗飛道：「不錯！兩位加入本帮之後，苗某將傳授兩位一些武林絕技，以作酬謝。」

小高心中忖道：這人的口氣倒是很大，所謂的武林絕技，不知是何武功？

但見苗飛右掌緩緩舉起，五根伸直的手指，緩緩開始變色，也緩緩開始粗脹。

片刻之後，整個的手掌都變成濃黑如墨的顏色，手指也粗脹有一倍餘，輕輕地按在石壁之上，笑道：「雕蟲小技，獻醜了！兩位慢慢地考慮吧！一個時辰之後，本帮主再來聽候回音。」

轉身大步而去。

方振遠凝目望去，祇見苗飛按過的石壁之上，留下一個淡淡的掌痕，心中忖道：這等黑煞掌的功力，何足爲奇？壁上祇見掌痕，功力未必有多深厚。

忖思之間，突然那留有掌痕的石壁處，粉末滾落，灑在地上。

小高怔了一怔，道：「這是什麼掌力？如此厲害！」

方振遠走近前去，舉起手中金刀，輕輕在石壁上敲了一下，頓時石粉如雨，片刻之後，石壁上竟然深印一個半寸多深的掌痕。

孟小月皺著眉頭道：「這不是黑煞掌力，方兄見多識廣，可認得出這是什麼武功嗎？」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好像是傳說中的熔金手，但熔金手是金色指掌……」

春蘭突然接口說道：「不是熔金手，也不是黑煞掌，這叫玄陰掌，又叫鬼手印……」

方振遠奇道：「妳知道這種武功……」

「我聽他說過……」春蘭緩緩說道：「他說一旦玄功練成，同時將練成四大絕技，鬼手印祇是其中之一。」

孟小月哦了一聲，道：「還有三種什麼武功？妳可知道？」

春蘭低頭想了一下：「另外三種，我祇記得一種。」

方振遠道：「姑娘請說。」

「好像叫搜魂鬼爪……」春蘭一面想一面道：「據說，人在七八尺外，他舉手一抓，能使人受傷，有如搜魂一般。」

孟小月道：「奇怪呀！這叫搜魂爪或搜魂手就行了，爲什麼一定要加個鬼字？」

春蘭道：「因爲鬼王幫主練的武功，都是鬼王典上的武功。」

「鬼王典，也是一種武功秘笈嗎？」小高突然想到身藏的三清寶籙，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還在身上，尚未被人搜查出來。

這本書，他本就貼身收藏，極爲小心。

春蘭道：「大概是吧！你們如果無法抵抗鬼手印，祇怕更難對付搜魂鬼爪了。」

孟小月道：「方兄，聽過鬼王門的傳說嗎？」

方振遠點點頭，道：「聽過，但數十年來這一個怪異的門戶，都是借住荒墳之中，並未在江湖上成大氣候，也未鬧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之所以能在江湖上傳誦，是因爲他們的行動怪異、鬼祟。」

小高道：「但那鬼手印，確是一門很精深的武功。」

方振遠點點頭，道：「所以，咱們要仔細地研商一下應該如何應對。」

孟小月道：「這方面的經驗，小高和我都不如方兄甚多，我看還要方兄作主了。」

方振遠道：「如以在下之意，不妨暫留此地……」

孟小月接道：「你是說，投入鬼王帮中？」

方振遠道：「是！目前咱們也正需要找一處潛隱身份的所在，這地方，豈不正合我們的需要……」

「有一個問題，不知方兄想過沒有？」孟小月道。

方振遠突然揮手，阻止孟小月說下去，探首向外瞧瞧，又道：「什麼問題？」

孟小月道：「如那鬼王帮主要咱們參加個什麼入門儀式，那將如何應付？」

方振遠道：「虛與委蛇……」

春蘭突然接了口，道：「祇怕不行。」

方振遠道：「哦！爲什麼？」

春蘭道：「入帮之前，不但要在鬼王像前立下重誓，而且，還要飲用一杯加盟酒……」

小高道：「是不是酒中有鬼？」

春蘭道：「我不知道酒中放有什麼，但我聽帮主說過飲下加盟酒的人，這一生都要聽他的命令行事，無法反叛。」

方振遠道：「唉！這麼看來，這鬼王帮不是一個簡單的組合了，苗飛也不是一個全無心機的人。他表面上的喜怒表情看似單純，事實上，早已算計好了。」

孟小月道：「但目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咱們是否決心留下來，或是打出去？」

方振遠望著石壁上留下的鬼手印，低聲道：「孟姑娘，妳能不能接下這鬼手印的一擊？」

孟小月沉吟了一下，道：「不能！不過，我可以閃避他這一掌。」

方振遠道：「搜魂鬼爪呢？」

「這個，在沒有見識他出手之前，無法斷言。」

方振遠望望小高道：「如果咱們三人合力一擊，是否能重創苗飛？」

孟小月道：「對付他的辦法並非沒有……」望望小高一眼，突然住口不言。

方振遠道：「兩位如果眞的能和在下同心協力，不妨一戰。但是敵勢不可預測，要動手就要先發制人，兩位請看在下的手勢再行動手。」

孟小月接道：「爲什麼不早些部署，攻其不備？」

方振遠道：「在下的意思，不妨和他再談談條件，如果能拖延下去，留此倒可以安住一段日子，咱們需要的地方，此地很適合，如能停上一年半載的，對咱們的幫助很大。」

小高和孟小月心中都明白，方振遠是希望借這個隱蔽的地方，學習三清寶籙上的武功。

但兩人都想不到方振遠却有著更深一層的打算。

原來，他已感覺到孟小月全心全意地喜歡上了小高，這就使得三人之間，無法在矛盾時保有一種平衡的局面。

惟有處在險惡的環境之中，在隨時可能和敵人衝突起來時，孟小月和小高才不至於擺脫他，三個人才能暫保同心。

也惟有在不能棄他而去的情況之下，才有三個人共研三清寶籙上的武功機會。

（未完‧十三）

尼姑的女兒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揭皇榜阿寶揚威　查兇案在座折服

涼州，即今甘肅武威，乃邊防重地，大唐不僅置有節度使，駐重兵把守，以防吐蕃、回紇侵擾，唐太宗李世民並將他的一個兒子封爲鎮西王，在涼州落地生根。

唐室王位採世襲制，現在的鎮西王李絳與當今的憲忠皇帝李純同輩，絳年長爲兒，純年幼爲弟。

李絳雄才大略，文武兼備，將大唐的西域門戶守得固若金湯，使宿敵吐蕃、回紇人不敢輕越雷池一步，被憲忠皇帝視爲股肱之臣，倚爲臂助。

孰料，這麼一位叱咤風雲的重量級人物，却在不久前被刺身亡。

命案很玄，兇手成謎，王府的幹員，涼州的捕快，幾乎全體總動員，居然找不出任何可靠的線索。

早已驚動長安，憲忠李純大爲震怒，立即指派他最親信的一位太監陳弘志，以欽差大人的身份趕至涼州，坐鎮指揮。

奈何案情撲朔迷離，如墮五里霧中，陳公公同樣束手無策，不得已只好在王府及涼州府衙外貼出皇榜，懸賞萬兩白銀，捉拿元兇。

皇榜至今已貼出三日，圍觀的人成羣結隊，人山人海，其中不乏江湖好漢、武林豪客，可是却無一人敢挺身而出，揭榜應命。

此刻，涼州正飄着大雪，遠山近樹，一片銀白，塞外的寒風尤其凜冽，砭肌透骨，大街小巷幾乎人煙絕跡。

可是，府衙外面却依舊黑壓壓的人潮如湧，萬頭鑽動，場面壯觀，一個個翹首而視，望着高懸在牆頭上距地面兩丈多的皇榜議論紛紛。

有人說：「乖乖，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有六百多斤，可以打一張銀床，舖一塊銀地，一家人快快樂樂的過一輩子。」

有人說：「可能還不止這些，皇恩浩蕩，萬歲爺一高興說不定還會賞個官兒做做。」

做官、發財，這是大家都夢寐以求的事，場中馬上掀起一陣騷動，有幾個身強力壯的人已衝至牆下，蠢蠢欲動。

一名帶刀的漢子對守候在旁的捕快道：「奇怪，皇榜貼得這麼高，又沒有梯子，怎麼揭？」

另一名佩劍大漢也隨聲附和道：「是嘛，搬一張梯子來，或者把皇榜放低一些還差不多。」

捕快欲語未語，人羣中忽然有人越衆而前，冒出一個頭戴氈帽，身穿皮衣，足履豹皮靴，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來。

少年濃眉大眼，肩膀寬厚，皮膚稍黑，談不上是美男子，但全身上下却充滿一股男性魅力與野性美，雙目明亮，清澈如水，骨碌碌的

轉來轉去，一望即知是一個聰明透頂，足智多謀的傢伙。

一現身便以教訓的口脗道：「兩位之言差矣，皇榜是故意貼在高處的，用梯子就沒意思了。」

帶刀漢子瞪着眼珠子反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少年振振有詞的道：「意思很簡單，道理也很明白，能夠殺死鎮西王，定非等閒之輩，如無眞才實學，如何能破此奇案？換言之，眞正的武林高手根本不用搬梯子。」

這話很刻薄，等於說他二人是酒囊飯袋，不禁惹怒了佩劍大漢，咆哮道：「媽的，聽口氣你小子好像有點眞才實學，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

少年一點也不懂得謙虛，答得很自負而又狂傲。「不多，有八斗八升，比一般武林高手多八升。」

這小子好狂，常言才高八斗就是天才，他居然自認有八斗八升，帶刀漢子更氣更火，怒沖沖地道：「哼，娃兒胎毛未脫，乳臭未乾，口氣倒不小，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既然自以爲了不起，就揭皇榜呀，少在這裡說風涼話。」

少年答得妙。「正有此意！」

可不是吹牛說大話，當眞付諸行動，從腰間解下一條繩子來，隨便用手一抖，怪事發生了，本是軟綿綿的繩子，一下子變成鋼筋鐵索，每上升一尺，便向內彎五寸，彎彎曲曲的直達牆頭，形成一道繩梯。

少年二話不說，拾級而上，輕輕鬆鬆的便到達張貼皇榜的地方。

場中爆出一片驚呼，有的叫好，有的讚佩，也有的罵他投機用梯子。

少年聽在耳中，又露了一手驚人絕技，從容不迫的收起繩子，纏回腰部，人仍然留在半空中，彷彿坐上了孫悟空的觔斗雲，或者觀音菩薩的蓮花寶座，四平八穩，舒坦而又愜意。

足足在空中停留了好一陣工夫，不慌不忙的揭下皇榜，這才輕飄飄的落在雪地上。

比羽毛更輕盈，比雪花更美妙，氣定神閒，面不改容。

掌聲如雷，歡呼不絕，所有的人皆如瘋似狂，帶刀漢子與佩劍大漢同樣看得目瞪口呆，打從心眼裡服了這個年輕小伙子，鄙視之心全消，代之而起的是無限的尊敬，與無盡的嘆服。

那名捕快也看傻了眼，久久之後才如夢初醒，恭謹有禮的將少年引進衙門內。

涼州捕頭開碑聖手賀雄，以及兩名小頭目張魁、馬超，聽得外面情況有異，正想出去一看究竟，恰巧少年已跨步而入。

賀捕頭劈面就問：「外面是怎麼回事？」

當賀雄、張魁、馬超從捕快的口中得知，眼前的這位毛頭小子已經揭了皇榜時，不由皆大吃一驚，以異樣的眼光望着他，以爲是少年有意瞎胡鬧，前來攪局。

不過，心裡雖然犯嘀咕，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張頭目取出紙筆，命少年坐在對面，問道：「皇榜眞的是你揭的？」

少年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錯！」

「揭了皇榜，就得破案，你知道嗎？」

「知道。」

「假如破不了案，會砍頭的。」

「這事不會發生。」

「你似乎很有把握，但願不是開玩笑！」

少年說狂眞狂，以充滿自信的語氣道：「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誰跟你開玩笑。」

馬超聽得一楞，接口道：「難不成是小友已有可靠的線索？」

「沒有。」

「既無線索，何敢貿然揭下皇榜？」

「事情很簡單，一則好玩，二來想弄幾個銀子花花。」

「哼，只怕一點也不好玩，銀子沒弄到，腦袋早已搬了家。」

少年報以一聲冷笑，道：「放眼武林，走馬江湖，能夠殺得了咱家的人尚未出生。」

越說越不像話，簡直目中無人，馬超本待發作，被捕頭賀雄壓了下來，道：「小友從那裡來？」

「塞外。」

「塞外什麼地方？」

「陰山流砂谷黑水溝野人洞。」

「是你的故鄉？」

「可以這樣說。」

「還沒有請教小友尊姓大名？」

「有人叫我小祖宗，有人尊稱大哥大，我娘則叫我阿寶。」

小祖宗、大哥大，那像是姓名，根本是江湖諢號，張魁皺着眉頭追問道：「誰叫你小祖宗？」

阿寶一本正經的道：「有幾個糟老頭，天天陪我打架，常常被本少爺打得鼻青臉腫，屁滾尿流，這時候就會叫咱家小祖宗，乞饒討命。」

「又有那些人稱你大哥大？」

「一路南來，遇上不少地痞流氓，江湖混混，全部被我打得落花流水，唏哩嘩啦，包括他們的大哥在內，都是手下敗將，不堪一擊。」

「因爲打倒了他們的大哥，所以你就升了一級，變成大哥大？」

小祖宗洋洋得意的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啦。」

馬超道：「你還沒說姓什麼？」

「咱家無姓。」

「難道沒有爹？」

「是沒爹。」

「娘呢？」

「當然有娘。」

「哦，原來是個有娘沒爹的私生子。」

一句私生子激怒了大哥大，砰！的一聲，拍着桌子大罵道：「我警告你，說話放尊重點，沒爹並不可恥，照樣可以出人頭地，闖出一片大好江山。」

張魁聽得刺耳，臉色一沉，冷言厲語道：「這是涼州府的衙門，坐在上面的是我們的頭兒賀雄，人稱開碑聖手，掌下功夫不作第二人想，我叫張魁，對面這位是馬超，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野人洞，休得張狂。」

阿寶可不吃這一套，頭一昂，眼一瞪，吼聲如雷：「捕頭捕快有什麼了不起，再嚕七八嗦的追三問四，查戶口，惹火了小祖宗照揍不誤，保証叫你們爬在地上喊爺爺。」

這神態，這語調，尤其是在衙門內，身爲捕快的馬超如何能忍受得了，早已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虎吼一聲：「放肆！」人已一躍而起，照準大哥大的面頰摑去一掌。

啪！清清脆脆，着着實實。

還打落一顆牙，吐出一口血。

然而，挨揍的人並非阿寶，而是馬超。

分明是要打人，結果却打在自己臉上，一旁的張魁好不納悶，疑雲滿面的道：「馬兄，怎麼搞的？」

馬超自己也不明就裡，大搖其頭道：「很邪，小弟一掌擊出，遇上一股無形的强大壓力，就好像皮球撞在牆上，立刻倒轉回來，不由自主的往自己臉上摑，這小子似乎會邪術。」

小祖宗仍端坐原處未動，冷然一哂，道：「告訴你們好長長見識，此非邪術，乃正統玄功，這一招叫做『自尋煩惱』！」

自尋煩惱，一語雙關，既是武功的名稱，又有消遣他人的味道，張魁怒極氣極，給馬超使了一個眼色，道：「上，給這小子一點顏色看看，讓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衙門內可不是他可以隨便撒野的地方。」

話落，人起，招出，揚掌左右合擊，欲殺殺小祖宗的氣焰。

掌風呼嘯，暗力如刀，衙門內殺氣衝天，危機四伏，二捕快全力施展，原以爲十拿九穩，定可將大哥大制服，那知，阿寶穩坐如故，兩隻手隨隨便便的比劃了一下，張魁、馬超便如發了瘋，中了邪似的，掌招立變，捉對幹上了，二人四掌硬碰硬的猛一撞，隨即被震翻在地。

張魁元寶翻身，跌坐在牆脚下。

馬超更慘，暴退五尺，來了個大馬趴。

這一來，越發惱羞成怒，張魁拔出了劍，馬超亮出了刀，準備跟小祖宗玩命。

大哥大却仍如沒事人兒般，淡淡一笑，道：「這一招叫『穿針引線』，又名『拉皮條』，專門對付欲以多爲勝的小人，攻擊者的力量愈大，受的傷害也愈重，若是使刀弄劍，必將血染黃沙。」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開碑聖手賀雄怎忍見自己的手下血染黃沙，忙橫身相阻道：「好了，別再逞强，這位小兄弟身懷絕技，你們不是他的對手，王爺的血案正需要這樣一等一的高手來辦，快坐下來，該談談正事了。」

阿寶喃喃自語道：「嗯，這還像句人話。」

張魁、馬超躬身應是，未敢爭辯，心不甘情不願的坐回原處。

開碑聖手賀雄正容道：「從揭皇榜之日起算，揭榜人只有一個月的時間，若能如期破案，賞金照付，假使逾期未破，便犯了欺君大罪，難逃刀斧之災。」

小祖宗瞄了手中的皇榜一眼，道：「這些事皇榜上已有交代，無須賀頭兒多言。」

「賀某的意思是，你現在反悔還來得及。」

「笑話，大哥大豈是朝三暮四，出爾反爾之人。」

「案情太棘手，老夫純出一片善意。」

「賀頭兒如有誠意，就少說題外話，理當集中精神，把血案的詳情說清楚，譬如王爺陳屍的現場在那裡？」

賀雄不假思索，立道：「就在王府後花園裡的書房內。」

「時間？」

「距今剛好二十天。」

「兇器？」

「判係一把刀，刺中心臟，一刀畢命。」

「兇手可有蛛絲馬跡留下？」

「幾乎一無所有。」

「是男？是女？」

「這是一個謎。」

「是老？是少？」

「只有天知道。」

案情的確古怪，等於完全空白，阿寶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自己一時好奇，揭了皇榜，無異惹禍上身，說不定會招來殺身之禍。

但是，這小子天生一副不服輸的硬骨頭，喜歡面對困難，接受挑戰，非但無絲毫退縮之意，反而興

趣更濃，道：「不知命案現場有無被破壞？」

賀雄道：「沒有，仍保持原來的樣子。」

「王爺的遺體是否業已安葬？」

「停屍王府，尚未入土。」

「這麼久了，有無損壞？」

「天寒地凍，又有藥物護體，依然完好。」

「沒壞就好，從現場或屍體上也許能夠看出一些端倪，但不知賀頭兒能否安排咱家去一趟王府？」

開碑聖手賀雄沉吟一下，道：「沒問題，王府的人比咱們還急於破案，儘早把兇手揪出來，只要與案情有關，保証有求必應，賀某可以隨時奉陪。」

小祖宗想了想，道：「在未去王府之前，咱家還有個不情之請。」

「別客氣，但說無妨。」

「想預支一部份賞金。」

「阿寶，你要錢做甚麼？」

「養魚要水，養鷄要米，欲破大案，有些事必須打點。」

「說得也是，你想要多少？」

「最少一千兩。」

大哥大胃口好大，獅子大開口，一要就是一千兩，張魁首先反對道：「甚麼？八字還沒有一撇呢，案子的邊兒尚未摸到，就伸手要銀子，天底下沒有這麼好賺的錢，你他媽的少打歪主意。」

馬超的話也不怎麼好聽。「我看這個小毛頭八成是個大騙子，揭了皇榜，騙些銀子就走人，頭兒千萬不要上他的當。」

賀雄當然不會做這種傻事，歉然一笑，道：「抱歉，三五兩銀子，買一杯水酒喝，老夫倒可以考慮，一千兩數目太大，賀某作不了主。」

小祖宗道：「誰能做主？」

賀捕頭道：「只有欽差大人陳公公可以作主。」

阿寶道：「有人做主就好辦，麻煩賀頭兒傳話陳公公，說我小祖宗要見欽差大人。」

不用傳話，不知何時太監陳弘志便到了衙門，就隱身在屏風後面，這時邁着方步踱出來。一身錦繡，八面威風，賀雄、張魁、馬超嚇一跳，忙不迭的起身相迎，執禮甚恭。

直待攙着欽差大人在位子上坐穩後，賀雄這才戰戰兢兢的道：「公公幾時來的？」

太監陳弘志歲數並不大，約四十上下，比賀雄至少小十歲，却是憲宗李純面前的大紅人，權傾天下，位極人臣。許是自幼閹割的關係，講起話來有點娘娘腔，陰陽怪氣的道：「早在這位小哥揭皇榜時，本座就在人羣中，幾乎與他同時進入衙門。」

賀捕頭陪着笑臉，彎腰哈背的道：「如此，阿寶的一言一行公公俱已知曉？」

欽差大人陳弘志雙目如電，閃閃發光，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小祖宗，慢吞吞的頷首道：「不錯，你們的一舉一動本座皆瞭如指掌，這位小哥膽識出衆，才華橫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公公的意思是，同意由此人接辦本案？」

「當然，君無戲言，既已揭了皇榜，任何人皆不得推諉，莫非賀捕頭另有異議不成？」

「不敢，屬下只是覺得他太嫩，太年輕，恐怕經驗不足。」

「錯了，智慧比經驗更重要，笨蛋往往故步自封，只有聰明人才有開創新局面的能力。」

陳弘志慧眼識英雄，賀捕頭連聲稱是，馬超挨了一巴掌，心有不甘，插言道：「這小子狂妄自大，得寸進尺，還沒有辦案，便伸手要錢，一開口就是一千兩，公公可千萬不能答應。」

太監陳弘志不悅道：「爲甚麼不能答應？」

張魁硬着頭皮辯解道：「這小子來歷不明，身份可疑，純粹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雛兒，王爺命案如煙如霧，非比尋常，大家皆無能爲力，不信這個小娃兒能撥雲見日，銀子一到手，可能就會打退堂鼓，遠走高飛。」

不待陳公公開口說話，大哥大便搶先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臭屁，你家小祖宗雖然出道未久，但胸羅萬有，讀的書比你們吃的飯還多，古今多少奇案全部牢記在心，相信鎮西王一案還難不倒我。」

馬超嗤之以鼻：「哼，少吹牛，別儘往好的地方想，限期一到，破不了案怎辦？」

小祖宗豪氣干雲的道：「好辦，牛皮吹破了，案子破不了，只好以命相抵，人頭落地也不過才碗大的一個疤。」

欽差大人陳弘志動容道：「好，就憑你這份膽氣豪情，本座答應你的要求。」

賀捕頭不以爲然：「預支賞金，並無前例，請公公三思，萬一……」

「萬一出事，本座願負全責，你不必過慮。」

「是！是！」

賀雄不敢爭辯，只有服從的份兒，賞金已撥至涼州府，轉身去取。

阿寶忽道：「賀頭兒請留步。」

「你還有事？」

「咱家想知道，是銀子？還是銀票？」

「是官銀，每錠百兩。」

「太重了，不方便，麻煩賀頭兒換幾張零碎銀票好花用。」

自稱小祖宗，還眞有點小祖宗的架勢，不費吹灰之力弄到一千兩銀子，還嫌這嫌那，賀雄心裡覺得很窩囊，但又不便發作，只好照着他的意思，命人到外面票號換一疊銀票回來。

收好銀票，站起身來，大哥大抱拳道：「謝了，待案破之後，願請各位大吃一頓，現在，且先去王府察看一下命案現場。」

* * *

鎭西王府，就在附近不遠，宏偉壯麗，不在話下。

早已有人傳話進去，鎭西王李絳的兒子，亦即新接位的鎭西王李思親自迎了出來。

李思很年輕，約莫二十五六，高大魁梧，不怒自威，鷹眼鈎鼻，龍行虎步，一看就曉得是一個野心勃勃，而又工於心計的人物。

鎭西王的身邊，另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妙齡少女，是乃妹紅玉郡主李紅玉，長得婀娜多姿，美若天仙，眉宇間籠着一抹濃濃愁雲，顯然仍在爲父王的亡故悲不自勝。

由陳公公替李思兄妹與小祖宗略作引介後，一行數人便繞過王府，進入後花園，來到命案現場一棟精緻典雅的小樓內。

小樓位於花園一角，距王府甚遠，幾乎完全隔絕，也就是說，不論這兒發生殺人命案，或强姦民女，王府那邊的人根本聽不見。

一進門是一間書房，不大，藏書也不多。後面的卧房却十分寬敞，裝潢尤其講究，富麗堂皇，幽雅舒適。

李絳就死在卧室內。

床上有血。

地下也有血。

屍體早已搬走，陳屍的位置則清清楚楚的以墨筆標明。

李絳死在牙床與邊門的中間，邊門內側另外還有兩具屍體，賀雄指出是王爺生前的貼身保鑣。

遺體就停放在卧房銅棺內，保存得很好，果然是被人刺中心臟，一刀畢命。

阿寶踱回至床前，再仔細審視一下斑斑血漬的分佈情形，道：「如果咱家的判斷不錯，王爺死時身上一絲不掛，對不對？」

賀雄一怔神，道：「對呀，王爺死時可能正在睡覺，確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小祖宗面露喜色：「這就是了，與咱家的研判不謀而合。」

欽差大人陳弘志精神一振，道：「小哥有何發現？」

大哥大正經八百的道：「兇手是個女人，而且是年輕貌美、身材苗條的少女。」

小頭目馬超處處跟他唱反調，冷笑道：「說是女人還有可能，如一口認定是個身材苗條、年輕貌美的少女就未免太離譜了，在王爺和郡主面前說話要有憑據，休得信口開河。」

阿寶瞪了他一眼，斷然道：「小祖宗說這話，自然有憑有據。」

張魁道：「有何憑據？」

小祖宗指着床上的血漬道：「你們看，血跡分佈在兩旁，中間一滴也沒有，用筆細心的畫一下，便可顯出一個少女的倩影來。」

邊說邊畫，果然出現一個曲線玲瓏的女子形態。

馬超不屑道：「沒錯，是個女人，但除非親眼目睹，如何判定是個年輕貌美的妙齡少女？」

大哥大不疾不徐的道：「笨啊，只有少女才有這麼美好的身材，這是最起碼的常識，你懂不懂？」

張魁幫腔道：「就算言之有理，身材好的女人也不一定個個貌美如花。」

阿寶的眸光從李思、李紅玉的臉上緩緩掃過，道：「故王爺是何等身份，一般庸脂俗粉豈會放在眼內，此乃想當然的事，無可置疑。」

對小祖宗的智慧，賀捕頭開始有點佩服，他自己就不會想到這些，道：「依小友之見，故王爺陳屍之處並非挨刀的地方？」

大哥大朗聲道：「完全正確，他當時在床上，女人的肚皮上，正在辦事，或者正準備興雲作雨，猝然被襲，挨了刀子後倉皇而逃，終因傷重不支倒地。這時候貼身保鑣聞聲闖入，結果仍非兇手之敵，被人一刀解決，由此足以證明，殺人的兇手不單身材苗條、年輕貌美，且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武林高手。」

「有道理！」

「有道理！」

話出衆人之口，再也無人質疑。

小祖宗望着李思兄妹，道：「除老王爺與保鑣三人外，這裡是否有第四者在場？」

李思以肯定的語氣道：「事發至今，並未發現有第四個人出現。」

沒有人證，阿寶將希望寄託在物証上，道：「可曾有兇刀、血衣等証物遺留在此？」

開碑聖手賀雄道：「兇手很精明，乾淨俐落，沒有任何遺留物。」

大哥大雙眉一挑，道：「如此看來，倒像是職業兇手的傑作。」

紅玉郡主熱淚盈眶地道：「兇手是誰，少俠無論如何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阿寶道：「兇手是誰，現在言之尚早，當務之急是必須先將老王爺的心性素行弄清楚，相信只要王爺、郡主肯坦誠的與咱家合作，據實回答幾個問題，對縮小範圍，固定目標，必大有裨益。」

鎭西王李思招呼大家落坐在卧室一角，面無表情的道：「好吧，本王答應你，有問必答。」

小祖宗單刀直入的道：「首先，我想知道，老王爺是否好色之徒？」

李思面色微變，不悅道：「此乃私生活，事關先王清譽，少俠請口下留德。」

大哥大理直氣壯的道：「王爺言之差矣，老王爺既是死在女人刀下，就另當別論，有追查的必要。」

一直未曾開言的欽差大人陳弘志這時肅容道：「小哥說得對，凡與案情有關之事均須詳加查究，乃就事論事，無關譭譽，王爺請勿介意。」

李王爺瞧瞧胞妹紅玉，望望太監陳弘志，猶豫少頃後始道：「先王共有一妻四妾。」

阿寶不肯就此打住。「此外，是否另有不具名份的女人常相伴左右？」

李思字斟句酌的道：「先王勤政愛民，謹言愼行，應該不會在外面惹花拈草才是。」

小祖宗不敢苟同，道：「恐怕未見得，否則就不會死在女子手中。」

紅玉郡主聞言大發嬌嗔道：「你是來辦案的，不是來揭人隱私，最好不要無中生有，捕風捉影。」

大哥大傲然言道：「絕非無中生有，咱家這話自有根據。」

「有何根據？」

「我問妳，這裡作何用途？」

「是先王讀書的地方。」

「常來嗎？」

「當然，老王爺夙孚文名，常在此秉燭夜讀。」

「常來是眞，秉燭也不假，但非夜讀，十之八九在尋歡作樂。」

任誰也不願承認自己的先人是個好色之徒，李紅玉花容大變，一揚柳眉兒，就要發作，阿寶接着又道：「郡主請勿發火，咱家句句實言，書架上書有積塵，桌椅旁可見蛛絲，事實擺在眼前，老王爺以夜讀爲名，行金屋藏嬌之實，卒告引火自焚，招來殺身之禍。」

鐵証如山，百口莫辯，實則李思兄妹何嘗不明白，多少年來此處一直是王府的禁地，只有老王爺的兩名貼身保鑣可以自由進出，箇中原因，不言而喻，兄妹二人相顧黯然，語爲之塞，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長歎。

阿寶這小子眞絕，別人心裡難過，他却無動於衷，嘻皮笑臉的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男人嘛，家裡的吃膩了，總喜歡打打野食，可惜運氣不好，遇上了帶刺的玫瑰，以致在自己家裡栽了觔斗。」

紅玉郡主道：「兇手到底是何許人？」

大哥大道：「一般命案，不外爲仇、爲情、爲財，老王爺身份特殊，官場恩怨，權力衝突，也有可能引起殺機。前者純屬單獨的個別行爲，後者比較複雜，不排除是有人僱用職業殺手幹的。」

李思沉思片刻後道：「先王爲人謙和，不曾與人結仇，府內又無任何財物損失，就算偶而逢場作戲，料想也必會給對方相當的報酬，爲仇、爲財、爲情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小祖宗道：「這只是王爺的片面之詞，對方的想法可能與王爺想法出入很大，我想請教，老王爺生前可曾與民衆發生糾紛？」

「糾紛？這話太籠統，最好說清楚點。」

「譬如有無與民爭利，霸佔民地，强擄民女等事情？」

「這……」

「此乃破案關鍵所在，務請實話實說。」

（未完・一）

上文提要：脫凡師太急急趕去寶鷄，找到小玉兒，要小玉兒帶她去找妙手幫的丁香，小玉兒面對師父不能不聽從。師太跟小玉兒來到高原上韓家祠堂，丁香見脫凡師太突然出現，心知刼銀事有破綻。小玉兒明白師太的來意，叫丁香阿姨捐贈香油錢可免禍患。一句提醒了丁香，奉獻出五千兩給脫凡師太，於是雙方均得益……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婚宴惹來山中賊　玉兒被逼說眞相

小玉兒說道：「師父，妳要小心練喲，這種功夫……」

她本來要說那金蟬的男人「五毒怪客」李兆元暗中練了此功而走火入魔差點沒有命，豈料脫凡師太呵呵一笑，說道：「小玉兒，妳休替爲師擔憂，徒弟能練，師父更不會有問題。」

她抓緊小册子，又說道：「小玉兒，妳該不會是心中有些後悔了吧！」

小玉兒搖手，說道：「怎麼會呢，師父既然這麼說，小玉兒便也放心了。」

脫凡師太收起小册子，立刻對小玉兒說道：「睡吧，小玉兒，今夜咱們睡一起，明晚就各走西東了。」

小玉兒說道：「我以後還會去向師父叩頭的！」

脫凡師太一聽之下，笑了……

＊　＊　＊

脫凡師太趺坐在床沿上，她口中不知唸的甚麼經！

她已經叨唸很久了，因爲她太過於興奮而難以成眠。

一個人在獲得滿足之後，總會是那麼激動的，而一個人是很難有幾次得到眞正滿足的。

脫凡師太今夜就是這樣……她太滿足了，因而使她用盡了方法也睡不安枕。

天就快亮了，附近有了雞鳴聲，脫凡師太回床上看小玉兒，她吃一驚。

她伸手去摸小玉兒。

脫凡師太嚇一跳，她好像摸在冰磚上，小玉兒怎麼會全身那麼涼？

「小玉兒，小玉兒！」

小玉兒睜開眼睛來了。

「師父！」

脫凡師太大爲驚訝，小玉兒醒來體溫又升起來了。

「小玉兒，妳冷嗎？」

「師父，我很好呀！」

脫凡師太想了想，道：「小玉兒，天快亮了，妳起來練一套拳掌功夫給爲師的瞧瞧。」

小玉兒挺身下了床，道：「師父，太白掌的修羅二十一式如何？」

「好啊！」

太白掌的修羅二十一式，正是刻在玉觀音的背面上，脫凡師太也苦練過。

小玉兒拿好架式立刻雙臂疾圈，便是一陣忽忽風聲在她的身周勁旋不已，看得脫凡師太也動容，因爲小玉兒的掌上功夫較她的威力大多了。

小玉兒收住式子，宛似跳了一場舞，她愉快極了。

脫凡師太道：「妳可以再出一次拳嗎？」

小玉兒道：「那得在門外才可以，別把丁阿姨的房子打壞了。」

脫凡師太更驚異了。

立刻，她走下床來，隨着小玉兒走到門外面。

不料就在這時候，灰暗中奔來一個人，來人乃是「飛毛腿」于飛。

于飛出現，小玉兒怔了一下，道：「妳怎麼一人來了？丁阿姨他們呢？」

于飛也看到一邊站的脫凡師太了。

「喲，妳們怎麼在這兒呀！」

脫凡師太道：「這兒更好。」

于飛道：「我是先一步趕到這裡，爲的是先一步爲大伙準備些吃的，大伙已一夜未睡了。」

小玉兒道：「丁阿姨呢？」

「就快來了，他們在後面。」

于飛想了一下，又道：「我回去對他們說，叫他們別走了大街的藥舖找妳們……」

小玉兒道：「五千兩銀子……」

于飛道：「一紋不少送來了。」

脫凡師太臉有笑容出現，她點點頭，道：「很好，我收了各位善捐的燈油銀子，立刻拉馬回峨嵋。」

她還眞的乾脆。

于飛道：「師太且稍等，我回頭把咱們當家的引來此地，不叫他們去大元堂藥舖找妳老。」

脫凡師太一聽，更客氣了。

「很好，那便辛苦女施主了。」

于飛一聽回頭跑，刹時便不見了，脫凡師太的眼一瞪，她半帶不信的道：「這女子的脚程非比尋常，比個男人還跑得快。」

小玉兒笑笑，道：「師父，她有個外號叫飛毛腿。」

脫凡師太道：「女子怎稱得上飛毛腿？可笑。」

小玉兒道：「她叫于飛，從前我也不知道，是聽丁阿姨說的，妙手帮有個飛毛腿于飛，她的兩腿上的黑毛比男子的毛還要多吶！」

脫凡師太驚嘆，道：「江湖上甚麼奇人都有。」

小玉兒道：「是的，奇人多，奇事更多！」

笑笑，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妳果然長大了，妳……妳就算奇人。」

「奇人？」

「是的，以妳的這麼小年紀却已有了一身絕世驚人武功，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小玉兒道：「我也不知道。」

她還眞的說的實情，小玉兒也算因環境促成的，她若不是敖杰的私心，又怎能有此奇遇。

脫凡師太又道：「妳不但算是奇人，也是個充滿了奇事的人，妳要知道，師父從未對人如此大方的，但只一看到了妳，便忍不住把一身所學盡情的傳授於妳，要問原因，師父也不明所以了。」

這師徒兩人正說些不相干的閒話，小玉兒突然低聲，道：「師父，馬蹄聲！」

脫凡師太猛一怔，她還未聽到甚麼聲音。

她甚至聽了小玉兒的話後，仔細聆聽也未聽到甚麼聲音來。

「妳……聽到？」

小玉兒道：「蹄聲眞不少，正往這面來了！」

脫凡師太知那「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的妙處，如果小玉兒站在高處往遠望，她比常人看得更遠更清楚，通天吶！正是順風耳與千里眼的功力，脫凡師太怎會明白。

只不過脫凡師太也暗暗高興，她忍不住手按口袋，因爲她有了小玉兒給她的那本小册子。

脫凡師太相信，她只要練成小册上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之後，她又與小玉兒有何差異。

要知一個嗜武之人，只要取到任何一項武功秘笈，必視至寶而暗中苦練一番。

脫凡師太也正是這種心情，她心中砰砰跳，因爲她只一手按着小册子，就免不了有快回峨嵋之心。

小玉兒又道：「他們快到了。」

脫凡師太這時也聽到了。

「是的，他們來了，他們是從街上轉來這裡的。」

就在脫凡師太話甫落，那于飛當先奔來了，隨之幾匹健馬馳過來，順序的拴在屋外的一枝橫馬樁上，馬背上跳下來丁香等男女七個人。

脫凡師太與小玉兒站在門口看着丁香拉過一匹馬走到脫凡師太面前。

「師太！」

脫凡師太點點頭，道：「丁施主，辛苦了！」

她眞會改口，叫起丁施主來了。

丁香道：「師太，馬上兩袋銀子均是五十兩一個的銀元寶，師太可要點收？」

呵呵一笑，脫凡師太走到丁香面前，她慈祥過份的手按在丁香肩頭上，道：「這是丁施主對我佛的施捨，也是施主的功德，捐多捐少那是丁施主的心意，就不用淸點了，貧尼還得向施主一拜吶！」

她果然稽首一禮，至恭至敬！

這光景就叫人心一緊，好像有人那麼說過的一句話：「有人對你點頭你點頭，有人對你施禮你就要小心了！」

脫凡師太這是得了銀子才施禮，雖說是晚了些，却仍然令丁香飄

飄然，因爲她用了莫少白的五千兩銀子而交上脫凡師太這麼個厲害人物，值得！

銀子收下馬匹不能收，但丁香笑了。

「師太，連馬帶銀子，妳一併的帶上峨嵋山去，我這裡不少一匹馬！」

脫凡師太笑了，她不需把那麼重的兩袋銀子往自己騎的馬背上移了。

要知五千兩銀子多重呀，一斤十六兩，搬上手指頭連上脚指頭一齊算，那正好是三百一十二斤半重，健馬一匹剛好拖，就不能再騎上她這個半胖不胖的人了。

* * *

脫凡師太接過馬韁繩，她笑對小玉兒道：「師父的話可記牢了？」

「記牢了，師父。」

「口風緊不招災，口風一鬆惹禍害，小玉兒，妳以後江湖行，且莫忘了爲師今日這兩句話呀！」

「是的，師父！」

脫凡師太對妙手幫的人點點頭，她大方的道：「各位施主，貧尼在峨嵋不下山，掃榻以待客，歡迎各位施主去峨嵋一遊。」

她拉過馬便又騎上自己的坐騎，走了。

她那心眼裡快活得要笑出聲來了。

她，滿載而歸呀！

小玉兒還帶着一份黯然之色，站在渭河岸看着她的師父過橋而去。

* * *

脫凡已遠去了，但丁香正要撫掌笑，她身邊的張展已沉聲罵起來了。

「她奶奶的老皮，這算她娘的甚麼嘛，她好輕易的弄走咱們那麼多銀子。」

胡嘯道：「大哥，別再計較了，銀子也不是咱們的，莫少白替咱們弄來的呀！」

于飛道：「是呀，財去人安樂！」

厲長風道：「咱們不心痛，想想十八盤大寨上的趙瘋子他們，那才叫窩心不好受吶，嘿……」

陶愛道：「咱們用銀子封住這老尼姑嘴巴，天底下誰還會知道這件事，嘿……」

她也會冷笑，而且笑得邪！

丁香道：「這件事就此打住別再提了，咱們今天就動手吧！」

「動手？」

大伙吃一驚，大脚片子周桃花急問：「向何人動手？」

丁香吃的一笑，道：「忘了不是，替于飛與胡老二辦大喜事呀！哈……」

「哈……」

當然，胡嘯更高興，他的笑聲也最大。

張展道：「對，對，休忘了先請兩台大戲，就在這河邊大場子上唱對台戲。」

丁香大笑，她到了這時還會開玩笑。

她當然開那胡嘯的玩笑。

「過來，過來，胡老二。」

胡嘯很高興，忙走近丁香，小心的問道：「當家的，妳盡管吩咐！」

丁香道：「我這是爲你而忙，只不過總得明白你心裡面的話。」

呵呵一笑，胡嘯道：「當家的，十九歲咱們就一起走江湖了，我還有甚麼心裡話不對妳說呀！」

丁香道：「你說，你眞的不厭于飛的那身長毛？」

胡嘯道：「我愛死了，怎會厭呀！」

丁香道：「不是新鮮一時吧？」

胡嘯道：「當家的，我還要阿飛爲我生幾個毛孩子吶，哈……」

丁香道：「好，這場婚事辦定了。」

於是，丁香住的這座屋子前面開始忙碌起來了。

* * *

果然是有錢好辦事，有錢能使鬼推磨呀，如今妙手帮有的是銀子，而妙手帮是不會在寶雞做大案子的，因爲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那麼一句通俗的話：「兔子不吃窩邊草」。

寶雞這裡的人還以爲他們是跑碼頭的生意人吶！

咸陽的三光客棧老板王老十，在當地還是個大好人吶，人們說他的名字起的好，老十老實嘛！

* * *

大紅喜帖滿天飛，八百里秦川的大小鎮市立刻有人往寶雞集中，妙手帮的人眞不少，河岸邊席開八十桌。

頭一天是八十桌，第二天變成五十桌，等到第三天，喝酒的人已經不多了。

連吃三天流水席，肚皮也覺吃不消，大伙全聚在兩座戲台前看對台戲了。

那陝西梆子腔調尖，那年頭可沒有擴音器，但吼聲傳出好幾里！

河南梆子也一樣，叫聲帶木棒，敲得凶唱得妙，可眞的夠熱鬧了。

只不過這天的夜戲有看頭，二郎姐山趕太陽，對台上唱的是悟空大鬧水晶宮。

兩台之間的人潮擠，小玉兒陪着爹娘也來了。

丁香招待史水樂一家四口人坐在門口兩邊看，小玉兒還拍手叫着：「有意思！」

小玉兒叫了好幾聲，可眞巧，

她被幾個人中的一人發覺了。

那個人可不是別人，十八盤大盜中來了五個厲害的人物。

這五個人原是前來找史水樂再幫上一次忙的，却不料他們發現小玉兒了。

這幾個人中有個七尺巨漢在裡面，他……

「秦嶺夜叉」石棟是也。

還有一人也認識小玉兒，那正是十八盤山寨的大當家趙瘋子是也。

另外三人不陌生，正是霍大牙，郭棟長與那「武關一把刀」丁卯是也。

這五人不是來看戲的，甚麼樣的戲也引不起他五人的興趣來。

只因爲丁卯忽然發現一個人，這個人正是丁香。

丁卯的這個堂妹，他們已多年未見過面了。

兩台戲唱得凶，丁卯發現堂妹坐在貴賓椅子中，他還以爲大妹子發財變成甚麼人的夫人了。

「趙當家，過去瞧瞧，那好像是我的大妹子。」

趙瘋子燈下看過去，不由咧嘴咬牙根。

石棟一把拉住丁卯，道：「等等！」

石棟左右瞧，又道：「快過來。」

五個人移身在暗角處，他沉着聲音道：「丁老弟，誰是你大妹子？」

丁卯指過去，道：「你們瞧，那個一身水綠裙坐在中央偏左的女子，她是我大妹子，叫丁香。」

趙瘋子道：「你確定？」

「錯不了。」

趙瘋子道：「咱們來請史大夫，吺，姓史的也坐在你大妹子一邊，這也沒甚麼，可是一邊還有個女娃……」

石棟沉聲道：「奶奶的，莫非姓史的做了手脚，是他與人合夥玩咱們？」

霍大牙瞪眼珠子，道：「眞的？」

石棟道：「史水樂也不是省油燈呀！」

這時候經過石棟這麼一說，霍大牙與郭棟長兩人也看了個仔細。

霍大牙咬牙道：「不錯，是那小丫頭，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她插手殺了于狗子。」

于狗子是于統領，但霍大牙恨透姓于的……

郭棟長也點頭，道：「臭丫頭，原來她不是官家人，她與史水樂這毒郎中一夥的呀……」

趙瘋子道：「咱們衝過去，殺他個措手不及！」

石棟搖手，道：「不可以！」

丁卯道：「我大妹子爲甚麼同他們在一起？」

這時候，兩台戲上鑼鼓敲得震天價響，誰的話也難以聽得見……

石棟拉過丁卯，道：「丁老弟，你過去向你大妹子打招呼。」

丁卯道：「然後呢？」

石棟道：「然後你同你這大妹子進屋裡，想個辦法問清楚，問一問那丫頭是甚麼來路。」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想不出這丫頭的師承來，她是怎會學會隔空打出神拳的。」

丁卯道：「這容易，我去問一問。」

趙瘋子道：「不能提到咱們來寶雞。」

丁卯道：「那是當然了。」

他慢慢的往小屋那面擠過去了。

小屋前的場上還擺了一張桌，上面的瓜果眞齊全，吃甜的有蛋糕，想吃鹹的有滷蛋，糖果瓜子擺了一大片，茶水也不斷。

丁卯人未到，他便先開口了。

「喲，那不是我多年來未見面的大妹子嗎？香妹呀！堂哥我好想妳呀！」

丁香已發現人羣中擠過來一個人，這個人還被她擔心得直吸大氣，她站起來迎上前了。

「嗨，阿卯呀，你也回來寶雞了，快過來，要吃要喝我這兒全都不缺少，要花的你開口。」

丁卯拉住丁香哈哈笑，道：「大妹子，看樣子妳混闊了，大妹夫是誰呀！」

丁香指指屋子裡，道：「他酒吃多了在大屋吶！」

丁卯順勢道：「走，進屋去看一看我的大妹夫，我……我還想請教妳幾件事。」

丁香笑了。

她拉着丁卯走進小屋內，倒忘了爲史水樂介紹了。

丁香拉着丁卯往屋中，她只對金娘子點點頭，道：「我堂哥來了，恕我告退。」

金娘子不在意，她淡淡的道：「丁香呀，咱們也該走了，妳忙吧！」

她果然站起來，拉過史天生與小玉兒就走，史水樂便也跟着走了。

暗中窺伺的石棟冷然道：「這他奶奶的可妙了，咱們請他助一臂之力，他怎麼……」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不對，不對，這不可能。」

趙瘋子急問：「甚麼叫不可能？」

石棟道：「那日我同大刀侄兒一齊來寶雞，當時就把史大俠請出門，他也不可能對人言，這件事兒

有蹊蹺，再不弄清楚我憋得慌！」

趙瘋子道：「走，咱們也進屋裡去，弄明白了再決定！」

他四個人立刻往小屋走，這時候戲台上的孫悟空在翻觔斗，還有人叫好拍手掌吶！

* * *

「轟」的一聲推開門，小屋裡丁香吃一驚。

丁卯立刻對丁香笑笑，道：「都是我的好兄弟，妳也見見他幾人。」

便在這時候，另有幾個男女衝過來，那張展沉聲，道：「怎麼亂闖！」

當他發現趙瘋子幾人，心中着實吃一驚，怎麼這些山寇全活着，官家也太差勁了。

張展只裝不認識，丁香已笑道：「都是自己人！」

只不過這兒沒有小玉兒，石棟幾個便不怕了。

小屋不夠大，幾個人還是擠擠蹭蹭的坐下來了。

丁香忙着叫來會辦事的小劉，盡快的弄來一桌酒席擺在屋子裡，熱情的招待趙瘋子一夥。

石棟幾人先吃個飽，丁卯這才低聲細氣的問丁香道：「大妹子，我有件事情要問問妳，記住，妳實話實說免傷和氣。」

丁香一怔，道：「甚麼話？」

丁卯道：「剛才妳在門外招待的那些人……」

丁香吃的一笑，道：「他們呀，寶雞有名的大夫呀，堂兄呀，甚麼人你都可以得罪，大夫不能得罪，要不然吃虧的可是你自己。」

笑笑，丁卯道：「就這些？」

「是呀，堂兄。」

丁卯看看趙瘋子，再看看石棟，他發現兩人正在冷笑不已。

丁卯再問：「大妹子，這裡唱戲又請客，吃的還是流水席，妳……發財了？」

笑笑，丁香道：「怎麼，妹子就該苦一輩子嗎？」

「妳這是慶的甚麼功呀！」

丁香也不是二楞子，她笑笑，道：「兄弟中有我最好的兄弟姐妹，我這是爲兩人的結合而請的客呀！」

丁卯道：「妳可眞大方！」

丁香道：「江湖上講的甚麼？不過是情與義，大妹子我盡力做到情也做到義。」

丁卯道：「早聽傳言，自從白樹人死後，大妹子掌理了妙手帮，大妹子不缺男人風呀！」

丁香道：「也是兄弟們的抬擧，如果堂兄留下來，大妹子的椅子由你坐。」

丁卯哈哈笑了。

「我不是這種料子。」

「堂兄乃眞槍正面幹的硬漢，我最明白！」

丁卯得意的哈哈笑了。

便在這時候趙瘋子開口了。

「丁老弟，就痲煩令妹一次，爲咱們去把史大夫請到渭河橋的那面，大家會會面，如何？」

丁卯看看丁香，他不言語，但眼神已表示了。

丁香想了一下，道：「有事？」

趙瘋子道：「有，很重要的事情。」

丁香心中一緊，立刻想到大山中發生事情。

她問丁卯道：「堂兄，你們找史大夫有何事？」

石棟雙目一厲，道：「那是咱們事，妳就不用多問了！」

丁香早就注意到這大個子了，她以爲這人最凶猛，一副厲鬼模樣。

但這是在丁香地盤上，她淡淡的道：「如果我不知道各位甚麼事，又怎麼去向史大夫說呀！」

趙瘋子道：「你就講幾個老友等着見他了。」

這眞叫滑頭，但丁香又能說甚麼？而且她還得自己去找史大夫。

於是，丁香起身了，趙瘋子五人也走出屋子外，兩下裡在暗處分了手，趙瘋子五人過橋到對岸而去，那兒不見燈光，荒凉得很。

* * *

丁香伸手去拍門，拍大元堂藥舖的門。

「誰呀！」

「是我，丁香呀！」

「呀」的一聲開了，開門的是個伙計。

「唷，是妳呀，想不到你們辦喜事眞熱鬧，令寶雞的人都知道了。」

丁香笑笑，道：「去吃酒了嗎？」

「想吃，沒空。」

「那沒關係，你們以後隨時去，我都請吃酒。」

這幾句對話是閒扯淡，正話才出現：「正格的，妳找我們老板娘？」

「不，我請你們大夫來的。」

伙計已發現二門的大夫出來了。

丁香一見是史水樂，急忙上前拉衣裳，「大夫呀，不得了啦！」

史水樂道：「甚麼事不得了？有誰急病了？」

丁香壓低聲音，道：「不是有人生病，是有人找你！」

「何人找我？」

「十八盤山寇來了五個要命的，他們說人在橋那頭等你去，叫我來傳話的！」

史水樂一怔，道：「不久前聽

說十八盤大寨被官家給放火燒了，怎麼，他們還活着？」

丁香道：「常言道得好，貓命有九條，惡人的命有十條，又道是，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吶！」

史水樂嘿嘿一笑，道：「所以咱倆也沒死！」

丁香道：「你眞會說笑了，大夫，快去吧，那五個大盜在等着你吶！」

史水樂想了一下點點頭，道：「好，我這就去橋那頭會一會他們，莫非也分我一份呀！」

他還不知道莫少白的銀子早進了丁香這些人的口袋了，還以爲山寨人們得了手，官兵一氣之下才燒了大寨的。

史水樂稍做收拾便出門去了。

他一直走向渭水河上的那道橋，只不過他心中想得多，爲甚麼他們會再找他？

* * *

丁香走得比之史水樂還要快，她匆忙的趕到了小屋內，便對幾個兄弟吩咐。

「快，咱們快走。」

她說話匆忙，自己却快快收拾行李了。

張展吃驚道：「外面唱對台大戲，正在熱鬧着，怎麼說走就走？」

丁香道：「來不及細說，叫兄弟們快回去，那小劉呢，這裡一切由他安排，該花銀子的一個不能少給，那胡老二的一對新人也快走，風聲緊呀！」

厲長風與陶愛吃一驚，那陶愛拉過丁香低聲，道：「師姐，我問妳，甚麼緊呀鬆的，難道那幾個大山寇會知道咱們的……」

她沒說下去，但丁香知道她下面的話。

「師妹，我的堂哥叫丁卯，他與山寇一條綫上的，他們找上史大夫，說不定與那件事有關係。」

於是，大伙可忙着動手了。

* * *

這兒一切事情全由妙手帮小劉辦的，如今突然人去屋空，小劉有些不自在，這時候戲台上正對着吼唱，幾匹快馬却已沿着河邊摸黑朝高原上疾馳而去。

高原上的韓家大祠堂，這是他們最秘密的藏身之處，那胡嘯與于飛兩人的洞房只在寶雞熱呼了兩天，這以後便只有在韓家祠堂快活了。

* * *

史水樂大步走在木橋上。

這橋還眞長，足有三十丈，史水樂就快過橋頭對岸了，他這才發現不遠處的石頭上坐着幾個大漢。

五個大漢分坐在五塊大石上，那石棟已開了腔。

「史老弟，你來了？」

史水樂哈哈笑，大步走到石棟面前去，灰暗中他發覺每個人的臉上很難看。

史水樂心中想不通，難道說……

「史大夫，光棍眼裡揉不進沙子，今晚打開了天窗說亮話，咱們別把對方當老馬耍！」

一怔，史水樂道：「各位，還以爲分我一份吶，怎麼見了面說這樣子的話，甚麼意思？」

石棟道：「史老弟，石某人同你的交情可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吧！」

史水樂道：「交情不夠你不會找上我，交情不夠我更不會往大山裡跑！」

石棟道：「好，說到節骨眼上了，老弟，我們想問你一件事。」

「甚麼事？」

「你一家一共幾口人？」

「問這幹甚麼？」

「你回我的話！」

史大夫道：「我有兩處家，前街三口，另外後街也有三口，後街生了兩個大傻瓜，老婆自己沒面子也不再找我回去了，至於前街上……」

石棟忙問：「怎麼樣？」

史大夫道：「我前街的老婆生了一男一女，他們都是好兒女，我也非常喜歡他們。」

石棟立刻追問，道：「我只問那個女的十二三歲，她的名字叫甚麼？」

「小玉兒！」

「你去山中動手脚，爲甚麼把你的女兒也帶去？」

史水樂道：「誰說我帶她去了？」

石棟冷冷道：「你不承認也不行，那臭丫頭的武功高，連我也被她打倒了。」

史水樂吃驚，道：「有這種事？唉，其實當時我也發現了，只不過我看她身手快，我又難出面便獨自走了，只不過絕非我把她帶去的。」

丁卯開口了。

「我問你，她那麼好的功夫，誰教她的？」

「她曾在峨嵋學藝。」

「脫凡師太？」

「不錯。」

石棟搖搖頭，道：「脫凡師太比她差遠了，我看吶，你老弟對我這老哥不老實。」

史大夫道：「各位，何妨把她叫來你們問。」

半天不開口的趙瘋子說話了。

「史大夫，請你去幫忙，當然少不了你一份，可你怎麼帶去個野丫頭，壞了咱們大事情，我的山寨

也完了，死傷不少的兄弟，這一回原是再找你助拳的，要知道我的兒子正關在南陽府大牢裡，正待秋決吶，豈知到了這裡才發覺那野丫頭是你一家人。我問你，莫少白的那些財寶呢？掉包的手段眞高明，受過專業訓練的呀！」

史大夫吃驚忙搖手，道：「掉包？聽也未聽過！」

霍大牙火了！

「大哥，做了他再找上他家！」

史水樂一聽也火了。

「這是甚麼話，你們這是找我助拳的，當初在山中說好我只負責把大車上的人毒昏，我便幫上你們忙了，今番到來，你們仍找我助拳，怎麼的，就因爲小玉兒，你們便翻臉無情呀！」

他轉向石棟，道：「果眞幹你們這一行的只認銀子不認人呀！」

石棟道：「老弟，咱們不是無情義，只爲不願被人欺，你說說，你那個丫頭去山上幹甚麼的？」

史水樂道：「我怎麼會知道？」

趙瘋子大怒，叱道：「女兒上山你這當老子的會不知道呀，操！」

史水樂道：「實話實說，信不信由你！」

趙瘋子哈哈一笑，道：「咱們要証明！」

「如何証明？」

趙瘋子道：「把你的女兒叫來一問便知！」

史水樂道：「容易，我去把我女兒找來！」

趙瘋子手一攔，道：「你不能去！」

「我不去，誰去？」

趙瘋子對「武關一把刀」丁卯道：「丁老弟，這件事你去，你的大妹子在寶雞！」

丁卯道：「趙當家，那丫頭好像認得我！」

趙瘋子道：「又怎樣？她若對你不利，你就說她的老爹在咱們手上。」

丁卯笑了。

「趙大哥，我立刻去，武功也許不如她，江湖閱歷我的多，幾句話我準會把她騙過來。」

他哈哈一笑往橋上走，忽聽得石棟道：「丁老弟呀，等一等！」

丁卯又回過身來，道：「石老哥，你還有交代？」

石棟道：「請史老弟交你一件信物，這樣去找那丫頭就有依據了。」

趙瘋子已嘿嘿笑了。

「對，對，還是石老哥最細心，他娘的，大寨上就是少個諸葛亮！」

石棟已對史水樂道：「史兄弟，你弄個甚麼東西當信物？」

史水樂自腰間解下一個小布袋，他交給丁卯手中，道：「小心別打開，裡面可是要命的東西。」

他的話不論是眞是假，丁卯絕對不敢打開看，因爲他們都明白，史水樂是用毒高手。

丁卯不會打開看，他還小心謹愼的提在手上，眞怕沾上身。

灰蒼蒼的月光下，那袋子繡着個鳥，仔細看才知是鴛鴦。

「小心別丟了，我夫人送我的。」

丁卯提了便走，匆匆的過橋而去。

* * *

石棟看着史水樂，淡淡的道：「老弟台，咱出馬眞不利，我也丟不起這個人！」

他走到無精打采的史大夫面前，一手擱在史大夫肩頭上，一副自家人的模樣，又道：「老弟台，你知道老哥我縱橫秦嶺三十年所向無敵呀，這一回却栽到你的那個丫頭手上。」

趙瘋子接道：「那臭丫頭，她比白蓮教還白蓮教，直覺得邪門。」

霍大牙道：「奶奶的，人未到便覺得好重的一拳打在老子身上，怎能不邪！」

史水樂道：「各位，我却不知道，她爲甚麼會去了大山裡，而且專門同各位作對！」

石棟道：「別多說，等那丫頭到來，由石老哥發問，你史大夫不許開口。」

史水樂道：「放心，我不說，由你們問。」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証實我沒騙各位，還我清白以後，咱們從此分道揚鑣不往來。」

石棟一怔，道：「何必那麼絕？」

史水樂道：「石老哥，寒心吶！」

他此言一出，一時間都無言以對了。

* * *

就快二更天了吧，半山坡上的那條小街上一個人卓然站在大元堂藥舖門口，大元堂裡還有燈光，有個伙計在裡面等着，當然是等他們的史大夫回來！

來人正是丁卯，他伸手去拍門，而且門也立刻拉開了，因爲伙計以爲是大夫回來了。

「你……你找誰？」

丁卯道：「找你們老闆娘……」

「你找咱們老闆娘？你是誰？」

丁卯把手上提的袋子在伙計面前晃了一下，道：「這是史大夫信物，老闆娘必認得。」

伙計一怔，說：「你……等等……」

伙計往後跑，很快的金娘子走出來了。

金娘子站在門下，她看看丁卯，道：「朋友，你是找我來的？」

丁卯笑笑，道：「不是！」

伙計叱道：「喂，你說找咱們老闆娘的呀！」

丁卯道：「找你們老闆娘的女兒。」

金娘子道：「小玉兒？」

「不錯！」

「做什麼？」

丁卯再晃晃袋子，道：「這是小玉兒她爹的東西吧，那就請小玉兒跟我去一趟。」

金娘子沉聲道：「擄人勒索？」

丁卯道：「不，祇去証明一件事。」

「什麼事？」

「休得多問，去了便知。」

金娘子道：「什麼地方？」

丁卯說：「就在附近，夫人，我不希望人多囉嗦。」

突然，二門走出小玉兒來了。

「好呀，我去。」

金娘子吃一驚，道：「小玉兒，妳在地窖室中怎麼也出來了？」

小玉兒道：「這位大叔來，我就聽到了，我去。」

眞嚇人，小玉兒早已聽到了，果然眞有順風耳的功力。

丁卯笑了。

他仔細看看小玉兒，似乎發覺小玉兒的身上有薄霧，眞叫玄。

其實，小玉兒正在練功夫，她每天都練「混元一氣通天功」，不練不自在，練到極點便會週身冒白霧。

丁卯道：「我……應該叫妳一聲什麼呀？小姐嘛，妳似乎小了點，姑娘嘛也不對，叫妳小妹妹……」

「叫我小玉兒呀！」

「小玉兒，妳可要快點跟我走。」

小玉兒道：「什麼地方？」

丁卯道：「出去我對妳講。」

小玉兒跟着丁卯走出門，金娘子也要跟，却被丁卯攔住，道：「妳不能去。」

金娘子道：「我怎麼能放心呀！」

笑笑，丁卯道：「妳去幹什麼？咱們又不是要殺人。」

金娘子冷笑了。

她走上去拉住小玉兒，貼耳低聲道：「小玉兒，記住娘平日對妳告誡的話，人心隔肚皮，小心無大差，此去是黑夜，休要上了別人當呀！」

小玉兒吃吃笑了。

「娘，妳安心啦，我可不是草地郎，我見過的惡人都是最厲害的人，我要快去見爹呀！」

金娘子這才鬆了手。

丁卯與小玉兒往山坡下走，快越過大街頭的時候，小玉兒問丁卯，道：「在什麼地方？」

丁卯道：「橋的那一頭。」

他此言一出，眼前已不見小玉兒了。

眞快，小玉兒雙肩一晃間，人已快到橋中間了，丁卯雙目一瞪：「天爺，好快的身法呀！」

* * *

丁卯拚力追上橋，小玉兒已到了橋那邊了。

小玉兒似幽靈般已站在史水樂身邊，那趙瘋子幾個人才發現。

「爹，我來了。」

史水樂撫摸着小玉兒的長髮不出聲。

石棟出聲了：「小玉兒。」

小玉兒笑了。

「喲，是你們幾個呀，你們的命眞大，沒死呀！」

趙瘋子叱道：「差一點死了。」

小玉兒道：「那是天可憐，就應該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重新做人呀！」

霍大牙吼道：「娘的，把妳找來不是聽妳教訓人的。」

小玉兒道：「那爲什麼呀！」

石棟道：「我問妳，上次妳同妳這個爹去大山裡幹什麼去了？」

小玉兒道：「大個子，你祇說對一半。」

石棟道：「怎麼說？」

小玉兒道：「兩月前我去大山，不是同我爹一起去的，他去他的，我去我的，我不知道爹去了。」

史水樂已見丁卯氣咻咻的奔回來了。

丁卯喘息，道：「這丫頭眞快。」

史水樂已伸手，道：「拿來。」

丁卯把袋子交在史水樂手上，史水樂面對小玉兒，道：「話已說明，小玉兒，咱們回去。」

「呃！」

石棟四人四個方向站，丁卯也拔出刀來了。

這場面是危機的，但說話還客氣。

石棟笑了，道：「誤會已冰釋，大家仍是好朋友。」

史水樂道：「那是過去，以後不是。」

趙瘋子道：「史大夫，咱們抱歉。」

史水樂道：「不必。」

趙瘋子道：「史大夫，咱們有話還得問你這丫頭。」

小玉兒一笑，道：「問我什麼？」

趙瘋子道：「小玉兒呀，妳小小年紀可得說老實話。」

小玉兒笑呵呵的道：「你手上

拿着刀逼我說實話，我若說出你不喜歡聽的話，你必拿出刀殺我。」

霍大牙吼道：「不祇他一個，還有我們。」

丁卯道：「一旦我們出刀，妳父女二人死定了。」

小玉兒道：「聽口氣，好像你們吃定我爹了？」

趙瘋子道：「不祇妳爹一人，也包括妳在內。」

小玉兒呵的一聲淡笑，道：「我正想找人試一試我練的功夫到了什麼田地，也好，你們出手吧。」

那石棟厲聲道：「妳還未決定是說實話或是謊言，怎好就打，萬一打死妳父女……」

史水樂道：「小玉兒，先聽他們問妳什麼呀。」

小玉兒道：「爹，你想知道他們問什麼？難道你沒告訴他們？」

小玉兒太聰明了，她已知道石棟要問什麼了，她也以爲史水樂已說過了，才把她找來証明的，想不到史水樂並未說，這光景大概老爹也不知道。

其實史水樂眞的不知道，否則……

小玉兒笑了。

「你們問吧。」

石棟立刻問道：「兩個多月之前，妳去荒山十八盤，還幫助官家打傷我們，我問妳，妳去幹什麼？」

小玉兒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呀！」

趙瘋子咬牙叱道：「妳怎知山中有大戰，妳被什麼人邀去的？妳幫那些什麼樣的人把莫貪官的財寶以偷天換日手法弄走的？那些人是什麼人，他們會在何處呀！」

小玉兒吃吃笑，道：「問得太多了，我不知道。」

丁卯立刻道：「那麼，咱們一件件的問妳，妳總可以回答實話了吧！」

小玉兒道：「我有條件。」

石棟道：「什麼條件，妳快說。」

小玉兒道：「我的條件簡單啦，你們幾個打我一個人，一齊動手。」

她此言一出，趙瘋子大怒，道：「妳……目無尊長呀，妳再大的本事也難抵擋我們圍殺呀！」

小玉兒道：「祇要你們用心出刀，是勝是敗我必定老老實實的回答。」

趙瘋子道：「如果我們把妳殺死呢？」

小玉兒道：「我會留住最後一口氣，把那批人在什麼地方告訴你們。」

石棟嘿嘿笑了。

他心中在發狠，這女娃留不得，留了以後是禍根，江湖上出了這麼個鬼靈精，武功高得似海深，以後誰敢同她照上面動手過招呀。

難得有此好機會，殺了最好。

他對趙瘋子道：「趙老大，咱們盡全力，不能把人丟在一個丫頭身上，咱們喲，輸不起。」

郭棟長却對冷冷站定的史水樂，道：「史大夫，你還是一邊涼快吧！」

霍大牙道：「姓史的，你若突然用毒，我把你一家大小全殺光。」

他們還是很忌諱史大夫的毒。

史水樂道：「我女兒不會叫我出手的。」

小玉兒道：「爹，你往回走，這兒我一個就行了。」

史水樂大爲放心，道：「我可愛至極的女兒，妳不會不叫爹在此觀看這場罕見的比武吧！」

小玉兒笑了。

史水樂走向一塊大石上，他暗暗的手中抓了一把毒藥，飄逸的半抬頭。

史水樂不是好欺的，他心中早就發火了，這時叫他走，門都沒有。

* * *

「呼嚕」一聲響，小玉兒拔身跳在石頭上，她雙臂微圈拿馬樁，刹時間一片白霧罩身上。

小玉兒看看五個圍上來的大漢，笑呵呵的道：「你們五人一齊上，如果把我打落石下面，你們就算勝了。」

石棟一聽吱吱怪叫，道：「神仙也不能這麼傲，妳吃石大爺一叉……」

石棟的六尺鋼叉朝着小玉兒便扎過去，他的叉已穿過小玉兒身前那片霧氣了。

「呼！」

「轟！」

「啊！」

月光之下看得清，祇見石棟的臉上朝後仰，鼻孔眼睛變了樣，好像有人在他的臉上用椿子打了一記。

於是，就在石棟的叫聲裡鼻血一直流出來。

淚水也流出來了。

「殺！」

趙瘋子這麼一吼，丁卯與霍大牙、郭棟長三人也一齊動傢伙。

嚄！嚇人吶！

祇見小玉兒騰空不落地，她祇在起伏之間雙拳左右開弓似的打過去，於是……

於是當她身子下墜的時候，一拳打在一個敵人身上，又把他的身子彈開三尺高下，如此祇不過五七拳，趙瘋子四人已東倒西歪的坐在

地上起不來了。

那石棟早已如木頭人般楞然的不動了。

小玉兒吃吃一笑落在石頭上，她笑了。

「爹，我的拳頭不錯吧？」

史水樂道：「足可傲視羣倫了，哈……」

小玉兒看看四個剛站定的大漢，不由又是一笑，道：「你們沒傷着吧？」

趙瘋子幾乎氣得鼻孔生煙，道：「妳這是什麼法術？」

小玉兒道：「什麼叫法術？」

她還眞的不懂法術這二字，史水樂開口了。

「小玉兒，咱們回去啦！」

石棟這才大吼，道：「說話不算數呀！」

小玉兒吃吃笑了。

「誰說話不算數呀？」

石棟道：「你父女要走？」

小玉兒道：「我沒說要走呀！」

她對史水樂點點頭，又道：「爹，你先回去，我有話對他們說。」

史水樂道：「妳若不回去，我怎麼向妳娘交代？」

笑笑，小玉兒道：「爹，我知道你也想知道什麼人在中間插手，是不是？」

笑了，史水樂道：「妳眞聰明，我若被幪在鼓裡，妳又不對我說，我這一輩子不快樂。」

她這麼一說，更强調史大夫眞的不知道是什麼人在這中間下黑手，摸走了那麼多箱銀子寶物！

趙瘋子已對史水樂道：「史大夫，是咱們誤會你了，你要多包涵！」

史水樂道：「這就是做人難，做朋友更難，推心置腹變成狠心狗肺了！」

嘿嘿一笑，霍大牙開口了。

「史大夫，如換是你也一樣。」

冷然一哂，史水樂道：「史某以後不敢高攀了。」

趙瘋子道：「史大夫，多原諒呀，咱們這次原是請你出山再幫忙的，不料發現你女兒，咱們且聽她一言，如何？」

小玉兒道：「也罷，你們問吧！」

石棟道：「小玉兒，妳可得說實話呀！」

小玉兒道：「你們聯手也打我不過，我若不回你們的話，你們豈奈我何？既然回答你們的話，我當然實話實說不說假。」

這話出口，幾個山大王放心了。

* * *

大伙收起兵刃，石棟道：「是誰把妳約去山裡的？」

小玉兒毫不猶豫的道：「我丁阿姨呀！」

石棟道：「誰是妳丁阿姨？」

小玉兒道：「我丁阿姨叫丁香。」

丁香二字出了口，一邊的丁卯開罵了。

「奶奶的，小小年紀別亂攀人吶，丁香……丁香是我的大妹子，他們沒有那麼大的膽。」

石棟道：「小玉兒，眞的嗎？」

小玉兒道：「我爲什麼要說謊？」

趙瘋子一躍到了丁卯面前，道：「丁卯，我兒子上次同石老哥到寶鷄來請史大夫，是不是有人走漏這消息？」

丁卯道：「我可未離開十八盤大寨呀！」

石棟道：「你大妹子就是在門口看大戲的那個窈窕女人嗎？我就說嘛，結個婚請唱大戲之外還設流水席吃起來，這銀子花費好幾百，她那兒來的呀！」

霍大牙咬牙吼道：「大哥，二哥，咱們還等什麼，這就去宰活人。」

石棟道：「別急着宰人，先問出東西在什麼地方呀，人死了怎麼找東西？」

找東西當然是找莫少白的十大箱珠寶帶銀子。（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畢熙從司徒靜身上得到三萬兩銀票，要邀小林合作去詐賭，答應這次贏來的銀兩，捐出做善事。賭場內贏取了幾十萬兩，小林已心足，示意畢熙離去，兩人分東、西竄躍出分頭而去。來到靜處，小林想看看究竟贏了多少錢，豈料全數又被畢熙取去，但小林實在不明白畢熙用的什麼手法，後面追來討錢的人，對着小林就打，危急中來了柳儀芝相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文・司空羽
圖・可飛

頭痛人物

江湖人物欲謀取　斷臂之上有秘笈

「那末姑娘妳已經中毒中邪了。」中年人道。

「沒有，我沒有任何中毒中邪的感覺。」

「不是未中，而是姑娘尚未感覺到……」

「我還是不信。」

「其實這很簡單。姑娘若不信，可原地向左轉三匝，然後再向右轉三匝，試試看有沒中眞氣不續的現象？」

喬琪道：「我爲什麼要試？」

「爲了姑娘的安全，妳是非試不可！」

喬琪照他的說法轉過，果然下身眞氣不能上達。

上身的眞氣到了氣海穴不能下達。

甚至還有頭暈的現象。

「怎麼樣？姑娘信了吧？」

喬琪暗暗吃驚，却不想承認，因爲她不太信任此人。

「姑娘可知此毒此咒之厲害嗎？」

「如何厲害？」

「十五日內枯血而亡，但普通人看不出來。」

喬琪大驚，道：「你是說已無救了？」

中年人雙眉深鎖，道：「很難，以我的功力，要是全力施爲，大約三九二十七天可以爲妳暫時穩住毒及咒。」

「穩住並不能眞好了？」

「當然。」

「家師可治毒！」

「令師是……」

「『醫怪』柳大元……」

「噢！的確，他是可以療毒的，但他不能祛惡咒！而且在時間上也來不及去找令師了，我也會療毒。」

喬琪道：「說了半天，不知尊駕大名如何稱呼？」

中年人道：「我叫聶天聲。」

喬琪沒聽說過此人的名字，道：「聶大俠認識家師？」

「當然，他是當代名醫。走吧！讓我先穩住妳的毒咒。」

中年人往上一貼，喬琪連念頭還未轉過，已被抓住。

中年人聶天聲道：「姑娘放心……」帶她凌空而去。

雖然並不是凌空飛行，一掠也不下十丈。

喬琪大爲驚奇，此人身手之高，只怕他師父也有所不如。

如果此人眞的有心救她，還有希望。

設若此人心懷叵測，那就不堪設想了。

大約兩三個時辰的奔掠，風聲亦緩，到了地頭。

這是深山中梅林內一幢小宅院。

說它小也不太小，大約比一般的四合房略大些。

只不過四周的花園却比屋子大出數倍，到處都是花樹。這環境眞是太美了。

到了書齋中，聶天聲主動爲她解了穴道，道：「姑娘原諒，半途怕妳掙扎，才制住妳的穴道。」

「聶大俠眞能爲我祛毒？」

「祛毒容易祛咒難！姑娘，在下只好全力以赴了。」

「是不是毫無把握？」

「祛毒有把握。」

「祛毒之後呢？」

「我再設法去找吾友，他是一位道行極深的全眞。」

人家全心全意爲她祛毒，這份好意也該領情，她道：「如小女子能保住一命，一定稟明家師厚謝大俠。」

「那倒不必介意。聶某只是恨番帮奸人下此毒手而已。」

祛毒自然不外是服解藥及行功逼毒了。

喬琪是聰明少女，雖說太信任此人有點危險，但也不能坐失救命的良機，只好冒險一試了。

首先聶天聲爲她服了藥。

然後再爲她運功逼毒。

現在他們坐在禪房雲床上，聶天聲的雙手按在喬琪的背上，不一會，她就大汗淋漓，衣衫盡濕了。

她感到炙人熱氣進入體內。

這使她更加驚異，此人的功力太深了，幸虧遇上了他。

熱氣到處亂竄，達於全身百骸。

她感到無比的舒暢。約兩個時辰，他收回手，道：「喬姑娘，大致可以了，但餘毒尚須推拿。」

「但請大俠鼎力協助。」

「那我就只好動手了……」他在她背上拍了三掌，她倒在床上，他開始解她的衣衫，道：「姑娘別驚！」

喬琪大驚，却不能說話。

不一會，她已完全赤裸了。

喬琪想死，但她不能動也不能說話。

聶天聲道：「喬姑娘，這是祛此毒的必經之途，反之必然功虧一簣！這叫做按摩瑜伽或瑜伽按摩……」

他的手在她身上撫摩，由臉、頸、胸、乳、肚及大腿上，無一處不摸。

甚至他的手在她的雙乳上及下部上停留的時間也很長。

喬琪羞忿欲死。

更絕的是，他還把雙唇貼緊她的下部。

正好是唇對唇（輕輕地吸吮舔動）。

喬琪說不出甚麼滋味。

只感覺身子好像長了翅膀漂浮在空中。

一邊吸吮一邊撫摩她的胴體。

她相信，今夜她逃不過此劫。必被沾污。

只不過，並沒有發生她所躭心的事。

所謂沾污，如果僅是指男女生殖器官交接，那麼她還是清白的。

他只以唇吸吮過她的下體而已。

大約又是兩個時辰之後，她的穴道被解了。

喬琪本要躍起穿衣，却突然失力坐在床上。

聶天聲道：「姑娘千萬別誤會，這是吸毒，不得不爲，我既要救人，就不能避嫌……」

喬琪匆匆穿上衣衫，冷冷地道：「眞有這樣逼毒的？」

「當然，只不過這種方式極爲少用，但有奇效，却是很少有人使用，這叫着『吸毒』，一般人不瞭解。」

喬琪道：「我體上的毒消除了？」

「對，大致上已消除了。」

「惡咒呢？」

「要找我友幫忙。但在沒有找到吾友之前，先要爲妳增加抵抗力，因爲驅邪咒對身體傷害最大。」

喬琪心想，也許是這人的治療方法特別些而已。

他要是個壞人，剛才自可佔有她。

只是吸吮她的下體，使她說不出是甚麼心態？

那不像是被人佔有，却有被人沾了便宜的感覺。

甚至她還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快感。

因爲他的舌尖又探入少許，最後還有舔食之聲。

好像她的下體洩出一些液體。

她雖出自名醫名師之門，有些事却不知道。

要是男人，她的師父也許會告訴她。

「一口吸盡西江水」是道家的術語。

有人說是吸女子初經，以助道基，其實不然，道基不是這樣來的。

大致來說是吸取女子第一次的陰精。所謂「內有血珠一粒，曰金剛子，服之可以成仙」之說，天下人大概都可以成仙了。

喬琪不知，只知全身十分倦怠。

本來他爲她運功輸炁之後，渾身十分輕鬆舒暢，自從按摩及吸吮之後，又像是全身的力道盡失似的。

又有幾次爲她增加體力。

的確，那倦怠感又消失了。

這樣過了三天，喬琪可以自由活動，看來聶天聲並不限制她的行動。

這天她來到他的書房中。

這兒的典籍極多。至少，這人是個飽學之士。

正因爲如此，她對他的提防就少了些。

看了一會，突然自一叠書中央抽出了一本薄薄的書。

這本線裝書很精緻，書皮上有「寒冰掌」三字。

左下方另有「品花老祖」四字。

喬琪不由一震，這綽號他聽師門說過。

據「醫怪」柳大元說：「品花老祖」輩份極高，和他們師父差不多，極爲欣賞美女，但不能算是邪淫之輩。

也可能是由於練功之故，有些猥瑣舉止。

「品花老祖」的風評不怎麼好。至少在武林老一輩的人物之中，他的風評很差。

喬琪大爲羞忿。

雖然她沒有被汚，但被舔吸及按撫，在一個清白少女來說，已經受到了汚染，她下了戒心，一定要逃走。

她以爲，此人也未必能祛除她身上這惡咒。

這天下午，她到屋後來，出了後門，是個山崖，隱隱看到聶天聲坐在花叢中，手中拿着那隻斷手，正在苦思！

喬琪突然生疑。

如果此手有劇毒或有惡咒，難道他不怕？

他在想甚麼？

「莫非他說此手有毒及有惡咒全是謊言，他只不過想騙去這隻斷手，及騙她供他欣賞她的美好胴體。」

她本就對自己的胴體十分欣賞。

她不以爲還有人比她更好的。看來這「品花老祖」也抗拒不了她的誘惑。

喬琪本就不笨，已猜到了七八分。

她決定照她自己的意思去做。要那麼作就必須裝得沒事一樣，裝出完全相信他的樣子才行。

她也知道，一旦逃走不成，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兩天後，「品花老祖」見她十分隨和了，而且爲她行功也不拒絕，又爲她按摩了一次，她也合作，就信任她了。

就在午夜他行功之時，她溜出了梅林。

甚至還帶走了那個瓶子。

她知道，聶天聲每夜子午之交行功兩個時辰。

有兩個時辰，她可以奔出四十里。

如果是白天全力奔馳，大約可以奔出五六十里。

路不熟，山路又崎嶇不平，深一脚淺一脚地狂奔。

她絕不能讓這個寶貴的瓶子被此人得到。

怕他追上，她改變了兩次方向。

到第二天天亮，她在山壁石縫中隱了起來。

好在她事先已有準備，知道有此需要，臨行時還帶來了一些大餅及饅頭，還有些鹹肉，所以她不會餓倒。

她也知道「品花老組」是老狐狸，能估計出她的脚程。

如她白天出現，八成逃不過他的手掌。

於是她沉住了氣，白天一整天也未露面，一更後才上路。

一連四天，她已逃出了將近三百里。

她本該去找師父柳大元，但此去必被聶天聲攔截。

本以爲已經逃出了聶天聲的手掌，那知薑是老的辣，這天傍晚，喬琪正要進入小鎮，竟又遇上了他。

「完了……」她告訴自己，眞是命該如此。

如此狂竄了四夜，在三百餘里之外，居然仍無法脫身。

這是命運，合該有此劫難。

「喬姑娘，別怕……不要怕，我相信妳只是不大信任我，或者，住在我那裡不大習慣。」

喬琪道：「正是如此，所以不想再打擾了！」

「只不過姑娘的惡咒未除……」

「不勞前輩操心，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那怎麼可以？我不插手協助則已，我一旦幫妳就必須幫個頭緒出來。」

喬琪道：「聶前輩，我想你一定也是一位武林中知名之士，絕不會去爲難一個後生小輩的女子吧？」

「當然，當然！」

「那麼，就請你尊重我，不要再纏我了！」

「這……這怎麼能用上一個『纏』字呢？喬姑娘又怎能知道我對妳的一份心意，我是眞的關心妳呀！」

「如果前輩的關切會爲我帶來不安，這份關切請收回吧！」

聶天聲連連揮手，叫她不要躭心，緩緩逼近。

喬琪則緩緩後退道：「別再纏我了！」

聶天聲道：「喬姑娘，別用這個『纏』字！」

這時忽然有人道：「不是纏人是甚麼呀！」

自側面小坡上走上一人，竟是畢熙。

喬琪以爲，要是小林也來了，多少還有點希望。

要是只有這小子，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畢熙道：「老兄爲何要强人所難？」

聶天聲道：「怎可說是强人所難？」

「這不是强人所難是甚麼？」

「你是何人？」

「我叫畢熙！」

看來其貌不揚，默默無聞。

聶天聲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却又對喬琪道：「喬姑娘，老實說，在目前沒有人能救得了妳，走吧！」

喬琪道：「我認了！請不必操心！」

聶天聲長嘆一聲道：「這年頭眞是不好作人哪。」

喬琪道：「前輩如顧及身份就請便吧！」

他怎會走？

在他「品花老祖」心目中，她是一塊寶，一朶奇葩。

畢熙道：「姑娘，你們之間到底有甚麼事？」

喬琪自然不能說出來。即使說了也沒有用。況且說了還有害處。

她以爲小林和畢熙相識，他敢出面，也算賣了一份交情，所以喬琪也不忍讓他受到傷害的。

喬琪道：「沒有甚麼！」

「是啊！我只是關心她的傷，要助她復原而已！」

畢熙道：「姑娘受了甚麼傷？」

喬琪道：「我根本沒有受甚麼傷。」

她此刻的確以爲自己並未受甚麼毒及惡咒。

只不過是聶天聲想唬她使她留在他的身邊而已。

「沒有傷他爲甚麼說妳受了傷？」

聶天聲有點不耐煩了，道：「小子走開！」

畢熙道：「老傢伙，我看你才應該滾開！」

聶天聲冷蔑地一笑，道：「你可別自討苦吃！」

畢熙道：「你如果要吃香的，我就送你一點……」「卜」地一聲，放了一個很臭的屁。

聶天聲是何等身份？

他豈能甘心吃畢熙的臭屁？

他急忙一掠，閃了出去。

的確夠快，臭屁隨風而來，也不會有他快。

那知畢熙旨在和喬琪聯手，他已到了喬琪身邊。道：「姑娘，咱們一起對付這個老不正經！」

喬琪低聲道：「不成！」

「怎麼？很厲害？」

「當然。而且差得太遠！」

畢熙心道：「這下子可痳煩了……」

別看畢熙三番兩次拐走了小林的銀票，好像不大重感情，事實上並非如此，在緊要關頭他很認眞。

看在小林份上，他忘了自身的危險。

聶天聲道：「小子，你走吧！」

「我看還是你走吧！」

「小崽子！我是怕殺了你弱了我的名頭！」

畢熙道：「我也有這麼點意思……」

「你說甚麼？」

「我是說我和你的意思差不多！」

聶天聲盛怒，道：「你是何人門下！」

「還是不說爲妙！」

「爲甚麼？」

「你可能以爲我吹牛。」

「怎知我會以爲你吹牛？」

「因爲我的外貌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如說是某某人的門下，你一定不信，所以還是不說爲妙！」

「放心！你是不是吹牛我會判斷！」

畢熙道：「我是『南半仙』也就是『南天門散人』黎玄的門下。」

聶天聲不由一楞，心頭一凜。

喬琪聽說過這號人物，聶天聲更不會沒聽說過。

武林中有幾個神秘大人物。

像「品花老祖」聶天聲勉强算得上一個。

他看來五十左右，其實已經七十出頭了。

另外還有兩個「祖」字輩的，和聶天聲的身份差不多。

比他們稍高一點點的，大概是「海天幫」幫主了。

最高的一位，據傳是只聽傳說，無人見過的「南半仙」，他住的地方叫南天門，是某大山中一個地名。

聶天聲無論如何也不信，這個其貌不揚的小子會是那個南半仙的門下，所以他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畢熙道：「我就知道你不信！」

「吹牛也要貼譜，小子，你不夠料！」

畢熙冷冷一笑道：「由此看來，你也很有限！」

聶天聲豈能受此輕蔑，冷峻地道：「聶某有限？」

「對，你只會以貌取人！」

「我就看準了你，甚至可以透

視你！」

「你無法透視我，我却可以透視你！」

「你能透視我？」

「當然，因爲在家師門下，『透視術』是雕虫小技。」

「你……別吹噓！」

「好！如果我能透視你，你又如何？」

「果眞有此本領，我就信你是『南半仙』之徒，放你一馬。」

「也要放過這位姑娘。」

「那是當然。」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要是有人說了不算，就操他的七十二輩祖宗！」

聶天聲面色一變，道：「小子在我面前太放肆了！」

「怎麼？你會食言？」

「誰說我會食言？」

「你不食言，這話怎能算是罵你？只是罵那個說了不算的僞君子而已。」

聶天聲大袖一揮，地上捲起砂石，兩丈外的樹枝都搖晃起來。畢熙暗暗吃驚，要是救不了喬琪，他自己八成也要完蛋。

聶天聲道：「就亮出你的『透視術』吧！」

畢熙先閉上眼，再以兩指揉揉眼睛。

然後他微微睜眼打量這聶天聲良久，才道：「你的那個只有半寸……」

聶天聲差點蹦了起來。還以爲這小子會「天眼通」呢。

畢熙淡然道：「怎麼樣，這第一次用『透視術』沒有看錯吧？老兄，要是我看錯了，你自管告訴我！」

聶天聲不出聲，心頭翻騰不已。

他幾乎等於「天閹」，算是有奇大缺陷之人。

一個男人，那東西在一寸以下，就不能生育了。

至於進行房事，那更是不關痛癢，有也等於無。

「好，就算我看對了，另外，你的肚臍凸出一塊肉！」

聶天聲差點驚呼。

這就邪門了，要說這小子不會「透視術」，他也不會相信了。

畢熙道：「老兄，我不能不聲明一下，我跟家師學『透視術』功力尚淺，也許看得不太準確，要是說錯了，你一定要提出糾正……」

聶天聲心驚不已。

這「透視術」要有了道基之人才能練，連他還未練成。當然，並非未練此術就不是這小子的敵手。

畢熙又道：「讓我再看看你的……」

聶天聲揮手道：「好好，不必看了！」

畢熙道：「怎麼？不要透視了？家師所以不願教我此術，實在是因爲我不大正經，遇見養眼的妞兒，一旦透視，就看個沒完沒了呢。」

聶天聲儘管服了他這一手，還是有點不信。

他不信的是這小子是「南半仙」的門下。

因爲「南半仙」這個人無人見過，是否有這個人都不敢確定，那會收這麼一個外貌看來極不順眼的徒弟。

只不過，他要是沒有這透視奇術，又怎能隔着他的重重衣衫看到他的下體及凸出的肚臍呢？

正因爲他有缺陷，所以才只能「品花」。

半寸的東西要是被女人看到，不笑掉大牙才怪。

一般來說，在這方面有缺陷的人必然十分自卑。

所以這些年來，他以「品花老祖」自居，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爲他的行爲高潔，只是「品花」而已。

一個只品花而不採花的人，自然受人敬重了。

事實上是不能也，非不爲也。

聶天聲疑信參半。

不放人有失身份，況且剛才畢熙還以「操七十二輩祖宗」爲懲罰，一旦失信，就被操了七十二輩。

要是放了人讓他們大搖大擺而去，自己豈不栽了？

聶天聲心有未甘，道：「看來小友果是名人之徒，久聞「南半仙」的大名，可否請少俠再露一手？」

再露半手他也無法露了。

畢熙道：「老兄是不是要食言？」

「不不！聶某十分佩服貴門的『透視術』，只是久仰盛名，不免見獵心喜，就想瞻仰一下名門高招。」

喬琪心想，莫非這老小子眞的只有半寸？

她用手指比量了一下，不由聳聳肩，這麼一點有什麼用處？無怪他只會摸女人吸吮女人的身體了。

畢熙一急，額上見了汗。

這小子心眼多，反應快，但也有技窮的時候。

此刻他是眞的技窮了。

他轉身四望，忽見人影一閃，沒於二三十步以外的小山溝中，不由心頭一亮，不能不信天助之說。

他一有了主意，就氣定神閑了。

喬琪暗暗焦急，她以爲最後必然是她和這小子聯手出擊。

那種孤注一擲的成功希望也不及十之一二。

畢熙淡然道：「聶大俠，你是武林耆宿，頂尖人物，以我的輩份和你動手，顯然對你不敬。」

「好說，好說！」

「我看就讓我亮一手，請聶大俠指教吧！」

「也好，讓在下開開眼界！」

畢熙道：「本門的玄學，『輪迴三界禪唱』，聶大俠可曾聽說過？」

「這……當然……」其實他沒聽說過。

只不過像「天龍禪唱」之類功夫，他當然也會。

會的人很多，但功力深淺不一。

畢熙道：「在下以『輪迴三界禪唱』的玄功，二十步外的枝葉無風自動，甚至塵土旋起。」

「果然有看頭……」

畢熙像煞有介事地舒展右手中、食二指。

這二指由屈而伸，然後向二十步外一指，發出輕「嘿」！

果然，二十步外溝邊上的樹木無風自動。

好像被無形之力震動了一會，聶天聲微微動容。

他再一指且發出低喝，那溝邊上的塵土旋轉而起，有七八尺之高，聶天聲看得直皺眉不已。

以「南半仙」來說，這算不了什麼。

以這小子來說，似乎玄了一些。

還有，既然有此玄功，似不必吐氣開聲再行舒指。

怎麼看，這小子都不像個內功已窺堂奧的人。

畢熙當然也知道這老賊會疑心，道：「剛才那一手叫做『螺旋罡』，是罡氣中的旁門……」

聶天聲道：「無所謂旁不旁門，小俠如此年紀而有此造詣，聶某佩服，就此別過……」

他看了喬琪一眼，抱拳而去。

他雖然難以割捨，畢竟不能失言失信。

喬琪道：「你眞是什麼『南半仙』之徒？」

畢熙道：「鬼扯！」

「可是你的『螺旋罡』玄功以及『輪迴三界禪唱』……」

「你看……」他抬抬下顎，自溝中走上一人。

居然是小林。

說巧也眞巧，在緊要關頭，畢熙發現小林在溝中。

於是他就胡吹起來了，準知小林會配合他。

他施展「輪迴三界禪唱」時，小林以掌力震樹。

樹當然會顫抖了。

畢熙施展「螺旋罡」時，小林以旋渦的巧勁，使地上塵土呈螺旋上昇七、八尺之高，的確唬人。

聶天聲一時不察就上了當。

「喬琪，妳好嗎？」

喬琪見了小林有點慚愧，低着頭道：「還好！」

畢熙道：「小林，聶天聲是『品花老祖』，是個頂尖高手，他說喬姑娘受了傷，不知是怎麼回事？」

喬琪道：「此處說話不便，入鎮去再說……」

三人入鎮，住進一家客棧。

喬琪拿出了那瓶子，說了她的遭遇。

當然，並沒有說她被聶天聲吸吮下體的事。

只說了聶天聲爲她按摩活血時有點輕薄。

小林大爲惱火，道：「這個老賊！」

喬琪道：「小林，這隻手必有很大的秘密，連聶天聲都如此重視，可見其重要性，你要好好收藏。」

畢熙好奇地道：「這麼一隻斷手，髒兮兮地有什麼用？」

小林道：「這些日子來，我也發現很多高手搶奪此手，一定大有來歷。」

喬琪道：「當初是何志欽在賭場爲了救你，切下此手，可見何志欽和他的二叔和你必然很熟了。」

「熟是熟，但不是很熟。」

「這就叫人不懂了。」

小林道：「何志欽和他的二叔，好像是師徒關係。」

「爲什麼稱他二叔？」

「也是爲了掩人耳目，他的師父就是岳武穆後代岳繼祖，號稱『雲手』。」小林道：「由於岳繼祖和家師有私交，所以他一舉兩得，一邊救我，一邊要門下斷手避過覬覦此手者的耳目。」其實他們的關係仍非師徒。

喬琪道：「手上到底有什麼秘密？」

小林打個手勢，三人分頭出房查看。

沒有發現有人偷聽，小林才道：「據說岳武穆被秦檜陷害，押在風波亭中那一段時間，最初胸懷激烈，後來心情平定，竟創研了七招絕學……」

「果然是絕學！」

「傳說如此，但迄今無人能證明這一點，也有人說是『雲手』的大成。二位知道，『雲手』本爲岳武穆所創。」

喬琪道：「我以爲除了這個，可能還有別的秘密。」

小林點點頭，對畢熙道：「我本要修理你，但看在你救喬琪份上，前賬一筆勾銷，但今後……」

「放心，如果以後我會再來那一手，你見了面就可以操我的祖宗

八代！」

喬琪白了他一眼道：「你的嘴皮子能不能乾淨點？」

她交出瓶子，道：「我建議把手上的怪文抄下，然後把瓶子藏起來，即使萬一遺失了也不要緊。」

小林同意此法，當晚就照着葫蘆畫瓢抄了起來。

背後小林道：「喬琪，我對不起妳！」

喬琪道：「和師姐的事不是你的錯。」

「妳原諒我了？」

「當然。」

「以後再不要離開我了。」

「小林，我看米珠比較適合你。」

「喬琪，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小林，我沒有米珠那麼好……」

「不！喬琪，至少妳們一樣地好！」

喬琪沒有再說什麼，第二天小林發現喬琪又走了。

沒有留下隻字片語，不告而別。

小林道：「我眞想不通，她爲什麼這麼衝動？」

畢熙道：「小林，有句話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有什麼話不能說？」

「這是我的猜測，不一定對。」

畢熙道：「『品花老祖』不是正人君子，喬琪姑娘在他身邊數日，可能會吃點虧……」

「怎麼？你是說喬琪已被他……」

「先不要往那方面去猜。」

「要不她爲什麼悄悄走了？你提醒我，我倒以爲很有可能。」

畢熙道：「被他沾汚不可能！」

「爲什麼？」

「我昨天詭稱以『透視法』透視聶老賊，你聽到沒有？」

「那時我剛到溝中，聽到了片斷。」

「我說他的下部只有半寸，你聽到了沒有？」

「莫非是天閹？」

「雖然不是天閹(天閹近乎沒有)却是重大缺陷！試問，半寸的男人如何去姦汚一個黃花大閨女？」

問題似乎在於黃花大閨女。

因爲處女的緊縮，有缺陷的人更難長驅直入。

小林呐呐道：「這麼說她沒有失身。」

「對，但我猜想，聶天聲可能趁爲她逼毒療傷時猥褻過她。」

「所謂猥褻是……」

「用手摸過……」

「即使如此，一個純潔少女也無法輕易忘掉。」

「對，喬姑娘可能爲此不告而別。」

「畢熙，你以爲這瓶子該放在何處？」

畢熙道：「一定要放在比較陰涼的地方才不會壞。」

「放在冰雪中。」

「那當然好，但要到雪山上去，太不方便。我以爲找個深潭的水眼處即可，泉眼處奇冷無比。」

小林道：「這辦法不錯，但瓶口要封好。」

畢熙道：「瓶口可由火漆多封幾道。」

「那裡有這種深潭而又隱蔽？」

「走，我帶你去，但要先把瓶子封好。」

＊　＊　＊

這個潭很深，但面積不大。

畢熙叫小林下水，小林說他的水性太差。

畢熙道：「無論如何你要試一下。」

「如果的確不行呢？」

「到時候我再試試看。」

小林穿上了水衣水靠，這當然是畢熙的。

由此可見，畢熙不是個等閒之輩。

至少不諳水性的人不會有這種水衣水靠。

小林入水，往下潛了四丈左右，就再也潛不下去了。

而他在四丈左右處下望，仍然看不到底。

潭水越深就越是寒冷，他實在無能爲力，只好出水。

「怎麼樣？」

小林攤攤手，道：「只潛了四丈不到一點。」

「大約有多深？」

「不知道，至少是四丈一倍以上。」

畢熙道：「只怕我也不成。」

小林道：「至少你比我高明，你試試看！」

畢熙換上水衣水靠，下水無聲。

這就是眞功夫了，而且入水一會即不見踪影。

畢熙自然不是等閒之輩，他是高人之徒，但因深知師門不是正人君子，甚至乎是個大壞人，所以十分自餒，不敢對小林說出師承。

他就是「狐叟」張辰。是個高手也是個大壞蛋。

畢熙作壞事樣樣精通，正是上樑不正下樑歪。

他騙了小林大量的銀票，都獻給了「狐叟」。

他對小林表示，是賭技差輸光了。

畢熙也知道他的師父是個無底洞，不論給他多少都不知足，只不過他一直不願違抗師父的命令。

畢熙潛下十丈以上，像被封在嚴冰之中。

他看到了泉眼。

那是一個只有拳頭大小的岩洞，深不可測。

在泉眼處更冷，好像寒氣比錐子還利而能刺人。

他把瓶子放在泉眼口處。

這麼酷寒的地方，這隻手放上十年也不會壞。

出了潭，他還在發抖，小林爲他按摩活血，道：「放好了？」

「好了。」

「多深？」

「大約在十丈以外，泉眼在西北角上岩壁下，只有碗口那麼大，深不見底，酷寒無比，放心，一定壞不了。」

「這就放心了。」

「小林，你抄下的那一張有沒有改變幾處。」

「當然要改變一些地方，以防萬一被壞人搶去。」

畢熙剛脫下了水衣，身子還裸着，忽然來了一個中年女人，有幾分姿色，却十分老練大膽，她在畢熙的全裸之下，居然視若無睹。

畢熙也絕，既然這婦人不在乎，他倒要測試一下，她的臉皮有多厚，稍一遐思，立即勃起。

一旦勃起就比原先增長了一倍。

這婦人笑笑道：「好結棍的傢伙……」

小林大爲吃驚道：「女士何人？」

婦人道：「聽說過『勾漏三寡』嗎？」

果然不是正經路數，小林道：「久仰！」

「我就是『白寡』歐陽雪！」

畢熙穿上衣衫道：「似乎女士是個大玩家。」

「當然，我們雖以『寡』出名，却絕不守寡。」

「爲甚麼？」

「試問世上的男人死了老婆，又有幾人能守寡的？」

小林道：「也不無道理，但偏激了些！」

「白寡」歐陽雪道：「事實如此，男人爲甚麼可以不必守寡，而女人就非守不可？我以爲太不合理！」

畢熙道：「這麼說，女士常有男人相伴了？」

「不必相伴，需要了就找一個，事後分手各走各的，不必拉甚麼交情，豈不是輕輕鬆鬆，乾淨俐落。」

畢熙笑笑道：「的確如此，但是，女士縱慾的結果，必然是體力日衰，而且房事漸走下坡了！」

「小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畢熙道：「女士是老手，自然知道『男子九醜』，女子也有『九醜』之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失去彈性，使男人索然無味。」

歐陽雪微微一楞，道：「小子，聽你的口氣似乎懂的不少。」

「不敢不敢！」畢熙道：「家學淵源，略知一二。」

「你還知道甚麼？」

「女人一生離不開『胎』、『產』、『經』三大件事，三者皆會消耗大量氣血，如再縱慾而不知攝護，根基動搖，必然促壽……」

歐陽雪目光一凝，道：「小子何人門下？」

畢熙道：「一定要說嗎？只怕弱了師門名氣。」

「你就別客氣了！」

畢熙道：「『醫怪』柳大元乃是在下的大師兄。」

乖乖，柳大元是他的師兄，身份可高哩！

「果然有點來歷！眞有一套嗎？」

「當然，我能使徐娘『不』老，風韻『永』在，而且增加閨房情趣，使男人拜倒妳的石榴裙下，永作不二之臣！」

「小子，誇大了些吧？」

「絕對沒有吹噓！」畢熙道：「天地有萬世，人身只百年，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也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小林心想，我倒是低估了這小子，還有兩套鬼畫符哩。

歐陽雪道：「小子，眞的有一套嗎？」

「女士，我並沒有向妳推銷葯物及房中術對不？」

「我希望能像你說的那樣，由鬆變緊，成嗎？」

「當然成，甚至在感覺上像處子一樣。」

「眞玄，我想試試你的妙手！」

畢熙道：「可以，不過在收費方面稍稍偏高了些。」

「不妨，你自管開出價碼來！」

畢熙道：「效果良好，証明無詐的話三萬兩，但要先繳一萬兩。」

「先繳一萬兩未免太霸道了些吧？」

「女士，這生意能不能成交，全憑自願！」

「好！我就先付你一萬兩。」說着已掏出一把銀票。

「勾漏三寡」是黑道知名人物，斂聚頗豐。

幾萬兩銀子在她們來說，眞是小事一段。

那知畢熙沒有先去接銀票，却道：「女士，先不要急于交款，我要先看看情形再作最後定奪。」

「要看甚麼情況？」(未完・四)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